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13

精选游戏音乐CD

2008.04



·同人馆·

阡陌花开

·游漫堂·

宿命传说、转瞬即逝

·时光回廊·

寄生前夜2

重磅出击

寂静岭 起源

·官方小说·

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

龙背上的骑兵/格兰蒂亚







无事乱语

“《零》系列”的新作，将会出在Wii上。

“《女神侧身像》系列”的新作，将会出在NDS上。

虽然我不是什么索青或任黑，但这两则消息还是令我感到相当沮丧。没办法，谁让咱喜欢这两个系列，而且还就是喜欢看好看的画面呢。

游戏性这东西自然重要，可我就奇怪了，谁规定游戏性强画面就一定要差，画面绚丽游戏性就一定会烂到极点了？怎么这两年在网上总是看到这种有趣的言论？

创意型的游戏不论出在什么机种上都无所谓（像是《无限回廊》这种你哪怕出在FC上都没问题），但像《零》这种极度需要声光效果烘托的游戏，我还是满心期望它能出在PS3或X360上，不过可惜的是，Tecmo最后还是狠狠抽了我一记耳光-_,-

算了算了，等《零　月食假面》出了《游小说》是肯定要写的，而且肯定会将其当作重头中的重头，对于这点各位读者请不要有任何疑虑，我在这里说上面那些话只是随便发发牢骚罢了，各位随便看看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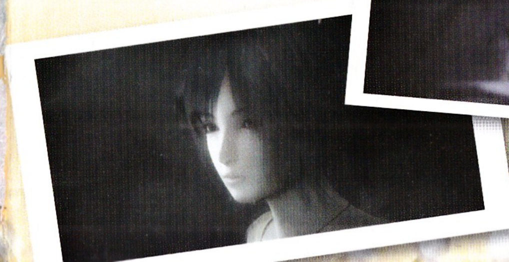
哦，对了，最后再顺便提一句。

本期《奥丁领域》因故暂停一期。

理由是……作者外出取材……

……暗星





CONTENTS 目录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13
2008.4





封面用图：凉宫春日的户惑
封面设计：紫血漪

卷首语 001

特别企划 与游戏中的悲伤面对面 003

重磅出击 寂静岭 起源 011

时光回廊 寄生前夜2 061

官方小说 格兰蒂亚 091
龙背上的骑兵 117
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 174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143

同人馆 阡陌花开
——《战国BASARA2》同人 209

游戏议会 龙背上的骑兵 214
最终幻想X 216

名场面 ICO 218

玛娜影游秀 杀手47 222

游书苑 224

幻彩花园 无瑕传说 226

名人堂 威斯克 232

读编往来 235

小编寄语 240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偶遇风寒

——与游戏中的悲伤面对面

文/NESS 编/YULA



也许某一天，也许某一刻，你曾在光影的彼端为某段故事所感动。那时窗外天寒地冻，室内温暖如春。如潺潺流水一般的旋律淌过耳畔，爱与恨交织的话语倾述于心。你也许会忘记窗外仍然寒风刺骨，却对画面上的悲伤感同身受。这个时候，你的心灵会因某种力量的触碰而颤抖，却在这悲伤中体会着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感觉。

不必亲身经历，便能体会到人世间许多生离死别的痛与伤。

不必只身体验，却也渐渐知道了如何度过伤感。

不想有那样的机会，却忍不住想在忧伤中逾越，逾越自己的人生寻找闪亮。

于是将那一幕幕不断铭记在心里。

高举着毒酒为了心爱的女子放弃生命，不渝的爱情见证。

为了复仇在绝望中隐忍，直到隐姓埋名重回故里。

庞然大物爱上了美丽的姑娘，最终为保护她而倒在了世界最高的建筑下。

年轻的英雄被世界瞩目，忽然有一天被揭开身世谜团，从此开始与英雄的路背道而驰。

优雅的贵公子为了偏执的希望努力着，终于有一天顿悟了一切，却为此放弃了生命。

伟大的爱情在微小处滋生，换来的是一次没有结果的拥抱。

为了拯救自己的朋友，少年毅然斩向自己最骄傲的手臂。

在世界为灾难绝望之际，女孩不惜粉身碎骨挽救着颓局。

那些悲伤的回忆终将成为另一种财富长存于心中，以激励人的成长，赞美人的伟大。总有一种瞬间让人刻骨铭心，欢乐的喜悦固然美好，没有悲伤佐料的人生却也永难懂得珍惜幸福。

正如离别是为了相聚，过去是为了将来，等待是为了结果，瞬间是为了永恒。

往生的人们

许多人的故事有关死亡，却带着属于他们自己的自信和欢乐。纵然这世界最后仍会黑暗一片，也有人在黑暗中大笑出声。也许死亡不可抗拒，但过程却可以精彩纷呈。这就是那些人对死亡的悲伤所崇尚的表达方式，因为他们都有着一丝坚强。

最终幻想 X
FINAL FANTASY X




没有什么故事比一个知道结局必然是无尽虚无、却仍要勇往直前更悲伤的了。当闪电球明星泰达在展现自己精湛球艺之际偶遭灾祸，他或许还没有发觉自己会成为传说中的一分子。只是当各种变化都渐渐来临之后，活泼又有些懦弱的少年才终于接受了事实，为成为伟大召唤士的守护者而开始了修炼之旅。此时被“辛”破坏的世界已经满目疮痍，若非有一个美丽的倩影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也许泰达会就此对世界绝望。正是因为有了那个人的陪伴和鼓励，泰达才渐渐接受了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自己不过是一个被人幻想出来的存在，自己曾享受的一切欢乐与成就，也不过是一场幻觉。随着旅途渐远，泰达发现了两件事。一件是自己爱上了美丽的召唤士尤娜，一件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辛”竟是父亲的化身。然而这两件事与另外一个真相相比却显得根本不值一提，那就是若消灭了“辛”之后，这世界所有因“辛”的力量而存在的幻影都将消失。

面对这一切，泰达最终选择了以勇气面对。战胜“辛”而让父亲得到解脱之后，即将消失的少年用仅存的力量抱住自己心爱的女孩，聆听着对方轻声的“谢谢你”。这一刻不仅他自己泪流满面，所有跟随他同行的人也都充满了哀伤和不舍。

即使自己会立刻消失，他也将永远留在她的梦里，不离不弃。

危机之源 最终幻想Ⅶ
CRISIS CORE FINAL FANTASY Ⅶ




没有什么比一个知道结局的故事更悲伤。

越过十年的时光，在十年之后再次说起那段尘封往事时，所有曾经被刻骨铭心感动过的人们都将为之深深动容。那个曾经的黑发战士，记忆中的1ST，在这个故事中上演出了他一生最精彩完美的谢幕。没有复活也没有任何曲折，只有一个从青春和热血开始，寻找梦想，最终回

落到现实里的故事。热血的青年战士在前辈的教诲下试图寻找梦想成为英雄，并渐渐因时势变化而慢慢成长起来，最终学会了如何去成就自己的理想。

在教堂里的偶遇让青年遇到了自己心中的完美女孩，两人的匆匆邂逅写就了人生中最平淡如水的爱情，后来却因意外的变故让这份感情变得弥足珍贵。尝试着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渐渐发现自己能改变的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扎克斯的故事正如所有年轻人成长的轨迹一般鲜明。到最后即使什么也不能改变，但也足以学会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

为了救出自己的好友，为了替那被残杀的小镇军民报仇，为了证明自己，为了心爱的女孩……一级战士扎克斯被射杀在了魔晃都市的近郊。在那座城市里，有一个美丽的女孩还在等待着他的归来，并在数年的时光里为他写了八十八封信。

可惜这些信永远也寄不到了，两人的重逢也成为了永远的遗憾。仰望天空，扎克斯的心头掠过女孩美丽的倩影，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妖精战士2 ARC THE LAD II

艾克和克鲁鲁的爱情并不为人熟知，在前作故事中两人因大地的崩溃而暂时别离，后来终于熬过了艰辛困苦而迎来了相聚，却在2代的故事里遭遇了更多的悲剧。大地崩坏之后世界更加混乱，邪神对人间的侵入让两人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从而陷入各自的奔波之中。艾克为了帮助赏金猎人们对抗军队而奔走，克鲁鲁则留在神殿之中为生灵祈祷，两人都以自己的力量守护着这个世界。邪神最终复活，哪怕不敌众人的力量，巨大的破坏力仍把世界带入了洪水滔天的可怕灾难中。为了拯救世界，也为了反抗邪神的力量，克鲁鲁和艾克毅然以自己的生命封印邪神，挽救了世界。

在游戏结局处的一个画面里，两个纯洁无瑕的灵魂携手飞舞天际，淡淡感伤之中却给人带来了更多的感动。也许他们并非最英俊俏丽的情侣，但却拥有最美的灵魂。

影之心II SHADOW HEARTS II



这是一次充满爆笑和恶搞的旅程，带着一丝玩世不恭的威尔和朋友们徜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却并不留恋这世间的一切权力和财富。所有人都认真地朝着同一个目标进发，惟有威尔心中带着永远的遗憾试图弥补。曾经两情相悦的美丽女子爱丽丝已香魂消逝，为了让她复活威尔竭尽了全力，却不知道这条路最终将引领自己走向一个无奈的结局。经历了一路的思念和悲伤之后，最终威尔迎来了属于自己和心爱女子的结局。失去了生命的威尔在灵魂深处望见风色短发的少女正朝着自己微笑。

那一刻等待威尔的是满目的幸福与喜悦，对他的朋友们来说却代表着更多的悲伤和痛苦。

真心为你

并非所有努力都有回报，也并非所有冲刺都能到达终点。一切的努力也许只是空中浮影，愿望终究不能达成，使命终究不能完成。只是这无尽的悲伤中仍有许多让人感动的情怀，并且让我们铭记于心。

B生化危机 代号维罗尼卡
BIO HAZARD CODE VERONICA

史蒂夫和克莱尔的相遇始于一个并不美丽的误会，少年误把美女当成丧尸加以攻击，引得两人一番枪战而浪费了不少弹药。不过随后，有些轻浮却值得信任的史蒂夫开始了自己人生中最漫长也最美好的一天，他同栗色长发的美女在黑暗中寻找逃离小岛的方法，被美女救下又反过来英雄救美。这一切都是两人好感的暗暗累积，当一切都顺理成章的一刻，为了挽救危机之中的克莱尔，史蒂夫将枪口对准了自己已变成丧尸的父亲，饱含泪水地扣动了扳机。在这一刻，克莱尔渐渐明白了史蒂夫的心意，也默默接受了这种心意。只是悲剧在此时才刚刚开始。史蒂夫误中陷阱之后被注射了改变体质的强大病毒，化身成巨大的怪物奔向克莱尔。丧失理智的巨人在奔跑中挥动长斧，几乎要将克莱尔斩杀于自己的凶刃下。但是心中尚存的一丝爱意让它在最后关头停住脚步，将手中巨斧挥向监狱尽头的触手，帮克莱尔开辟了求生的道路。





受尽重伤的史蒂夫缓缓倒下，来不及说完自己的全部心意。望着心爱的女孩为自己低声啜泣，史蒂夫满足地闭上了双眼。一个人一生中能为心爱的人竭尽所能一次，已是他人生中最完美的幸福。

M潜龙谍影3
METAL GEAR SOLID 3



宿命并非是对人生的最好诠释，却往往诉说着人生不可抗拒的无奈。身不由己的军人在国家和政治之间宛如永远被人摆布的玩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代号为蛇的男子斯内克接到国家委任的工作，前往冷战敌对国寻找制造高科技武器的科学家索科洛夫，任务执行得异常顺利，面对的敌人也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却在任务结束之际看到了自己最不能相信的一幕——自己的师长，在军队被奉如神一样的人物引领者居然与敌国军事领袖同行，还对自己亮出了武器。无奈之下斯内克只有反击，却并不能阻止比自己强大数倍的引领者一次次将自己打倒，甚至让自己几乎丢掉了性命。

随着行动的再度展开，斯内克终于渐渐明白了引领者一切看似荒谬的行为之下所隐藏的爱国情怀。为了祖国的利益假意投敌，却因核弹爆炸事件而成为国家的弃卒，最终不得不接受被自己心爱的弟子杀死的结局。当自己的一生、自己的爱、自己的孩子、自己的战斗和荣誉都献给祖国之后，引领者还有什么能献给自己的祖国?

也许只有生命，只有那无尽的屈辱，掩埋了她的一世英名。

站在引领者墓前，斯内克庄严敬礼。这世界也许遗弃了关于她的一切，但他却会一直铭记心间。



仙剑奇侠传 PALADIN

仙灵岛上别洞天，池中孤莲伴月眠。

时隔多年，许多人仍是一张嘴就能背诵出这样的句子，足见《仙剑奇侠传》在中国玩家心中的位置。那一段经典的爱情故事开头充满了欢乐，却在最关键的时刻峰回路转。失去记忆的少年并不知道身边女孩已将自己的命运和幸福托付给他，一路懵懂的冒险中充满了无数欢声笑语。只有曾经在苏州城内偶遇的那一场人蝶之恋让人心中悚然一惊，认识到并非所有的爱情都有完美的结局。看似左右逢源的感情遭遇并不能阻挡命运的残酷碾压，曾在比武招亲擂台上与自己赌气的富家女为了救人香消玉殒，深爱自己的女孩也为了族人的幸福承担起了最残酷的现实。这一切都在当年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并使我们明白：英雄和美人的故事并非一路凯歌。

懂得了困苦和艰辛的人们，或许会更加珍惜现在。站在故事的最后，有人感伤，也有人感慨不已。

宿命传说 TALES OF DESTINY





黑发贵公子里昂的故事在每个《传说》迷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版本，他所做的一切看似不可原谅，却又那么合情合理。为了自己重要的人不顾一切的决心更让年轻人为之赞赏。惟一能够改变他的，也许就是那开朗的金发青年斯坦。一次次的生死与共让里昂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但这却恰恰是他悲剧的开始。最终他在海底洞窟背叛了自己的伙伴，悔恨让他无法面对朋友。一个决意、一句轻描淡写、一个开关、一场洪水……被淹没的洞窟也淹没了里昂的身影。让这场悲剧成为所有人心中最永久的痛。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没有《宿命传说2》的出现……



S汪达与巨像
SHADOW OF COLOSSUS

——为了一个人，你能做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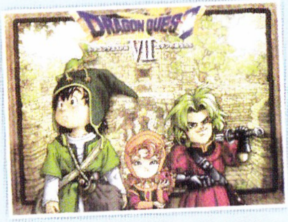
《汪达与巨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故事里，族人中最优秀的战士——汪达为了让心爱女子复活，不惜偷走了珍贵的往昔之剑潜入禁地，并与恶魔交易。纵然知道自己的行为将被所有人唾弃，纵然知道自己的命运前方是无尽深渊，汪达依然永往直前。手持往昔之剑在大地的尽头与不可能战胜的巨像战斗，在一次次黑暗力量侵蚀身体之后仍奋力奔腾跳跃在强大巨像的身体之间——这一切所需的已不仅仅是勇气而已。但所有的努力最终仍未能让汪达看到心爱女孩再度睁开双眼的那一瞬，命运残酷地与他开了个玩笑。当汪达解开十六座巨像的封印之后，等待他的是被魔神多尔暝控制，随后被族人以神圣的力量吹散成灰烬。

这浩瀚的世界面对两个艰辛的恋人偶然睁开了双眼，随即又紧紧闭上。当少女醒来之际，世界仍和往日一般，却带着一段她不知道的刻骨铭心之痛。纵然漫步在阳光下的世界里，那些曾经的痛苦和悲伤，她又是否感觉得到?

命运的玩笑

无他，面对命运，大多数人只能黯然叹息，徒增无力。这种无力诉说了近千年，却从未曾改变…………

D勇者斗恶龙7
DRAGON QUEST 7



没有人能预料离别的到来，正如没有人能预料爱情的发生或是没有人能预料人生。当出生在小岛伊甸上的渔夫儿子只是跟临城王子基法玩闹之际，他并不知道自己即将走上穿越时空抗争魔王的伟大旅程，也不知道自己在无意间将见证无数的历史瞬间，体验复杂的人性。平凡的渔夫儿子只是沉默地开始了他的冒险，在一块块石板的拼贴中经历着一次次时光的变迁，体会着人性的强韧和软弱。基法王子跟随着自己的朋友，在面对魔物的时候挥起勇气之剑，义无反顾。两人的友情在一次次考验中得以印证，所有人都以为他将一路相随到永远，却没有料到的爱情悄然来临。

在古代村落里，王子见到了自己一见钟情的女子，哪怕村中已经有青年爱上了女孩，但王子仍义无反顾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并决心留在过去的时空里不再回头。身为朋友的少年只能尊重王子的想法，并在默默祝福之后离开。

时隔多年，当渔夫的儿子再度泛舟海面，捞起一只闪闪发光的瓶子。瓶子里有从过去传来的讯息。读着朋友的信，少年在淡淡的哀伤之中也倍觉宽慰。寻找幸福的路也许并不能和羁绊并存，却将友情永远铭刻在心底，带着恒久的祝福之情。



T 皇家骑士团2 ACTICS OGRE 2

击败了黑暗骑士团的军队领袖坐在王座上等待加冕，内心中却隐隐想起自己美丽坚强的姐姐，那双坚毅的眸子最后在教会面向自己的一瞥，曾经那样刺痛着自己的心灵。

“姐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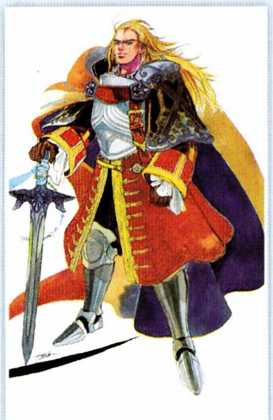
就在此刻，在下方朝拜的人群中突然闪出一人，手中一把绝无仅有的火枪射出了一颗子弹，正中宝座上青年男子的胸口。大厅中顿时乱作一团，在汩汩的血泊中，解放军领袖德尼姆的一生就此完结……

《皇家骑士团2》经典的BAD结局已成为许多人心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不仅仅是因为集权者被暗杀的缘故，还有在之前的选择路线里为了利益和命运而选择让自己的姐姐死去。抛弃了亲情的人陷入悲恸之中，也让更多的旁观者感到齿冷。当姐姐卡秋娅将匕首刺入自己身体之际，每个人都能感觉到那股深切的悲伤。倘若你的选择就是姐姐死去，那么这故事的结局便会更加悲伤。这是一次关于悲伤的选择，正如游戏的标题所言，逆境中哪怕全无希望，我们也要携手同进。

S 浪漫沙迦 开拓者2 AGA FRONTIER 2

古斯塔夫这样一个人物的故事，在TV游戏史上也许独特得绝无仅有。

古斯塔夫生于皇族，是皇帝指定的继承人。彼时帝国尊崇“术力”，凡是拥有“术力”的人都将成为大人物，“术力”弱者则成为下位人等。为了保持人与自然的沟通使用“术力”，所有人都使用自然植物作为武器和工具，很少有人使用钢铁。古斯塔夫在皇家测试“术力”的仪式上表现出毫无“术力”，因此被父亲放逐边境颠沛流离。少年时代的古斯塔夫脾气暴躁，不懂得怜爱仁慈之心，但渐渐通过在铁匠铺的修行，让他寻找到了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方法让他迅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军队和信念，甚至位及人皇。这位伟大的君王一生坎坷，但终以武力统一了大陆，一直到死去之后的数年内仍余威犹在。古斯塔夫一生朋友不多，但每一个朋友都对他以诚相待，甚至为他献出了生命。他孤独的一生带着骄傲，也带着痛苦，一直到大陆历1269年，以死于怪物的袭击而告终。



生于平凡，死于平凡，也许正是这位伟大英雄一生最好的写照。

F零红蝶 ATAL FRAME II:CRIMSON BUTTERFLY

坐在湖畔长椅上的女子双眼无神地望着湖面，头顶微风吹过，簇簇红叶仿佛飞舞的蝴蝶一般在空中盘旋。女孩偶尔抬头望一眼红叶，双眸的目光旋即又黯淡下来。只有她脖子上那一片宛如蝴蝶的淡淡红色印记，仿佛在诉说着什么悲伤的故事。

双子在地图上消失的村庄里出现，随后陷入恶灵的围攻之中，这一切看上去都仿佛与悲伤无关。但当仪式的秘密渐渐显露出来，纱重的灵魂渐渐浮出水面之后，一个清晰又模糊的轮廓已印在了两姐妹的脑海里。妹妹天仓零和姐姐天仓茧身为双子的巫女，必须在宿命之中完成红赘祭。而红赘祭最终的完成要求则是——



妹妹亲手扼杀姐姐。

“杀了我吧……这样我们就能一直在一起了……”

当一切都无可避免之后，站在祭石前的妹妹被姐姐这样温和劝慰着，意识一片恍惚。没有任何先兆地伸出双手，在姐姐关于两人回忆的低声呢喃中摸上了她的脖颈……当周围的神官们发出强烈的欢呼之际，零才猛然惊醒。

姐姐的身体被丢入虚中，留下痛苦的零望着漫天飞舞的红蝶永远活在悲伤之中。被选中的巫女将化身红蝶镇住黄泉之门，而留下的则成为村中的守护神。无论姐姐怎样告诉自己两人将永远在一起，零的悲伤也终将无法挥去。



V女神侧身像 ALKYRIE PROFILE

沉默的女武神站在水面之上，仰望着天空中神城的倒影，被奥丁封印的记忆渐渐流淌出来，带着那个人的影子。

为诸神服务换来的结果，反倒是脑海中的记忆渐渐清晰，在体验了那么多悲伤之后，自己的故事是否也值得悲伤呢？站在空中聆听将死之人内心的呼唤，体验一次次的生离死别。看着为了爱人、为了理想、为了人民、为了种种理由而死去的人们，看着人与人之间生死离别的场面，以及赴死者的觉悟和悲哀，蕾娜斯早已不是凡人的内心一次次被打动，使得属于奥丁的封印慢慢松动，终于露出自己往昔的一角。

死者有死者的尊严，灵魂有灵魂的力量……在一次次心与灵魂的碰撞中，蕾娜斯愈发开始珍惜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感情，内心关于自己凡人时期的记忆也开始苏醒。这样一个旁观着他人悲伤的女神，最终冲破了命运的厄咒，将自己和这世界的命运带往彼方。

纵然经历了如此多的悲伤，仍向往着美好。女武神羽化天际，万物复苏，诀别悲伤。

[结语]关于悲伤的话题无穷无尽，只是艺术中的悲剧并非让人体验生命中不美好的回忆，而是为了更加强调幸福的重要。铭记那些美好的悲伤，铭记那些悲伤的起因和缘由，或许才是我们体验那么多悲情故事的最终目的。也许人生并不会尽如人意般的美好，却总是带着让人愉悦的忧伤。带着学会感受的心灵去体验，也许往往会感到更多收获。



寂静岭 起源

文/阿柯 编/夜蓝

人物介绍



特拉维斯·格雷迪

卡车司机，在货运途中误入寂静岭，是个粗鲁而富有同情心的人，内心带有严重的童年阴影。



丽莎·格兰

雪松林医院护士，性格多变，和考夫曼医生关系密切。



艾丽莎·吉里斯皮

一直鬼魅般地出现在镜子里的小女孩，引导着特拉维斯一步步走向真相。



迈克尔·考夫曼

雪松林医院医生，一个彬彬有礼的奇怪男人，和整个事件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海伦·格雷迪

特拉维斯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忽冷忽热，性格多变猜疑，一直以天使和恶魔的形象交替着活在特拉维斯心里。

理查德·格雷迪

特拉维斯的父亲，深爱着妻子，是特拉维斯心中摇摆不定的避风港。

达利亚·吉里斯皮

艾丽莎的母亲，寂静岭居民，似乎有什么奇怪的企图。

序章：遇见

通过对这些病例的研究，我们所发现这些受害者都在与被所爱之人虐待造成的矛盾相抗争。在很多病例之中，被虐待的孩子似乎发生了自我人格的分裂。一个人格继续爱着虐待自己的人并希望得到承认，另一个人格则包含了所有被虐待的愤怒与不满，并通过各种方式逐渐变成了虐待者的一面镜子，寻找给别人造成痛苦的机会。可悲的是，最终统治权常常是由这种愤怒的自我取得的。

※ ※ ※ ※ ※ ※ ※ ※ ※ ※

房间被窗外的闪电照亮，接着又变回了原先的漆黑。

此时挂在天花板上的蜘蛛网，关闭的衣柜门，胡乱扔在地上的睡衣，还有门口的衣架，这些都让男孩恐惧不已。紧随而至的雷声更是让他的呼吸声急促起来。

男孩刚刚被吓醒了，回想起今天糟糕的一切，他只希望自己可以沉睡过去，而不是像现在这般在床角缩成一团。这就像噩梦里的噩梦，醒了一次又一次，但它照样把你按倒在里面，你只能挣扎，却无法逃生。

关了灯的房内回响着窗外的阵阵雨声。男孩双手抓着被子边缘，脸上满是惊愕，苍白的嘴唇被咬破了，但他浑然不觉，双眼只是盯着墙上幽幽的镜子。

阴冷的夜晚，男孩大气都不敢出，因为和阴影融合在一起的镜子前面有一个黑乎乎的人影。

窗外又一个闪电，一瞬间闪过的亮光让男孩只看到两只眼睛，还有那个夸张的笑容，上翘的嘴角几乎要裂到耳根，像是粘上去的一样。随即房间里又恢复了之前的状态。

“嘿嘿嘿嘿！”异常诡异的笑声伴随着窗外的雷声，回荡在什么都看不见的寂静黑夜中，最后飘散着飞出了房子。

※ ※ ※ ※ ※ ※ ※ ※ ※ ※

深夜，大雨磅礴。

结束和工友们的对话后，特拉维斯关闭了无线电，雨滴飘落在车窗上，带来点点模糊的视野，超速的卡车掠过路边的告示牌，飞溅起片片水花。

他闭眼晃了晃疲劳得快要超载的脑袋，想着可以早点抵达布兰汉斯，尽快结束这趟疲惫的旅程。只要抄近路搞定它，之后就是另一趟货运的开始。他决定早点结束，早点开始。

特拉维斯抓着方向盘，另一只手轻揉着疲惫发干的眼睛，心中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了咖啡的香醇。寒冷的天气，升腾着热气的杯子，摆动的雨刷，长长的公路，相似的景色不断重复着。浑浑噩噩之中，他深吸了一口冰冷透骨的空气，脑袋里一片空白。

在朦胧的意识中，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幕难以名状的影像。

穿着整齐黑西装的少年呆立在蓝天白云下，翠绿的树枝蔓铺在延伸无止境的青草地上，就像这公路一般长不可测。葬礼上，神父站在十字墓碑前吟诵圣经安抚亡者，而少年面无表情地看着深坑，深坑里棺木上的鲜花净亮得刺眼，和那些蓝天白云、树枝树干一起点缀着墓碑。

特拉维斯忽然回过神来，刚才还有些发昏的脑袋瞬间被树丛中突然窜出

的深灰色物体敲醒了。一个人影出现在视野中，巨大的卡车在他反射性的刹车下发生了侧移，车身摇晃着横向滑了出去，轮胎与地面摩擦发出“吱吱”的响声。特拉维斯咬着牙拼命地转动方向盘，终于，卡车在距离那个物体几步开外停了下来。

特拉维斯匆忙地打开车门下车，心里同时闪过几个为了躲避动物而导致的车祸现场。但他却纳闷地发现车前竟然空无一物，更令他吃惊的是，前几秒钟还在下着的大雨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浓雾。

*接着赶路吧。*特拉维斯耸耸肩，从疲惫里清醒过来。*早点结束，早点开始。*

当他正准备上车时，忽然感到头皮一阵发麻，一个诡异的飘浮物体出现在他身后。

后视镜中映射出一个穿着蓝衣服的小女孩，如鬼魅一般带着一股强风浮空向他逼近过来，他转猛地转过身，后面空无一物。

*路鬼？！*惊恐万分的特拉维斯马上想到公路怪谈的话题——它曾在传说里一次次地夺人性命，人们想着它，听别人谈论它，但是谁都没有见过它。

受到惊吓的特拉维斯把手伸向车门，打算尽快离开这里，并联想着明天自己就会成为那个“遇到鬼”的新闻主角，然后被一次次添油加醋地议论的情景……在他发呆的空隙，那个散着头发的小女孩已经来到了身后，特拉维斯倒吸了一口凉气。*现实世界看不到她！她会袭击镜子里的自己！*于是本能地把双手挡在眼前，向后退了几步。

什么都没有发生。

接着他听到身后传来轻盈的脚步声，小女孩出现在卡车前方，两人四目相接。女孩昂起头以一个暧昧的表情看着他，此情此景让特拉维斯心头泛起了一股怪异的感觉。

“啊？”

见到只是个毫无杀伤力的小女孩，觉得自己有点儿傻的特拉维斯刚要发作，女孩却转身跑开了。

深夜出现在公路上的小女孩？路鬼和连环杀人犯可不是这样的。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特拉维斯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

从沾着露水的草地走到浓雾笼罩的公路上，他的脚步回响在寂静的夜色里。带着寒意的厚重雾霭包围着他，直到那个写着**“欢迎来到寂静岭”**的牌子出现。

女孩已经消失不见，探灯照在公路边巨大的电影广告牌上，而这一切都令他无法停下脚步，就仿佛被什么东西指引着一般。

他发现，这个晚上似乎特别阴沉。

※ ※ ※ ※ ※ ※ ※ ※ ※ ※

下午五点多，回到家后，海伦·格雷迪夫人径直走进了房间。



对于小孩子来说，这个时间已经不早了。残阳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洒进房间，无力地停留在桌子上。她看着儿子乱糟糟的房间，地上堆放着一些衣服，床上没有被子，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气味。

“亲爱的？你回来了吗？”

没有人回应。她不安地环顾着四周，熟悉的房子似乎和平时有点不一样，让她有一种陌生感。她刚想做点什么，忽然听到房间里响起了轻微的自言自语声。那声音极其空灵，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仿佛在呻吟，还夹杂着轻微的呼吸。

海伦惊恐地看了一眼客厅，那里就和儿子的房间一样，只有窗户和沙发的阴影，没有一个人。

呻吟声没有停止，这让她更加不安起来，抬头朝二楼的楼梯看去。

“特拉维斯，妈妈回来了，是你吗？”

没有回答。



这个家是怎么了？周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看着自己，投射在身上的视线让她感觉很不舒服，却又说不出是从哪里来的。海伦捡起地上的球棒，小心地走上了二楼。

她打开主卧室的门，昏黄的阳光洒进了房间，那个声音越来越清晰，应该是从镜子后面传出来的，这个房间里也有一股奇怪的气味。

“特拉维斯？亲爱的？是你吗？”她对着镜子问道。

海伦打开了表面镶着玻璃的白色衣柜，自己的儿子正披着被子，浑身缩成一团蹲在里面。他的目光呆滞，光线照射在脸上却没有丝毫反应。瞳孔失去了焦距，目光停留在海伦的双腿上，似乎没有意识到面前站着的是自己的母亲。

“特拉维斯！”海伦抱住孩子，在他的脸上拍了几下，“你怎么了？！你还好吗！！”

男孩恍过神来，海伦注意到那股味道来自特拉维斯身上，他失禁了。

“在看不到想不到的世界，没有死亡。”男孩模糊不清地在她耳边说着，“我们把他带给你。”

“你确定你没事吗？”海伦一边翻腾着泡在水里的衣服，一边从浴室里伸出头看了看坐在客厅沙发上抱着收音机的儿子。

“没事，就是不记得了。”男孩小声说道，他穿着睡衣，满脸的羞涩，像是自己心里一个天大的秘密被发现了。

“我以前见过这种事，亲爱的。”海伦把小格雷迪的睡裤从水里提起来，水声四溅，“梦游可不是什么好现象，也许我们明天应该去看一下医生。”

“不用了。”男孩把额头的一颗水

珠抹开，说，“这应该不是病吧。”

海伦看着手里湿淋淋的裤子，笑着说道，“这没什么，亲爱的，其他孩子有时候也会这样，尿床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男孩的脸飞速地红了起来。

一阵沉默过后，男孩掂捻着手指，问道，“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就快了，爸爸出远门了。”海伦沉默了一下，说道，“妈妈向你保证，好吗？下次不会再通宵加班了。”

“嗯。”男孩蜷缩在沙发上抱着双腿，看着被风吹得左右摇摆的窗户和映在玻璃中不断地变化着的景色。

第一章：雪松林医院

让特拉维斯清醒过来的，是令他感到有些难受的刺目光线。

笼罩在周围的透骨凉气令他手上满是鸡皮疙瘩，他费力坐了起来，腰被木制长椅抵得生疼，眼里还留着被火熏过后的那种刺痛感。

当视觉恢复正常时，他看到了一片白色的空旷空间。

街道向左右延伸，浓雾，砖墙，这是典型的城镇建筑物，周围都被乳白色包围，时间似乎是早上，天空没有太阳，可是周围很刺眼。

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会在这里？

坐在长椅上，他抹了抹被大雾打湿的脸颊，想搞清楚眼前的状况。

特拉维斯的脑海里闪过几个片段，*昨天晚上自己做什么了？那场大火吗？对了，昨天晚上跟着那个蓝衣服的女孩，之后看到一个着火的房子……难道一切都只是做梦？抑或自己喝醉了，胡乱跑到这个陌生的地方？*

不过，身上黄色的油渍和血迹却又告诉他那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在一个着火的房子里，特拉维斯救出了一个被火烧焦的少女，并且在现场看到一个可疑的女人。

他拍了拍脑袋，极力想把一切都记起来。

当时房子的大门敞开着，人似乎都已经逃出来了，但是特拉维斯却听到了惨叫声，里面像是在举行什么仪式，一个女孩被烧成了焦炭……现在想起来，鬼魅般的小女孩，半夜敞开着大门的房子，还有那个女人，一切都很可疑，那场火灾更像是蓄意所为。而那个蓝衣服的女孩，似乎是一种引导。

但此刻特拉维斯却只记得大致经过，仿佛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

在街道上走了几步，他确信自己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这里着实很阴沉，时间仿佛是静止的，雾气遮盖了一切，和街道、树木、围栏融为一体。

拖着冻得没有知觉的腿走了几步，特拉维斯找到了路边的小镇地图，坐在牌子前他寻思着下一步。*火灾里的那个女孩被烧成那样，不知道她活不活得下来……还有当时在现场的那个厚下巴女人，她是谁？在那里做什么？*特拉维斯拍拍一直在发疼的太阳穴，*昨晚上大火以后自己是睡着了吗？*

总之，那个小姑娘在烧伤后肯定被送进医院了，还是先去那里离探望她吧。既然救了她，索性好人做到底，慰问一下她的家人，卡车应该还停在先前的公路上。

特拉维斯查了查地图，这个叫寂静岭的小镇只有一家医院，离这里很近，一直走拐个弯就到了。



走在路上，特拉维斯用力吸吸鼻子，发现自己此时有些虚弱。周围的冷空气像针刺般钻进身体的每个缝隙里。他感到头越来越晕，走路都无法保持平衡，而且有种想呕吐的感觉。于是他开始在心里暗示自己，再坚持一会儿，转过那个弯就到了。

令特拉维斯有些意外的是，他顺着大街走了半天都没有看到人。这里的居民现在都在睡觉吗？还有那些破落的建筑物，一景一物都似乎在宣告这是个被遗弃的地方，没有人会来到这里。

到了医院大门口，他的视线却被旁边的景象吸引了过去。

雪松林医院门前街道的路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断层，深不见底，从断层里散发出浓厚的雾气。那里像云一般，而这个小镇仿佛正飘浮在高空中。

特拉维斯对这个怪异的小镇开始产生厌恶，压抑的感觉像冷空气般不停纠缠着他。他不耐烦地将衣领裹紧，而后走进了医院。

医院内部似乎和外面没有分别，接待处显得冷冷清清，大厅里一个人都没有。没有医生、护士，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吞下玩具的小孩，或者被球棒打破了头的病人。

这说明这里的居民都很健康。特拉维斯却有些不安，因为事实也许正好相反——长期卧床的病人可不会在乎什么安静，他们只会吵闹而已。

医院似乎刚打扫过，接待处没有信号的电视开着，就像是刚刚还有人在这里。大厅醒目的布告栏上贴着一张告示：

建设进行中

本医院的二楼和三楼近期正在进行重新装修，所以暂时对访客和病人关闭，目前工程正在东侧进行中，在此感谢您的合作。

我们预计六个月之内完工。三楼的重建会使医院容纳更多的病人和员工，并且会增设更多的先进医疗设备。

雪松林医院将竭诚为您——我们尊敬的病人，提供优质的治疗和看护。

雪松林医院院长

菲利普斯

在大厅拿了份地图，特拉维斯走在空旷的医院里。此刻他只想找个人问问情况，经过一夜的露宿以后他觉得身体很虚弱，看来有吃药的必要，而这里正好是医院。

但是这里的门都锁着，医生办公室，检查室，连厕所门都打不开。*怎么回事？即便是在装修中，暂时不对外开放也好，但起码应该有工作人员留在这里吧？*

特拉维斯一边走一边敲门，医院是需要安静的地方，他并没有粗鲁地大声叫喊，只是每经过一个房间就敲门询问有没有人在，却一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正觉得头昏脑胀，这时特拉维斯似乎听到了一阵慢节奏的打击乐，轻柔的鼓点让他感到身体飘飘然起来……那阵打击乐每一下都敲打在他的神经上，仿佛是为

了他特别定做，他开始忘记一切……

这时，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背影出现在电梯前。

“喂，你是这里的医生吗？”好不容易找到人，刚把话说出口，特拉维斯就觉得自己的口气似乎有些冲。

“能帮你什么忙吗？”男人显得彬彬有礼，脸上带着微笑向他点点头。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的火灾，有一个女孩子被烧伤了……她、她在这里吗？”

“你和她的关系是……？能说一下她的名字吗？”男人有些奇怪地看他，将双手背到身后，身体站得笔直。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认识她，昨晚我路过火灾现场，把她从屋子里救了出来，这镇上没有其他医院了吧？她应该就在这里。”特拉维斯指了指地板，粗鲁地用肢体动作和声音盖过对方，他不喜欢这个男人，因为他的笑容里好像藏着某些东西。

“不好意思，也许你应该去接待处打听一下。我还有急事要处理，再见。”男人走进了电梯，接着昂首说道，“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 ※ ※ ※ ※ ※ ※ ※ ※ ※

窗外的树叶沙沙作响，幽黑的房间内，男孩已经熟睡了过去。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条黑暗而漫长的公路上，自己在大雨里拼命狂奔，断断续续的白线在脚下快速闪过，坚硬的水泥路让脚底发疼，大雨淋得他睁不开眼，耳朵只听到雨声和公路两旁树木在狂风的蹂躏下发出的恶鬼般的响动。路很长，仿佛怎么也跑不到尽头。

接着他睁开眼，看到了另一双眼睛。

眼前的景象把男孩吓呆了，在关了灯的房间里，他大叫了一声，双腿乱蹬，挣扎着把身上的被子推了出去，然后跳下床冲出房间，却因失去平衡而摔倒在地。

“特拉维斯！”身后传来母亲的喊叫声。

男孩在翻滚着的同时，心里也感到十分烦乱。

半夜三更，母亲在自己的房里做什么？

他重重地撞在了地板上，眼前的景象仿佛让他回到了刚才那一刻，风声雨声，水泥公路，他的头疼得更厉害了。

男孩忍着几乎要让自己哭出来的剧痛。医生把针穿透了他的额头，白色的线也尾随其后，在空中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线。

急诊室里，男孩看着医生的手，一脸委屈。

“昨天也是这样。”母亲的脸上带着泪痕，以她特有的尖细声线说道，“我当时还在考虑是不是要带他来医院，后来觉得没那种必要，谁知道又……”

“梦游而已，这在青少年里很常见。”医生笑了笑，眼镜反着白色的光，男孩看到他的眼睛里不带一丝笑意，“发育，睡眠过深，遗传因素，很多方面都可能导致，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需要吃什么药吗？”男孩小声问道。

“我会给你开一点止痛药。”医生把缝线剪断，“你知道吗？我小时候也这样过，但是很快就没有再发生了。”

“今晚要住院吗？”医生转头问海伦。

“不用了。”海伦站起来，牵着特拉维斯的手，“我们现在就回家。谢谢你，医生。”

“好的。”特拉维斯注意到医生并不友善的目光往自己身上瞄了一眼。

“特拉维斯！”倒在楼梯下的男孩撞到了额头的缝线，导致伤口开裂，鲜血一下子又流了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自己怎么在楼梯下？男孩不明所以，他的脑袋实在是很不舒服。

“啪啪啪”的脚步声……母亲吗？还是格雷迪夫人？

男孩并不觉得累，但是他喘不过气来。在做梦吗？对了，就是在做梦，这个事情刚才就发生过，自己梦游到母亲房里，就和现在一样，滚下楼梯，去了医院……

可是额头真的很疼。医生说不用打麻醉针，现在它却疼上加疼。男孩的脸颊滑过两行眼泪。又要去医院了吗？

海伦把儿子从地板上抱了起来，带着哭腔问道：“你又跑到妈妈房里做什么啊？”

“爸爸呢？”男孩恍惚地说道，“爸爸哪里去了？”

“爸爸就快回来了。”海伦轻拍着男孩的背，她的牙齿咬得吱嘎作响，声音开始发尖，“在看不到想不到的世界，没有死亡。”

※ ※ ※ ※ ※ ※ ※ ※ ※ ※

男人走进了电梯，站得笔直。当门合上后不久，电梯指示灯在二楼停住了。

特拉维斯拿出地图，又将电梯叫了下来。既然那个人说他有事要办，那就代表这里还有其他人吧，得找个人问清楚那个女孩的事情。对于女孩，特拉维斯仿佛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觉得对方和自己有些同病相怜的感觉。

正在修缮的二楼一片漆黑，油漆桶发出刺鼻的味道，地上杂乱地放着许多装修工具，过道里有一股腐烂死尸的臭味。这味道是……？

特拉维斯觉得胃酸上涌，难道这里是停尸房吗……

这时，他身上的收音机忽然“沙沙”响起。

黑暗里，一个臭得无法形容的东西猛地按住了他的脖子，把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的特拉维斯向后推去。

“碰！”他撞到身后的大门，借着胸前的白色探灯，特拉维斯在慌乱中看到了一名护士，她的脸上缠着白色的绷带，正用孱弱的手臂用力掐紧他的脖子。特拉维斯吐出舌头，被掐得大脑有些缺氧，他连忙飞起一脚把护士踢了出去。

被照射出一个光圈的走廊地板上，躺着一另外护士。

特拉维斯愣了愣，她全身都是血污，像是受了重伤，不断地呻吟。

“喂，你没事吧？”特拉维斯摸了摸疼痛的脖子，打量着她。这医院里有什么暴徒吗？难道寂静岭被暴徒侵占了？也许护士被袭击，才躲到了这里来，误以为自己是暴徒中的一员……

“我不会伤害你的，你冷静一下……”

他想为自己辩解，但此时护士却以一个怪异的半跪姿势站了起来，她的身体疯狂地扭动着，像磕药过度的瘾君子，特拉维斯这时才注意到，她满是绷带的脸上没有五官，只是一个带着护士帽的球体而已，而且球面已经腐烂了。

这根本不是什么身受重伤的护士！

是……怪物？

护士身体扭动的节奏极其不自然，她的手上拿着针筒。收音机越来越响，护士也越走越近，空气中的恶臭也越来越浓厚，回过神来的特拉维斯感到了一丝害怕以外的烦躁。

你要干嘛？怪物！

特拉维斯挥舞着拳头在对方的脸上猛击了几拳，失去平衡的护士再次倒在了地上。特拉维斯趁机从地上捡起一把锤子，而后狠狠往对方头上砸去。

“咔哒！”护士的头骨应声碎裂，倒在地上的她双腿分叉，穿着黑色高跟鞋的左小腿还在微颤，但几秒钟后就不再动弹了。

扔掉沾满血的铁锤，特拉维斯才发现自己因紧张而一直在喘气，鼻子也在不住地抖动。封闭走廊里的腐臭味道加上身体原本的不适，令他忍不住推开旁边的门，蹲在一个病房里呕吐起来。

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刚才那个男人也来了二楼，他怎么样了？被杀了吗？

离开这里，马上去报警。

特拉维斯扶着病床站了起来，他现在只想回到公路上，找到自己的卡车，然后立刻离开这个鬼地方。

这时他看到床上有一大片人形的油渍，带着血，和自己身上的痕迹很像。这是……昨晚那个被烧焦了的小女孩留下来的？

他再次想起了昨晚的事情。在那幢失火的房子的墙上，挂着那个蓝衣服女孩的照片，那似乎是她的家。虽然无法解释，但她似乎在引导特拉维斯去到那个房子解救在大火中的自己。

在旁边一辆手推车上，特拉维斯找到了一张诊断书，上面写着：

三级烧伤，病人昏迷不醒。

有什么东西保护了内部器官受损，组织损伤仅限于真皮层以外及肢体末端。

为了防止内脏感染，对受伤的四肢表皮做了紧急处理。

她果然在这个医院里。

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三级的严重烧伤只做了表皮处理，这怎么可能？这张诊断书是医院内部的什么笑话集锦吗？想到这里，特拉维斯的心中不禁涌出一股怒火——那个男人在说谎，他一定是在说谎。也许昨天晚上的大火就是他放的。纵火后害怕事情败露……

挂在墙上的一面镜子里忽然亮了一下，在特拉维斯的眼角闪过一个蓝色的身影，随即便消失不见。

被迫害的可怜孩子吗？无助地向旁人求救的小女孩？

特拉维斯决定对这件事插手到底

而从这一刻起，事情便开始朝疯狂的方向发展。

※ ※ ※ ※ ※ ※ ※ ※ ※ ※

男孩额头缠着纱布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时间已经指向了十点二十分，夜晚的寒风在窗外肆虐。

刚洗完澡的海伦此时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她把几件衣服放进了衣柜，里面的味道已经被清除掉了，但她仍然觉得不是很舒服。

儿子最近的行为很奇怪，一个晚上两次梦游，而且都受了伤，这并不寻常。

当时是半夜两点半，海伦记得很清楚，她被孩子打开房门的声音惊醒，孩子走到衣橱的镜子前，嘟哝着说着

一些自己听不懂的话，然后就站着醒了。看到床上的母亲，他似乎受到了惊吓，然后跑出房间，却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这让海伦担心不已。孩子的这些行为，到底说明了什么？

第二次梦游的时候，和先前一样，小特拉维斯在镜子前转了一圈之后，躺到了海伦身边，然后就醒来，看到了母亲。

海伦摸着光滑的镜子表面，那些事情和这面镜子有什么关系吗？

镜子会反射，有时候太暗了你会看不清自己，但你就在里面，在很深层的地方。它们会躲藏很多年，然后敲响你的门，在半夜打开卧室，灯光会透进房间来，然后惊醒你。

它们会告诉你那是两回事。

*两回事吗？那自己一直以来的忍耐又怎么说？*海伦咬着嘴唇。*以往的辛苦和付出，那是两回事吗？*

*你只能挣扎，而不是逃避。*那些声音这么说。

她发狠地擦着镜子，越来越用力。

“妈妈，你在做什么？”男孩出现在门口，楼下客厅传来收音机的“沙沙”声。

海伦看到镜子中的自己睁大了眼睛，声调又开始变尖。“没什么，亲爱的。”她转过身，“已经不早了，去睡觉吧。”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男孩避开和母亲眼睛的交集，问道，“应该快回来了吧？”

“就快了。”她答道。

※ ※ ※ ※ ※ ※ ※ ※ ※ ※

特拉维斯走出病房，倒在门口的护士让他原本昏沉的脑袋清醒起来。他并不喜欢医院，这里会让他回想起许多不开心的事情，例如不幸的童年，意外病故的亲友，出现在车祸里的朋友们等等。医院总是病痛和分离联系在一起，这都让他觉得很不开心。

走廊上每间房门都无法打开，这让他越发不安起来，虽然打定了主意帮助女孩，可是思想和行动却是两回事，走廊实在太暗了，他并没有打开探照灯，那会让他害怕，只是凭着模糊的景物轮廓走动。在摸到一个没有上锁的门把手后，门意外地被打开了，于是特拉维斯走进了另一条走廊。

突然攀爬上脸的臭味和胸前收音机传来的猛烈振动令他惊慌起来。他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那个护士发出了野兽般的吼叫，冲了过来，手里的针头差点刺中他的眼睛。

针头扎进了旁边的墙壁，特拉维斯感到身体里有一股莫名的冲动，护士的呼吸吹在他的脸上，他透过对方的腋下看到另一个扭动着的怪物，高举着武器打算把入侵者置于死地。

一对二，自己即便是男性也难免吃亏，特拉维斯狠狠推了护士一把，两只怪物在相撞后同时摔倒在地。于是他拖



着发软的腿逃进了旁边的门，远离了那两个怪物。

蹲在漆黑的墙角，特拉维斯双手抱头害怕得浑身发抖。后怕和这里的低温让他的牙齿打着颤，他强制把呼吸声压了下来，免得惊动附近的怪物，尽管他什么都没有看到。

特拉维斯为自己的胆小和畏缩感到生气，他朝头部打了几拳，却一点都不觉得疼，双手软得像张纸，头皮也因为刚才的紧张有些发麻。

奇怪的是，两次遇到怪物时收音机都会莫名其妙地响起，并在远离怪物之后安静下来，难道说怪物身上有什么特殊的波长会让收音机产生反应吗？而且收音机里的噪音听起来实在太奇怪了，让整个人都变得烦躁起来。

以后就可以提前发现那些怪物了。他看着安静的收音机想。这算是一个安慰，但是在收音机响起的时候，怪物大概也会在同一时间发现自己吧。

平息了紧张的心情后，特拉维斯扶着发软的膝盖站了起来，他得找到那个女孩，还有那个男人。对了，还有那个男人，他说来二楼有要事，要事指的是什么？

是指护士吗？暴乱的怪物跑出了牢笼，令幕后黑手措手不及，事情变得失去了控制……

如果是这样，那个女孩就危险了。特拉维斯不禁开始胡思乱想起来，也许那个男人正在酝酿什么惊天的阴谋，像是制造不死怪物一类的，然后发动一些……政变。总不会是造福人类吧？大厅的布告说这里正在装修，现在却碰到了怪物，看来医院不对外开放完全是一场“阴谋”，布告最后的署名是菲利普斯，这里的院长，难道说院长就是主谋吗？那个彬彬有礼的男人也许就是菲利普斯医生。

依靠仅有的探灯，特拉维斯查看了一下四周，面前是几个病房和厕所，还有一条通向楼下的楼梯。男厕所被堵死了，旁边女厕所的门虚掩着，他轻轻地将门推开一道缝，在收音机没有发出声响的前提下小心地走了进去。

走进女厕所让他有点紧张——和遇到那些怪物不一样，这里是女厕所。这里比起正常的厕所要凌乱许多，地上散落着许多木头和剥落的墙砖，他在门后居然找到了一把铁锤，洗脸台上还有一个金属物体，那是一把员工休息室的钥匙。特拉维斯纳闷地拿起来，谁会把钥匙放在这里？粗心的员工？他看看墙上的镜子，有点期待女孩再次出现。

什么都没有。

他失望地往门口走去，觉得这像在偷窥某人的隐私。如果这时有护士，女医生之类的人进来，看到一个大男人站在没有尿斗的女厕所里，拿着一把铁锤，然后手忙脚乱地对她说“嘿，你知道吗，我刚刚遇到了怪物……”

虽然知道那种事并不可能发生，但特拉维斯还是慌忙地走出女厕所，沿着楼梯下到了一楼。

在走廊上，那阵美妙的打击乐再次响起，他在恍惚中走向员工休息室，用刚刚在女厕所里找到的钥匙打开了门。

中间的桌子上放着报告和几本杂志，还有一杯喝了一半的咖啡，厨台的杯挂上吊着一把检查室的钥匙。这算是巧合吗？在女厕里找到这里的钥匙，在这里又找到检查室的钥匙，那检查室呢？那里又有什么？

这些或许都是女孩的引导，但是她

想让自己把整个医院的门都开个遍吗？

留言板上有一张写着关于延长装修时间和周五晚上酒吧聚会的通知。特拉维斯走出了员工休息室，这里的人好像忽然全部消失了，就像动画片里的人物一般，“嗖”地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卡车前看到她，又在医院的镜子里看到她……女孩也许是在和自己玩捉迷藏吧。在医院大厅前的检查室门口，特拉维斯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

检查室里的床上放着一个没有皮肤的人体模型，水从洗手台里溢了出来，湿漉漉的地板发出一阵霉味。特拉维斯拿起桌子上的电话，发现打不通，桌子上还有一张通知：

致全体员工：

禁止出入我的办公室。

考夫曼医生

这个房间没有钥匙一类的东西。特拉维斯有些犯难，不如就到这里，自己还是赶紧离开医院吧。

但是女孩……

就这么把她扔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即便是现在去报警，走出寂静岭找到卡车也需要时间，等警察赶到这里，也许就太迟了。一定要找到她给她一顿教训。捉迷藏一点都不好玩。

特拉维斯只觉得自己对这种把别人抛下的行为感到厌恶，那很可耻，也很可悲，但却说不出原因。

检查室里的线索只有那张考夫曼医生的纸条，医生办公室就在隔壁，女孩一定是被藏在里面了，办公室的门上钉满了木板，被封住了。

特拉维斯举起手里的锤子敲碎了木板，接着一脚将门踢开。

里面什么都没有。

莫非女孩已经被转移走了？特拉维斯走出办公室，站在医院的大厅里发愣。医院这么危险，的确是没有理由留在这里。目前还有可能的地方就是二楼那条有两个怪物的走廊了，他实在是不想去，闪着寒光的针头现在还让他觉得心寒，再上去可能会连命都丢了。

但特拉维斯还是握紧了手中的铁锤，既然打定了主意要帮忙，那自然就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

在二楼通向走廊的门口，隔着门的就是那两个护士怪物。特拉维斯在推门的时候犹豫起来，随即走进了女厕所，决定先洗把脸提提神。

而在厕所里，他又见到了那个女孩。

女孩依旧出现在镜子里，以有些暧昧的笑容看着他，然后伸手在镜子上留下了一个血手印。

“那个着火的房子！”特拉维斯大喊，“你是火灾中的那个女孩吗？”

他走到镜子前，指着自己的嘴巴，“你会说话吗？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

在手按到镜子上的血手印时，一阵强烈的空袭警报声忽然响起。镜子里的特拉维斯快速地抽搐起来，有如吸毒过量一般，血手印也在镜面上蔓延开来，像滴进水里的墨汁柔软而散漫，直到他放开摸着镜子的手方才停止。

他后退了几步，一阵急躁的金属“锵锵锵锵”声，周围像正在进行作业的重工厂，不断回响着高分贝噪声，而眼前的一切事物——墙壁、地板、洗脸台等周围的一切都是红色的，似乎都染上了干涸的血。

特拉维斯进入了镜子里的世界。

噩梦再一次重现在眼前。

※ ※ ※ ※ ※ ※ ※ ※ ※ ※

男孩捂着脸蹲坐在地，哽咽着，把流出来的血吸回了鼻子里。他的嘴巴里满是血腥味，却一点疼痛感都没有，因为他的脸已经麻痹了。

“你知道你有多坏吗？”坐在沙发上，那个人把手里的藤条扔在了地上，“你真的知道自己有多坏吗？”

房间里一阵令人厌恶的沉默。男孩不知如何是好，低着头不敢说话。那个人尖尖的声线让他的耳朵一阵刺痛，他只能用手掌轻抚着满是红肿的手臂，但是每动一下，肩膀也会感到剧烈的痛楚。

“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那个人的两条腿在地上摩擦起来，脚上穿着的拖鞋发出吱吱的叫声。她又开始不耐烦起来了。

男孩浑身颤抖，问道：“爸爸呢？”

“爸爸不在，亲爱的。”她说，“爸爸不在。这里只有妈妈。”

“你不是我妈妈。”男孩刚开口就后悔了。

收音机飞了过来，“砰”地一下撞到了他的胸口。男孩下意识地瞪大双眼，身体无力地靠在桌子旁边抽搐起来，收音机掉在地上似乎是坏了，发出“沙沙”的声音。

胸前的一处伤口被撞到，让男孩差点昏死过去，“咯咯”的摩擦声从喉咙里传出，那个人在沙发上翘着双腿，似乎丝毫不在意孩子的死活。

“你终于都承认了吗！”她尖声叫道，“他们说好母亲知道怎么处理坏儿子，你现在知道自己有多坏了吗！”

男孩的身体紧紧地缩成一团。

“你被迷惑了，你不是我的孩子。”她平静地说，“十年了，你只是你父亲的孩子，懂吗？你们父子都是恶魔。”

收音机的“沙沙”声一直往男孩的耳朵里钻。

“而我这个好母亲……”她的尖嗓门又提高了八度，“会一直管教自己的孩子！”

沙沙沙沙……

“如果我的孩子还在的话，他可不会一直悼念自己的母亲。”她更换坐姿，“更不会梦游，不会看到亲爱的妈妈的脸就被吓醒，他和你不一样。”

“你一直以为你的母亲当时就死了吗？”她自言自语地说个不停，“母亲自杀了？不，她没死，亲爱的，她只是倒在自己流出来的血泊里而已。”

男孩咳嗽起来，沙沙沙沙……

“那些漂亮的玻璃碎片弄不死她，格雷迪夫人是个好母亲！”那个人越发激动，“她把你带到了这个世上！那她自然也有义务带着你走，那些玻璃碎片只是一时的迷惑而已，好吧！”

门铃响了。

“啊，爸爸回来了。”海伦说道。

※ ※ ※ ※ ※ ※ ※ ※ ※ ※

特拉维斯确认这里和原来的布局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多了许多说不上来的东西，所以显得肮脏不堪。血迹从地上蔓延到天花板，浆状物悄无声息地滴落在坑坑洼洼的地面，然后流进走廊两侧的排水沟里。

女孩消失后，特拉维斯从女厕所里走出来。感觉这里更像是一个毫无秩序的屠宰场，而不是救人性命的医院。

许多房门都打不开，在逐个进行搜查后他发现202病房没有上锁。房间里和外面的走廊一样，地板是脏兮兮的铁制围栏，铁丝交织在四方形的铁框里，有

许多排水口片片相连，铁板之间用链条固定着，踩在上面摇摇晃晃，铁丝似乎随时会断裂开来，下面乌黑的排水口更是深不见底。

这里是二楼，但是特拉维斯觉得直接跳下去的话，一定不会是一楼。

在202房间血迹斑斑的解剖台上，他找到了一张字迹模糊的便条，上面写着：

不用担心……我已经用……来抑制她的力量，没人会来帮她……五个……之一。把它们藏起来，保护好。

她是指……女孩？五个之一是什么？藏在这里了？医院？

特拉维斯来到一楼，这里的情况更加糟糕。走廊砖墙斑驳，铁丝网和满是血迹的木头架，空气糟糕得难以呼吸。按照原来的世界，楼梯对面的门是通向大厅的，经过接待处那个没有信号却一直发出恼人声响的电视机就是医院出口了。

噪音预报着怪物的存在，特拉维斯在楼梯口看到一个护士站在原地，她疯狂地扭动着身体，仿佛这里是以狂欢为主题的酒吧，而她是一个磕了药的制服癖者，在黑暗中忘情舞动。

特拉维斯疾步向护士走去，果断地用手里的铁锤把护士打倒在地，紧握的指甲刺破了皮肉，但满手的鲜血却在同时让他感到一股强烈的快感渗透进自己的神经。他的头皮"喳喳"作响，像是在头骨下面聚集了一大群不停盘旋的苍蝇。

脚下的护士还在挣扎，鲜血渗过铁丝网的缝隙流进了排水孔。

特拉维斯小心地躲避着喷出来的血，他不想和这些怪物有直接的接触。

而后，他举起锤子打碎了护士的胸腔，内心那阵快感在怪物死后的一瞬间随即消失不见。

这一次，特拉维斯没有前两次那么害怕，而是已经开始适应。只有接纳了那种感觉，才能活着找到女孩。他意识到自己应该顺从这种自然的感觉，而不是反抗。

通往大厅的门被锁住了，这个门与众不同，上面钉着死神面具，面具下面的一块铁板上写着：

凝视未来的时候，盲人也需要一双眼睛。

在门前他感到被什么东西注视着，死神面具的眼部是两个洞，特拉维斯犹豫地透过眼洞望进去，对面黑漆漆什么都看不到，只感觉有东西在里面，几丝白光……两根手指碰到了他的瞳孔，是冰冷的白色手指。

"啊呀！"特拉维斯大吃一惊，当他的眼睛离开死神面具的同时，收音机中的噪音也停了下来。谁在里面？他后怕地摸摸脸，眼球还在，刚才的疼痛和触感……

铁门上并没有钥匙孔，只有那个写着字的牌子。

特拉维斯走进旁边的女厕所。黏稠的液体从天花板上滴落，此刻他觉得自己有如置身地狱。女厕所要比外面的走廊整洁，虽然也有些恶臭，但至少不是腐烂的那种，这让特拉维斯感到安心了许多。

也许现在应该出去。

肮脏的厕所居然让自己觉得放松，特拉维斯觉得自己开始有些不正常，就算外面再可怕，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吧。

特拉维斯摸了摸镜子，回到了原来的世界。

他记得检查室的病床上躺着一个人

体模型。**凝望未来，**那个死神面具缺了眼睛，而这个模型则不需要眼睛。到了镜子里的世界，特拉维斯把模型的玻璃眼珠塞进了面具的两个洞里，门自动打开了。

眼前一片漆黑。一个护士把他推了出来，发臭的手掌按在他的脸上一把捂住了他的嘴。特拉维斯惊恐地睁大了眼睛，透过护士的手指缝隙看到她另一只拿着针筒的手已经高举起来，此时他已被推到了墙边，脑袋“砰”地撞到墙壁，霎时间他什么都听不到了，只觉得后脑一片湿热，眼中的景物也都变得十分混乱。

护士手掌的虎口遮住了他一半的视线。无声的世界里，特拉维斯觉得一切活动的事物都变慢了，他可以看到护士另一只腐烂的手臂，生锈的针头，针筒里摇晃着的灰色液体，一切都是那么清晰无比。

“滚开！”他把手向上一抬，落下的针尖刺穿了手掌，同时右拳也打中了护士脸上的绷带，“我找人，不要拦着我！”

他很恼火，并不是因为响起的收音机——此刻的他什么都听不到。也不是因为眼前的怪物，更不是小女孩，只是被人阻挡让他觉得很生气，这股情绪由来已久，只是想要见对方而已，那头可有人在等着自己……

当他回过神来时，护士已经倒在了地上。特拉维斯忍痛拔出手掌上的针筒，用衣袖抹干净嘴唇上的血，自己刚刚吻了一个尸体的手……想到这里，他又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接着从腰里掏出一瓶威士忌淋在了掌心的伤口上，但锥心刺骨般的剧痛顿时让他失声大叫起来。

希望不会被感染。小女孩引导他来到了这里，把自己推进这么危险的境地，不论有什么难以告之的苦衷，都是不可原谅的。他感到心里的那股火气又大了几分，一定要找到她，就算她是鬼魂也好，把事情弄清楚，然后给她一点儿教训。

想到这里，特拉维斯走进了噩梦世界中的医院大厅。

原本是挂号处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上面围着铁丝网，空气中的腥味甚至盖过了护士的尸臭。

伴随着不好的预感，他走进了旁边的检查室。

空荡荡的室内只有一张病床，床上躺着一个赤裸的小女孩。

那是一个被剖开肚皮，并拿走了眼球的尸体。就和那具人体模型一样，在同一个地方，却是不同的世界。

周围的景物一下子开始旋转起来，特拉维斯不由感到一阵心酸和悲哀。*什么救人性命的医院，什么白衣天使，什么医生，凶手！那些怪物……结果就是这样吗？找到一个被杀死的孩子？自己连救她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

满腔怒火的特拉维斯猛地拿起地上的一把手术刀，踢开了医生办公室的门。晃动着的探灯照到了一团黑乎乎的物体，从黑暗中传出滑溜溜的声音，特拉维斯惊叫出声来，恐惧替代了愤怒。他惊慌地调整着探灯的角度，看到了一堆松节油似的人形。

人形的头、胸部和手臂都融合在了一起，给人滑溜溜的感觉，棕黄色的质感，表面反射着探灯的光，像一个人穿着把脸和身体都包住的外套。

特拉维斯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人



形就扑了过来，两条腿勾住他的腰。他急忙在怪物的肋骨处施以重拳，怪物发出痛苦的嚎叫，然后向后仰去，这时空气里出现了一股硫酸味。特拉维斯把手术刀扎进了怪物的肚子里，并强忍着恶心，在它挣扎的时候把它从身上抱起来扔了出去。

一股液体几乎贴着他的脸飞过，洒在身后的墙壁上发出“嘶啦”的声响，原来怪物向他喷出了一股硫酸。

身后的木头墙壁被腐蚀出了一个洞，惊恐的特拉维斯看到怪物的头部又抖动起来。它爬起来，以“呱啦呱啦”的脚步声扭动着身体向特拉维斯逼近，融合成一块的上半身飘出白色的烟，似乎在产生化学作用，空气里的硫酸味又凝重起来。被逼到角落的特拉维斯意外地摸到了一把铁锤，这时怪物喷射出浓酸，他在轻松避开攻击以后，狠狠地将锤子敲进了怪物的脑袋里。

“去死吧！”特拉维斯大叫，手里的铁锤不断砸下。

“去死！去死！”

硫酸怪倒下以后特拉维斯也有些虚脱，他蜷缩在墙角边，看到地上出现了一个像金字塔的红色锥体。

而在此时，蓝色衣服的女孩再次出现在了他面前。

“这……这里到底是怎么了？”特拉维斯还没恢复过来，说话都有点不流畅，“回答我。”

女孩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期待。

然后，急剧的空袭警报声侵袭了他的耳膜……

※ ※ ※ ※ ※ ※ ※ ※ ※ ※

“你回来啦。”

“我回来了。”

瘫坐在地上，男孩听到门口传来亲吻和欢笑声，房子里多了一个呼吸，多了一阵皮鞋的“咔咔”脚步声。

父亲来到客厅，男孩虚弱地看到他擦得发亮的皮鞋，整整齐齐的黑色西装，一丝不乱的头发和脸上的笑容。

“看看我的小格雷迪！”父亲伸出双臂，看着他高兴地说，“看看谁回来了！”

男孩不能动弹，父亲抱起他，对着几乎说不出话的他说，“想爸爸了吗？”

父亲的脸几乎要贴到他的鼻子，男孩看着他脸上的黑框眼镜，闻着那股熟悉的古龙水味道，有点反胃地说，“想了。”

父亲脸上的胡子遮住了嘴巴，但小特拉维斯还是看得出他在微笑，父亲的眼睛眯着，男孩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忽然说，“看看我给你买了什么礼物！”

把儿子放在沙发上，他走向沙发后面，海伦站在一边笑眯眯看着，男孩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胸口的疼痛，只能呆坐在沙发上，看着父亲在旅行袋里拿出

一个包得很漂亮的方形礼盒。

父亲轻摇了一下盒子，交到他手上。

男孩用满是淤青的手打开了礼盒，里面是一本书，还有一个画着红十字的白色箱子，他意外地看着父亲。

“出门在外，怎么能没有一些基本的求生技能？”父亲蹲下来，从男孩手里拿过书，认真地说，“等用到的那一天，你会想起今天的。这本《基本医疗和急救知识》就是我给你的最好礼物。”

男孩的呼吸急促起来。

“我的小男子汉，特拉维斯，喜欢爸爸给你的礼物吗？”父亲的镜片闪着白色的光，遮住了他的眼睛。

“喜欢。”男孩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开心一些。

记不清有多久了，男孩只知道时间并不短，有时候身边的人会忽然改变，从亲人变成陌生人，他们做出很多让他没见过的事情。母亲一直以来的多变和打骂，父亲的各种行径都让他觉得很无辜，自己只是一个在不经意间经历了这些不幸的人。

半夜，父母在楼上沉沉睡去，男孩拿出急救箱里的绷带和药物，笨拙地做了伤口的包扎及处理，房间里满是刺鼻的药味，他疼得根本睡不着。

母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太正常的人，父亲也是。他们都对自己有太多的期望，草木会发芽，树会长高，自己却从来没有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来成长。

男孩希望这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但这是不可能的。他倒在床上，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那里正疼得厉害。眼泪沿着脸颊滑下去，反而是这温痒的触感让他感到了温馨。这么想有点儿病态，像逃生后的那种安逸感，温柔而且宁静，男孩咬着嘴唇，默默地享受着这个时刻。

屋外，大粒雨点撞碎在墙壁和窗台上，这让男孩产生了一种安全感。父亲回来，疯子一般的格雷迪夫人也就离开了，母亲会对小家伙很好，希望父亲不要再出远门了。

*疯子让你无所适从。*男孩的思绪模糊起来，*在那些难以相处的日子里，你丝毫不知道疯子会怎么对待你。但是你会受伤，她会打碎你的肋骨，以奇怪的理由和思维折磨你。*

折磨你……

折磨……

※ ※ ※ ※ ※ ※ ※ ※ ※ ※

特拉维斯不舒服地翻了一个身，不想睁开眼睛，那样太麻烦了，周围虽然很冷，头还在晕，但他决定就这么继续睡下去。

“你还好吗？”

不知是不是幻觉，特拉维斯好像听到有人在叫自己。他抽抽鼻子，闻到了一股甜味。

“很抱歉打扰你了……”

不是幻觉。

他睁开眼睛，映入眼中的一顶白色护士帽让他差点惊叫出声来，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漂亮护士惊讶地看着他。

医院大厅里，特拉维斯睡在长椅上，接待处的破电视喳喳作响。

“我叫丽莎，是这里的实习生，你还好吗？”

“啊，啊，你好。”他的脑袋又疼了起来，“我没事。你好，我叫特拉维斯，很高兴见到你，丽莎。”

“你真的还好吗？”丽莎温柔地看

着特拉维斯，轻声地说，“你怎么睡在这里？你好像很累的样子。”

“我没事。”特拉维斯努力想装出一点幽默感，他觉得自己现在很奇怪，而且还有点可怕，“昨晚上的那场大火大概把我的脑袋也烧坏了吧。”

“商业区的大火吗？”丽莎讶异地说，“我听说了，那简直太可怕了。原因不明的大火，还有那个可怜的女孩艾丽莎，她死了。”

丽莎说着转过了脸。

“艾丽莎？她死了？”特拉维斯觉得自己被人打了一个耳光。死了？那镜子里的女孩是怎么回事？

“是的。抱歉，你认识她吗？”

“哦不，也算是吧，但是……”被丽莎看着，他有点儿不知所措。要把之前发生的事情对她说吗？不会被她当成疯子吧？

“啊，我得赶紧走了。”丽莎看看手表，“考夫曼医生希望我到雪松林疗养院去，如果我迟到他会气得发疯的。”

“也许咱们还会再见面的，特拉维斯。”丽莎站起来，她看着特拉维斯的脸有些调侃意味地说道。“大，大概吧。”特拉维斯觉得自己的脸都要红了。

第二章：疗养院

从医院后门出来时，特拉维斯怀疑之前的事情只是一个梦。

现在大概也是梦吧。他摸摸女孩留在身上的黄色油渍，不愿意接受事实。既然活着从医院里出来，下一步就是报警了。他决定先找个人问问路，然后找回卡车，找到无线电那一头的朋友们。

街上的雾霭像舞台干冰，而且温度似乎又下降了。查看地图，自己正身处峡谷街，这里看起来和前一次醒来时所在的克莱顿街并没有不同。

根据人类的本能，人遇到陌生路口时总是喜欢往左边走，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因为心理上会觉得比较安心。于是特拉维斯决定就让自己安心一点儿，往左边的方向走去。

往前一直走是库恩兹街，那里有邮局、书店，好像还有一个剧院。他想着先到邮局里看一下，也许那里会有……

特拉维斯晃着晕乎乎的脑袋想着。

峡谷街的中间和医院门口一样，街道被十几米宽的断层变成了两截，云雾漂浮，断层处的大风夹着冷气，几乎把特拉维斯吹得失去了意识，他的全身除了冷之外没有其他感觉，只有被护士扎伤的手掌还在一直疼。

他站在断层的边缘，雾气缭绕，水泥地面有点打滑。这里感觉不错啊，特拉维斯闭上眼睛，双手插在裤子的口袋里，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悬崖，隐约可见钢筋铁条从极不平整的断面下刺出，他觉得自己快要昏过去了。

冷风拍打在脸上，或许是身体不适，或许是这个不寻常的小镇在作祟，特拉维斯觉得自己要飞起来了，那股惶恐的思绪不期而至，带来一阵骚动，在脑袋里盘旋着不愿离去。

特拉维斯刚转过身，一泼硫酸就从他身边飞了过去，进入到身后的断层里。脚步踉跄的硫酸怪扭动身体，在离他两米开外的地方跳起，而当特拉维斯蹲下以后，腾空的它错失目标跌下了断层。

特拉维斯的大脑好像停止了活动，在收音机的噪音消失，心情平静以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忽然意识到，

不止医院，外面也有怪物。

外面也有怪物。

他恐慌起来，离开了断崖边，空气里残存的硫酸臭味让他害怕，现在首先应该找到一个正常的人类，或者一个正常工作的电话，然后……

然后避开这些怪物。

他慌不择路地迈开步子，被恐惧驱使着往下面的米维大街方向跑去。迷雾茫茫的大街上，露水从几乎枯死的树梢滴落下来，湿漉漉的道路上只有一个卡车司机在奔跑。不久之后，前方又出现了断层。

断层到底是怎么来的？怪物造成的吗？什么样的怪物有能力做出这样的破坏？

特拉维斯又往另一个方向跑去，像被惊吓过度的小动物。他越来越讨厌甚至是害怕眼前的雾气，那些看不清的地方会有让人疯狂的东西，让你只想一个劲儿地往前跑。

这里到处是断层。

迷雾中也开始传出细碎的脚步声。

四处碰壁让他感到绝望，刚刚从医院中死里逃生，原以为安全了，却遇到了这种情况，现在就好像从一个地狱掉进了另一个地狱，几个硫酸怪踉踉跄跄地从迷雾里面跑出来，不紧不慢地跟在他的身后。

听着细碎的脚步声，特拉维斯强迫自己不要回头看，而只是一心逃命。他已经很累了，周围的大雾影响着他的判断力，失去了时间概念，这里的街道好像没有尽头，路灯一直重复出现，沿途的怪物都向他跑来，数量也越来越多。

穿过西耶罗大街抵达洛街的时候，他已经精疲力尽了，路到这里也断了，眼前是一个断层。后面的硫酸怪追了上来，冲在最前面的撞在特拉维斯身上，特拉维斯把它推下了断层，然后打开了街边一个没有上锁的建筑物的大门。

硫酸怪在外面徘徊，特拉维斯坐在地上大口地喘气，开始端详起这个昏暗的建筑物。光线从排气孔照进来，抽风机发出巨大声响，空气中带着腥味和油腻，地板脏兮兮的有点打滑，粘着鞋底，血迹斑斑的铁台上放着半只猪。

这里是屠宰场。

黑暗中特拉维斯打开了探灯，冰柜，地上，桌子上，到处都放着大片的猪肉，开膛破肚的猪被扔在水槽里，让刚刚还在亡命奔跑的特拉维斯只觉得好想吐。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他胆颤地打开另一边的门来到屠宰间，然后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一个护士怪物坐在墙边的椅子上，身体不住地颤抖。一个浑身血淋淋、屠夫打扮的男人手拖着一柄巨大的屠刀来到护士身前，用粗壮的左手抓着护士纤细的脖子，把她提起来，按在墙上。

护士不断地挣扎，“呜呜”地叫嚷着，随后屠夫把手里的刀野蛮地刺进了她的腹部，刀身穿透了她的身躯，黑臭的血溅了屠夫一脸，护士痛苦地哀号着，身体还在不住扭动。

特拉维斯惊恐地后退了一步，他看到屠夫的左半边脸被面具一般的东西遮了起来，他的脸上并没有五官，血顺着他平板雕塑的脸滑下，然后举刀的手往下一挥……

屠夫把一动不动的护士扔在了椅子上，手拖着沉重的屠刀站立在原地。

随后，他向特拉维斯走来。

※ ※ ※ ※ ※ ※ ※ ※ ※ ※

“你知道我想起什么了吗？”海伦问道，视线并没有从书上移开。

男孩在浴室里，刚洗完澡，浑身还散发着热气。

“我想起了那个医生，亲爱的。”海伦说，“那个给你缝针的医生。”

男孩愣在浴室的镜子前，客厅沙发上，是一个正看着他所看不懂的书籍的女人——格雷迪夫人。

格雷迪夫人总是很善变，你丝毫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在一个又一个的夜里，她总是赋予你希望，然后再把它敲碎。对于丈夫，她却温柔得如一池春水。而在某些日子里，她的尖叫会盖过一切。

男孩了解格雷迪夫人，她看起来就像自己的母亲。

男孩踌躇着没有回答，镜子里自己的脸色苍白。他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沉默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于是他小声问道：“那个医生怎么了？”

“你不知道吗？亲爱的。”格雷迪夫人说，“你知道的。”

时间已经是傍晚，客厅并没有开灯，黑漆漆的一片，窗外的雨随着屋里的节奏，一下下地敲击在玻璃上。收音机里，音乐电台的怀旧节目正放着金·凯瑞的《雨中曲》，这个男人像弹簧一样跳到一个街灯上，在大雨中忘情高歌。

我在雨里欢唱，就在雨里欢唱。

多么美好的感觉啊！

我又快乐起来了！

男孩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窗外的雨没有一丁点儿停歇的意思，雨声在黑漆漆的客厅里，伴随着那个快乐的男人的歌声，格雷迪夫人就这么听着，他看不清她的脸。

“不，妈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男孩几乎要哭出来了。

“你知道的。”客厅惟一的光源是从浴室里透出来的灯光，男孩害怕地看着浴室的门，他刚才打算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但是现在不能这么做，决不能回去。

因为太阳就在我的心里面，我已经为爱准备好了。金·凯瑞仍然抱着街灯唱着，**我会沿着小路走下来。**

不可以回去，因为那会经过客厅。格雷迪夫人就在那里。男孩的指关节因为太过用力而颤颤发抖，他咬紧嘴唇，客厅里毫无动静。

“爸、爸爸呢？”男孩踌躇地问。

“爸爸不在，亲爱的。”格雷迪夫人说，“这里只有妈妈。”男孩的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

“你知道医生当时在看着你吗？他们总是在看着你。”她说，“但是他们都不会多说话，他们并不那么爱管闲事。”

男孩低头看看自己的胸口，那里伤痕累累。

狂风更加用力地拍打着窗户，让房子仿佛都要被撼动。

因为我在欢唱，那个男人挥舞着手里的雨伞，就在雨中欢唱。

“你觉得自己很委屈吗？医生为什么对一个满身是伤的小孩不说话？他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他知道你有妈妈。但不知道她是个好母亲。”格雷迪夫人尖尖的嗓音里充满了不可阻挡的东西，“你知道自己有多坏吗！”

“我要爸爸……”男孩哭了起来。

“爸爸有事在忙，亲爱的。不在家里。”格雷迪夫人起身，她的尖叫盖过了一切，“他有事在忙。”

※ ※ ※ ※ ※ ※ ※ ※ ※ ※

屠夫向他走来，拖着血淋淋的屠刀，特拉维斯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脸上的肌肉开始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屠夫费力地迈动步伐，身上散发着血腥和油脂的味道。

像是在和老朋友打招呼似的，屠夫抬起了手中的巨大屠刀。

特拉维斯耳鸣起来，他大叫但是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屠宰场和屠夫变得像旧电影的重播，幕布上的画面老旧模糊，而且闪烁个不停。

回过神后，突兀光亮的街道让他清醒过来，他已经从屠宰场另一边的门跑出来，但是身后的金属声并没有消失，屠夫跟在后面走出了屠宰场。

要怎么办？

他回头看到屠夫把刀刺进了旁边一个硫酸怪肚子里，收音机撕心裂肺般的噪音让他惊恐而又烦躁，他想快些逃离屠夫的身边，但是双腿却感到酸软无力。他太害怕了。

特拉维斯笨拙地躲避着路上的怪物，屠夫执着地跟在后面，路面上留下一道硫酸怪的血迹和屠刀划痕，他把经过身边的怪物全部斩杀了，雾被喷出来的血染成了红色。特拉维斯努力不让自己瘫倒，他不敢想像自己被抓到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自己太无力了。

简直无能。

特拉维斯气喘吁吁地跑着，后面怪物肢体被切裂的声响不再那么清晰，金属的声音已经让他的脑袋感到麻痹。这时，雪松林疗养院出现在眼前。

医院里的丽莎说她要来雪松林疗养院找人，意思就是说这里是安全的，最起码还有人，特拉维斯决定去里面求救。

他在路上捡了一根木棍，身后的几个硫酸怪和屠夫纠缠在一起，他一直听着硫酸怪的惨叫和切裂声。于是握紧了手里的武器，要是再来什么怪物，就用这个东西把它们的脑袋敲碎。他走进疗养院外围的铁门，通往疗养院正门的道上，屠夫站在铁门外，没有五官的脸似乎在看着他。

*屠夫……他的行为反过来说，好像是在……保护我？*特拉维斯否定了这个忽然涌入脑中的荒缪想法，在被怪物追赶上之前他打开了建筑物的大门。

沉重的霉味扑面而来，呛得特拉维斯几乎要退出门外。但是外面有屠夫，对于自己仍生存着的这件事还是让他感到了一丝庆幸。

阴暗无光的疗养院，破旧发霉的沙发，发黄变色的墙纸，锈迹斑斑的自动贩卖机，这里是一个荒废了许久的地方。丽莎来这里找那个医生做什么？特拉维斯心里满是疑问，走过接待处时他觉得这里不可能会有人，深入里面后更是确定了这个想法。这里的霉臭味道让



人喘不过气，混浊得像绿色的粘液。

医生办公室、餐厅、活动室，这里的门和医院一样都锁着，特拉维斯头疼起来。丽莎真的到这里来了吗？那不会是……她离开的借口吧？一个粗线条，没有细腻内涵的卡车司机不是那么好相处的……他晃晃脑袋，努力想赶走这种颓废的想法。自己不是那么差劲的人。况且，就算那真是丽莎的借口，也不会有什么影响，自己只是一个过客而已，等离开寂静岭找到卡车，以后也不会再见到她了，她和那些平时在大街上擦肩而过的路人并没有区别，只是多说了几句话而已。

所以那并无大碍，想太多了，眼下比起丽莎，自己更应该做的事情是找到人求救。最可怜的还是艾丽莎，最终还是没能从大火中生还。

走进中央大厅，他在地上捡到了一张纸。纸上画着小孩子的涂鸦，两高一矮的三个人形和一栋房子，旁边写着：



爸爸，妈妈和特拉维斯。

布景旋转，眼耳无声。

特拉维斯抬起头，看着这间破旧的疗养院。

他认识这个地方。

※ ※ ※ ※ ※ ※ ※ ※ ※ ※

男孩觉得自己现在正在做噩梦，这个梦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不会结束的，好像无论怎样都不会醒来。你一直往下掉，没有尽头，一次又一次地醒来，然后发现自己还在梦里面。

窗外的雨没停过，半夜里甚至还打起了雷，男孩一直没有睡着。他紧紧地闭着眼睛，觉得有什么东西躲在自己的房间里。

而现在那个东西就站在镜子前。

男孩想喊叫，可是舌头打结，连“啊啊”声都发不出，下颚疼得厉害。那是下午时被格雷迪夫人打的，男孩觉得自己以后都无法说话了。他害怕地抱起身下的枕头，然后刺眼的白炙亮光从窗外照射进来，他痛苦地闭上眼睛，接着房间又暗了下去，他看到镜子前面站着一个东西。

伴随着窗外的雷声巨响，那个东西笑了起来。

镜子前的格雷迪夫人显得很苍白，她总是这样，她和母亲有太多的不同。她们性格迥异，有时候会取代彼此，男孩爱着母亲，但不是格雷迪太太，这是两回事。

今晚的格雷迪太太显得很特别。

※ ※ ※ ※ ※ ※ ※ ※ ※ ※

疗养院大厅霉臭莫名，特拉维斯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了东活动室。本应该阳光充足的活动室因为破落而失去了神采，百叶窗把光线都阻挡在外，中间一张轮椅上放着一个白色布偶，呆滞难看的布偶旁边放着一把手枪。

特拉维斯失神地拿起枪，此刻他心里想的是其他的事，丝毫没有因为拿到武器而感到开心。他微微叹气，打开通向女性病区的门。这时一阵喃喃自语打散了他的心事，不禁令他紧张起来。

一个人从漆黑的拐角处走了出来，似乎在和自己说话。让特拉维斯的探灯吓了她一跳，她的脸像鬼魂那么苍白，见到特拉维斯后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表情。

特拉维斯觉得很意外。"你是火灾时的那个人！我当时看见你了！"他指着她大声说道，"那个着火客厅墙上的一张照片，你和艾丽莎站在一起！"

"你当然见过我。"女人仰头露出有点肥厚的下巴，让特拉维斯觉得很是厌恶，"当时着火的就是我家，艾丽莎是我女儿。就是你救了她？"

"是我。"特拉维斯强压下声调，"她是你女儿？你这是什么心态？居然就把她单独扔在大火里？当时为什么没有人救她？"他感到一阵冲动，"你就打算那样眼看着她被烧死？"

"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要陌生得多，亲爱的。"女人不置可否，脸上浮现出一个奇怪的表情。

特拉维斯觉得自己听过这句话。

这话太令人讨厌了。

"你是个疯子。"特拉维斯的手指再一次指着她的脸，"丽莎说艾丽莎死了，是真的吗？"

"艾丽莎和那些真正关心她的人在一起。"女人转过身，背对着他，"特拉维斯，别相信那个护士，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嘿！回答我！"他大喊，女人头也不回地往来的方向走了回去，消失在阴暗的走廊拐角。

"他们都疯了。"特拉维斯握紧拳头，强忍着没有发作。她说艾丽莎和关心她的人在一起，丽莎又说她死了，应该相信哪一方？艾丽莎和谁在一起？

这种时候，特拉维斯宁愿相信这个讨厌的女人。她来到这里，应该也是来找艾丽莎的吧。

或者是来探望她的。

女儿被大火烧成了那样，医院里又有怪物，于是就把她转到了这个疗养院，虽然已经荒废了，但是或许还有医疗器材可以使用。

也许自己错怪了她。而丽莎可能是被谁利用了，例如那个什么考夫曼医生，他利用丽莎在做什么事情，而丽莎却一无所知，似乎还被蒙在鼓里。

但是丽莎又说自己是来这里找考夫曼医生的，难道艾丽莎的母亲和那个医生有什么关系？

特拉维斯拍拍自己的头，还是先找人求救吧，那样事情自然也就清楚了。

※ ※ ※ ※ ※ ※ ※ ※ ※ ※

看到没有人以后，男孩打开病房的门，跌跌撞撞地走在走廊上，努力不发出任何声音。

疗养院？精神病？这些词语应该是只在收音机中出现的东西，它们太不现实了，不应该出现在自己的世界里，绝不应该。但它们就是出现了，而且还笼

罩在自己的周围。

还有“阴谋”，这一定是某种力量所布下的“阴谋”，不然自己怎么会和精神病这种不自然的事物发生关系，从而置身于这个疗养院里？

这里面一定有着某些误会，在“阴谋”的促使下，这个误会把一切都扭曲了，所有的人都误会了自己。现在最重要的是回到妈妈身边，只要妈妈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怪胎，那比一切都重要。

比什么都重要。

男孩环顾四周，疗养院大门是在那边，那么……

※ ※ ※ ※ ※ ※ ※ ※ ※ ※

关上病房的门，特拉维斯走在走廊里，对于这个地方，他不知道应该怀念还是恐惧。当时那个小小的自己成功了吗？小小的特拉维斯·格雷迪在疗养院里是那么无助。他记得不是那么清楚，后来发生的事情都很模糊。

特拉维斯忘记了目前的处境，只是在这里寻找着过去，就像找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丝毫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不自然。

“我一直都讨厌你！”

在经过女厕所，快要到走廊的尽头时，幽黑的走廊里传来吼叫，泼妇一般的女人喊叫声吓了他一跳，他举起探灯。

“啊！啊！你和你那个恶魔一般的儿子！我恨你们！我恨你们！”

然后是脚步和重重的一下摔门声。

特拉维斯后退了几步，前方的走廊在探灯的照射下一个人都没有，有摔门声，却没有人从哪一个房间里走出来。他紧张起来，那种强势且不依不饶的语气……

而且那阵摔门声一点回声都没有，可这里是空旷的走廊。

“哦，海伦，亲爱的，亲爱的海伦。”一个男人痛苦哭泣的声音传来，他抽着鼻子，颤抖地说道，“你，你真的死了？我该怎么办啊？”

男子的声音一样没有回声，然后一切归回寂静。

特拉维斯瘫坐在地上，那两个声音，是父亲和母亲？这怎么……还有母亲嘴里的那个恶魔般的儿子。

为什么总是这样？从小到大，自己总是得不到那种应有的幸福，连母亲也……

母亲……

特拉维斯眼角湿润，心酸得要哭出来，他现在很想离开这个痛苦的地方，太悲伤了。

但是不可以这么做，你并不了解自己，这只有母亲才说得清楚，你得回到她的身边。你永远离不开格雷迪夫人的孜孜教导，她做的都是为你好。

是的。

※ ※ ※ ※ ※ ※ ※ ※ ※ ※

走进女厕所，特拉维斯在镜子前照了照自己不修边幅、满是胡渣的脸。这里的水有着严重的铁锈味，洗了脸，现在他已经不再畏惧黑暗了。

走出女厕，隔壁5号女子病房的床上放着一个白色的小人偶，旁边还有一把病人财物保管室的钥匙，柜子上放着病房事件记录单，日期是1961年2月7日。

上午 9：00：管理员让病人服药，什么事都没发生。

上午 11：46：哈里斯医生早晨巡

房，一切正常。

下午 3：00：格雷迪先生来探病，我们让他们到单独的房间里面，这样她会感觉舒服一些。

下午 3：46：在探病期间发生了暴力事件，格雷迪太太企图杀死自己的丈夫，她发出凄厉的惨叫，尽管她的身体很虚弱，但我们还是用三个人制止了她。把她带回病房后，我们给她注射了镇静剂，哈里斯医生给她做了检查，并且决定给她恢复使用原先剂量的药物。

下午5：12：事情发生之后，与格雷迪太太在一起的病人都非常的不安并且情绪激动，哈里斯下令将门锁起来。

他猛地把记录单撕碎，纸碎在病房里飞散。

胡说八道！

母亲要杀死父亲？简直胡说八道！他们是幸福的一对，只是有一个令他们头疼的儿子存在而已，他们很幸福，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特拉维斯紧握着钥匙的手流出了鲜血。他来回踱着步，继而夺门而出，来到楼下大厅的病人财物保管室，在这里找到了又一张情况报告。

病人：格雷迪太太

年龄：35

主治医生：哈里斯医生

注释：格雷迪太太的情况已经急剧恶化，在过去的数个月中她一直幻想有镜子里面的世界，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呆滞无神的状态，她声称在那段时间内里自己是在其他世界中。她似乎对袭击自己的儿子没有丝毫悔意，相反她其实对于自己的杀子行为感到很自豪，我很担心这是增加药品剂量产生的副作用，希望能在短期内看到好的效果。

袭击自己的儿子？那是诬陷！没有这种事！这一定是一个阴谋，它们让格雷迪一家都陷入了困境，让原本幸福的一家出现了脆弱的部分，特拉维斯越发激动起来。

镜子里的世界？母亲也能进入到镜子里的世界？

这并不是什么精神异常，自己就是最好的证明。对，这是遗传，自己继承了母亲进入镜子的能力。屠夫，那个屠夫的异常行为，也许是希望自己来这里解救母亲，母亲正在这里受苦。

这一切都不是巧合。特拉维斯激动起来，病床上放着的木偶就像自己，那是母亲对自己的思念……年幼的自己并没有成功，当时潜入疗养院的小家伙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在见到母亲的同时还是被发现了。

但是这次不会了，绝对不会。

特拉维斯握紧了口袋里的手枪。

这次不会再有阻挠。

特拉维斯通过紧急通道来到二楼，顾不上空气中的霉臭味和黑暗的环境，拿着在病人财物保管室里拿到的钥匙，他打开了档案室的门。

“我只能这么做。”母亲的声音，她带着一丝平静述说着。

眼前的景物都变得黑白分明，特拉维斯色盲一般，档案室更像是存放电影胶片的地方，镜头不断抖动，散发着古旧的八厘米胶片气息，此刻耳边几乎可以听到“咔咔咔……”的机器运行声。

他看到了幻觉。房间只剩黑白两色，没有色彩的画面。

“只能这么做？告诉我，你都做了些什么。”这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他似乎有点惊讶，他大概就是母亲的主治医生哈里斯吧。

“遇到害虫，那些害人精，我相信换作是你也会这么做的，不是吗？他是害人精！”母亲的声音激动起来，“他是个坏男孩！一直都是！我一直在劝说自己他不是，但他们一直在提醒我他有多坏！”

“他们？”哈里斯不解。

“那些在镜子里的人，他们看到了一切！”母亲小声地说。

“而那是他们的主意？”哈里斯小心地问道。

“是的！他们看到了那孩子体内的邪恶，我必须杀死他，他是我的骨肉，我的责任。我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那把他带走也得由我来做。好母亲知道怎么处理坏儿子。这是他们说的，我知道你觉得我这么做是错误的。”

“不，海伦，我只是不明白……”哈里斯的声音里带着无奈。

“不！你只想把我锁起来而已，医生。但你根本做不到。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离开。通过镜子，我可以进入他们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是个白日梦罢了……”母亲开始自言自语。

“他们什么时候会把我的儿子带来给我呢……？”

对话结束，特拉维斯也从黑白的世界里恢复。他的心抽搐起来，简直不敢相信。

母亲真的是想杀死自己？母亲不是爱着自己的吗？怎么会这样？就算自己的孩子有诸多不对，也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啊，太过分了。

特拉维斯的眼泪滑过脸颊，掩面哭泣起来。

但这就是事实。事出有因，就是镜子里的人，母亲见到了他们，然后被他们误导了，他们一定有某种魔力，让她以为自己的儿子是恶魔。

那些人才是恶魔。

特拉维斯握紧拳头，用衣袖擦拭着不断滴落的眼泪。他感到一阵释怀，长久以来都不知道母亲变故的原因，今天总算是弄清楚了。“阴谋”就是那些恶魔，是它们弄得自己家庭破散。

父亲哪里去了？

对，还有父亲，父亲在哪里？特拉维斯想起父亲高大的个子，笔直的黑西装，还有总是反着白光的黑框眼镜。

父亲不会在这里，不如先找到母亲，然后一起找到父亲，一家人再次生活在一起，这么久过去了，母亲会喜欢现在的小格雷迪的。

他现在是好孩子。

特拉维斯拿起桌子上一把医生办公室的钥匙，没有去想为什么钥匙会在那里，还有丽莎在哪里，心里只有母亲。

一楼的中央大厅旁边，他急躁地踢开了医生办公室的门，把办公室里的东西都翻了过来，最后找到了一篇哈里斯医生的日记。

今天来了新的病人：海伦·格雷迪，对于她冷静的行为我感到惊讶。

看过她的病情记录之后，我担心她很难康复，这个女人声称完全不记得在事件发生中她所说的话。事实上她已经多次向我提出要见她的儿子，并希望我能允许，我已经同意跟她的丈夫谈谈。

但是我觉得在她漫长的恢复期间，孩子还是跟母亲保持距离的好，我期待着和状态良好的格雷迪夫人多做一些接触。

这个什么医生，庸医……居然阻碍母亲和儿子相见，母亲只是需要开导一

下而已，绝对不会是什么危险人物……

日记的下面是另一张报告。

琥珀事故报告

报告人员：西门子

事件描述：一名男性儿童潜入疗养院，并成功进入女性重症病区（门忘记上锁），他进入了女性重症病区5号房间，这时值班的迈克尔斯发现了他并通知我，这名男性儿童已经被同来访的父亲带走。

哼。

特拉维斯怨恨地看了一眼门外的大厅，这就是医生护士所应该做的事情吗？阻止别人一家团聚？那太好了，我会打断你们的腿。

根据报告上的说明，女子重症病区5号病房就是母亲的所在，但是先前已经去过，那里被堵死了。

这时墙上闪过一片反光，艾丽莎出现在镜子里。

这……特拉维斯惊讶无比，艾丽莎不是死了吗？眼前这是，幽灵……？抑或丽莎在说谎？

女孩笑着在镜子上留下了一个血手印，然后在镜子里向旁边走开，消失不见了。

特拉维斯犹豫着，应该进去吗？母亲说镜子里的人让她那么做，艾丽莎也在镜子里，可以相信她吗？……但是现在并没有别的路走，母亲也许已经被那些人抓进了镜子里面，现在只有自己才能救她。

※ ※ ※ ※ ※ ※ ※ ※ ※ ※

墙壁混着血和青苔，铁锈的腥味被掺在一起，在探灯的照射下，青苔里仿佛长出了粗大的血管。

走出医生办公室，墙边到处是塌陷，深不见底。这时收音机也久违地响起，噪音再一次为特拉维斯带来了疯狂，他急躁不安地紧张起来，看到了一个漂浮在空中的笼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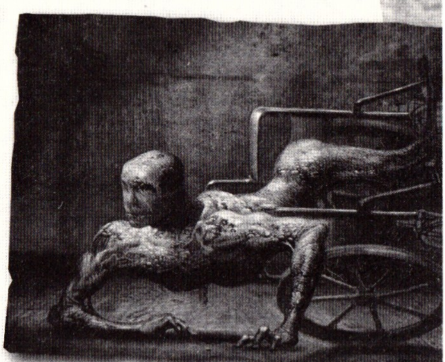
那像是用来固定病人头部的支架，笼子套在一个隐约可见、如同灵魂般的东西的脖子上，那个东西发出奇怪的叫嚷声并向特拉维斯飘了过来。他不假思索地掏出了口袋里的手枪，用力地扣动扳机，把弹夹里的子弹全部都打了出去。

笼子掉在地上，幽灵也不见了踪影。这个东西让特拉维斯感到强烈的厌恶。

镜子的世界里，他坚定地向女子重症病区走去，怪物似乎都跑出来了，一路上，特拉维斯用手枪把遇到的护士还有硫酸怪的腿全部都打断了，见到那些套着笼子的幽灵就开枪射杀。

母亲。

在射杀的过程中，他感到一股头皮发麻的快感，就像狩猎，但现在位置发生颠倒了，特拉维斯紧紧地咬着牙。我可不是什么好欺负的角色，我会开着巨



大的卡车轧过一切忽然出现在路上的东西，我是不折不扣的狩猎者。

把生死掌握在手里的满足感让他甚至有些期盼怪物的出现，然后瞄准它们的膝盖，扣动扳机摧毁它们。强大的后座力给手臂带来了真实感，异样的真实感……

来到女子重症病区门前，特拉维斯犹豫着，沉重的呼吸声从病房里传了出来。他打开了门，满是青苔的房间里，一个护士坐在五号单间门前的椅子上。

是丽莎。

“丽莎……？”特拉维斯感到惊讶，“你怎么……在这里？”

“太可怜了……”丽莎带着哭腔，“谁都帮不了她，她只是想见自己的儿子而已……”

“里面是谁？”特拉维斯的脑袋有些发麻。

“你知道是谁！”丽莎哭了起来，“你知道是谁！”

然后她夺门而出。

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小孩子的涂鸦，和在大厅捡到的那幅是一样的笔迹，这些都是小格雷迪的作品，潦草得像是抽象派一类的东西。

当时男孩把这些东西都交到了母亲手上。

※ ※ ※ ※ ※ ※ ※ ※ ※ ※

男孩庆幸自己并没有被走廊里的人发现，他打开了门，而母亲就在房间里，一切都那么完美，按照男孩所设想的那样进行。

“妈妈？”男孩很紧张，几乎不敢面对严厉的母亲，但是妈妈会原谅自己的，小格雷迪是一个好孩子。

母亲没有回答，她一定还在生气，男孩在病房里不知所措。

“妈妈？爸爸说你死了，你真的死了吗？”

“死了？”母亲的声音传来，她在一个透明灯罩般的东西里面，发肥的身躯围着铁链，以一根木头吊在空中。

“才没有死，不会死的。”被捆绑着的母亲在里面扭动着，“只是被关起来了，他们说好母亲知道怎么处理坏儿子。”母亲疯狂地扭动着，“在看不到想不到的世界，没有死亡，他们把我的孩子带来了。”

“铮铮”作动的金属厉响，空荡荡的5号单间里，几根尖锐的刺让发愣的特拉维斯惊醒过来。

母亲要做什么？

“妈妈？”男孩害怕起来，“妈妈你要做什么？”母亲向他漂浮过来，透明罩下面不断刺出斑斑尖刃。

※ ※ ※ ※ ※ ※ ※ ※ ※ ※

“过来，我的小格雷迪，让妈妈好好看看你。”一根尖刺划过特拉维斯的胡渣子，刺进了他身后的铁门，在他蹲下以后，门被扎成了马蜂窝。

特拉维斯双手掩耳爬到了墙角，恐惧令他尖声大叫起来。

此时母亲笨拙地漂浮到了空中，但是因为外面的罩子太大，那些不断抽动的尖刺只能在他面前晃动。失去理智的特拉维斯拿出手枪，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子弹呼啸着在玻璃罩上打穿了一个个洞，黑绿色的浓烟从罩子下面翻滚出来。

这真的是母亲吗？躲避着尖刺，他不停地开枪，把所有的子弹都打了出

去。母亲扭得更加厉害，口中发出一声声尖叫，接着她被罩子上的木棍抽了上去，消失不见，于是一切重归死寂。

周围忽然安静下来，特拉维斯站在原地发呆。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母亲呢？

地上闪现出了又一个红色的椎体，这是过去的碎片。

特拉维斯的瞳孔扩张，然后猛地转过身，举着枪向后扣动了扳机，但是没有任何反应，枪里的子弹已经打光了。他惊慌举枪的手颤抖了几下，看到身后站着的是艾丽莎。

看着面带微笑的女孩，他感到恼怒，“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大喊，“母亲哪里去了？！”

女孩只是一直看着他，他感到不妙，那阵空袭警报声……

浓厚的霉腥味让特拉维斯醒了过来，他又一次躺在了长椅上，回到了疗养院的大厅里。

刚才是……母亲呢？

母亲哪里去了？这个小镇，自己来到这里不是来救艾丽莎的吗？怎么……变成在处理自己的过去了？母亲怎么会在这里？小时候的那个疗养院……

现在似乎不止是艾丽莎的事情这么简单了。

大厅的桌子上多了一张戏票，特拉维斯记得在寂静岭的地图上有看到过剧院。回头看了一眼疗养院的大厅，他打开门走了出去。

疗养院门口有一辆没有熄火的汽车。

特拉维斯用力地踩着油门，车身一阵颤动，把一个在路灯附近蹒跚的硫酸怪撞飞了出去，车子滑行在街道上，他几乎都要笑出来了。虽然眼睛有些充血，不过他想说，我又回来了。

附近都是断层和干冰般的雾霭，特拉维斯不敢把车开得太快，他透过车窗探查路况，最终发现似乎只能沿着来时的那个屠宰场回去，另找出路。在车子的汽油快要耗尽的时候，他在屠宰场门前停下来，走了进去。

*那个屠夫还在里面吗？*特拉维斯握着没有子弹的手枪，心惊地看着地板上的一行血迹，那是物体被拖行后留下来的，原本被屠夫杀死的护士尸体已经不见了。地上的血迹还很新，一直延伸到尽头的大门处。

在腥臭的血泊里他捡到了一顶护士帽，上面歪斜地用血写着：**救救我。**

打开屠宰场的大门，眼前的景象几乎让特拉维斯发疯，那个护士的身体被斩成一块块扔在了门前，

*那个残忍的东西……*屠夫没有五官的脸在脑海里闪过，虽然死的是一个怪物，但特拉维斯还是感到愤怒，更奇怪的是此时他还想起了丽莎，那个在母亲病房前痛哭的护士，地上的怪物尸体身上穿着的护士制服让他有种奇怪的感觉。

他几乎要讨厌起自己来了。

沿着街道走过去，特拉维斯尽量不去惊动那些躲藏着的怪物，原本因为紧张而被忘记了的各种疼痛现在又涌现出来，肚子也有些饿了。

翻过了一个木材厂的门，在一堆木头上贴有一张纸，上面写着：

为什么要帮她？特拉维斯，你看见那个护士了吗？

特拉维斯恼怒地把纸条撕碎，他也想不通，那个女孩一直以来都在把自己带到危险的境地中，但他还是忍不住，*究竟为什么？因为那个女孩和自己一样可怜吗？而且这件事现在还牵扯到了自*

己的家人，母亲，不知道父亲怎么样了……

想通过正常的路线走到剧院是不可能的，特拉维斯不得不爬过一些断层边的建筑物，或者干脆把门踢开，躲避怪物的追击。

来到绿野公寓，从路旁的窗户爬进二楼以后，腥臭让他惊觉起来，卧室里的血溅得到处都是，床上躺着一个被开膛破肚的硫酸怪，床头柜上有一张纸条，写着：

快离开这里，有人设下了陷阱。

离开？小镇有别的路可走吗？他怀疑寂静岭或者根本就没有出路。离开？离开了去哪里？屠宰场吗？也许可以当一个强大的屠夫，在这个小镇里狩猎怪物，就像……

就像什么？脑海中的话忽然消失不见，他马上被浴室地板上的一个大洞吸引了过去，下面是绿野公寓一楼的管理室。出门后旁边就是寂静岭的公众资料馆，现在特拉维斯很想搞清楚这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尽管到最后可能都没有结果，或者就算知道了答案，那也不会是自己希望看到的。他隐约有这个预感。

在资料馆里，他找到了一些和艾丽莎有关的东西：

基于她老师表现出的担心，对于整个事件进行详细调查就很有必要了。警官同吉里斯皮太太以及她的女儿进行了谈话，没有发现任何疏于照料或虐待的证据。他觉得那个吉里斯皮太太看起来完全是个模范家长，在一个严格、虔诚信奉宗教的家庭环境下将女儿带大。

另外，由于诉讼的要求，我们从厄克米拉医院将考夫曼医生请来，并让他同那个女孩艾丽莎单独谈话。之后，考夫曼医生表示任何有关仪式或者狂热崇拜宗教的话只是“幼稚的幻想”而已。在他的眼里，吉里斯皮太太所犯的惟一的罪行，就是向她的女儿讲太多神话故事了。我们已经结束了控诉。

模范家长？格雷迪夫人也是模范家长，她友善，但同时也会折磨自己的孩子。艾丽莎的母亲也不会是什么好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陷身危险，她已经不是人了。

旁边还有另一张纸：

看来起火点在一楼，然后被播散到了房子的其他地方。周围环境非常可疑。

意外似乎是在地下室发生的。一个旧火炉导致了火灾，并殃及了整个房子。起因看上去只是意外，尽管消防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火势仍波及了周围的房子。艾丽莎·吉里斯皮被考夫曼医生宣布死亡。她的尸体由她的母亲进行了确认。死亡证明以及验尸官的报告很快就会被送过来。

那个女人可一点悲伤的表情都没有流露出来，似乎她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分子，大火中女孩就躺在一个祭坛里。特拉维斯并不认为艾丽莎真的死了，他觉得考夫曼医生就是医院里那个男人，一个医生要伪造死亡证明，而且还有当事人母亲的帮忙，这太简单了。这怎么看都是一场有酝酿的“阴谋。”

一个母亲焚烧自己亲生骨肉的“阴谋”。

离开资料馆，特拉维斯拿着戏票向剧院走去。

第三章：阿尔托戏院

戏票被检票口吸进去以后，大门就打开了，这打碎了他原本以为这里还有工作人员的美好念头。

装潢华丽、以红色作为主色调的大厅里空空如也，特拉维斯的脚步声也被放大，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两层剧院。在观众席门前台子上有一张纸写着演出戏剧的介绍，其中几个红字引起了他的注意：

卡利班在他的山洞里。

特拉维斯对“卡利班”这个字眼有一种不好的感觉，说不出理由，记忆中自己没怎么接触过戏剧，对这个也缺乏兴趣，只知道卡利班是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一个凶残奴仆。

这和艾丽莎，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吗？

走进了一楼观众席，向两边直线延伸的红色座位全部都空着，特拉维斯似乎是这个剧院里惟一的观众。在探灯的照射下，黑暗里隐约看得见正前方大舞台的模糊轮廓，一片红色飘动在空中，特拉维斯听到有脚步声从阴影中传来。

“丽莎？”他迟疑着，还是认出了对方。

“特拉维斯吗？”灯光照在她的脸上，苍白得发青，丽莎身上的白色护士制服显得格外耀眼。

“你在这里做什么？”大概是周遭黑暗的关系，特拉维斯觉得眼前这个丽莎有点像电影中的人，显得虚幻而不真实。

“抱歉，我吓到你了？”在亮得刺眼的灯光照射下，丽莎漂亮得有点病态，她的瞳孔扩散，柔声说道，“很抱歉，我以为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你怎么在这里？这里很危险。”特拉维斯看着她的脸，觉得有些不对劲。

“危险？你是在开玩笑吗？”丽莎说，“这里的门开着，我就进来了。”她凑近他的脸庞，迷离的眼睛看着他，“你知道吗？我喜欢剧院，更喜欢演戏，我想当个演员，但妈妈是护士，奶奶也是，所以我觉得自己也应该成为护士，我也这么做了。”

“我很想你呀。”丽莎的脸颊泛着一层薄光，双手抱住了特拉维斯的脖子，“我一直在想你，满脑子都在想你……”丽莎的脸越靠越近，一股香甜的气息飘过来，“自从见到你以后……我就在想咱们一起离开这个怪异的地方吧，就咱们两个，一起离开这里，会很快乐的。”

特拉维斯没见过这种场面，一时间脑袋嗡嗡作响，不知道要怎么反应。

丽莎忽然放开了手，发出一阵肆意的笑声，她转了个圈，“看吧，我会成为一个明星！”

“是，是吧。”手足无措的特拉维斯只能说出这句话。原来是在开玩笑吗？

“好了，”丽莎半眯着眼睛，像是要睡过去一般，“下次再见吧。”

然后她像模特一般，扭着腰走出了观众席。

这个女人，特拉维斯看着她的背影，每次见到都给人不一样的感觉，她有孪生的姐妹吗？或者她就是一个演员？

不管这些，他向舞台的方向走去。剧院里一定还隐藏着东西，这才是首要的。

特拉维斯从观众席来到舞台上，在布满灰尘的巨大布幕前，脚步声被无数倍地放大。他经过幕布控制室，走进走

廊，探灯在地板和古旧的墙壁上移动，空荡荡的剧院充满了颓废的气息。

搜查着沿途所有的房间，男子更衣室，女子更衣室，戏院里各种奇异戏装仿佛都有生命力，只是并没有什么有用的情报。被胡乱扔弃在过道和桌子上的一些诡异人偶让特拉维斯的神经一直绷紧着，在主任办公室里总算找到了一张似乎是线索的纸张：

星期一：排练——太棒了！新的戏服——太棒了！总的来说——太棒了！

星期二：今天是奇怪的一天。一个小女孩溜进了戏院，似乎是逃学出来的，看上去很可怜。见她没地方去我们就安排她坐在观众席上观看我们的排练。她对我们排练的剧目的反应很让人满意，她被卡利班吓得要死（那身戏装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她看起来非常不喜欢普洛斯彼罗。

可怜的的托尼在第一章第二幕的时候一直在流鼻血，排练只能暂停，明天继续。

明天继续！

*小女孩是艾丽莎吗？逃学……似乎艾丽莎在寂静岭过得并不那么开心。*特拉维斯想起了自己的逃学经验，他不确定自己应不应该同情这个小女孩。房间里还有一些演员的笔迹和针对各种角色表演时的造型设计说明，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于是他继续向走廊的深处走去。

最里面一个特别的房间视线吸引着他的视线，门上有奇特图纹，上面几行字：

我是被两种欲望撕裂的孩子

我站在门前

我的左手呼唤光明

我的左手迎来黑暗

特拉维斯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周身的黑暗已经把他吞噬进去了。

我站在门前？

是指我吗？这上面像是某种暗示，而无论那是什么，特拉维斯并不觉得自己会喜欢。

两种欲望……

房间是一个仓库，里面零散地堆放着许多的杂物，这里一样是死路，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走廊已经到了尽头，其他的通道都上着锁，特拉维斯带着疑惑原路返回了舞台，坐在木制地板上，看着台下的观众席犹豫着，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

*这里是剧院，剧院有剧院应该做的事情，就有如司机应该开车送货，而不是待在一个黑不溜湫的剧院里，尽管这里的桌椅可能很舒适。*他翻了翻舞台的背景幕布，发现后面闪着光。那似乎是一面巨大的镜子。

又是镜子。

特拉维斯对巨大的布幕无能为力，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舞台右侧的幕布控制室里摆弄了一下，把烧断了的保险丝接上，然后接通了电源。

迎来黑暗……

特拉维斯想着那些不愉快的想法，然后板起把手把幕布升了上去，大雨般的灰尘落下后露出了后面的一片平滑，舞台背景处巨大的镜子把一切都复制在了里面。打开上方的聚光灯，醒目的白光重现出了这里昔日的光辉，舞台就绪，仿佛一场华丽的戏剧即将上演。

*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艾丽莎并没有出现在镜子里，周围也没有任何变化，特拉维斯对这场智力谜题般的猜测感到

有些恼怒。

舞台有了，背景是镜子，时间不明，地点是剧院，演员是我，那么接下来呢？

特拉维斯在周围走动，舞台右侧有一个控制台，分为背景和布景两排控制杆，他胡乱拨动了几下，森林和树木的布景从舞台上方诡异地垂落下来，这时候镜子里的景象改变了，映射出来的不再是剧院，而是一片森林。

镜子前的特拉维斯不可思议地看着站在森林里的自己，伸手触摸镜子，晕眩过后的他站在了暗黄色的沙子上面，时间似乎是深夜，周围的景致苍冷而枯黄，风声呼喝，这里冷得要命。

特拉维斯脚踩着“嚓嚓”作响的沙地，这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他的牙齿打颤，周围的冷空气里带有金属的味道，刺痛着鼻子，在小道尽头他看到了一棵奇怪的树。

干枯的树上倒吊着一个被砍了头的硫酸怪，红色的树枝开裂，在空心的树干里他发现了一些子弹，还有一张纸：

自从看见托尼的下场之后，我梦见他的次数越来越多了，那个屠夫！他简直就是个怪物，行刑者！现在即使是醒着我也能看见他。我看见他了，他就在我的汽车旅馆里！我发誓那就是他！

*屠夫？他在汽车旅馆里？*特拉维斯的心抽了一下，他熟悉这种感觉，虽然他只见过那个屠夫一次。

在控制台前切换了背景和布景，书架和书桌出现在舞台上，他来到了一个图书馆般的巨大哥特风格的建筑物里。

桌子、书架、地板，这里的东西都发了霉，书架上都是一些奇怪的书，里面的文字他并不认识，而且书本的质地很奇怪，那并不是纸张。

中间的长桌子上有几张纸，里面是一些零散不完整的记录：

第二章 压抑与强迫

情报人员和特工都知道，一个人的思想越是被控制，就越容易陷入抑制性潜意识，也就越容易被外界的影响控制住，逐渐失去对自己的精神进行规划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机构总是选择那些被自己精神问题困扰的人来当棋子。

通过针对这些病例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受害者都在与被所爱之人虐待造成的矛盾相抗争。在很多的病例中，被虐待的孩子似乎发生了自我人格的分裂。一个人格继续爱着虐待自己的人并希望得到认同。另一个人格则包含了所有被虐待的愤怒与不满，并通过各种方式逐渐演变成了虐待者的一面镜子，寻找给别人造成痛苦的机会。可悲的是，最终取得统治权的常常是这种愤怒的自我。

第三章 幻想的现实

一些奇妙的不可思议的超现实存在（通常称作“鬼”），看到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因为在一些负面情绪（恐惧、不安或压力）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幻觉。

噩梦则是这种情绪影响比较强烈的反应，这些现象出现在所有人身上，包括儿童和青少年，但是大多数为女性居多。

有一个神奇的种族，能够控制并让他们的思想具象化，这种能力让整个世界都为之恐惧。

他们的巫师(萨满教巫医)声称有能力杀死某个人的精神，只要将把他充满杀意的意念朝被害者的身体上施咒就可以了。

被两种欲望撕裂的孩子，愤怒的自我最终取得统治权，被虐待的孩子……

简直是在针对自己，这些记录里的许多字眼都刺痛着特拉维斯的神经，他感到无助，这里面许多的说明都和自己不谋而合，撇开那些超能力一类的东西不谈，里面所说的负面情绪和人格分裂，恨着母亲和爱着母亲的自己就是一个矛盾体？

选择那些被自己精神问题困扰的人来当棋子。

这是在影射我吗……？我是艾丽莎的棋子？她控制着自己一直在寂静岭徘徊……就算是，又能怎么样呢？我走不出寂静岭，阻碍实在太多了，我在这里就像裸体着行走的人一样无所遁形，羞于承认，但是还是一点一点地被揭露出来。

有进入镜子能力的母亲精神并不正常，而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我呢？难道……

艾丽莎一定知道这所有事情的真相，她在引导着自己，并不是什么棋子，只是同病相连而已。特拉维斯强迫自己相信这一点，他切换出最后的舞台布景是溶洞和图腾，镜子里是一个石洞般的场景。



噢！

特拉维斯转过身，发现一个怪异的东西在沙石地上痛苦地蠕动。它趴在地上，那看起来像是一个从腰部被向前折叠起来了的巨大人形，没有五官的头和手合并在地，两条腿从后面伸到了肩膀。

忽然，它猛地向特拉维斯冲了过来。

怪物！

山洞里又黑又冷，特拉维斯一边开枪一边躲避着怪物，他紧张得头脑泛晕，身体不住地发抖。怪物不依不饶地追赶着他，但是他觉得自己不会有大问题，怪物的动作十分迟缓，而且它并不像母亲的幻觉般令人疯狂，这个怪物似乎只是单纯的一个噩梦。

艾丽莎的噩梦。

特拉维斯笨拙地朝怪物光秃的脑袋开枪，上面已经出现了许多喷血的大洞，怪物的动作也越来越慢。最终当怪物倒下以后，艾丽莎又出现了。

像在恶作剧一般，她向怪物踢了一脚，特拉维斯捡起地上一个谎言碎片，“你在利用我，你想要的是这个，对吗？”

女孩没有说话，他也再次迎来了那阵空袭警报声……

特拉维斯感到一阵不舒服，剧院大厅的天花板不安分地转动着。他打着冷颤从长椅上坐了起来，昏沉的脑袋催促他应该继续躺睡下去，胸腔里透着冷意，而当见到大厅里一个黄色物体的时候，他强迫自己打起了精神。

一个人偶浑身是血，被绳子捆绑着扔在地上。

特拉维斯在人偶身上找到了一把汽

车旅馆的钥匙，他感到整个大厅都在旋转着，越转越快，于是快步离开了剧院。

街上氤乱的雾气让他头昏脑胀，寒冷让身体有种说不尽的不舒服，现在被硫酸怪追赶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他显得很冷静，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特拉维斯向汽车旅馆的方向走去，用路边捡到的武器打倒沿途试图阻碍自己的怪物，他已经不再去想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了，生物实验也好，超能力也好，自己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屠夫就在旅馆里。他有一种使命感。他在里面做什么呢？旅馆里如果有其他人，居民，旅行者……那个被斩碎的护士在脑海里闪回，今次就把事情解决，屠夫也许并不那么可怕，只是一个狂暴的男孩而已，他只有半边脸，那并不完整。

穿过断层边的便利商店，特拉维斯在里面找了一些补给，他吃了几个罐头和几片感冒药，填饱肚子后给自己打了一针抗生素并且包扎好伤口，在破裂的镜子前刮胡子时，他看到收银机上有一个纸条：

烛光伴你到床头，屠夫砍下你的头。

……

低俗的恐吓。

特拉维斯一点都没感到害怕，他扔掉沾满血的球棒，走进了河畔汽车旅馆。

第四章：旅馆

致我亲爱的妻子：

我如此强烈地想念着你。看着他们把你带走就像一把利刃穿透我的心脏。虽然必须这样，但我现在如此孤独。遵照医生的建议，我告诉特拉维斯你死了。也许你死了还更好些吧……海伦，你还会回到我身边来吗？

永远爱你的 理查德

儿子和父亲走进了旅馆，虽然母亲不在，父亲也和平时一样没有表情，他依然心怀期待，来到陌生的地方让他高兴了起来。父亲的古龙水味道呛得他喘不过气，在父亲的点头允许下，他走向没有人的前台，按下了响铃。

男孩并不知道来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他想念母亲，但不是无畏的格雷迪夫人，他喜欢母亲，不是那个夫人，那是两回事。每天这里都有一些古怪的住客，还有搞笑的旅馆老板，父子俩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父亲有时候会出去，并且不准他走出旅馆，只能待在这里。在这里他学会了一个人打发时间，旅馆里的游戏房，洗衣房，游泳池，一楼二楼的探险，都让他过得很开心。

男孩在露天的旅馆里好奇地走着，这里并没有什么漂亮的景致，但是很有趣，铁门、铁柱子、过道里的躺椅、温暖的太阳，还有阴暗的角落可以躲藏。如果有其他人在的话，特拉维斯并没有抱什么期望，只是一间间房地搜查着，因为是暂住用的旅馆，各个地方都显得很粗糙，这里有他儿时的一些过渡性记忆。

男孩经常在这里玩探险游戏，和“他”在一起。

他总是比较笨拙，想事情也慢一拍，有时男孩画画，他也会拿着笔坐在一边，但男孩总也画不出他的脸，只在纸上胡乱涂鸦，然后把笔扔在一边，在鬼捉人的游戏里一次次地胜利，然后嘲笑他。

后来男孩渐渐地有点了解父亲在

这里做什么了，他也这么做了，不是吗？男孩并不喜欢这一切，但是能怎么样呢，母亲不在，格雷迪夫人也不在，这里也并不是家，他开始想家了，他想念母亲，也渐渐地知道了母亲在哪里。事实上，趁父亲不在时，他会经常去见母亲，这是他从父亲身上的气味里知道的，古龙水里有时候会夹杂着母亲的味道，小家伙觉得自己棒极了。

有一次他跟踪父亲走出了旅馆，尾随着黑色西装。一开始他很害怕，怕被发现，怕路人会问小家伙在做什么，终究他知道了母亲在哪里，但是那些护士，医生却在他见到母亲的时候阻止了他，父亲说母亲死了，不可能是真的吧？那并不是真的，因为格雷迪夫人的尖叫依旧那么无所畏惧，护士和医生也随之出现，父亲把他接回了旅馆。

男孩很害怕，仿佛现场被逮住的小偷现行犯，父亲在冷清的街道上默默地走着，似乎并不想责怪他，但他们可能就得离开这里了，小家伙这么想。

※ ※ ※ ※ ※ ※ ※ ※ ※ ※

重回旧地，特拉维斯带着失落一点一滴地回忆着。

汽车旅馆空无一人，他来到500房间的门前，曾经住过的房间门被锁死了，特拉维斯焦急地在门口瞎晃，漫无目的地打开了一边的503房门。

厕所里闪着红光，房间地上散落着许多的照片，墙上还贴着一些以解剖为主题的恶心图画，厕所被改成了冲洗照片的暗房，一根根绳子上夹着模糊不清的照片，房间的桌子上还有一张纸：

……我们认为这里有庞大的精神力为萨满的诞生提供容器，我们在祭祀中向上帝膜拜。

萨满的诞生将把天堂带到人间。

这些能量由“煎熬与痛苦”铸成，会生出怎样的神和怎样的天堂呢？

又是宗教和末世等意义不明的字句，特拉维斯把纸条揉成一团扔在地上，决定不再浪费力气去想这种事情。旅馆里像是发生过什么意外，这里到处都能感受到恶意的气息。

沿着道路来到维修处，特拉维斯在一张桌子后面找到了一个不易发现的通道，通道的两旁是一些房间的墙壁，而墙壁上居然安装了偷窥用的孔，墙边还放着一个摄像机。

看来那个亲切的旅馆主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物。

特拉维斯透过小孔往500房间里看去，偷窥孔开在浴室的墙上，眼前这是……幻觉？

他看到曾经的这个房间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老旧，桌椅，地毯，一切都有刚刚添置的。房里有一个熟悉的背影。

那是父亲。

“海伦……”父亲的声音是那么疲惫，他微微颤抖，背对墙壁打电话，“我就要受不了了，每次看到他的眼睛，我就想起你，”

背影苍老无力的父亲抽泣着，“他们把你带走了，没有关系，总会有补救的办法。”

声音消失，特拉维斯有些心酸，他打了自己几个巴掌，不想哭出声，可怜的父亲……他随即朝旁边的房间看去，想借此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503房间里，有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熟悉身影。

浴室的红色光透过偷窥孔照射在特拉维斯脸上，屠夫拿着那把血淋淋的大刀，在房间里呆站着，特拉维斯瞪大眼睛看到他的同时，他也向窥孔这边转过头来，视线接触的一瞬间，特拉维斯吓了一跳，向后退了一步。

503房间是……屠夫的房间？特拉维斯的心狂跳起来，惊恐地想，他果然在这里，之前只顾着想父亲的事情了，屠夫知道自己来了这里吗？刚才在503房间把那张纸条揉成了一团，一定已经被发现了。要是现在遇到他，自己……还有枪，虽然子弹不多，但是应该足够……

再次往房间里看去，屠夫已经不见了。

他发现并且赶过来了？特拉维斯不安地看了一眼狭窄的暗道，要是屠夫到来，这里连躲避的余地都没有。但屠夫不会发现自己的，偷窥孔开得很隐蔽。话说回来，屠夫在旅馆里做什么？难道是在狩猎吗？不断有各种人入住的旅馆，这的确是一个很完美的地点。

他现在的处境就像在和屠夫捉迷藏……特拉维斯甚至感到一丝害怕以外的兴奋。压下心头的不安，他一个接一个房间地看着，希望能发现其他的线索。这种行为有一种罪恶的快感，偷窥孔仿佛能通向未知的地方，它们超乎现实。

玫瑰套房的墙上挂着一件红色的外套，那种耀眼的红色很眼熟，那是丽莎的外套？！特拉维斯隐约还能听到那边有什么欢腾的声音，丽莎在里面？

总算是找到活人了，虽然丽莎很奇怪，但能再次看到她无论如何也是令人开心的。特拉维斯走出了暗道，路过503门口时他的心脏"砰砰"狂跳，生怕屠夫忽然打开门一把抓住他。他快步离开了这个区域。

疑问是，丽莎怎么会在这里？她在寂静岭这种危险的地方为什么还安然无恙？

来到玫瑰套房的门前，特拉维斯用力地敲着门，"丽莎！你在里面吗？丽莎！"

门开了，看到的却是一张男人的脸，男人恼怒地看着他。

医院的那个男人。

特拉维斯愣了愣，对方站在门前昂头看着他，以一个极不友好的表情说："真是意外啊。"

他和丽莎在这里，一男一女……在旅馆里？

虽然和丽莎没有任何关系，特拉维斯还是感到生气。他粗鲁地推开男人走了进去，里面还有其他声音，瑰红色主调的房间里，丽莎正坐在床沿有条不紊地在穿衣服。"丽莎。"特拉维斯不知道要说什么好，勉强地叫出了丽莎的名字，觉得有些尴尬。

"你好，特拉维斯。"丽莎站了起来，把那件红色的外套穿上，她的瞳孔迷离地扩散着，在通红的房间里显得异样艳丽。接着她从特拉维斯身边走过，离开了房间。

"你有个不那么好的习惯，总是喜欢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男人走进来，"你是不是该离开这个小镇了？"

"我走不出去。"特拉维斯觉得很不服气。

"那也许你应该试着更努力一些。"他的语气里带着嘲讽和傲慢，然后离开了。

房间里有股怪味道，混合着香水的甜味。特拉维斯狂怒起来，他拿起椅子向墙壁扔去，打碎了玻璃，医生和护士……丽莎怎么会看上这种人？

旁边的桌子上有一些白色的粉末，

他们在吸毒？！上面还有艾丽莎的母亲达利亚给考夫曼的一封电报：

考夫曼：

我们差不多准备好了，但必须快一点！我感觉到我们用来限制她的力量正在变弱。我担心她会从我拥有的核心部分吸取能量。我要把它藏在黑暗中，它会安全的。格雷迪不愿回到这里，他还在镇子附近跑来跑去忙着捉鬼。我在这里等你，办完你的事情以后，马上来见我！时间不多了，佛劳伦斯装置被分成几部分扔到了风中，她的意志还深藏在沉睡的精神内部。这次，仪式将会成功的！

达利亚

那个男人果然是考夫曼。限制力量？佛劳伦斯装置？这些人……但是自己的确是碰到了怪物，如果这不是在胡说的话，那以后要怎么办？里面的“她”是指艾丽莎吗？艾丽莎有什么力量？还有毒品，难道是考夫曼用这种东西控制丽莎？这么一想，丽莎多变的性格也就可以解释了。

特拉维斯不禁感到惋惜。

回到正题，500房间要怎么才能进去？是缺少了什么东西吗？当时和父亲来到这里还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吗？每天只是在这里同自己捉迷藏而已，总是有另外的一个小孩，有时是男孩，有时则是女孩，和小家伙玩鬼捉人的游戏，那个想像中的人物总是乱跑，而小格雷迪则是很容易就能知道对方躲在哪里，经常能快速地找到他。

穿过院子里的游泳池，餐厅的门锁了，于是特拉维斯从另一边拐了过去。一股奇怪的味道，厨房门口的垃圾桶边扔着大块的内脏，墙角处躺着一个被斩掉了头的不知名怪物，厨房里有沉重的脚步声。

谁在里面……？要怎么办？进去吗？……

※ ※ ※ ※ ※ ※ ※ ※ ※ ※

小家伙知道他一定又乱跑了，那个只有蛮力的傻瓜，脑筋从来不转弯，就在外面慢慢找吧，一定要躲到吃饭时间都不被找到，并且在他找到时会看到自己已经和父亲在餐厅里吃冰淇淋了。

想到这里，男孩不禁得意地轻笑出声，他觉得自己棒极了，他正在厨房的一个橱柜里，躲得那么隐蔽，他想像着，那个傻瓜也许会走到厨房这里来，但会和自己擦肩而过，那多有意思，厨房的门会被打开，那个人会走进来。谁进来了？他不会发现自己吧？他会走过厨房的，走到旁边的餐厅，但是不会找到自己……绝对不会……

“找到你了。”声音传进男孩的耳朵里。

※ ※ ※ ※ ※ ※ ※ ※ ※ ※

声音在厨房里回响，屠夫看着他。特拉维斯几乎要夺门而逃，但是他还是举起手枪说：“找到你了。”

厨房里气氛凝重，屠夫空白的脸沉默着，面对面，他带着一股暴戾的气息向特拉维斯走来，弹壳和烟雾从枪身中飞散出来，子弹打进了他的身体，他只是晃动了几下，然后向惊呆了的特拉维斯伸过强壮的手，把他提了起来。

看着屠刀上的黑色血迹，特拉维斯这时候才有真实的感觉，要是被这东西刺过自己的身体……

他伸手拿过旁边的一个平底锅，

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想做什么了，像极了一个懦弱无能的小孩。他用力“砰砰砰”地在屠夫的脸上拍打着，虽然双手一点力气都没有，屠夫只是一动不动，没有眼睛的脸仿佛在看着他，特拉维斯徒劳地挣扎着，气氛变得古怪。

特拉维斯的五官因为极度的害怕而扭曲，他咬破了嘴唇，和屠夫对视着，感到屠夫的头微动了一下，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找到你了。

找到你了喔。

这些话由远及近，钻进了他的脑袋哩。*哎？这是在做什么？这里是哪里？*一片空白，他被屠夫单手举着，厨房快速旋转起来。

找到你？这话不是我说的吗？这家伙……这家伙要做什么？这家伙是我？

啊，说错了，这是口误，就像朗读课文时的口误，这傻呆的家伙，怎么可能是我？

特拉维斯忘记了自己的境况，他想起了一点事情，不愿承认眼前的事实。*是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种残忍的怪物，怎么会是我？带来黑暗的那一半？他怎么可能找得到小家伙？这种只有蛮力的傻瓜……*

屠夫举起了手里的大刀，绝望中的特拉维斯泪流满面。他把枪口对准屠夫脸上的半边面具，神情恍惚地扣下扳机。枪声响过，面具在子弹的剧烈撞击下碎裂开来，屠夫的手松开，特拉维斯掉在了地上。

屠夫捂着脸痛苦地哀号起来，捡回一命的特拉维斯趁机把枪里的子弹都打在了屠夫脸上，惨叫声响彻厨房，然后屠夫的屠刀掉落了。

特拉维斯的脑袋嗡嗡作响，他把屠夫绊倒在地，双手捡起刀，奋力砍进了对方的背脊。

血溅在了脸上。短暂的挣扎后，屠夫停止了行动。特拉维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行为，一阵强烈的晕眩，有如那些资料所写，面前这个屠夫真的是自己分裂出来的人格？母亲也是，自己的过去，那些狂暴的念头，都具象化出来了，在这个小镇里。

以后还会怎么样？

在屠夫身上，特拉维斯找到了父亲和母亲的结婚戒指。他来到隔壁，在荒废已久的餐厅吧台上放着一封信：

致我那不在身边的妻子：

我终于知道我生活在怎样的一种地狱般的环境里，我想你的情况大概更糟吧，但是，这种生活真是痛苦。你应该死了，但是你却还活着，我深爱的那个海伦已经死了，可是你的肉体……却还在这里！离开你已经两年了，我一直痛苦不堪，我不配做特拉维斯的父亲，总有一天我会无法面对他的眼睛，究竟怎么样才能让你回来？

永远爱你的 理查德

母亲不会回来了。再也不会。特拉维斯把信工整地折好，放进了口袋里。疗养院里监禁着的是格雷迪夫人，她就和艾丽莎的母亲一样，是个疯婆子，那并不是母亲，母亲很久以前就去世了。

母亲再也不会回来了。

回到旅馆前台，特拉维斯胡乱搜查起来，但是怎么也找不到500房间的钥匙。他拿起桌子上的一个旋转台历，和父亲来这里入住时这东西就在了，旅馆主人大概相当爱惜吧，上面的时间停留在1961年6月12日这一天。

那一天特拉维斯永远都记得。

※ ※ ※ ※ ※ ※ ※ ※ ※ ※

被困束着的格雷迪夫人愤怒的尖叫声响彻在疗养院的女子5号病房里，护士、医生、清洁工纷纷围了过来，看着男孩被他的父亲带走，男孩脸上带着泪痕，他觉得母亲太可怜了，但是没有人理他，父亲的脸色很难看，在路上都没有说话，小家伙感觉有大祸临头。可在回到汽车旅馆后，父亲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慈爱地问他要不要去玩游戏。

*玩游戏？比起挨骂，那当然更好。*小家伙从父亲手里拿过硬币，独自在游戏房里玩了一个下午，但是他并不开心，一直在想着自己伤了父亲的心。尽管如此，他决定下次还要去见母亲，这次不会再被发现了，母亲太可怜了。

傍晚的时候，男孩还剩下25美分，但他累了，从游戏房里出来，落日的余辉让旅馆越发阴暗起来，到处都找不到父亲。

平日里虽然经常板着脸，但父亲其实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人，住进旅馆以后，游泳池是父亲经常去的地方，而现在那里也没有他的身影。泳池边，男孩觉得四周开始变得阴冷，旅馆里的人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他想找到父亲，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抛弃了。

太阳已经下山，他慢慢地开始知道自己再也找不到父亲了。

※ ※ ※ ※ ※ ※ ※ ※ ※ ※

特拉维斯的心抽搐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对这件事没有感觉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么让他心痛，狠心的父亲在母亲住院后抚养了他两年，然后不辞而别……

身后的一面镜子打碎了他的思绪，那个女孩——艾丽莎再次出现，在镜子里对着他笑着，特拉维斯回以怒视，她像发出邀请一般，在镜子上留下了又一个血手印，然后就像她一直在做的那样，闪身不见。

镜子里的世界漆黑而泛红，周围细细碎碎的有一些细语声。院子里，游泳池的水都干涸了，探灯照射到了一个奇怪的人形，那像是一个没有双手的人背着另一个没有双手的人，它们的下半身粘合在一起，痛苦无比地哀嚎着。

特拉维斯为了避开它们而绕了远路，那个东西仿佛就是父亲和小时候的自己一起艰苦生活的写照，当时父亲一面工作一面照顾孩子，还有妻子长期住院的高昂费用，这些都让他的经济拮据起来，他越来越明白寂静岭这个地方意味着什么。

他尽量不去看路上的这些怪物，把探灯的光调暗，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噩梦里。

※ ※ ※ ※ ※ ※ ※ ※ ※ ※

男孩一直没有找到父亲，几乎要哭起来。他觉得无依无靠，旅馆此刻就像冬天一样冷，这里太安静了，周围的黑暗让他犯困，肚子饿了，虽然餐厅就在旁边，可是父亲不在，他并没有钱买东西吃，于是他打开铁栅门，打算回房里睡觉。

在通往500房间的路上，小家伙无助地走着，现在是深夜了吗？他身上有房间的钥匙，幸亏父亲给了他一把，就放在他的口袋里，他打开了500房间的门，

房里有声音。父亲，父亲在里面！

父亲并没有抛弃小格雷迪。

太好了，原先的担虑都是多余的，电台的幽灵故事听得太多了，父亲怎么可能抛弃儿子，父亲现在就和小格雷迪在同一个房间里，以后当然也会。太好了。

“爸爸你看，我赢了那些游戏。”男孩高兴地说，“我玩游戏赢了。还剩下25美分，你想要吗？”

父亲的眼睛隔着黑框眼镜瞪得老大地看着他，父亲还在生气吗？

“爸爸，对不起，求求你了，”男孩看着父亲的眼睛，“爸爸你在睡觉吗？”

“不，爸爸没有在睡觉。”父亲开口，他显得痛苦，“爸爸没有。你为什么这么站着呢？站在那里，那不对，而且不正常。”

“不，爸爸……”

“那样会生病的，孩子。”爸爸的语气显得平和，“那不对，而且不正常。”

“不，爸爸……”男孩上前，他抱住父亲垂吊在空中的双腿，“爸爸你怎么了？”

“爸爸需要休息一下。”父亲自言自语，“你该面对现实了。”

垂在半空中的父亲的脖子上套着绳圈，绳子的另一头连着天花板，黑框眼镜后面的眼球越发突出，“你的母亲，还有我，我们会在天堂里见到你的，孩子。”

※ ※ ※ ※ ※ ※ ※ ※ ※ ※

父亲的眼镜掉落，垂吊着的身体抖动起来，快速地抖动着，出现在特拉维斯面前的是一个半身贴在墙上，倒吊着的巨大怪物。

满脸是泪水的特拉维斯回过神来，地板和墙壁都变成了血淋淋的铁丝网，他从地上捡起一把铁锤，怪物的触手也缠住了他的脖子，把他往空中吊了起来。

“这怪物！”特拉维斯把肚子里的怒气都爆发了出来，这些东西根本不是父亲，这些假货，父亲在多年以前就死了，在旅馆的这个房间里自杀了。

“父亲早就死了啊！”他用力掰断了脖子上滑溜溜的触手，滚动到怪物的面前，举起锤子往怪物只有一张嘴的脸上敲下去，敲破了怪物的头。他失去了理智，机械式地疯狂挥动手里的武器，毫不理会怪物的触手击打在身上，直到怪物死去。

浑身是血的特拉维斯扔掉了锤子，从怪物的嘴巴里掉出一封信：

给“幽灵”的信：

不要再玩了，好吗？

我们都清楚疗养院中的那个东西不是你，真正的你在你想杀掉我们儿子的那天就死了。在你把我送给你的礼物打破的时候，我终于醒了。这些年来我一



直活在梦里，不断和自己开玩笑说有一天你会好起来……但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深爱的那个海伦已经死了。我尝试着回忆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回忆我们结婚时的样子，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累了。我知道特拉维斯能照顾好自己。我马上来找你了，海伦。

永远爱你的 理查德

特拉维斯蹲在地上掩面哭了起来，泪水沿着指缝落下，这究竟是……父母，自己都这么可悲，到底是为什么？

“混蛋！”他满脸泪水地站了起来，“混蛋！你一直揭我的伤疤，玩弄我的过去，给我出来！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他又看到了一个红色椎体，那是真相碎片。艾丽莎也出现在了房间里，特拉维斯恨不得冲上去打她两个巴掌，但是他已经听到了那阵警报声……

第五章：后续

没有长椅吗?

特拉维斯在一个仓库里醒了过来，很奇怪自己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没有长椅，并且感到这次和之前的几次醒来会很不一样，旁边都是杂物和箱子，回到现实，自由了？特拉维斯抱着希望，也许走出这里外面就是那些司机朋友们在醉酒狂欢，他们会拍着你的肩膀，告诉你之前都是在做梦。

穿过一个又一个的房间，这里让特拉维斯觉得熟悉，他似乎以前来过。

在尽头的房间里，地上有一片红色的宗教图案，上面也放着一个锥形物体。

依照顺序，特拉维斯拿出打倒那些怪物以后得到的碎片，之前研究过，医院里是未来碎片，疗养院是过去碎片，剧院里的是谎言碎片，汽车旅馆是真相碎片，这里是现在碎片，它们的名字似乎都有什么寓意。

莫非艾丽莎被烧伤是在过去发生的？特拉维斯捡起碎片，艾丽莎从几个箱子后面走出来。

“又是你……”特拉维斯伸手想抓住她，她却笑了笑，径直穿过了旁边一道门，特拉维斯追了上去，在艾丽莎的引导下，他沿着一个老旧的楼梯走了上去，发现自己居然在医院里，刚才那是医院的地下室。

对于这么突然的变化，特拉维斯有点手足无措，怎么还在寂静岭？医院的后门没上锁，他走了出去，出现在面前的是艾丽莎的母亲达利亚，她一脸怒气。

“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她指着特拉维斯，“你把封印弄坏，她现在自由了！”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那阵大火是你放的吧？你自作自受。我只想结束这一切。”特拉维斯并不那么清楚她在说什么，他现在什么都不想理会，“那也是艾丽莎想要的。我只想离开这里，你能帮我吗？”

“你还想离开？哈哈！太晚了！”她昂起肥厚的下巴，似乎在幸灾乐祸，“就算有你那些乱来的帮助，她也阻止不了我们，”她歇斯底里起来，像一个纳粹般举起右手，这让特拉维斯联想到那阵空袭警报，“仪式很快就会开始，最终，她会生出神来的！”

“她来了，看看吧，看看你干的好事！”达利亚指着空中。

寒风掠过，特拉维斯感到一阵阴冷，天迅速暗了下来。四周传来“锵锵锵锵”的巨大声响，艾丽莎漂浮在空中，像神一般，周围的地表仿佛什么东西燃烧过后所剩下的灰烬。地表变成了飞灰，露出底下暗红色的铁丝网，深不见底。

艾丽莎脸上带着迷茫，向前飘而来。周围狂风肆虐，霎时间寂静岭变成了人间地狱。

艾丽莎要做什么？特拉维斯一时难以接受，这不是镜子里的那个世界吗？这就是艾丽莎被释放出的力量，可以把两个世界转换过来？

地面的崩塌迅速地蔓延到了整个寂静岭，特拉维斯慌不择路地逃命，四周很快就暗下来，变成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铁丝网下透出诡异的红光，其中还有火车行驶般的机械声，他几乎看不到路面，只是盲目地朝前方跑动。他已经分不清周围的建筑物，因为黑暗控制了一切。

周围不断涌现出大量的怪物，地面晃动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当他开始感到绝望时，终于在一面墙上看到了一张手绘的地图，画得很糟糕，像是出自孩子的手，地图上一个地方画着圈，写着“到这里来”。

特拉维斯捡起地上的一根球棒，现在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他不断打倒沿途挡路的怪物，顾不上喘气和害怕，在黑暗里盲目地朝前跑去，踩着铁丝网，越过一个个深不见底的大洞，用探灯确认地图上粗糙标识的路线，依照上面的指示，在一栋破旧的房子前，他停下了脚步。

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绿色狮子”，里面是一个凌乱的地下室，桌子上有一张纸条：

佛劳伦斯装置：出处不明。这个装置首先在张骞，一位汉朝早期外交家的诗句里面被提到。在他的一句诗里，张骞开玩笑说将恶魔困在了三棱箱中。在张骞死于公元前115年宫殿中的一场大火后，这个装置也随之消失了。在更晚些时候的1796年，曾有传言说路德教会的修道士M.G.路易斯，提及过这一装置拥有控制及放大精神力量的作用。路易斯并没有将这个东西与恶魔联系在一起，而是说这是天使遗留在人间的属于上帝军队的武器。

……这是什么？恶魔困在三菱箱中？三菱箱？是自己手上的这些碎片？困着恶魔？特拉维斯紧张地喘息着，这小东西怎么看都不像是箱子。还有中国人？佛劳伦斯装置？上帝军团的武器？上帝也搞政变吗？现在可不是关注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了解这种胡闹的东西，现在逃命更要紧。

可是该逃往哪里？

地下室并没有其他出口，但是墙角有许多裂痕。特拉维斯抡起地上的椅子用力地一砸，墙角出现了一个洞，似乎是一条狭长的地道口，不知通向什么地方。

外面的风声和怪物的哀嚎让他毫不犹豫地爬了进去，长长的地道潮湿得厉害，膝盖被磨得生疼，对于现在的处境他有一种怪异而熟悉的归属感，就像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他仿佛顺着原路，现在正要回到母亲的子宫里。

尽头是一个类似宫殿过道的地方，桌子上放着祭祀用品，特拉维斯预感门的那一边会是这趟旅程的终点，所以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宫殿一般的地方，空旷的空间里几个火把放出微不足道的光亮，黑暗中六个带着面具，巫师打扮的人围在一张床边，好像在举行什么仪式。而床上是全身被烧焦的女孩，女孩一动不动，不知是死是活。那六个人念念有辞，喃喃朗诵着咒文。

终于找到了艾丽莎，却是在这种情况下。

"她还真是让你忙活了一阵，不是吗？"考夫曼从黑暗里走出来，特拉维斯握紧了拳头。

"看见你我很吃惊。"考夫曼的眼睛中带着疲惫，火光反射在他的瞳孔里，"我们都以为你已经离开了，谁知道你又出现，你总是这样的一个棋子。"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特拉维斯思索着下一步要怎么做，棋子？棋子会打断你们的腿。这家伙还有什么同伙吗？

考夫曼没有说话，只是歪头看着他，他的眼睛里看不到一丝光亮。"也许你应该睡上一觉。晚安。"

晚安？特拉维斯浑身发软，一股气体让他在反应过来前就趴在了地上，视线朦胧，他眼见考夫曼身后一个样貌邪恶的雕像仿佛在火光里动了起来，所见的一切都变得不真实。然后他瘫倒在地上，只有一点残存的意识。

"她来了！我们现在就必须开始！"这是达利亚的声音。

"不用急，达利亚，"考夫曼的脚步声响彻在特拉维斯耳旁，"没有格雷迪来捣乱，她什么也做不了。"

特拉维斯难受得几乎要窒息了，他们究竟在举行什么仪式？是那些纸条上提到的，召唤"神"？太荒唐了吧，他们会害死女孩……一定要阻止，站起来，他在心里给自己打气，站起来……

但是一点用都没有，眼里所见的事物好像都一分为二，重叠着晃动起来。一个微弱的声音，"妈妈……？妈妈？这是什么？"

那是，艾丽莎？

"别碰！"达利亚大喊。

"呀啊！好烫！"女孩尖叫了一声。

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做什么？

"别去管它，亲爱的。"达利亚似乎在安抚女儿，"这是囚禁恶魔的牢笼装置，它的力量和你的力量聚合起来，会把他释放出来，将我们放在地狱的烈火里燃烧！"

这个疯婆子，在说什么梦话呢？牢笼装置？那些东西不是在自己身上吗？……这段对话是发生在过去的？特拉维斯几乎要失去知觉，自己在干嘛？这里旋转得厉害，脚下这个红色的圈是……结界？

艾丽莎呢？达利亚呢？还有考夫曼，那些蒙面人呢？特拉维斯焦急起来，他转身查看四周，刚刚还躺在地上的他此刻正站在散发着红色光芒的结界里，周围的火把扭曲了他的视线，他看到一个带着角的物体。

那个物体从火把后面走出来，通体泛红，像神话中的牛头人以恶魔的形象出现在特拉维斯面前。它对着特拉维斯长吼一声，仿佛在为自己的解脱感到无比兴奋，恶魔身体的红光爆发开来。

这就是那些记载里所说的"萨满"？

湛红的恶魔弓着身体，丑陋的脸像戴着变态狂面具，下面是巨大的嘴，背后的触手，红色的肌肉和露在体外的骨骼仿佛在强调自己的强大，它大步向特拉维斯走来。

怎么会这样？自己怎么会遇到这种怪物？他仿佛掉进了冰水里，彻底的绝望淹没了他，这是神话里的恶魔，这甚至不是怪物，他打得过它吗？

子弹打进了恶魔的体内，恶魔的蹄子踩裂了地板，它愤怒地向前张开了双手——一股强烈的红光从恶魔的胸口射出，轻而易举地将一根巨大的柱子贯穿了一个大洞，特拉维斯飞扑在地，眼前的景象让他遍体生凉，恶魔把脸贴近他，火光从它的嘴里升出，背上的红色触手疯狂扭动，以不知名的方式感染了他。“呀呀啊啊啊！”他扔掉了手枪，这时候他才看清楚，四周都是墙壁和铁栏，自己根本无路可逃。

恶魔仰天吼叫，像在庆祝自由，它的周围燃起了大火，宫殿强烈地震动起来，尘灰飞落，一个红色物体在特拉维斯的身旁炸裂开来，火焰烧痛了他，许多小型陨石凭空出现，把地板砸出一个个大洞。特拉维斯好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因为害怕，口水和鼻涕在他脸上流得到处都是，他哀叫着捂头胡乱躲避。

死定了。

恶魔似乎不想太快就把猎物弄死，只是一直追击着，特拉维斯的视线抖动个不停，在他腿软跌倒的时候，萨满把他提起来扔了出去，重重地撞在墙上。

特拉维斯蜷缩在墙角吐血。自己要是没踩刹车，不多管闲事的话……那可太好了，格雷迪夫人决不会放过你，她的吼叫会响彻一切，在你余生的记忆里留下伤口，父亲会，父亲会……父亲会随她而去，留下自己。男孩逃避着面前的一切，宫殿重重地摇晃，他哭泣着已经不想再挣扎，现实太累了，自己根本应付不来……

小格雷迪一直应付不来。胸口太疼了，收音机那么重，打在胸口实在太疼了，父亲的医药箱也于事无补。特拉维斯已经说不出话来，他把衣袋里的收音机扔了出去，把身上的东西都扔在怪物身上，泪水和鼻涕流了一地，他低下头，等待着恶魔把自己杀死。

耳朵一直听到吼叫声，但是魔物似乎没有行动，特拉维斯抬起头，他看到那些碎片漂浮在空中。

佛劳伦斯装置？

萨满恶魔愤怒地伸长了脖子狂吼，五个碎片在空中翻滚着组合了起来，发出眩目的光，一道道光线刺在恶魔身上仿佛形成了一张红色的铁丝网，恶魔狂怒地挣扎，发红的铁丝越缠越紧，像绞肉般把它绞成了碎片。

黄金色的椎体掉在地上，里面蠕动着一些红色小虫，然后椎体又分裂为五个，巫师打扮的几个人转过身来，他们看到被考夫曼弄昏的特拉维斯依旧躺在地上没有动弹，但是椎体却在滚动，一道红光冉冉升起。

特拉维斯挣扎着想站起来，自己成功了？接下来会怎么样？艾丽莎没事吧……？他看到考夫曼好像要气疯了，他的脸上都是杀气，达利亚惊慌地对着碎片大叫。

围在病床旁边的人散开，红光射在烧焦了的女孩身上，现场一片混乱，达利亚和考夫曼慌张起来，特拉维斯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婴儿哭声……

他慢慢地失去了意识，什么都不知道了……

特拉维斯感到头晕目眩，他睁开眼睛，头上是一盏破旧的白炙灯，灯罩“吱呀”作响摇晃着，灯光时明时暗。

这次是在哪里？又是长椅吗……这里是医院？事情解决了？特拉维斯呼出一口气，朋友们有来探病吗？不对，这里不像是病房，还没完吗？艾丽莎的麻烦还没解决？总之先休息一下，实在是太累了。太阳穴的抖动感让他有想死的感觉，在寂静岭的这段时间，他甚至已经习惯了不吃饭，不刮胡子，不洗澡，忍着伤痛和怪物展开搏斗，伤口也还没恢复好，这样下去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野人吗？在文明城镇里的野人，真可笑。

或者真的变成屠夫。

喉咙口有东西涌出来，他伸手想捂住嘴巴——嗯？手呢？我的手呢？

手哪里去了？

特拉维斯的眼睛不停地眨着，他的头狂烈地晃动起来，好像已经不受控制。忽明忽暗的白炙灯让他呕吐出来，但是没有手能用来捂住嘴巴，呕吐物都流到了身上。

手跑哪里去了？特拉维斯不明所以，怎么不见了？手脚都看不到，怎么回事？他惊慌地挣扎起来，人呢？人都哪里去了？艾丽莎？达利亚？考夫曼？丽莎？都到哪里去了？人呢？他的手脚都被拴在解剖台上，他用力地拉伸着手脚，可是没有丝毫效果，他大叫起来，这是要干什么？这是谁做的？考夫曼？这……就是自己帮助女孩的最终下场吗？

他看到了针头和药品，一双手把针头刺进了他的手臂。

当我狂怒的时候，小家伙就会在我心底出现。小家伙恨着格雷迪夫人，不，不应该生恨，亲爱的，因为太阳就在我的心里面，我已经为爱准备好了。小格雷迪总是默默承受，他的胸口太疼了。他会躲得远远的，没人能找到他，只要有小家伙的帮助就可以，他会远离格雷迪夫人，回到母亲身边。

小家伙很坚强，他总是张开双手护着小格雷迪，但他不会是屠夫，他只是暂时代替了小格雷迪而已，不是吗？他会成为大个子然后开车撞翻怪物，但他不会斩开它们，他只是想念母亲而已，母亲的味道……那是两回事。

“两回事……”

特拉维斯的声音渐息……

“两回事……”

“这……真是不敢相信，哈利，是个婴儿！”女人激动地说。

“是个女孩儿，我在公路边捡到的。”男人似乎也很开心，“来，快抱起来。”

“这一定是上帝的恩赐，雪莉，我们要叫她雪莉！”女人高兴得要哭出来了。

……

“一半的灵魂都丢失了。”他很不满意。“没关系，我们还有一半，用召唤的咒语，得知她的痛苦，它一定会来的。”达利亚从容地说。

“这需要时间。”考夫曼依旧不满。

“我们有的是时间。”达利亚语气平静，说道，“我们可以等。”

(The End)

《寂静岭 起源》的解读

文/A9VG—杨帆

世界观架构

熟知《寂静岭》的玩家都知道，自从一代艾丽莎的部分“善体”为了躲避其母达利亚的迫害而创造出能够影响他人的精神世界以来，该系列的表里世界设定也越来越趋于成熟，这是从游戏顺序的角度来说，当然还有一个平行的现实世界隐藏于其中（主角都是被蒙蔽了双眼的杀人狂）。实际上从心理学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所谓的表里世界正是显意识与潜意识（即弗洛伊德首次提出的意识与前意识）的代名词，而弗洛伊德曾经提出的另一个概念“无意识”正相当于游戏中的现实世界，当然因为主角们的精神被控制了，所以都无缘可见。潜意识即潜力，可以理解为所有超常能力的总称、也可以理解为人类之本性本能，只不过早已被我们遗忘了而已。在游戏中我们了解到，艾丽莎正是因为偶然接触到远古时期教会遗留的神秘宗教物品——佛劳伦斯装置才激发了自身的这种超能力，甚至对整个小镇都产生了影响。

按道理说《寂静岭 起源》里的表里世界并没有完全成型，里世界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进去的。在一代中达利亚还是靠着佛劳伦斯装置让哈利代为帮忙，本作因为主角特拉维斯自身的缘故才能够自由切换。先回顾一代，主人公哈利为了救爱女雪莉（即艾丽莎的转生婴孩，被哈利所拾并抚养），中了达利亚的奸计帮其找到艾丽莎失散的灵魂从而完成了仪式准备，不过考夫曼因为交易被耍，半途报复达利亚使仪式再次失败，他自己也被丽莎拖入了永久的精神世界……

一代中对系列之前故事的交代大家也都知道了，《寂静岭 起源》则是对其做了充分的补足。简单来说，达利亚因为相信焚烧自己的女儿可以召唤邪神萨满，构建所谓的乐园（Paradise），所以将女儿烧伤，可是仪式也失败了。而本是“陌路人”的特拉维斯的突然闯入，使得整个故事更加丰满……

特拉维斯的身世

有关“《寂静岭》系列”主角的过去，玩家都是通过游戏的展开而逐步了解的，这对于整个游戏主题的揭示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按照设定，寂静岭自

古便是一个神秘之地，而在艾丽莎的影响下能使心存罪恶之人的阴暗面无限扩大并具象化。虽然关于一代的哈利，我们无从得知他有着什么样的“前科”，但人心必有杂念。而二代很典型的几个人物：詹姆斯（杀妻念头）、安吉拉（烧死家人）、艾迪（枪杀罪行），三代的希瑟（本体就是艾丽莎，体内有邪神）等，都可以说是大有来头，因此他们才会被召唤至寂静岭“赎罪”。本作的主角当然也不例外，而且他的情况更是让人惊讶……

关于特拉维斯的身世，通关后我们会有个大概了解：他从小跟着父母居住在寂静岭，母亲海伦在他小时候一直对其又打又骂，并称其为“恶魔之子”，甚至曾开着煤气和儿子自杀未果，被送进医院治疗后又住进疗养院（也就是疯人院）。儿子虽然恨透了母亲，不过还是想念她，父亲理查德更是想念自己的爱妻到了极致，但是每当海伦看到儿子时都想杀掉他，所以为了儿子的安全，父亲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对儿子谎称他的妈妈已经去世。在他搬到湖边旅馆居之后常常写信给海伦，并在结婚纪念日时送了戒指给妻子，然而通过游戏后期的一封信就能看出理查德对妻子进了疗养院仍然疯狂的举动再也无法忍受，于是在湖边旅馆的500室上吊自杀，留下儿子一人，而旅馆的一个纸条提示说小特拉维斯守在父亲身旁10小时……然后特拉维斯离开了小镇，也慢慢地淡忘了这一段记忆，直到若干年后的某一天……

关于五个碎片部分的剧情

未来

卡车司机特拉维斯准备抄近路通过寂静岭镇时，精神突然受到艾丽莎影响，脑海中浮现出模糊的幼时记忆，当然他此时不知道记忆中那个墓碑旁的小男孩就是他自己。这时马路上突如其来的一个白影让他吓了一跳，这个白影自然就是被烧伤的艾丽莎逃逸的那部分魂体（准确地说是实体化的精神体），而当车镜中“久违”的身穿蓝色校服的艾丽莎出现时，雨也不下了，漫天大雾开始弥漫，游戏世界正式由现实切换至了“表世界”。蓝衣艾丽莎的魂体在表世界中也开始真正“玩弄”起了特拉维斯……在经过一阵追赶后，特拉维斯在一间燃烧着大火的房屋内发现了艾丽莎被烧成重伤的肉体（同时也遇见了鬼鬼祟祟的达利亚），此时的艾丽莎虽然重伤，但神智依然清醒，所以仍能控制着自身强大的精神世界并对特拉维斯加以影响。于是无论是艾丽莎自身的拯救，还是特拉维斯自己的赎罪之旅，都从此拉开了帷幕……

救人后晕倒的特拉维斯醒来后在医院遇上了鬼鬼祟祟的考夫曼，按照一代的剧情可以解释此时的考夫曼正回医院安排丽莎照顾重伤的艾丽莎，为下一次的仪式做准备。所以在面对特拉维斯时，他自然装傻说不知道接收了新的烧伤病患进行治疗。紧接着特拉维斯在卫生间便遇到了蓝衣艾丽莎，对方在镜子里按了个血

手印，特拉维斯通过镜子进入了黑暗肮脏的里世界。

过去

从噩梦中惊醒后，特拉维斯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正常的医院（其实只是表世界而已），并且遇到了一代中曾出现的护士丽莎，按照考夫曼的交待，她骗特拉维斯说那个被烧重伤的小姑娘已经死了。丽莎随后前往疗养院见考夫曼医生，而心生疑惑的特拉维斯也动身去往疗养院打算进一步了解事情真相。

接着在疗养院遇到了达利亚，从她知道特拉维斯的名字这一点就能看出特拉维斯与寂静岭颇有渊源。于是特拉维斯赶到疗养院，仿佛听到了一对男女的对话，海伦一味咒骂父子，理查德为她的变化苦恼不堪。当特拉维斯在里世界拿到乔卡斯塔饰品后，打开了女病患隔离室，遇见了只剩一张大口乱叫、面目可怖的“妈妈”。

作为曾经“关押”过海伦的疗养院，处处留下的痕迹实际上展现了她过去的故事，特别是女厕地上的大血字“Bring me my son”（把我孩子带来）尤为醒目，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海伦作为母亲既想见儿子又想杀儿子的矛盾心理，而通过对疗养院的调查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医疗院对待病人是如何的残暴。

而后在隔离室门口会看到丽莎，了解一代的玩家都知道她逐渐被艾丽莎的世界所困，后来又被考夫曼害死。此时的丽莎显然是受到艾丽莎的影响接触到了海伦的精神世界并了解了她的情况，所以她会对特拉维斯说：“你明知道里面是谁！”

虚假

击败医院的怪物后特拉维斯再次遇到了艾丽莎，接着又再次晕倒，醒来时已在疗养院大堂，并获得了剧院门票。通过木材厂和公寓，绕了很大个圈子来到了阿尔托剧院。

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贯穿于情节中的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出戏的情节：普洛斯彼洛（Prospero）是意大利北部米兰城邦的公爵，他的弟弟安东尼奥野心勃勃，利用那不勒斯国王阿隆佐的帮助，篡夺了公爵的宝座。普洛斯彼洛和他那三岁的小公主（即Miranda）历尽艰险漂流到一个岛上，他用魔法把岛上的精灵和妖怪治得服服贴贴。几天后，普洛斯彼洛用魔术唤起一阵风暴，使其弟弟和那不勒国王的船碰碎在这个岛的礁石上，船上的人安然无恙，登岸后依然勾心斗角。普洛斯彼洛用魔法降服了他的弟弟和阿隆佐，使他们答应恢复他的爵位。最后大家一起回到意大利。本剧歌颂了纯真的爱情、友谊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

在主任办公桌上有本日记，提到了有个看起来蛮可怜的小女孩跑到剧院来看排练，她很害怕剧中的卡利班，扮演普洛斯彼洛的演员托尼不住地流鼻血，此外一名叫埃里克的工作人员的笔记提到剧院的聚光灯坏了……

这里的小女孩很明显就是艾丽莎，她把自己看成是剧中的米兰达，把普洛斯彼洛看成是达利亚。至于倒霉托尼的鼻血还有坏掉的聚光灯，自然都是艾丽莎的力量所致……

真实

再次被艾丽莎控制的特拉维斯晕了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身处剧院门厅附近，身旁有一把汽车旅馆的钥匙，已经渐渐有点明白的特拉维斯自然要去汽车旅馆继续寻找真相……主角自身的剧情也即将发展到高潮。

特拉维斯隐隐觉得自己曾经住过这间汽车旅馆，并在这里再次碰见丽莎。这时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丽莎这个人物的行为。

第一次：当特拉维斯在医院遇到丽莎时，她还比较正常，因为刚刚接收重伤的艾丽莎，不过因为考夫曼，她也染上了毒瘾。

第二次：她在疗养院海伦曾待过的隔离室门前怒斥特拉维斯，可以看出她逐渐受到艾丽莎的影响，进入到海伦的意识中并对特拉维斯的事情有所了解。

第三次：在剧院，丽莎变得很轻佻，其行为十分古怪。后来在玫瑰套房看到毒品后自然会明白，其实是考夫曼通过毒品控制了她。

第四次：这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丽莎，可以猜测她刚与考夫曼吸毒乱性，而房内诡异的照片“死于吸食过度”则揭示了丽莎的真正死因。

现在

被艾丽莎又一阵蹂躏后，特拉维斯发现自己身处于陌生的世界（医院地下），然后发现了最后一个碎片“现在”，拼好了碎片后佛劳伦斯装置开始真正产生了作用，艾丽莎真正控制了里世界，但是特拉维斯后来发现达利亚等人的仪式仍在进行，试图召唤出艾丽莎体内的邪神。

当他到达真正的仪式现场（现实）中时，艾丽莎正在祭台上，达利亚和考夫曼的对话也说明了艾丽莎和特拉维斯的关系——对话中的小女孩是艾丽莎，妈妈即是达利亚，达利亚所说的盒子即是教会的佛劳伦斯装置，小艾丽莎因为体内有邪神，所以偶然接触到这个装置便拥有了控制精神世界的力量，这也是整个故事的起源。

至于“现在“的含义，一个是指艾丽莎终于有力量可以与母亲相对抗；另一个含义是特拉维斯要在现在与梦魇的源头做个了结。



人物介绍



阿娅·布莱亚

年轻美丽的前N.Y.P.D（纽约市警察局）女警，在1997年圣诞夜，卡耐基歌剧院事件发生。当时恰巧在现场的阿娅自此被卷入与线粒体的争斗中，并全程见证了曼哈顿岛事件。在事件结束后她进入了FBI的特别组织M.I.S.T工作，成为了一名狩猎线粒体的猎人。



凯尔·麦迪甘

曾服役于空军的私家侦探，因独自介入线粒体调查而让人感到费解。总是面带笑容显得什么都不在乎，但对阿娅和她的工作特别感兴趣。不知道他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茱蒂

口才很好的美丽女性，主管M.I.S.T的武器库，是阿娅的好朋友。经常取笑同僚比尔斯，不过她也似乎从内心里担心着经常身处险境的比尔斯。



比尔斯

曾为电脑黑客的M.I.S.T成员，为人热心而不拘小节，也很讨厌那些“大人物”。在情报方面很有心得，还经常给予阿娅不少帮助。



夏娃

神秘的女孩，看起来跟阿娅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似乎有着某种隐情。



鲍德温

M.I.S.T的现任最高领导人，拥有极大的情报阅读权限。在大多数时候通过电话指挥阿娅的行动，和听取她的汇报。

Parasite Eve II ZERO

黑暗之中，年轻的金发女子慢慢醒来，慵懒纤美的四肢在床上妙曼无匹，宛如藏匿在黑雾之中的纯白象牙。

仰望穹顶，金发女子用惊人的眼力看到了黑暗中自己脸庞反射在金属边缘的倒影。那是一张不属于自己的、年轻得有些骇人的面容。因为某种力量的缘故，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反倒越来越年轻了。

空气中流动着淡淡芬芳，也只有在这一刻，远离了外界的一切纷扰，金发女子才真正找回属于自己的感觉。

脑海中仍保留着三年前自己所经历的那一切，想到自己为这个城市所做的种种事情，金发女子挪动了一下身体，自嘲地笑了笑。

不知从何时开始，阿娅已经习惯了这种黑暗，黑暗中她能静静感觉到在自己血脉中流动的“那个人”的信息。黑暗中她也总能记得自己那个人对自己露出的最后一抹笑容。

黑暗中，她也总是习惯于藏匿自己，一如现在她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那样。

三年前的圣诞夜，美国纽约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奇异劫难。自称是领导生物进化的某种力量掌握了一名女演员的身体，引发了震惊世界的人体自燃事件。随后那种自称为“线粒体”的生物在城市内大肆破坏，并试图产生“非寄生完全线粒体”，达到究级进化的目的。人类的力量在线粒体爆发那一刻显得脆弱又单薄，科技和人力都无法与之对抗。

惟有阿娅，这个体内也拥有线粒体力量的女子，那一刻她挺身而出，为消除灾难而奔走在没有任何征兆便突然被死亡席卷的纽约市内。

那一周内，阿娅仿佛经历了人世间最惨痛的梦魇，最终在梦中将死的那一刻陡然醒来。

犹如在这黑暗中猛然苏醒的清晨。

缓缓将一夜挤压在肺叶中的浊气吐出，阿娅抬头遥望了一眼茶几上的烛台，一蓬火焰霎时因这目光的注视而在烛台上跳动起来。一股暖洋洋的橘红色光芒洒满整个房间，撕裂了黑暗。

三年前经过纽约最黑暗的那一夜之后，阿娅在航母上消灭了最终出现的完美线粒体，却也因此继承了自己的姐姐玛娅因器官移植留在体内的线粒体力量。

对于人类来说，这些力量仿佛传说中的魔法一般奇异强大，且遥不可及。

那是传承了亿万年的伟大力量，拥有超越人类想象的无穷威力。因为这股力量，阿娅一度几乎成为N.Y.P.D.（纽约市警察局）的追缉对象之一。

万幸的是，还有一个无能又万能的政府肯为这件事埋单。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核实与排查之后，继承线粒体力量的阿娅成为美国官方对抗新生威胁的秘密武器。FBI为此特别成立了M.I.S.T，即线粒体调查镇压部队。而随着纽约线粒体事件的落幕，随后出现的各种线粒体生物被统称为NMC——新型线粒体。

阿娅走到窗口，赤裸修长的一双美腿在黑暗中被烛火映出一层温热的暖红。揭开窗帘一角，城市清晨的建筑一



并笼罩在雾蒙蒙的灰暗之中。天际的浅浅鱼白缓缓孕育着那轮蓬勃的旭日，一切方都在从黑暗中走向光明。

深邃美丽的城市在阿娅眼中衬出一团精致的倒影，金发少女抓起移动电话，低头看了一眼时间，转身走向浴室。

新的一天开始了。

Parasite Eve II 第一章 夜色缭乱

枪声回荡在空荡荡的地下室中，隐隐弥漫着一股淡淡火药味在刺激人的嗅觉。头发梳成一条小马尾辫的轻佻男子双手环抱，望着射击训练中心的另一侧。

身穿淡蓝色牛仔外套的金发女子稳稳地站在射击位置处，在警报响起的同时举枪便射。子弹带着超越了火焰和金属的力量瞬息间穿透靶心，又一次将计分的结果传递到电脑核查中心。

下一刻，警报声响彻整个地下室。阿娅将手中的枪缓缓垂下，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子弹射穿的标靶上，赫然是一名带着无辜笑容的市民。

“误中市民，训练失败。”

带着几分机械的女声回荡在地下室里，阿娅转身望向那名马尾辫男子。男子有些无奈地耸耸肩，按下身后的一枚按钮。

“训练就先到这里吧，但是今天你怎么了？”

“没什么。”阿娅摇摇头，不想解释太多。事实上自从三年前那一次圣诞夜以后，一种经常隐隐影响情绪的预感就已经在她体内深深扎根。

情绪不好的时候，往往意味着会出现什么……

阿娅如今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洛杉矶城市一隅的地下设施。自纽约的曼哈顿岛事件之后，为了不造成国民恐慌，政府全力将线粒体事件的新闻压了下来。不管是电视还是报纸，在华府的授意下都异口同声采用了“恐怖袭击”这样的拙劣借口来掩盖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也渐渐淡忘了纽约曾经发生过的那起惨案。

但借口毕竟只是借口，正如生意永远只是生意。面对突发情况，了解实情的白宫方面立即责令 FBI 组织新部门 M.I.S.T，以应对即将面临的巨大威胁。新型线粒体的事件不断在美国各地上演着，以进化的姿态同人类战斗着，争夺着。

追寻线粒体足迹的阿娅自从加入

M.I.S.T之后，渐渐成为M.I.S.T的核心成员。因其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力量，FBI方面对她格外重视。如今跟随阿娅的小组成员除了陪她在地下室训练的马尾辫比尔斯之外，还有火器管理室的茱蒂等人。围绕着阿娅的线粒体力量，仅仅十几个人组成的M.I.S.T，其作用和影响力正在渐渐扩大。

而阿娅这种人，被称为NMC猎人……猎杀新型线粒体的人。

放弃训练的阿娅将训练用手枪送回到火器管理室，走在前面试图安慰阿娅情绪的比尔斯正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冷笑话，不过电话铃声将他拽到了接线位置处。

阿娅走进火器管理室前回头看了一眼比尔斯，隐隐觉得这个电话可能跟自己有些躁动的情绪有关。

火器管理室里，浅褐色长发的茱蒂正笑望着阿娅，眼神时不时飘出管理室大门，落在外面的比尔斯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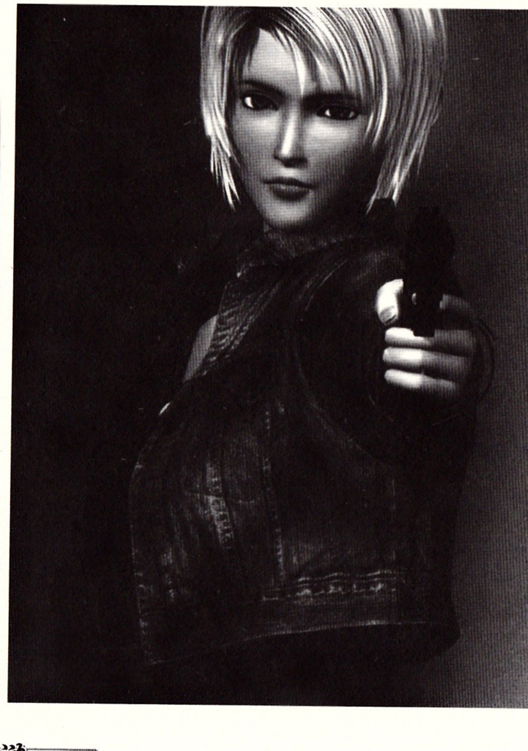
"怎么？今天情绪不佳？"

"大概吧……"阿娅将训练用手枪递给茱蒂，低头在训练单上填好日期和名字，"总觉得像要发生什么似的。"

茱蒂有些夸张地张了张嘴："上帝……你的预言一向很准，不要吓我。"

仿佛为了印证阿娅的话一样，接完电话的比尔斯跟着走进了火器管理室。

"呃……是头儿打来的电话。"比尔斯抓了抓自己那条短短的小马尾，"鲍德温那老头子说在市中心好像出了点乱子。"



"市中心？"阿娅一挑眉毛，"具体位置呢？"

"S.W.A.T已经出动，不过估计是搞不定的。"比尔斯眨了眨眼睛，"具体位置是在阿克罗波利斯大厦，不用说你也知道是跟'那东西'有关吧？"

犹如消防队员一般，平时并不需要参与任何行动的M.I.S.T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出动。

那就是出现线粒体事件的时候。

"立即出发？"阿娅又向比尔斯确认了一下，这位黑客出身的同僚在情报方面几乎相当于阿

娅的助手一般。

“嗯，头儿说越快越好。”比尔斯点点头，“你知道的，在‘那东西’的力量下，普通人撑不了多久。”

阿娅微微颔首，转身面向茱蒂，不用说，褐发女子已经明白了她的意思。

“这一次想用什么武器？”

茱蒂负责整个M.I.S.T的武器管理，每次行动武器都是从她这里支取。这一次一如往常，阿娅望了一眼她背后那琳琅满目的武器架，最后目光落在自己这几年用惯了的伯莱塔M93R式冲锋手枪上。

“给我配上警棍和这个吧。”

M.I.S.T长期以来的合作默契让三人很快完成了交割，阿娅带着自己的小型背包上了车，汽车呼啸着驶出M.I.S.T专用的地下通道，朝着人流滚滚的街道中飞速驶去，转瞬之间融入进对这世界一无所知的芸芸众生之中。

阿克罗波利斯大厦位于洛杉矶市中心，大楼在洛杉矶的众多高层建筑中并不算十分显眼。然而此时午夜的无数蓝红警灯将大楼团团围住，顿时映照出一个别样的特殊建筑来。

在洛杉矶定居下来之后，阿娅曾努力背诵过城市的主要建筑群和区域分布，对阿克罗波利斯大厦也不算陌生。和大多数这种综合型大厦一样，阿克罗波利斯大厦也是一座复合型大楼，从一楼到中层是底架部分，分为广场和超市等商业店铺。上层建筑则有学校、商店街和各色场所，俨然是一个小型的城中社区。

在这样人数众多的地区出现新型线粒体，阿娅忍不住又开始担心起来。

在三年前的曼哈顿岛事件中，直接目睹了线粒体强大力量的阿娅面对敌人一直无所畏惧。只有那些无辜平民的伤亡能让这位坚强的女子感到痛心。

洛杉矶地方警局的应对速度远超好莱坞电影里的表现，他们已在道路四处出入口设置了封锁栅栏。阿娅的车尚未靠近大厦，已有警察走过来向她做例行解释。

“对不起，小姐。”负责解释的警察似乎并不认识阿娅，“这里发生了突发情况，请您绕行好吗？”

阿娅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证件在那位警官面前晃了一下：“我就是来解决突发状况的。”

那位警官的目光追着证件在空中摇摆了一番，终于还是没有确认阿娅的身分。望着眼前这个容貌年轻得甚至有些稚嫩的金发女子，洛杉矶警局的人无法不从心底表示怀疑。

就在这位警官打算再度询问阿娅之际，一名黑人警官看到了这边的僵持，于是快步走了过来。

“这里怎么了？”

阿娅抬头望了一眼那位黑人警官，强大的记忆力让她想起自己似乎见过他。她再度举起手中的FBI证件，阿娅对这位警官强调道：“您应该知道我是谁吧？”

黑人警官看见阿娅，脸色微微变了一下。

“是的，我知道。请您进去吧，里面的平民已经疏散完毕。”

阿娅冲那位对自己充满疑问的警官笑笑，正想要说什么，空中陡然传来一声巨响。

只是一秒钟之内，一团火球在空中

猛然炸开，在霓虹遍地的市中心仿佛燃起一个太阳一般，映红了所有人的脸。声音响起的同时，直升飞机巨大的钢铁骨骼在爆炸声中扭曲成一团废铁，笔直地朝着地面的警车飞速坠下。

即使是训练有素的洛城警察也被这一突发事件惊呆了，几乎所有人都朝着不同的方向避开了坠下的直升机残骸。

没有导弹，没有机枪，甚至没有引爆装置。一架武装直升机便在瞬间被打落，让在场的所有人心情都立即沉重了几分。

这一幕阿娅似曾相识，三年前在纽约街头也曾有人以科技力量试图对抗线粒体。那曾经飞舞在空中的空军骄傲，也在发射导弹之后成为一片残骸。

直升机爆炸之后带来了片刻死寂，黑人警官没有再犹豫，挥手放阿娅进入封锁圈。那位尚不明就里的白人警官睁大眼睛看着窈窕背影远离自己，悄悄问道："那个女人……是什么人？"

"没看见吗？是FBI的人。"

"但是……"

黑人警官挥挥手，果断地打断了同僚的谈话，对着那个背影喊道："FBI的调查人员已经进入大厦了……"

阿娅停住脚步，回头笑了笑："M.I.S.T的线粒体猎人吗？"

"M.I.S.T？"曾经试图阻拦阿娅的警官有些疑惑，"那是什么？"

黑人警官望着远去的背影，压低声音道："听说过三年前纽约市中心出现怪物的传闻吗？"

"啊……那次！"

"这个人就是那次灾难的生还者，如今她的任务就是猎杀那些怪物……"

阿娅并非听不见两位警官对于自己的议论，只是这种议论对她来说早已习以为常。站在大厦入口的电梯处，阿娅用枪柄轻轻触了一下电梯按钮。透明玻璃罩里的电梯无声降下，带着阿娅不断向上攀升。

现场许多洛城警局的人都盯着这缓缓上升的电梯，在他们眼中升上去的不仅仅是一名金发美女，还有消灭灾祸的希望。

电梯上升的速度比预料中慢了少许。阿娅静静地站在电梯中央，鞋跟轻轻敲打着薄薄的地毯，发出只有自己才能听见的声响。在这声响中阿娅的感觉宛如一股热流一样向四周蔓延出去，阵阵灼痛在她的体内纠结。

相同的存在，在细胞表面发生着震荡和共鸣。

是敌意还是是认同？是共存还是毁灭？

线粒体之间的感应仿佛像是电磁相撞，在阿娅体内回荡。现在的她不明了自己体内的线粒体与那些打算毁灭人类的线粒体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自己已经渐渐靠近线粒体了，阿娅只知道这一件事，这次事件果然还是与NMC有关。

灼热的感觉越发强烈，阿娅再度以枪柄轻击电梯按钮，让电梯在似乎永无休止的攀升中停了下来。

除了叮咚一声门响之外，电梯外一片寂静。

早已习惯了面对线粒体的女子紧紧握住手中武器，试探着小步走出电梯。四十层的阿克罗波利斯大厦灯火俱寂，惟有少量光线在四十层广场角落散乱地映射着。

借着这些光线，阿娅即使不使用自己力量也能看见黑暗中让人心悸的场面。

仿佛被上古的神之手袭击过一般，SWAT特警组的尸体遍布了整个楼层。那些十几分钟前还鲜活的生命，此时都已经被分割成血肉模糊的残躯。死亡的气息浓郁得几乎挤走了广场中最后一丝干净的空气。

一片死寂的大厅中，阿娅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轻轻叹了一口气，阿娅低头审视距自己最近的尸体。尸体身上的伤口是金属防弹衣被撕裂后造成的，仿佛是什么利刃划过一般的伤口里露出了整齐的割口，血肉翻卷之中白骨依稀可见。

“NMC……”

在阿娅低头确认特警组队员伤口的同时，一声电话铃响划破了四十层广场上的寂静，让阿娅有些意外地抬起头来。

有本事随时把电话挂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只有一个。

角落里似乎闪过一道黑影，阿娅并不在意，径直走到公用电话处抓起正在响铃的那一只。电话那边果然是鲍德温。

“进入大厦看来挺顺利。”鲍德温在电话那边夸奖道，“看到特警组的人了么？”

“SWAT全军覆没。”阿娅回头看了一眼曾经年轻的那些生命，轻声说道，“下次还是不要派这样的人来了。”

电话那边的鲍德温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微微惊奇了一下：“什么？以往的NMC似乎没有这么强大……我等一会立即下令让所有的特警组成员退出大厦，不过你也要小心一点。”

“知道了。”

阿娅放下电话，平端M93R打算离开广场。

“请……请等一下……”

阿娅惊讶地回头看了一眼声音的出处，发现一只手正从售货机后方伸出，艰难地朝自己央求着。

四十层大厅的SWAT成员似乎没有真正全军覆没，一名受伤的特警半躺在自动贩卖机一旁的角落里，发出微不可察的呻吟。阿娅跑过去蹲到这人身边，低头查看他的伤口。

依然是锋利锐器划过的伤口，只是程度相对较轻还不足以致命。这名SWAT成员也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在自己的伤口附近做了最迅速的处理，只是即使这样他仍然无法动弹。

“很快会有人过来。”阿娅低头小声鼓励道，“你要坚持住。”

“我，我没事……”SWAT队员呻吟道，“咖啡馆那边……好像还有平民没撤离，你，你去看看……”

“我知道了。”阿娅低头确认道，“咖啡馆是在三十九楼商业区的那间？”

“就是那里。”

阿娅站起来，对那名受伤的SWAT队员点点头，转身跑向通往三十九层的楼梯。

此时，一声尖锐的嘶吼透过紧急通道传到阿娅耳畔。

阿娅体内的线粒体力量瞬间爆发出来，他朝着楼梯口快步疾冲过去，可是却仍然不及阻止眼前发生的一幕。

浑身粘稠的怪物正摇摆着身体扑在一名特警组队员身上。线粒体怪物似是刚刚变异，身体四周仍有让人不忍睹目的伤口汩汩流出脓水。一双变幻着颜色的眸子在阿娅到来之际以生物不能扭转的角度猛然对她回望了一眼，然后继续将一对看似纤弱的手臂刺向那名被扑倒

的 SWAT 队员。

线粒体的力量对于常人来说是无法反抗的可怕存在，鲜血淋漓的手臂当即插入了 SWAT 队员体内，特警组队员甚至还没等反抗就失去了生命。

阿娅想都没想便立即举起 M93R 开枪。

子弹带着阿娅独有的力量射向由线粒体变异而生的怪物，线粒体怪叫一声被强大的冲击打飞出数米。阿娅亦步亦趋地以手中武器不断点射寄生怪物的头部，如同以往每一次跟线粒体的战斗一样，怪物很快溃烂成一团粘稠的液体。

那是线粒体燃烧之后的灰烬。

低头看了一眼已经失去生气的 SWAT 队员，阿娅摇摇头，朝着小型广场尽头的咖啡厅跑去。

阿克波利斯大厦三十九楼的咖啡厅看上去简约而温馨，只是门口随意洒着的斑斑血迹跟室内射出的暖黄色灯光实在太不相称。阿娅下意识地握紧手中的冲锋手枪，另一只手轻轻推开了咖啡店的大门。

店内除了隐隐响起的收音机交流电滋滋声外异常寂静，阿娅一眼就看到距门口不远的位置坐着一名长发女性。长发女性背对着阿娅，似乎在低头沉思什么。咖啡店的老板和店员早已随着被疏散的平民逃离了现场，此时店内只剩下阿娅和这名女性。

不知为什么，阿娅感觉自己的额头灼痛了一下。她伸手抚了一下额角，走过去轻声劝道："女士……您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吗？这里很危险，我是来接您离开的 FBI……"

长发女子没回应，只是肩头微微耸动了一下。阿娅再靠近长发女子一步，伸手想去拍对方的肩膀。不料对方的双肩却忽然剧烈抖动起来，以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诡异姿态猛然扭头，对着阿娅咧嘴大笑。

这笑容惨淡又凄绝，阿娅立即向后退了一步，目光却停在那女子扭转了一百八十度的脖子上。若是常人这样扭头，恐怕人早就死了。

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女子咧开的嘴角迅速分裂成两道无法合拢的巨大裂痕，身体仿佛被什么东西从中劈开一般，在痉挛中裂成如同花蕊一样的三个部分。

衣服被撕裂，身体不断肿胀，毛发脱落……阿娅几乎来不及作出正确的反应，对面的长发女子已完成了从人到怪物的转变。仿佛刚才被击毙的那名怪物一般，暗黄色的脓水在女子变化之后的身体上缓缓淌落，女子发出一声似曾相识的嘶吼，变得鲜血淋漓的双臂打翻了餐桌，朝着阿娅猛冲过来！

既然眼前的女子已经无法作为常人对待，阿娅一脚踹起蹬在怪物胸口，手中 M93R 一枪点射在怪物额头，同时双眸猛盯住怪物身体，让一团火焰在线粒体变异生物的头顶熊熊燃烧起来。

无数次面对线粒体的经验让阿娅几乎立于不败之地，怪物甚至来不及对阿娅进行试探性的攻击，已经被彻底击倒。

"嘶——嘶——"

挣扎了几下，怪物抽搐着停止了吼叫。阿娅收起手中的冲锋手枪，蹲在怪物身边察看怪物身上的变异部分。

以人类身体变异的线粒体尚属少数，阿娅知道线粒体最容易控制的是小体积动物，譬如小型猎犬、乌鸦、蛇等生物。眼前这一只显然超过了自己所知的范畴……阿娅的目光在怪物身上走了一个来回之后，停在了怪物的头部一侧。

暖黄色的灯光下，有什么东西正在怪物头部闪着。阿娅有些奇怪地伸手过去，摸到了一个金属状的东西。

是一枚好像高压保险丝插头一样的东西。

——线粒体才不会利用机械，这是人造的吧？

带着这样的疑惑，阿娅转身打算离开，面前的咖啡馆大门却被人猛然撞开。一名黑人警官手持大口径转轮手枪，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着阿娅的头部。

“蹲下！”

黑人警官发出警告的同时，阿娅也感觉到了背后一股热气正袭向自己，于是立即做出了判断。

阿娅刚刚蹲下身子，一声枪响便传入她的耳中。

仿佛时间被放慢了一般，子弹越过阿娅头顶，射入刚刚那头怪物的身体。试图偷袭阿娅的怪物这一次被击中了致命部位，大威力的子弹将它打得摔倒在咖啡店柜台前，再也不能动弹。

“罗伯特……”阿娅站起来，看着继续将子弹射入怪物体内的同僚。罗伯特早些年因为线粒体的缘故失去了家庭，他对线粒体的憎恶阿娅非常理解。

怪物在连续的枪击之下终于再度燃烧，变成一团脓水。罗伯特抬头看了一眼阿娅手中的东西：“那是什么？”

“不知道……”阿娅摇摇头，“我从未见过这种线粒体。”

“算了……你去联络总部吧。”罗伯特低头给爱枪装满子弹，“这里我来对付。”

阿娅点点头，不再多说什么，转身离开了咖啡馆。

通过大厦广场附近的公用电话再度接通 FBI，阿娅对鲍德温讲述了自己刚才的经历。

“什么？人类变异的线粒体？”鲍德温愣了片刻，说道，“如今我这边也不能给你太多支援，所有的 NMC 猎人都出动了……你稍等一下，比尔斯想要跟你通话。”

比尔斯再听了一遍阿娅的讲述，也有些为难：“看不到实物没法下结论啊……算了，你把那个插头带回来吧，现在只能从这上面找线索了。”

阿娅放下电话，抬头看了看因为缺少电力而阴暗无比的屋顶。整座大厦的电力系统似乎都被什么人给破坏了，阿娅在内心之中开始隐隐觉得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先从恢复大厦的电力系统开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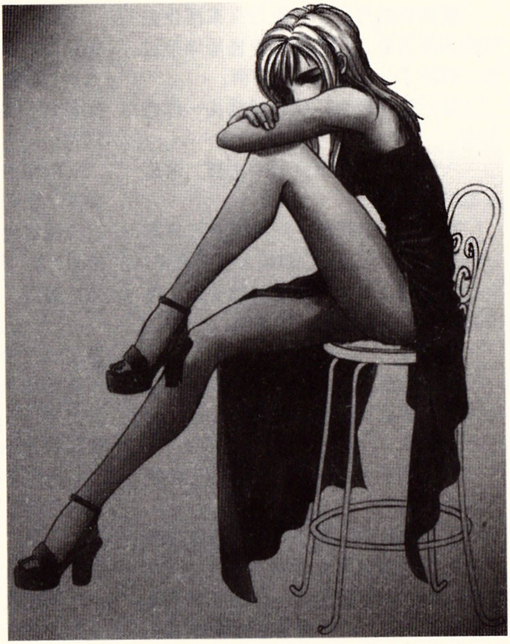
这样想着，阿娅举起 M93R 冲锋手枪，跑向大厦的电力控制室。

Parasite Eve II 第二章 沙之深处

惨淡的漆黑笼罩在整个大厦之中，一个强壮的身影站在角落里望着监控室内的录像，继而发出一声怪笑，转身没入黑暗之中。

随着那声怪笑，许多原本无序走动的线粒体怪物们仿佛收到了什么指示一般，朝着某一个方向渐渐集中过去。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仿佛是黑暗中的黑暗，一切都隐藏在了缭乱的夜色之中……



鲍德温的办公室内，阿娅坐在办公桌旁的转椅上，静静地看着鲍德温递给自己的文件。一只手臂受伤的罗伯特站在一旁，正以清晰准确的词汇总结着昨天深夜发生的一切。

此时距离阿娅撤离阿克波利斯大厦尚不足三个小时。洛杉矶市已经因这起事件变成了一片混乱之地，不过那已是常规FBI需要解决的问题，跟M.I.S.T完全无关。

就在四个小时前，阿娅恢复了电力系统后奔向监控室，在监控室里看到了惊险的一幕。

一个强壮的背影正在顶楼安装着什么装置，目光远超常人的阿娅一眼就看出那是高浓缩TNT炸药。

在洛杉矶的市中心制造大规模爆炸？

阿娅佩服对方的创意。但同时也不得不迅速找出最快接近顶楼的办法。

从地图上来看，惟有通过教堂才能迅速地前往大厦顶部。

马不停蹄赶到教堂的阿娅却遇到了正在与敌人战斗的罗伯特，即使有着丰富的M.I.S.T猎人经验，罗伯特依然被对手打得毫无还击之力。那名身穿绿色士兵铠甲的敌人动作迅猛有力，远非常人所能抗衡。若不是阿娅及时赶到，那人手中的利刃也许已经插进了罗伯特的身体。

尽管阿娅救下了罗伯特，却仍不能阻止大厦被引爆的事实。手持引爆装置的神秘人在顶楼与阿娅稍微交手之后便从数十米高的大厦上一跃而下，在阿娅瞠目结舌的注视中逃走。

……再后来的事，阿娅已经不想再回忆了。阿克波利斯大厦被引爆后带来的种种混乱，早已不是自己所能解决的范畴之内的事情。后来阿娅和罗伯特乘坐FBI支援的直升机逃离了爆炸现场，并带回了那个金属插头。

整个事件经过并不复杂，罗伯特汇报完毕之后，办公室内陷入了片刻的寂静。

最后还是阿娅打破了沉默。

“我说头儿……”阿娅抬头看着鲍德温那张方块脸，有些不解地问道，“你让我看这些UFO新闻是什么意思？咱们现在转移调查对象了？”

阿娅平时难得幽默一次，鲍德温忍

不住笑了一下，随即干咳一声正色道："这倒不是，你看新闻下面那张照片……就是UFO新闻下面那条新闻的照片。"

这一次，阿娅不再提问了。印着当日最新新闻的报纸上还有另外一幅图，图上一头奶牛的脖子被某种生物咬开一个巨大的洞，伤口上的形状有些奇怪。

对于M.I.S.T的人来说，这种伤口他们倒是经常见到。

"内华达州那边的莫哈韦沙漠附近出了一系列这种事，被袭击的家畜伤口附近细胞组织都在急剧恶化。"鲍德温解释道，"你也知道这代表着什么……那些新生的线粒体为了保持体内细胞活性，必须大量进食。"

"现在需要我过去？"阿娅明白鲍德温的意思，"还有别的资料没有？"

鲍德温如阿娅所愿递过去几张图，图片上身体颀长的怪物尸体让人看着有些不舒服。阿娅匆匆浏览了一遍图片之后记下目的地的地名，对着长官微微点了点头，便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记得万事小心。"鲍德温在阿娅背后叮嘱道。

"喂，那我怎么办？"一只手臂打着绷带的罗伯特忍不住抱怨道："要不然我再去阿克波利斯大厦一趟？"

"你就安心养伤吧。"鲍德温挥挥手，"剩下的事就拜托阿娅了。"

从鲍德温办公室出来，阿娅看见比尔斯正在走廊抓耳挠腮。

"怎么样？那个插头有什么研究结果？"

比尔斯挠挠头，有些为难地解释道："我刚才看过了，从里面的装置和功能来看，这似乎是个信号接收器……就是那种可以通信的东西。如果按你说的，这东西是插入头部的话……我觉得那些线粒体可能并不是我们常见的NMC，可能是人造线粒体。"

"人造线粒体？"阿娅愣了一下，"你是说就像家里养的动物那样？"

"差不多是这样吧……"比尔斯脸色渐渐有些严肃，"以前也曾出现过人造线粒体，这类东西是存在的。不过更重要的是，我在这个插头上发现了少量的沙尘……它应该来自沙漠。"

"嗯？"阿娅立即想起刚才鲍德温给自己看的那些报告，"你是说……"

"是的。"比尔斯点头确认了阿娅的猜测，"这些沙尘来自莫哈韦沙漠。听说那里已经被军方以传染病为借口封锁了，一般人无法进入。"

阿娅没有再说话，默默走进了地下停车场。

比尔斯望着阿娅的背影，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也许……拥有那样体质的人，注定将是与众不同并倍感孤独的吧？

德莱菲德镇位于内华达州莫哈韦沙漠的边缘地区，背靠荒山远离国道，甚少有车辆从这里经过，因此显得寂寞又荒凉。沙尘中的小镇看上去有些破旧，常年经风沙吹拂过的建筑被笼罩在热浪里，灼热的日光扭曲了风沙，在淡黄色的尘土中隐约可见年代已久的"欢迎来到德莱菲德"字样牌匾歪歪斜斜半挂在小镇入口处。

车子停在小镇入口处，恰好这里就是加油站。阿娅下车朝加油站里看了看，不禁摇了摇头。

所谓军方封锁的意思就是请走这里所有的人，阿娅缓步踱入小镇中央广场，放眼望去，除了因仓皇撤离而满目狼藉

的商铺之外，她还能看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

有着人一样脸孔的马身怪物拖着一身腥臭在沙地上来回奔跑，时不时发出一声怪叫。

像是从血水中爬出的圆形怪物在角落里缓缓蠕动，额头的尖刺胡乱向四周刺着……

天空中飞舞的鸟儿似乎也带着某种邪恶的力量，在高空中盘旋往复。

……

……

阿娅努力让自己冷静了一下，抓紧从汽车后备箱里取出的手枪，步入已经将要成为死亡之地的德莱菲德。

这一刻，阿娅感觉自己回到了三年前成为死城的纽约曼哈顿街头。

不知为什么，小镇上的怪物攻击性远没有昨天夜里的那些线粒体强烈。人面马看到阿娅走近便会逃走，偶尔有几只个别的才会张开带着獠牙的嘴，朝阿娅狂奔而来。但每一次冲击却都被阿娅巧妙地避开了。

那种感觉……就好像在面对许多弱智的生物一样。

手中的半自动手枪一次次吐出的子弹，穿透了怪物们的身体。当初面对号称最强线粒体时都未曾落败的阿娅小心翼翼地搜索着这座微型小镇，心中涌起一股疑问。

看上去这些线粒体都是人造线粒体，却为什么这样闲散？仿佛没有人指挥它们似的。

带着这样的疑问，阿娅穿过了小镇广场，来到车库附近。

就在阿娅将手放到车库大门附近的同时，拉动枪栓的声音让她的动作凝住了。

“不要乱动！”

阿娅没有立即做出反应，看样子对方是个健康的人类，至少从声音上听起来跟线粒体无关。

缓缓转身，阿娅看到一名头戴草帽的中年男子，略显壮硕的身上穿着当地特有的牛仔装。男子身边跟着一条黑白相间的小狗，小狗不时看看阿娅，又蹭蹭自己主人的腿。

“对不起，不要开枪，我是FBI。”

“FBI？”中年男子愣了一下，但并未将手中的枪放下，“FBI也没有私闯民宅的权利！你来这里做什么？”

接过阿娅递来的证件，中年男子带着警惕的目光审视上面的文字和照片。

“M.I.S.T……从没听说过这地方……”

阿娅看了一眼车库外不时闪动的影子，解释道：“是FBI专门为了对付这些怪物组建的小队……这个镇上已经空了？”

男子望着阿娅的眼睛看了一会，从这双美丽的眼睛中他看到了平静。将手中的枪缓缓放下，男子叹了口气：“人不是死了就是跑了……但是FBI来了多少人打算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我一个。”阿娅平静地说，“该怎么称呼您？”

“叫我道格拉斯就好了。”中年男子看着阿娅近似于瘦弱的身躯，有些难以接受地摇了摇头，“就派了你一个人来……还是算了吧。”

“那么这里……”

阿娅还想继续追问镇上的情况，道格拉斯一挥手阻止了阿娅的提问：“我还有事，必须先离开一下。你如果觉

得累了可以去旅馆休息一下，等我回来再说。”

中年男子的语气并不强硬，却带着一股让人无法反驳的执拗。阿娅无奈地点点头，接过钥匙转身离开了车库。

德莱菲德实在是太小了，阿娅没费什么功夫就找到了旅馆。这座两层的露天走廊小楼刷着一层淡淡的绿漆，在这黄沙漫天的小镇中倒成为了一抹亮色。阿娅顺着楼梯走上二楼，拧开旅馆房间的门。紧急撤离的小镇没有什么旅客，旅馆里一切都是新的。阳光照在地毯上带给人一股暖洋洋的倦意，阿娅顺着阳光来的方向走到阳台，俯瞰整个小镇。

德莱菲德实在是太小了……只是这样看下去，整个小镇已经差不多要尽收眼底。加油站旁边的超市，车库附近的旅馆，环绕在小镇水塔周围的农舍和住宅……

“！？”

阿娅的目光飞快掠过水塔之后又重新回到小镇中最高建筑的顶端。透过阳光的斜射从这个角度望上去水塔顶部一片模糊，却实实在在有着一个清晰的人影在塔顶晃动。

难道还有生还者？

本已打算给自己放洗澡水的阿娅抓起手枪，从二楼的栏杆处一跃而下，朝着镇中央的水塔奔去。

水塔上的人影在逆光中不断晃动，却带着一丝犹豫而停止了下一步的行动。阿娅越过栅栏来到水塔下方，立即就明白了那个人影顾忌的是什么了。

无数的人面马徘徊在水塔下方，这时的人造线粒体再也不是刚才阿娅看到的那副痴呆样，它们一个个都不时抬头瞪着塔顶的人。若非水塔周围有高压电网拦着，恐怕这些人面马早已冲上水塔，将那人分而食之了。

这种情形不容阿娅多想，她抬手挥出一道灼热的火线射去，吸引了大部分人面马的注意。

战斗，对于阿娅来说实在是太过熟悉的事了。

阿娅很清楚这些人面马都是受人控制的人造线粒体，于是她瞄准的部位都集中在了怪物头部的通讯器上。离阿娅最近的几头人面马还未蓄力冲来，已被阿娅射翻在地。线粒体在体内灼烧的力量配合上射速极快的手枪，使阿娅如今的猎杀能力已超过当年不知多少倍。

被阿娅击倒的线粒体在地面上抽搐几下，然后自行燃烧成一团液体。其余的人面马感觉到了极大的威胁，纷纷开始朝阿娅这边集中，惟有远处有两三头仍低着头留在原地不动。

阿娅以双眼光余光扫过，知道这些线粒体正在寻找进入高压电网的方法。自己如果不速战速决，塔顶的那人很可能就会没命的。

——要怎样才能解决这么多人面马？单纯一头一头地射杀要杀多久？

担任NMC猎人以来的首次焦虑让阿娅感觉一股力量自体内浩浩涌出，平时目光能够控制的灼热气流在身体周围盘旋。对着朝自己慢慢逼近的人面马，阿娅的长发在风中奇异地扬起，双手之间升腾出无数若隐若现的火光。

只是一瞬间，整个水塔下方便陷入了一片火焰的海洋之中。那些线粒体被阿娅体内的力量引发出强烈共鸣，几乎同时被强烈的火焰包围了身体。

火焰只燃烧了片刻，犹如当年歌剧院里的人体自燃一般自动熄灭。当年线粒体用来对付人类的招数被尽数还给了它们，那些人造线粒体大多数都被火焰

烧死了幸存的几头尚未来得及再度组织攻击，也被阿娅一一射杀。

周围再度恢复了宁静，阿娅伸手扳下电闸开关，推开电网大门走到水塔下方。

惟一通往水塔上方的梯子，正被上面那人缓缓放下。

“实在是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说不定就没命了。”

长着一张年轻脸孔的短发男子站在水塔顶端感谢阿娅，并伸出手来试图跟阿娅握手示好。男子的脸上带着一股普通人没有的疲惫神色，隐隐藏在他貌似没有什么心机的灿烂笑容之下。

阿娅冷冷地看着这个男子，对方的腰间别着武器，穿着很随意却宽松又方便，双手也戴着普通人这个季节绝对不会带的黑色手套。

“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

“啊，你看我连自己是谁都忘记介绍了。”男子见阿娅没有跟自己握手的打算，笑着挠挠头，“我是凯尔·麦迪甘。”

“就这样？”

“就这样……”凯尔显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说得更多，扭头望向塔下的怪物尸体岔开话题，“那些东西是什么？难道是新闻媒体最近几年传得沸沸扬扬的NMC？”

阿娅冷眼看着眼前的男子，对方表现出了这样的热忱，意味着他不是普通人。稍微犹豫了一下，阿娅点点头承认道：“是的……而且是很罕见的品种。”

凯尔笑了笑：“这么说你就是所谓的M.I.S.T猎人咯？”

阿娅猛然抬头，后退了一步拉开自己跟凯尔之间的距离，手上的M93R已经侧着对准了面前男子的胸口。

“你知道的好像不少，你到底是什么人？”

“嘿……别这么紧张。”凯尔故作轻松地笑笑，摆摆手，“好歹咱们也算是同行呢。我不过是个私人侦探，受人之托来这里调查地下掩体而已。没想到路上车坏掉了，又碰到了成群的怪物。一个倒霉鬼不至于让你警戒成这样吧？”

阿娅没有因为凯尔的辩解放下手中的枪，反倒是用更加警惕的神色看着对方：“掩体？那是什么？”

凯尔耸肩：“谁知道呢？我只是在想，既然咱们目的相似，是不是可以考虑合作的问题？你看咱们这样站着不太好吧？”

阿娅略一思索，放下了手中的枪，跟凯尔再度伸出的手轻轻握了一下。

“你刚才说的掩体到底是什么？”

“找到了才知道是什么。”凯尔见阿娅不再敌视自己，顺着水塔的梯子爬回地面，同时回答道，“如果我有什么发现，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阿娅没有继续追问凯尔，她想起道格拉斯所说的话。与其去追问凯尔这样一个热衷隐藏自己的陌生人，倒不如去询问当地人来得快速简单。

轻松跃下水塔，阿娅很容易就看到了道格拉斯的那只爱犬。肥嘟嘟的小狗看到阿娅就开始不断叫着，似乎是想将阿娅引到某个地方。

在小狗的带领下，阿娅很快再度见到了道格拉斯。

道格拉斯似乎总是能给人一些惊喜，当阿娅推开道格拉斯藏身的车房大门之后，映入眼帘的居然是不亚于FBI

火器管理室的海量枪械收藏。看着这些精良的装备，阿娅忽然有点明白了这位大叔还在满是怪物的小镇里活蹦乱跳的原因。

“怎么样，有什么收获？”道格拉斯边擦拭自己的猎枪边问阿娅。

“没什么……”阿娅沉默了一下，想起刚才凯尔对自己所说的话，“听说镇上有一个地下掩体，这是真的吗？”

“地下掩体？”道格拉斯眯着眼睛回忆了一下，点点头确认道，“没错，好像是多年以前的冷战时期，地方的人为了准备躲避核战而建立的，已经好多年了。”

“具体位置你知道么？”阿娅追问道。

“在小镇后面的上里。”道格拉斯的记忆似乎苏醒了，“听说在几年前，有一家很大的企业把那里买下来了，不过好像从没见过什么人进去。”

“唔……”阿娅听了道格拉斯的解释之后，反倒更迷惑了。

地下掩体和人造线粒体之间有什么联系？难道人造线粒体都是从那座掩体里制造出来的？

不管怎么说，阿娅依然认为那个凯尔非常可疑。作为一个私人侦探，这位凯尔先生知道的秘密未免也太多了点，他关注地下掩体的目的一定也不是那么简单。

“该怎么去那个掩体……”

阿娅话还没说完，一声凄厉的尖叫声便越过厚厚的墙壁和玻璃，击中了正在谈话的两人耳膜。阿娅猛然抬起头，望向声音发出的方向。

“镇上应该没有人了。”道格拉斯叹息道：“听起来真像是怪物的陷阱。”

“我必须去。”阿娅将自己的M93R放在桌子上，顺手拿起了道格拉斯背后墙上的M4A1半自动突击步枪，“这个我先用着，钱记在FBI的账上。”

道格拉斯微微一笑：“我想我有些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会让你来。”

大门紧锁的幽暗房间里，一名女子正孤独地望着赶来的阿娅。小镇广场的阳光从阿娅背后射入房间，仿佛带来了一种天使降临一般的氛围。

那女子张了张嘴，最终仍没能再多喊出一声尖叫。挣扎蹒跚着走向阿娅的女子在即将靠近这位救援者之前倒下了。

倒下的女子眼神中带着一丝绝望和几分希望，更多的则是不甘和难以置信。

幽暗中，一股鲜血自女子的背后喷薄而出，仿佛被洒向空中的暗红色花朵。

阿娅有些悲哀地望着女子，想要伸手去抓她，给她人生中最后一丝安慰，却知道这样做毫无意义。

女子的瞳孔渐渐散开，黑暗的角落传来了一声充满敌意的问话。那声音像藏在冰窖里的锥刺，让人听了不寒而栗。

“是谁？”

阿娅在漆黑的房间里抬头凝望，深绿色装甲包裹下的金属面具在房间尽头发出微弱的光。昨夜曾在阿克波利斯大厦安装炸弹的神秘人物正站在那里，带着一丝惊讶与阿娅对望。

阿娅下一秒钟的反应已是举枪瞄准，大威力的半自动步枪对准神秘人的头颅，一枚红外线光斑落在神秘人的眉心处一动不动。

“你杀了她？”

神秘男子嘎嘎笑了起来，声音依旧冰冷难听："你说什么？'她'？你是把这种东西叫做'她'么？"

向前一个翻身，神秘人落在女子尸体旁，手中的长刀触及女子尸体。霎时间热量四溢，女子的身体竟如人造线粒体一样，化成一滩水污。

"你到底想要杀死多少人？"阿娅在微微震惊中向后退了一步，"昨天晚上的爆炸惨剧难道还不够么？"

"只是那几个人还不算什么。"金属面具后面的声音仿佛高高在上一般冷酷坚定，"如今，这个世界都将被彻底震撼，这才是终极的宣言！"

"你在说什么？"

这一次阿娅的提问终于没有得到回答，神秘人手中的武器化作一道弧光，笔直朝阿娅的头顶劈来。

阿娅向后再退了两步，在躲开白刃的同时冷静地扣动了扳机，只见三连发的突击步枪子弹呼啸着射出枪膛。

神秘人反应迅速，身体向后微仰避开了阿娅的反击，手中刀光再度闪过，划向阿娅的致命处。

阿娅向后跃出数米，拉开自己跟神秘人的距离，手中步枪仍不断吐出火舌，连续打在神秘人仿佛金属铸成的身体上。神秘人似乎对子弹的威力不屑一顾一样，继续挥舞着手中的冷兵器朝阿娅扑来，动作之迅猛远超过了阿娅见过的任何常人和线粒体。

比以往更强烈的灼热在阿娅体内流动，她在黑暗中奔跑的速度甚至超过了神秘战士。

刀光飞舞之际，阿娅又打出数十枪后将手中M4A1飞快地抛出，转身抽出别在腰间的警棍，架住了不断袭来的大刀，另一只手上则蓄起一团火球，直直向神秘人的脸部飞去。

更加强烈的线粒体震荡衍生出更炽热的火焰，威力远超平日的火球陡然凭空出现，打在了神秘人的脸上。一张精致的金属面具被轰开一道裂纹，仿佛没有痛觉的神秘人跌跌撞撞地后退了几步，用枪指着阿娅诡异地笑了。

"原来如此……你居然是夏娃的……哈，真是有趣！"

"夏娃？"听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名次，阿娅愣了一下，忘记了趁机追击对方。

神秘人神经质一样地狂笑起来，笑声中带着一股莫名的精神波动。阿娅感觉到这股波动似乎撩拨了自己记忆中的某个部分，内心刚刚一颤，一股剧烈的头痛已迎面袭来。

线粒体自我保护的力量在此时被激发出来，阿娅身体周围的空气都因这种震动变得滚烫，整个房间内被强烈的热力包围。那名神秘人在热浪中试图靠近阿娅，但他的身体却被浓烈的火焰挡了回去。

力量的不自然爆发让阿娅陷入半昏迷的状态，意识模糊之前她只能看见眼前一个被火焰包围的人影不断扭动着狂笑，那笑声到底包含了什么，阿娅已经没有力气去思考了……

……

……

阿娅的意识慢慢陷入一片茫然的白色之中，她依稀觉得自己似乎看到了什么。

一张似曾相识而又陌生的脸，像是小时候的自己和姐姐。貌似阿娅的小女孩躺在病床上，那张脸和当年的自己一

样茫然又无知，周围布满了各种奇怪的仪器。

——这是谁？

——这是哪里？

——这是在做什么？

带着这样的疑问，阿娅彻底昏迷了过去。

大量使用线粒体力量的阿娅，这次的昏迷时间远远超过了之前任何一次。随着时光的渐渐流逝，小镇上空的骄阳西沉，天地之间的色彩被大片的蓝黑色吞噬。月朗星稀的天空中，万物陷入一片寂静之中。早已失去居民的小镇没有任何变化。神秘人已消失不见，黑暗中只有那女子尸体化成的一堆污垢陪伴着阿娅。

夜色之中，一个黑影悄无声息地潜入这间小公寓。凝望着黑暗中昏迷的阿娅，那黑影沉默了半晌，将手中的枪慢慢举起，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阿娅。

………

一团火焰陡然在空中无声燃起，将黑影握枪的右手团团包围。

黑影被这变故惊得顿时有些不知所措，迅速挥动右手试图将套在手上的手套除下，慌乱过后黑影再度抬头，蓦然发现清醒的阿娅已将手枪对准了自己。

冷冷的月光照在阿娅的脸上，年轻甜美的面容上也带着少许冰冷，让面对她的人不自觉便感到了一阵慌乱。

“是你……”

凯尔被阿娅的目光刺得有些不自在，摇摇头故作轻松道：“别，别这样……我还以为你也被那种东西感染了……”

“你既然知道M.I.S.T就应该知道我和所有人都不一样。”阿娅收起枪，默认了凯尔的借口。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拜托，我可是搜遍了整个小镇才找到你的……”凯尔夸张地摆了摆双臂，“那个老男人的脾气真倔强……”

想到那个脾气有些硬的道格拉斯，阿娅笑了笑。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已经找到了地下掩体的位置。”凯尔挥挥手，继续解释道，“要不要一起过去？可能要开车，而你正好有车。”

阿娅点点头：“好，我们先回加油站。”

回到加油站附近，眼前的景象让两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一群面目丑陋的人面马围绕在阿娅的爱车周围走动着，怪叫着。

——如果那车还能被称为车的话。

加油站的油桶砸在车身上，车子已被线粒体的强大力量破坏得破烂不堪，后备箱里的武器也都被火焰吞噬殆尽。

打败这些NMC对阿娅来说并非难事，只是两人面对如此场面，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

“这个样子……该怎么办？”凯尔仿佛习惯了自言自语，喃喃道，“难道我们要步行到那个掩体？”

阿娅低头想了一下，转身朝车库方面跑去。

“有办法！”

“你们真的打算要去？”道格拉斯

皱眉看着阿娅和凯尔，因为阿娅在之前表现出了她的实力和善良，他对这个金发美女产生了一些好感。

“没办法，这是工作。”阿娅耸肩，“如果我们不去，那里的秘密也许永远不会有人发现。”

“问题是……”道格拉斯有些为难地想继续劝阿娅，最后还是放弃了，“……好吧，如果你想要过去，我借车给你。不过那辆车有点小毛病，我得修修。”

“好，我们等你。”

“还是去休息一下吧。”道格拉斯望着窗外的小旅馆摆摆手，“你今天够累了。那边还有酒馆，你们可以去消遣一下。不过现在全都是自助了，哈哈。”

道格拉斯的笑话让阿娅露出一抹苦笑，转身带着凯尔走出了车库。

月色皎洁，阿娅站在酒吧门口想了想，最终只是向自动售货机投了一枚硬币，换出一罐啤酒。

“那个掩体，到底是干什么的？”阿娅问凯尔，“只是用来躲避无聊冷战传说的避难所么？”

“我也不是很清楚。”看到阿娅喝啤酒，凯尔干脆踹了售货机一脚，也踢出一罐啤酒，“听说改造了很久。那家企业买了不少建筑材料和有机养料运进去。”

“有机养料？”阿娅喝了一口啤酒，有些疑惑，“沙漠里需要那种东西么？”

“天晓得。”凯尔望着夜色下仍有人造线粒体游荡的小镇，口气竟然比阿娅还淡定，“这里的晚上有点冷，我去酒吧里面呆一会，你要一起来么？”

面对凯尔近似于挑逗的邀请，阿娅摇摇头拒绝了。凯尔似乎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于是不在乎地一口喝光了剩下的啤酒，走进空无一人的酒吧。

“我去休息一下。”已经连续四十多个小时没有怎么休息的阿娅经过连番使用线粒体力量后有些头脑发胀，朝凯尔摆摆手之后独自走回了旅馆。

回到旅馆，阿娅没有立即休息，反倒是先利用这里的电话根总部通了个信。

“头儿，我是阿娅。”

鲍德温似乎在M.I.S.T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听见阿娅有了消息不禁大喜过望：“阿娅？你现在还在沙漠那边吗？”

“是的，详细情况我回去再向您汇报……”阿娅斟酌了一下，还是决定将实情说出来，“我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这人自称叫凯尔·麦迪甘，能不能找一下关于他的资料？”

“我现在立刻叫人去办，你等我电话。”

放下电话，阿娅望着墙上年代久远的油画出神。凯尔的出现让她始料不及，却也让这次调查变得不再单调乏味。NMC猎人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总要远离人群，这个凯尔看似玩世不恭的样子多少让阿娅找回了一些自己比三年前更早一些的记忆。

画上一名威严的妇人眺望远方，神情忧郁之中带着一丝倔强。阿娅从道格拉斯展示给自己的资料上知道这是小镇最初的开创者之一。一想到绝无可能相见的两人透过一张留存影像的图画相逢在这样的夜晚，阿娅不禁也开始感叹命运的奇妙和多变。

总部的办事效率颇高，没让阿娅等候多长时间已经有电话打回。阿娅自己都不知道这里电话号码到底是多少，显然FBI的人更擅长追踪和调查而非战斗。

“凯尔·麦迪甘，德克萨斯人，

二十九岁。曾在空军服役四年，三年前加入了洛杉矶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现有资料都很普通，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

鲍德温的口气很平淡，这让阿娅安心了不少。放下电话，阿娅抬头又看了一眼窗外如水的月色，终于被疲倦彻底击倒。

梦境仿佛一道择日开启的大门，在这几天特别关照阿娅。刚刚睡着，阿娅就感觉自己陷入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幻象之中。

钢铁墙壁周围依然堆满了各种器械，摄像头和小型监视器在警报声中一闪一闪。十字路口中央的女孩抬头望了一眼前方，尚不知该前往哪个方向，却被无数阿娅曾见过的那个神秘人团团包围。

连成一片的金属面具里藏着让人心惊的目光，这些身分不明的人缓缓逼近女孩，脚步声整齐有序。

……

……

就在其中一人即将伸手触碰女孩的时候，阿娅从梦中猛然惊醒。这个梦境比起自己以往的梦境却更加压抑和真实，一种内心无法名状的寒意流过了她身体。

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被汗水浸透身体的感觉……阿娅伸直手臂轻轻摸了摸自己的后背，感到上面满是粘稠的汗水，于是转身走进了浴室。

花洒落下的水珠打在脸上，阿娅有些苦恼地看着自己手臂上的稚嫩皮肤。因为线粒体的缘故，自己虽已步入大龄女青年的行列，身体却愈发年轻。



——这样下去，自己最终会不会变成别人眼中的怪物呢？

这种苦恼在最近三年里已经让阿娅无数次问过自己，但这一次也依旧没有答案。在浴室里洗净了身体的疲惫之后，阿娅回到卧室。

刚刚换好衣服，阿娅双手还未摸到武器，她的瞳孔猛然收缩了一下！

预知危险的热流在体内猛然掀起一道高浪，阿娅感觉到一丝危险的气息，快步冲出了旅馆房间。

漆黑的穹空下，月色被乌云遮蔽，不远处传来阵阵山摇地动的震荡。阿娅顺着声音一眼望过去，赫然发现一座小山一样的身影朝着自己的方向缓步走来。

那身影庞大无比，每走一步都会带起地面一阵颤动，看起来目标不仅是阿娅，还有这个小镇上所有生命。

纵然曾在纽约见过高达数层楼的巨大线粒体，如今仰望这头怪物，阿娅仍是感觉到一阵阵无力的恐惧。

有人比阿娅更早发现了这怪物的出现，道格拉斯和他的爱犬普林特在旅馆门口的小广场上正绕着怪物不断开枪。那巨大如山的怪物在连中了道格拉斯几枪之后猛然回头，猛然喷出一口火焰——竟然在口中安了一架喷射火焰的装置。

看到这一幕，阿娅已经确信无疑，人造线粒体应该是被某些人操控的存在。

道格拉斯只是个普通人，即使多年的荒漠生涯让他磨练了精湛的枪法，却也无法与这巨大的怪物抗衡。此时已不容阿娅作更多考虑，她端起突击步枪对准怪物的庞大头颅开始拼命点射。

也许是线粒体力量吸引了巨型怪物，感觉到了阿娅对自己的威胁，那怪物缓缓将身体转向站在露天走廊上的阿娅，随即将一口火焰猛喷过来。

面对自己熟悉的力量，阿娅毫无惧色，体内的线粒体引发周围空气粒子随之震动，将火焰悉数拦在身处。

喷火巨怪不折不挠，继续喷出了猛烈的火焰。趁着它被阿娅吸引了注意力，道格拉斯继续在地面不断射击，一时间巨型怪物无暇顾及两边，陷入了包围之中。

阿娅知道，只是这样轻微的攻击并无法真正击败对方。略一思索，阿娅已经明白了这巨大怪物的弱点在哪里。

怪物口中的喷火装置看上去威力惊人，对怪物自己应该也是个威胁。阿娅再度凝神使用线粒体之力，无数火球随着美女集中的精神飞射而出，并打在怪物的胸口。

被痛觉刺激的怪物仰天怒吼了一声，露出口中喷枪一样的装置。

阿娅毫不犹豫，仔细回忆着与神秘士兵战斗时的身体感觉，让眼力所及的空气都因线粒体力量而燃烧起来。之后所有的热力都集中奔着同一个方向而去。

同时，阿娅也换上了新的弹荚。

道格拉斯的及时牵制给阿娅创造了最好的机会，线粒体引发的火焰几乎全都被巨型怪物吞入口中。

正如阿娅所预料的那样，使用火焰喷射器的怪物最怕的其实就是火焰。

子弹和火焰引爆了怪物体内的燃料。

那是何等巨大的力量！巨型怪物胸腹中连续发出强烈的炸响，最终发出一声怒吼轰然倒地。

阿娅从露天走廊跃下广场，发现道格拉斯好像受了点轻伤。

“你没事吧？”

“没事……”道格拉斯摸了摸自己被灼伤的左肋，递给阿娅一串钥匙，“现在我有点明白你为什么要去了……拿着吧，一路小心。”

“但是……”

“没关系的。”道格拉斯安慰阿娅，“有普林特在这里陪着我，再说附近还有军队，你快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吧。”

阿娅点点头，接过钥匙奔向车库。

车库里，凯尔正在等着阿娅。

“刚才你听到那声巨响了吗？”凯尔尚不知是阿娅解决了怪物，还饶有兴致地问道，“看样子这里还真是危险呢……”

阿娅懒得解释，开车门发动汽车，“别说这个了，说说你还有什么调查结果吧。”

“啊，倒是有一点新发现。”凯尔兴致勃勃地向阿娅介绍道，“艾滋病和埃博拉病毒都有将宿主的DNA进行替换的恐怖特性，这个你知道吧？”

阿娅看了凯尔一眼，点点头：“将自己的DNA潜藏在其他生物体内的寄生病毒。”

“哈，我还真是不该在专业人士面前卖弄……”凯尔夸张地叹着气，“不过我还是说说我知道的事吧。”

“到底是什么？”

“是这样。”凯尔继续解释道。“这种病毒类型也能作用于生殖细胞，这，你知道么？”

“不知道。”

“现在有人把两者结合。”凯尔简单扼要地说明了两人目前的处境，“一种可以促进‘进化’的病毒，能让线粒体因病毒感染而觉醒，现在掩体里的人应该就在研究这个。”

“然后散布出去，就全世界都是新型线粒体了？”

“没错！”凯尔拍了一下方向盘，“这附近的NMC都是以病毒繁殖为基础繁衍出来的……如果这问题再继续下去，以后全世界都将完蛋。”

“空气传染……”阿娅望着前方夜色中的公路，有些失神地呢喃道，“看来这次调查真是前途未卜了。”

夜色中，小型货车带着两人深入那黝黑的山脊深处。两人目光所及之地，无限的未知正等待着他们。

正如人生就是一场冒险，谁又知道下一刻将有什么来临呢？

Parasite Eve II 第三章 利刃终结

手脚冰凉的阿娅站在电脑前，一股苦涩自喉间升起，让她在这冰冷的仪器之间有些不知所措。

如果自己看到的这些属实的话……阿娅不敢继续想下去，她试图转身离开这里，却又停住了脚步。

在离开这里之前，自己是否要先找到“那个人”？

此时背后传来一声通讯器里的呼唤，阿娅扭头过去，看到监视屏幕上一个熟悉的人影。

越过小镇的山路之后，只有一条路

能通往地下掩体。阿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进，在路上几度受到了人面马的袭击。

但这一切与后来的遭遇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

凯尔和阿娅合力击败了人面马之后，如愿进入了地下掩体。此时阿娅终于发现，这里的一切竟和自己昏迷时所见到的幻象如出一辙。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如你所见，地下掩体嘛。”凯尔对着阿娅笑笑，“咱们分头行动吧，我这里有一份密码，你可以拿着去控制室看些有趣的东西。”

阿娅半信半疑地接过密码，跟凯尔暂时道别，来到控制室。

一路上阿娅眼前总是不时出现曾经有过的种种幻象，这种幻象与眼前的环境越来越接近。

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感觉袭上心头，阿娅觉得自己的脚步渐渐沉重，难以接近目标。

最终阿娅还是来到了控制室，见到了需要密码才能进入的主电脑。

在控制室之前，阿娅见到了和梦境中完全一致的房间。所有的摆设都如此清晰地印在脑海中，这一幕让阿娅震惊得几乎忘记了该继续调查电脑。

“ANMC到底是什么？人造线粒体么？”

拥有智能系统的电脑回答得极其简单：“第二次新坦雅计划中所创造的人造生命。”

“第二次新坦雅计划是什么？”

“利用1997年发现的新型线粒体成体的特性——促生特性，以创造新人类为目标的计划。在第一阶段，首先取得曼哈顿封锁事件中出现的新型线粒体样本；第二阶段以实体试验为主，将被实验者不断进化、退化和再进化，以创造多种形态的人造线粒体为目标；第三阶段，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规模试验，以保存理想的样本……”

阿娅看得头皮一阵发冷，随机继续检索着关键句。

“计划结果。”

“……1998年1月，新型线粒体的样本DNA成功获取。在第二阶段进行观察试验时，人造线粒体意外发生叛乱。组织派遣样本的克隆体对人造线粒体进行了镇压……”

“样本……”

尽管已经猜到了答案，但阿娅还是忍不住去看电脑内存储的资料结果。

“一切人造线粒体的样本——阿娅 布莱亚，生于1972年……”

阿娅望着电脑屏幕，忽然觉得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在自己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寻找真相的过程中死去的那些人造线粒体们……竟然都是自己的细胞克隆体！

这个结果让阿娅的神情有些恍惚，她站在电脑前茫然了许久，那种瞬间失去了一切动力的感觉顿时席卷了她的全身。

此时此刻，若不是背后传来一声呼唤让阿娅回到现实，恐怕这种茫然还会持续下去。

“阿娅，我是比尔斯，你还好吗？”

“比尔斯？”阿娅仿佛溺水的人抓到了一根稻草般回头大声喊道，“你在哪里？”

“监控室。”比尔斯轻松的口气让阿娅情绪缓和了不少，“你过来找我吧，让我这个曾经最顶尖的黑客来帮帮你。”

阿娅迅速离开控制室，寻找到了监

控室内的比尔斯。

“这里很危险，你怎么……”

“嘿，调查的事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啊。”比尔斯故作轻松的口气让阿娅觉得他好像也已经知道了真相，“有我在，你的工作会轻松不少，不是么？”

“唔……”

“你看这里。”

比尔斯打开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给阿娅展示着上面的画面。画面上居然是一处丛林，郁郁葱葱的灌木看上去仿佛热带产物，只是水面倒映出来的玻璃屋顶暴露了真相。

“这是什么？”阿娅有些奇怪，“凯尔说过这里的人曾经采购过大量有机肥料……难道是为了建造这么个东西？”

“是啊是啊。”比尔斯带着嘲讽的口吻说道，“这里是掩体最深处的地下试验设施，配有人工太阳和巨大的磁场。这里的人都喜欢称呼它为——方舟。”

“方舟？《圣经》中那个载有所有动物的方舟？”

“就是这个。”比尔斯将当初阿娅带回来的金属插头递给阿娅，“这是一种追踪系统，通过这里的仪器能感知人造线粒体所在的位置。但是……你看方舟那里，巨大的磁场让这个东西失效了，所以那里应该隐藏着什么。”

阿娅望着屏幕上一片空白的“方舟”，用力点点头。

“知道了，我现在就赶过去。”

在窗外能看到巨大喷水池和美利坚国旗的办公室里，圆形办公桌背后站着一名身材健硕的男子。男子身穿量身定做的西装，一头卷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此时他正望着窗外在草坪上来来去去的工作人员。

“报告。”

“请讲。”男子没有回头，依然望着窗外国旗飘扬的方向，许多人正在远处对着自己所在的建筑指指点点。

“间谍已经潜入并寻找到了目标。”报告的人声音简单干脆，“但现阶段实在难以破坏目标，他正在尝试其他方法。”

“唔……”

“但是……”报告者顿了一下，终于还是说了藏在心里的话，“我还是希望您能批准使用卫星定位制轨炮。”

“D计划么？”男子望着窗外有些沉默，“真的需要动用那东西么？”

……

“她是谁？”凯尔望着坐在阿娅身边哭泣的女孩，挠挠头。

望着眼前的孩子，阿娅有些爱怜，也有些难以接受。

眼前的女孩长得同小时候的阿娅一模一样，那张脸庞阿娅曾经无数次在自己小时候的照片上见到过。即使看过了电脑上的资料，此时真的见到梦境中出现的少女，阿娅一时间还是有些分不清是幻觉还是真实。

“不知道。”阿娅决定这么对凯尔解释，“不过不管怎么说，她只是个单纯的孩子。”

“是么？”凯尔小声嘀咕了一句，“刚才的危险你忘记了？”

大约十几分钟前，感觉有人呼唤自

己的阿娅凭着线粒体赋予自己的感知能力从方舟回到了掩体表层，不过却立即陷入人造线粒体的围攻之中。幸好凯尔及时赶到，两人合力击败了大批的人造线粒体。

这一次阿娅终于看到，真的是有人在召唤控制着这些人造线粒体。

只是看了一眼控制线粒体的人所佩戴的头盔，阿娅就明白了一切，好像自己体内的线粒体能保护本体一样。带着头盔的少女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才不断召集人造线粒体，这是一切生物的本能。

对恐惧的事物进行攻击是最单纯的生物本能之一，阿娅想起自己跟前田的通信，对凯尔解释道："如果有人从小就给她灌输对其他生物的恐惧感，之前我们所遭遇的那些攻击也不难解释了。"

凯尔看了看趴在阿娅怀里异常温顺的女孩，笑着摇摇头："嘿，看来那个组织失败了嘛……"

"当然。"阿娅昂头说道，"想要支配线粒体本来就是不可能的，线粒体寄生在所有人的体内……"

凯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唔……我明白了。其实线粒体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吧？有人利用它们，它们也利用这些人向全世界宣布，自己已经复活了。就好像在大厦里表现的那样……"

"没错。"阿娅想起了当年的歌剧院事件，"从一开始线粒体就在利用那个组织和这孩子……"

说到一半阿娅忽然想到了什么，眼神瞬间锐利起来。

"等等！你怎么知道大厦出现过人造线粒体？"

凯尔刚要解释，门外突然有东西砸破玻璃丢了进来。不用看也知道是催泪毒气弹，于是阿娅将身边的头盔给女孩戴上，同时举枪对着窗外连番射击。

"我掩护，你们先离开这里。"凯尔不断向外射击的同时低声对阿娅说："保护好这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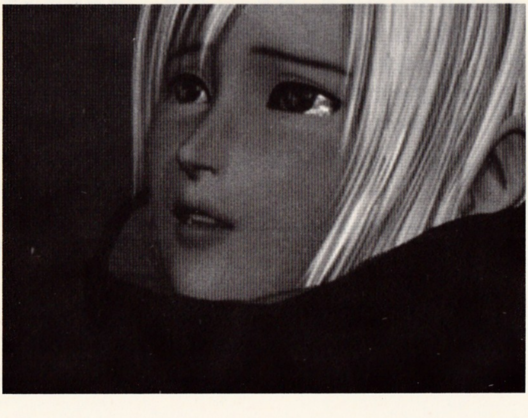
尽管不明白凯尔到底有什么目的，但阿娅还是带着小女孩在凯尔的掩护下撤退了。

凯尔留在掩体一层和敌人对峙，阿娅则带着女孩冲向电梯逃往方舟所在的地底深处。

电梯门被打开的同时，一道刀光在阿娅面前闪过。几乎是在本能的反应下，阿娅向后退了一步，却发现刀光只是划破了自己怀中女孩的衣袖，将自己和女孩分离开来。

"不用再往前走了。"曾与阿娅交战过的神秘人一只手抓住女孩，另一只手挥舞着长长的刀刃，冷笑道，"看来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谁。"

"是超人计划的一部分么？"阿娅



目光紧紧盯着女孩，而非拥有利器的敌人。

“没错，我就是所有原型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优秀的一个，人造线粒体原型9号！”

“9号？”阿娅望着这个露出半张丑陋面容的敌人，“你想干什么？”

“没什么，我只是要回我们的‘种’而已。”9号狂笑一声，带着女孩后退到灌木丛生的人造森林里，消失在阿娅面前。

阿娅望着9号消失的方向，她知道只要那被9号称为夏娃的女孩还在敌人手里，自己就不能贸然行动。

联络了一下总部，FBI的人告诉阿娅此时海军陆战队正在迅速赶来。想到能有强援出现，阿娅的心里稍微安慰了一些。

临近傍晚时分，阿娅搜索整个地下掩体仍未找到夏娃，海军陆战队却在大量9号克隆体出动的同时赶到了。

数百名装备精良的士兵从天而降，手持最新式的武器，无情的弹雨顷刻间洒在敌人身上，一时间地下掩体出口处传来高低不同的惨叫。

海军陆战队的推进式攻击让阿娅有了喘息的机会，回头望了一眼陷入死亡绝境的人造线粒体原型们，阿娅扭头跑开了。

即使是敌人，她也不愿看到这么多生命在瞬间消失。

先遣部队控制了基地之后，阿娅迎来了自己的另外一个同事。追随比尔斯来到这里的茱蒂。

茱蒂喜欢比尔斯是众所周知的事，但这一次她来到沙漠深处并非想向比尔斯表白自己的心意，而是要告诉阿娅一件她并不感到意外的事。

“如今M.I.S.T已经和往日不同了……”茱蒂看着阿娅的眼睛，轻声说道，“比尔斯和我合力调查了组织内部，发现有人搜集你的基因样本，并且将你搜集来的各种线粒体样本用在了别处。”

“那个人……”阿娅知道，M.I.S.T本来人就不多，能有这种权限的人更是呼之欲出。

“没错，就是鲍德温。”茱蒂扭过头去，有些难过地说道，“他才是我们内部最大的叛徒。”

“谢谢你告诉我。”阿娅握了握茱蒂的手，“放心，我一定会把比尔斯从掩体里拖出来的。”

说到比尔斯，茱蒂的脸一下子红了：“啊？那个混蛋现在还安全吗？”

阿娅没有回答她，而是转身再度跑入了掩体。

如今敢于只身进入掩体的，恐怕也只有阿娅了。茱蒂带着感激凝望着阿娅离去的背影，觉得眼睛有些湿润。

事实上被救的比尔斯现在一点感动的心情都没有，他只觉得自己要被冻死了。

当阿娅赶到的时候，比尔斯正在试图用自己那件小背心裹上自己的双手，因连续出动大量人造线粒体而变得极度寒冷的房间里，金发小帅哥牙齿打架的声音连成一片。

“喂……你来得真及时……”身体已经不能动弹的比尔斯看着阿娅把自己拖离冷库一般的房间，忍不住抱怨道“这里的设施太差了……”

“好了好了，回去让茱蒂跟你说吧。”

阿娅以线粒体力量给比尔斯取暖，顺便给他指引逃离这里的通道。

“那你怎么办？”比尔斯依然有些担心阿娅。

“我还有事要做。”

阿娅望着长长的通道，心中想着的，是凯尔和夏娃。

比尔斯离开之后，阿娅顺着自己熟悉的掩体通路一路向前，终于看到了凯尔和夏娃。

遗憾的是，那个自称9号的神秘人也在这里。

和所有类似9号的战士不同，9号是拥有独立思维的人造人。他思路清晰敏捷，动作迅猛强劲，此时9号对正跟他对峙的凯尔说出了一句让阿娅难以接受的话。

“凯尔，你这样背叛组织，不怕我惩罚你么？”

凯尔耸肩笑笑：“你还真以为自己是神？你只不过是个线粒体仿制品罢了，你看看自己身后，那东西对这个世界来说都比你重要。”

阿娅顺着凯尔的目光看过去，一时间差点发不出任何声音。

就在控制室通路中间，蠕动着的巨大生命预示着线粒体的究级形态。阿娅曾经见过孕育新生命的线粒体，也是这种形态。

“你这个叛徒！”9号被凯尔彻底激怒了，放下夏娃朝凯尔猛扑过去，却被凯尔轻松地避开了。

“算了，咱们还是和平相处吧。”凯尔口气轻松地化解了自己和9号之间的矛盾，转而将枪口对准了阿娅。

阿娅看着凯尔，内心一片悲凉。这样被信任者出卖的经历，在她生命里还尚未有过。凯尔的枪口说明了一切，阿娅在体内酝酿着强大的线粒体保护力量，等待凯尔开枪的那一瞬。

枪声响起，9号应声倒下。

凯尔动作快得让人几乎产生幻觉，一发子弹射出之后便立即拽着阿娅和夏娃迅速后退。两人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被强力弹药击中的9号已摇摇摆摆跌落金属天桥，被蠕动着的巨大线粒体一口吞下。

凯尔松了一口气，摸起电话想要联络什么人，却发现那边没有任何回应。面对阿娅质疑的目光，凯尔做出了简单的解释。

“从一开始我就是受雇于第二次新坦雅计划的人……只不过后来又被政府雇走了。”

“为什么？”

“人在追求理想的路上很容易迷失方向。”凯尔解释道，“当整个组织的目的发生偏移之后，我就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了。”

阿娅还想要说点什么，却被小夏娃拉了拉衣角。

“那个……是星星吗？”

凯尔和阿娅抬头望了一眼，两人脸色迅速变得惨白。

那是……来自天上的光束！

“先遣部队已控制了基地的大部分区域。”

仍然是在那间办公室里，男子依旧望着国旗沉默不语，背后一名胸前佩满军衔徽章的老者则在向他汇报事件进展。

“间谍有什么消息？”

老者摇摇头：“已经失去了联络……所以如今只能批准D计划。卫星炮是惟一拥有毁灭那种力量的武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所谓最坏的情况，指的当然是线粒体病毒散布到世界各地。

“这样的话……”男子摇摇头，叹息道：“先通知部队从那里尽早撤离吧。”

“很遗憾，已经没有时间了。”老者口气坚决，“他们会以英雄之名被埋葬在国墓之中……”

“一定要由我做这个决定么？”男子露出痛苦的表情，“为什么一定是我……”

“总统阁下……这关系到我国民众的命运。”

被称为总统的男子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点点头。

“我明白了……”

卫星轨道炮是美利坚最引以为傲的武器，也是传说中“星球大战”计划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无缘见识它的真正威力。

此时天空中华光闪过，仿佛《圣经》中上帝制裁罪人的手段一般，一道光芒落下，带起滚滚浓云和火光。

许多东西被瞬间融化了，甚至没有碎裂的机会。

爆炸展开近一秒钟后，声音才向四周扩散开来。

炽烈无比的光束直指巨大的线粒体胸腹，穿透了地下掩体足以抗拒核辐射的厚厚隔层，焚烧着吞噬了9号的那张大口。

即使阿娅以线粒体最强的保护能力与之抗衡，强大的冲击波依然将众人彻底击昏过去。凯尔更是被气浪吹飞，远离了阿娅的视线。

强烈的线粒体振动让一直处于昏睡状的超大型线粒体身体开始骚动。被强光束撕裂的伤口流出肉色的汩汩浆水，一个宛如婴儿的黑影自线粒体伤口处缓缓爬出，发出一声声抽泣。

如果阿娅此时尚保持清醒的话，她一定会对这婴儿和哭泣声记忆犹新。

三年前的美军航母上，同样的哭泣声，同样的线粒体。

同样的噩梦。

……

……

半晌之后，阿娅从昏迷中渐渐醒来，眼前一片烟雾缭绕。被卫星炮击碎的通气管道喷出一团团蒸汽，在模糊的视野中阿娅慢慢站直了身体。

“凯尔？夏娃？”

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回答声，阿娅狂奔过去，看见正抓着断桥一角勉强支撑身体的凯尔。

“你怎么样？”

凯尔喘了口气，摇摇头：“我……我没事。倒是夏娃她……刚才好像被吹到桥下去了……”

阿娅望下去，桥底深不见底。此时惟有自己解放线粒体力量，才能到达最下层。

“那你怎么办？”阿娅担心地看了一眼凯尔被重重压住的右腿。

凯尔露出一个强挤出来的笑容：“我是训练有素的间谍，不用担心……快去吧，夏娃她很危险。”

阿娅点点头，不再说什么，转身跳入看似无底深渊的桥下。一双半透明状羽翼在她背后时隐时现，助她缓缓落于地面。

夏娃的确就在下面，但这里显然不仅仅只有夏娃一个人。

还有绝望的巨型线粒体。

巨型线粒体已被激光炮彻底激活，蠕动着庞大的身躯甩出无数触手，试图缠绕住阿娅。这些攻击在解放的线粒体力量面前却产生不了任何作用，一次次被触电一般的弹回之后，巨型线粒体开始利用周围的钢铁碎片袭击阿娅。

此时阿娅心中已是一片宁静，她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噩梦般的那一周，面对着无数强大又凶狠的线粒体的日子。

枪口喷出被线粒体强化过的子弹，此时战斗已成为她的本能。

进化？退化？

生存？毁灭？

物竞天择，同类之间的残杀再度展开！

纵然强大的线粒体懂得保护自己的弱点，阿娅依然在围绕着敌人奔跑中找到了最佳攻击位置。随着弹荚里的弹药渐渐减少，巨大的人造线粒体也开始崩溃，渐渐再也支撑不住强壮肥硕的身体，轰然倒下。

阿娅收起武器，正准备松一口气之后去救夏娃，这时巨型线粒体口中竟飞出一条触手，并以闪电般的速度捉住了夏娃，将她卷入口中！

阿娅脸色巨变，她非常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刚要冲过去抢回夏娃，却发现自那巨大线粒体体内涌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妖艳而没有性别的人类，宛如神祇般站在虚空之中凝望着阿娅，双眸带着丝丝敌意。

站在这里的两个同类，必须有一个死去，这就是进化法则。

嗞——嗞——

发出诡异如蛇鸣般的声音，线粒体自空中飞速降下，一脚踹在阿娅肩头！

骤然遇袭，剧痛中阿娅手上的步枪脱手而出，背后那对隐性羽翼乍亮了一下。

双眸圆睁的阿娅怒喝一声，双足也脱离地面，解放的线粒体力量被敌意彻底激发出来，释放出强烈的能量与完美线粒体对抗。

两个飞舞的身影在空中交织成一团。

随着本能，阿娅拳打、脚踢，一次次对抗着完美线粒体的威压。两个生命之间最凶狠的搏斗给空中带来一次次的震荡，引得周围的建筑都为之震颤。

每一次手肘相撞都带来一次爆炸。

每一记足腿相抵都引起一阵扭曲。

超越了人类所能理解的范畴，两个强大的生命在空中舞蹈着毁灭，引导着再生。

两人从空中一路打到地面，接着又陷入更深的下层。

支撑地下掩体的金属立柱留下了道道凿痕，整座基地仿佛都因两人的力量摇摇欲坠。

阿娅毕竟不是完全线粒体生命，身体强度始终不如完美线粒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渐渐落于下风。

完美线粒体带着临下地望着阿娅，双手的力量不断加强，慢慢将阿娅从空中逼至地面。

阿娅回头望了一眼背后，已无退路的她脑海中灵光一闪，突然自腰间抽出一件武器。

除了警棍外，阿娅手中还带着一样并不常用的武器。

一把匕首。

线粒体的力量瞬间汇入匕首顶端，毫无征兆地刺入了完美线粒体的头颅。

除了那里，他全身其他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再生。

仿佛利刃穿透了水面，这一刀在激烈的抗争中悄无声息地刺中了完美线粒体。阿娅身体周围的线粒体力量瞬间大涨，失去了对面威压的她架着完美线粒体生命缓缓升空。

既然线粒体的故事是以火开始，就再度以火终结吧……

阿娅的双臂蔓延出滚滚热流，流淌到带着不甘表情的线粒体身上，渐渐将完美无缺的生命化成一团焦炭。

焦炭飘散空中，化成无人察觉的粉末……

用光了全部线粒体力量的阿娅自空中重重跌落在地面，失去意识之前她听到一阵忙乱的脚步声。

“生还者在这里！还有两个人，都是女性！”

两个女性？

夏娃她没事吧？

凯尔在哪里？

这是阿娅昏迷前想到的所有事情。

……

……

Parasite Eve II 尾声

事件一如想象中那样结束了。据消息灵通的比尔斯所说，白宫方面好像是最后结束整个事件的幕后使者。若没有那个国家权力最高点的男人点头，卫星炮断然不会对准自己祖国的版图。

当然，对于媒体而言，这是一次“不能探究真相”的新闻。不管是误射卫星炮的政府声明，还是洛杉矶市中心的爆炸事件，都将渐渐沉入喧嚣之中，被各种其他花边新闻所淹没。

莫哈韦沙漠的军事行动则成了“反恐活动”，国民对于这种解释也乐于接受。

知道真相的人仍不在少数，其中鲍德温受到FBI的逮捕，被撤职查办。罗伯特因为表现良好成了M.I.S.T的领头人。茱蒂和比尔斯等人商量着如何搜集证据，在适当的时候发表真相。从目前的进度来看，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但愿人们能够接受自己并非惟一正在进化的物种的说法，如果再这样麻木下去，也许线粒体的下一次解放真的可以取代人类了。

小镇上惟一的英雄道格拉斯和他的爱犬在医院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安然无恙了，现在他们都有了新的生活。

罗伯特协助阿娅收养了夏娃，两人的身分已变成了姐妹。

关于夏娃身分的真相，只有阿娅自己知道。

所有的真相都掩盖在历史的黑暗之中，听闻白宫方面还想要偷偷处理掉所有与这次事件有关的人，包括为那个组织工作的人，以及……凯尔。阿娅自从昏迷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凯尔，经过多次寻找也没有结果。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渐渐所有人都已经从那次事件的阴影中摆脱出

来，新的生活正渐渐展开。

一个人的时候，阿娅偶尔会想起那个笑容不羁的年轻人。那样爽朗的一张脸，难道真的只能存在于自己的记忆之中了？

带着这些遗憾，阿娅难免有些伤感。

2001 年的某天，阿娅带着夏娃回到了纽约自然博物馆。

当年最初获得线粒体力量的冒险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如今重回故地，看着曾与之战斗过的恐龙化石，阿娅忍不住露出了微笑。

夏娃对着自然博物馆的展品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在每一样展品前都要驻足停留许久。

午后的斜阳从玻璃窗射进博物馆内，让人浑身暖洋洋的好想睡觉。阿娅看着夏娃快乐地跑来跑去，心中一片祥和。

就在两人走到那座巨大恐龙化石面前时，有人推开了门。

很小的声音，带来一片灿烂的阳光。阿娅望着那个逆光的人影，脑海中瞬间回忆起了某个场面。

那一天，在旅馆窗口望出去的时候，似乎也有这样的一个身影？

再度露出笑容的阿娅迎着那个影子慢慢走过去，纽约街头的风从门口吹进来，融化了每个人的心。

全文完



グランディア

GRANDIA

原著/細江ひろみ　译/翔月

格兰蒂亚

第五回



噗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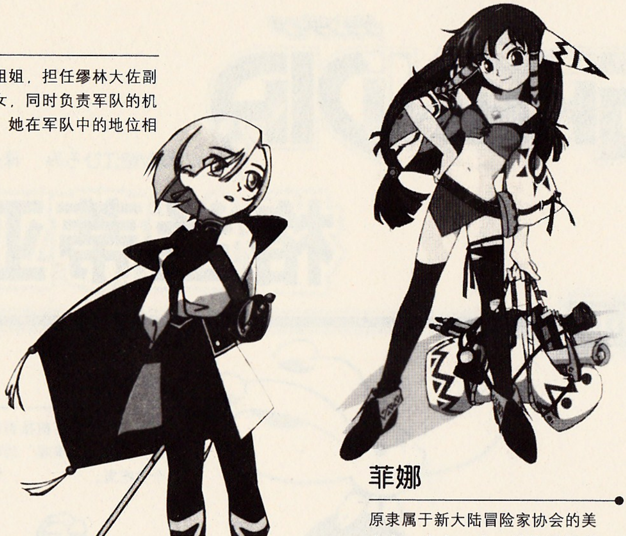
杰斯汀的父亲生前捡到的神秘生物，会发出“噗噗”的叫声，是个贪吃鬼。

丝

杰斯汀的青梅竹马，自称是杰斯汀的监护人，因担心杰斯汀的安危而伴随他一起出外冒险。

杰斯汀

向往古代文明的少年，将父亲留下的遗物“精灵石”视为珍宝，以寻找“阿伦特”为目标踏上了冒险之旅。



玲

菲娜的姐姐，担任缪林大佐副官的少女，同时负责军队的机密计划，她在军队中的地位相当特殊。

菲娜

原隶属于新大陆冒险家协会的美少女，实力一流，性格开朗活泼，受到杰斯汀的影响而决定与他一起寻找“阿伦特”。

前情提要

在返回新帕姆的途中，杰斯汀等人救助了一名头上长角的奇特少年，不料却因此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与加雷尔军的纷争之中——收监、救人、逃狱、抢夺军用列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了解到这位少年名叫莱姆，是隐居在雾之树海之中的鲁克村村民，在他跑出树海玩耍时不知为什么被军队盯上了。听了他的话，杰斯汀当即决定不再回新帕姆，而要直接去挑战雾之树海和世界尽头。后来在莱姆的带领下，他们一行人穿过大雾来到了鲁克村，并从村子的长老那里听说了许多关于世界尽头和光翼人的事。然而就在这时，加雷尔军入侵村子来了，原来杰斯汀等人中了军队精心设计的圈套，进而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他们的带路人……

（接上期）

杰斯汀等人被关进了一间比起小屋来更像仓库的地方。

仓库中漆黑一片，一扇窗户也没有，完全看不到外面的样子。

外面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呢？完全摸不着头脑。只不过，从四处传来的声响来判断，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黑暗之中，丝紧紧地抓着杰斯汀的袖口。

“真服了，怎么我们好像总是会被人给关起来啊。”

“我已经不想再呆在这种地方啦。”

“噗噗。”

“总之，我们得先找到逃脱的方法。时刻确保退路可是冒险家的基本原则。”

菲娜边说边已经在身边悉悉索索地找起什么来了。

“同意！本来我还以为菲娜会说‘老老实实地呆着吧’之类的呢。”

“哈哈哈！被人这样评论自己，这还是第一次呢。小的时候大家可都是这么说我的——‘完全猜不到菲娜到底想干什么’。”

“嘿嘿嘿，我觉得我似乎也能够理解那种想法。”

“……找到我们的行李了。杰斯汀、丝，你们现在在哪儿？我要把你们的行李给你们。”

“在这儿、这边！”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杰斯汀感到自己的脸突然被菲娜的手摸了一下，接着那只手又摸向了自己的手腕。

“给，你的行李。”

菲娜将拿在另一只手中的杰斯汀的那部分行李递给了他。

“嘿嘿嘿，谢啦，菲娜！”

然后菲娜顺着杰斯汀的身体继续摸索，虽然弄得杰斯汀很不自在，不过最后她成功摸到了丝的手。

“给，这是丝的。”

“菲娜好厉害哦，漆黑一片，你是怎么找到的？”

“噗噗？”

“这个嘛，刚才在大门被关上之前，哪个地方有什么东西，都已经印在我的眼皮上啦。之后就以那个为线索，摸索了一会儿就找到了。”

“真不愧是专业的老牌冒险家，果然与众不同！好的！既然找回了行李，就可以点火把了。点火把喽！”

“不行！”

菲娜慌慌张张地阻止了杰斯汀。

“万一引起火灾的话，我们会被烧死的！”

“稍加注意的话，应该不要紧吧。”

“这里到处堆满了易燃的东西。太危险了。而且，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时杰斯汀脚底下的地板发出了咚咚咚的响声。

“怎、怎么回事？”

“杰斯汀！你在上面吧？让开一下啊！”

“莱姆！”

杰斯汀感到脚下的地板好像要被一鼓力量掀起来似的，他赶紧向一边退了几步。接着莱姆的脑袋从被掀起的地板下面露了出来，他的手里拿着一根散发着青白色光芒的棒状物体。仔细一看，那是一根生满藓苔的木棒，而发出幽光的正是那些奇特的藓苔。

“我就知道你们肯定在这里！”

“莱姆，你是怎么到这儿的？”

“嘿嘿嘿！我啊，因为总是不知怎么回事就做了一些让大人们发怒的事，所以经常被关进这座仓库“思过悔改”。这种事简直像家常便饭一样，三番五次我可受不了。因此，我就偷偷做了这个逃跑地道。”

“呵呵，真有你的！”

“杰斯汀，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夸奖的事情啊。”

“村里的人都在互相谈论着要拿杰斯汀你们做人质什么的，我听了很生气。你们与那些军人根本不一样，但是

不管我怎样向他们解释，他们也都不听我的……”

“那么，现在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大家都平安逃进森林里去了。我本来也要和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往森林里逃走的，不过在途中听到杰斯汀你们要被当作人质这件事后，我就悄悄地跑回来了。而且，我往回跑的时候躲在森林的大雾中偷听到了军人们的谈话。他们的目的好像是要夺取光翼人的石像！也就是光神大人！”莱姆焦急地说。

“什么！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不先去向长老或别的人报告？”

杰斯汀显得非常震惊。

其实他对于“光神大人被夺走”这件事的重要性根本不清楚，他之所以会这么紧张，大概是受到了莱姆的影响。

“那是因为留在村子中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们都聚集在广场上正在被士兵们监视着，而且我也不知道逃进森林的大人们现在到底躲在哪里……这时候我突然想到长老既然要用你们做人质的话，会不会跟以前的我一样被关在这里呢……于是我就决定来这里看看再说。长老那个人啊，不管是什么都喜欢往这里面塞。”

“原来是这样啊。”杰斯汀用很佩服似的口气说道。

他借着莱姆的木棒所发出的幽光环顾四周，虽然光太弱看得不是很清楚，但这个仓库确实被各种各样的东西乱七八糟地填得满满的。

“杰斯汀！我作为这个要把你们当作人质的村子的一员，这样拜托你们也许不大合适……但我是绝对不允许光神大人被别人从村里拿走的。所以，你们能不能帮助我一起守护光神大人？当然如果不行的话我就一个人去……”

未等莱姆说完，杰斯汀就理所当然的口气说：“你在客气什么呢！我们不是朋友吗！”

听到杰斯汀比飞行器还要快的答复，莱姆吃惊之余还显得有些难以置信，他确认似的问道：“真的……可以吗？”

“交给我了！那些阻挠你的加雷尔军，就由我杰斯汀大人来打倒！”

红毛小子已经完全燃烧起来了！不过……

“杰斯汀，等一下！”

菲娜的声音显得很慌张，同时又夹杂着一点不耐烦和愤怒。

“这次的对手们可是连那么巨大的飞行机械都用上了哦，那些士兵们也许每个人都装备了枪，以我们现在的情况你打算怎样与他们战斗？”

“……大概有点勉强吧。”

“不是‘有点勉强’而是‘特别勉强’！”

“不过如果是男子汉的话，有时即使明知勉强也必须拿出勇气勇往直前！”

“我和丝可不是什么男子汉！”

“既然这样，只要我和莱姆去就够了！女人和小孩子，就老老实实地呆在这里吧！”

“杰斯汀！我们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你白白地去送死呢！”

“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我的朋友可是遇到了大困难啦！而且现在他就站在我的眼前！好了好了，总之我要去了！”

杰斯汀的语气中透露出些许鄙视和不耐烦。话音未落，他就纵身跳进了莱姆挖的地道中。不过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菲娜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放开我！菲娜！”

“不放！”

……随后菲娜轻而易举地将杰斯汀提起来并向身后的地上甩去。

“好痛——！”

菲娜的确要比杰斯汀稍稍年长一点，身高也的确要比他稍稍高一点。

不过从到现在为止的这段冒险旅程来看，作为男孩子的杰斯汀应该要比女孩子菲娜更加有力气才对。

杰斯汀一直使用的是需要较大力气的剑或斧子，而菲娜则喜欢使用鞭子或小刀这样的虽然需要技术却不怎么花力气的武器。而这一点便正反映了双方力气的差异。

可是现在，杰斯汀却怎样也无法甩开菲娜这只抓着自己手腕的手。

“安静点，杰斯汀。再这么吵会招来敌人的！”

被菲娜这么一说，杰斯汀停止了抵抗。被菲娜抓着的手腕也不会因为自己毛手毛脚的挣扎而发痛了。

可是即便杰斯汀停下了抵抗，菲娜抓着他的手也并没有因此而松开。

明明只是轻轻地被握着，杰斯汀却完全挣脱不了，想抽也抽不出来。无计可施的杰斯汀只好就这样在手腕被菲娜抓着的姿态下，从嘴里发出了抗议之声。

“这么说菲娜你是要我无视莱姆的请求了？”

“你就这样冲进敌人的大军里，然后像小狗似的被他们白白杀掉，能有什么用？到最后又能帮到莱姆什么吗？”

“不管是不是太乱来，不管有没有用，首先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才是最重要的吧！”

说着杰斯汀又开始手脚乱动地闹腾起来，菲娜提着他的手腕将他举到了半空中。

丝晃动着身体慢腾腾地走近杰斯汀，歪着脑袋看着他说：“我说，杰斯汀。”

“噗。”

“丝也应该这么认为吧？难道说连你也要对莱姆的困难视而不见吗？”

“什么呀，我是要说，难道我们必须与军队战斗不可吗？”

“噗？”

“啊？”

“所以啦，只要救出光神大人不就行了吗？即使不用同士兵们战斗也可以吧？而且我也认为就凭我们几个人与那么多士兵们战斗的确太勉强啦。在光神大人被夺取之前把它藏起来，如果已经被夺走了的话我们就把它偷回来，这样就行了吧？杰斯汀被士兵们杀掉的样子，我可不想看到，绝对不想！”

“噗噗噗。”

这样说起来，在铲除毒蛇或吸血蝙蝠的时候，杰斯汀军人完全不曾在意到这是在‘杀死’对方这件事。即使在打倒海牛似的幻灵、食人鸟、木头人还有牛龟时也是一样，包括在分割食人鸟并烤它的肉来吃的时候。

看来在打倒眼前的敌人——前进——出现新的敌人——打倒它继续前进……这一路走来的冒险过程中，杰斯汀渐渐产生了士兵们也只不过是像之前的食人鸟等一样的“敌人”而已这样的错觉，而从根本上忘记了现在的对手是普通的“人”而非“动物或怪物”这一点。

即使是加雷尔军的士兵，也并非全是一些令人生厌的家伙。况且他们里面

还有曾经帮助过杰斯汀一行的人，像在帕姆的时候认识的那位哥哥就是加雷尔军的士兵，而且菲娜的双胞胎姐姐现在也许就是这些士兵中的一员也说不定。

由此说来，他们虽然是“敌人”，但还没有可恶到非要杀死他们的地步。当然，对现在的杰斯汀来说，他还完全没有掌握“在不杀死对方的前提下打倒他”这样的精妙尺度。况且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估计如果真的战斗起来杰斯汀也只有被杀的份。

不过，若是演变成自己的同伴在眼前被杀死的局面，说不定就要另当别论。

听了丝的话，杰斯汀刚才还在拼死挣扎的身体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瞬间没了力气，这时菲娜也松开了紧抓着他的手。

失去了刚才那股冲劲的杰斯汀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飞奔出去，也什么都没有说，只是以满脸不知所以的表情看着莱姆。

莱姆有些难为情地满脸通红傻笑着说：“嘿嘿嘿，其实刚才我也在考虑该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救出光神大人呢……”

“嘿……哈哈……”

这时的杰斯汀，也只能红着脸傻笑了。

不知道加雷尔军是如何知道光神大人的存在的，而且，也不清楚他们夺取其神体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士兵们在将村子镇压之后，便开始了地毯式的大搜索。

杰斯汀他们则在莱姆的带领下离开了仓库，向村子的后山跑去。

光神大人就供奉在后山之上。

壮观的参拜用山道一直延伸到光神大人的所在之处，而且在山道上发现了士兵们走过的痕迹，估计他们找到光神大人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据莱姆所说，驱雾大树的效果将持续到神体所在的后山山顶附近。它的另一边，马上便被浓浓的大雾所覆盖。因此，如果将神体从后山山顶向大雾之中推下去的话，在大雾的保护下就不会轻易被发现了。

他们一行人在向后山奔跑的途中，莱姆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作战计划。

“把光神大人推下山？真的可以这么做吗？”杰斯汀满脸诧异地问道。

不过莱姆倒是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

“没关系，至少比起被人盗走来要好得多了！”

后山对莱姆来说，就宛如自家的庭院一样熟悉。因此他们选择了最短距离直奔山顶而去。

不过即便如此，在这灌木丛有丝和莱姆那么高的后山之中，他们根本无法全速前进。而且这条“捷径”的途中尽是一些高低不平的大坡，许多时候他们必须四肢全部用上才能翻越斜坡，真不知这还到底算不算是捷径了。

况且在这一片漆黑之中，为了不被士兵们发现，他们还不能使用火把。现在惟一的光源便是莱姆所拿的那一根生满“光苔”的被称作“光木”的木棒。

这个虽然不必担心会引起火灾，在室内也可以放心使用，不过作为照明用的光源来说实在是太微弱了。

头顶的夜空中悬挂着一轮明月，可是它所发出的皎洁月光却被挡在了茂盛的树荫之外。

一会儿被灌木丛挡住了去路，一会儿脚又不知道被什么给缠住了……夜幕下，他们一行人在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密林中艰难地向山顶攀登。

终于，视野突然间豁然开朗，月亮的幽光瞬间布满眼帘。

一座巨大石像的廓影，沐浴着皎洁的月光庄严地端坐于山顶之上。它的周围是在月光的照射下若隐若现的雾之大海。

后山就好像一座浮在雾之大海上的小岛一样，而村子则宛如沉入大雾之中的湖泊。杰斯汀他们和莱姆前往村子时所走过的那段路，就好像从湖泊中流出去的小溪一样，仍然是大雾之中比较稀薄的部分。

这些景象的对面，就是矗立在雾海之中、不知延伸的何方的世界尽头了。在月光的照射下，它散发着白色的光芒。

这时，莱姆轻轻地发出了一声叹息。

“可恶，军队的人已经来到这里了！”

跟在他身后的杰斯汀等人也一边巧妙的隐藏着自己的身影，一边环顾着石像的四周。

一名加雷尔军士兵不知道是在站岗还是在等待同伴，他静静地伫立在巨大石像的旁边，与其一起沐浴着月光。

虽说这名士兵是位小个子，但石像的高度看起来也有其身高的一倍以上，同时整个石像还给人一种十分厚重的感觉。

“莱姆，那个就是光神大人的神体吗？”

“对啦！很威武吧！”

威武的确是很威武，但相对地，这个看起来又大又重的东西似乎也无法被轻易移动。

“这可该怎么办？那么大的一块石头。”

站在旁边的菲娜好像正在考虑着些什么。

“值得庆幸的是它旁边只有一个士兵，我们还有机会。看起来也没有时间让我们多做准备了，就先用我们冒险家的做法来尽量移动那个大家伙试试看吧。只是没有滑轮的话会比较辛苦……”

菲娜刚说到这儿，一阵令人感觉不快的嘎吱嘎吱声便自他们头顶上传来，受这巨大响声的影响，杰斯汀他们感到全身好像要散架了似的。

“杰斯汀，看那个！”

杰斯汀顺着菲娜的声音穿过月光望去，天空之中飞来了一架巨大的飞行机械，而那个士兵正手提着照明灯为那架飞行机械引路。

这时从飞行机械上向光神大人的方向落下了几根粗粗的锁链。看来光神大人的神体上已经被缠好了绳索。

那个士兵待锁链降下来后，就开始快速地将其前端的钩子与捆绑在神体上的绳索钩在一起。

“不好，他们打算把石像吊上去！休想得逞！”

“杰斯汀！”

菲娜还没来得及阻止他，杰斯汀已经大喊一声一跃冲了出去。

那位士兵显得非常吃惊，不过他依然在杰斯汀靠近之前沉着冷静地将所有的钩子钩好，并对上空发出信号，然后纵身跳到了光神大人的神体上。

锁链嗖地一声被拉紧，光神大人的神体也唰地一下被牢牢地束缚了起来。

曾经因为失去翅膀坠落在这片土地上的光神大人，现在则被安上了这个

名为“飞行机械”的人工“翅膀”，虽然不知道他本人是否中意这个新“翅膀”，但起码他终于又再次摇摇晃晃地飞上了天空。

“等等——！”

杰斯汀一边大声叫喊着一边向光神大人狂奔。

那个士兵掏出枪来朝杰斯汀连发了数枪。可是，子弹连擦都没有擦到他。

所谓的枪械，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击中目标的。特别是当双方都在运动当中、而且射手连自己的脚下都还不稳定的时候。

不过话虽如此，这世上还有许多人会倒霉到明明没有被瞄准却被流弹击中，而且也有许多优秀的射手不管在多么恶劣的条件下都可以准确地命中目标……尤其是经过特殊训练的军人……所以，杰斯汀现在所采取的行动，也只能称之为鲁莽了。

要命的是，当事人杰斯汀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乱来。而且似乎还完全沉浸在了这种英雄游戏般的氛围之中。

只见他不顾一切地向前猛跑，未等飞行机械飞离，他终于也一跃跳到了光神大人的神体之上。

神体因为杰斯汀的冲力大幅摇晃起来，为了不被甩下去，杰斯汀和那位士兵都蹲下身子紧紧地抓着锁链。

在月光和飞空机械照明灯的照射下，杰斯汀看清了那位士兵的脸，他不禁大吃一惊——那个人竟是杰斯汀等人被捕时，将逃脱方法故意教给杰斯汀、并将钥匙“不小心”遗落的那名女中尉！

那个时候杰斯汀还认为她是个半吊子，可是后来……总之，这个女子就是欺骗了杰斯汀，并在不知不觉中让他做了一回鲁克村带路人的罪魁祸首。

“吆喝吆喝！这可真是不是冤家不对头啊！这次你可把我杰斯汀大人骗得好惨哪……”

就在杰斯汀还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一把手枪黑洞洞的枪口突然对准了他的鼻尖。

女中尉冷静地说：“你现在马上给我跳下去，你现在跳下去的话也许脚还不会扭伤。”

“好啊！不过你们要先把光神大人的神体放回原来的地方！”

“这不可能。”

“既然如此！”

“别乱动！只要你动一根手指我就会开枪。”

杰斯汀完全不理会女中尉的制止，只见他抓紧身边的锁链，然后在光神大人的神体上面猛然一跃而起。

神体接着开始剧烈摇晃起来。

“呀——！”

在剧烈的晃动下，女中尉只能勉强紧抓锁链使自己不至于掉下去，根本抽不出手来开枪。

“还回去还回去！不还回去的话，你就会掉下去啰！”

杰斯汀边大声威胁她边不停地乱跳，神体晃动地越来越剧烈了。

就在这时——

“姐姐！”

菲娜的呼唤声自下方传来。

“哎？”

震惊不已的杰斯汀向下望去，只见月光照射下的山顶上，菲娜、丝、还有莱姆都仰头向这边张望着。



现在我必须杀了你。”

不知何时起，杰斯汀忘记了摇晃光神大人的神体，而另一方面，女中尉……玲乘这个机会，在晃动得越来越弱的神体上，使自己的身体得以安定下来。

玲将食指扣在扳机上，并将枪口对准了杰斯汀的胸口……她的手指，似乎正在为扣动板机而注入力量。

杰斯汀眼看自己已经无法逃脱，他决定利用这一瞬间再次跳起，来赌一赌看看。然而，这时他们脚下的神体突然开始发出耀眼的光辉，而杰斯汀口袋中的精灵石好像与之呼应一般，也开始放射出光芒。

“怎、怎么了！”

玲显得十分震惊。而她之所以震惊并不是因为突然发光的光神神体，而是因为杰斯汀裤子口袋中那个散发着光芒的东西。

只是，菲娜所观望的对象似乎并不是杰斯汀。

“姐姐！”

菲娜再次大喊了一声。

杰斯汀看了看菲娜，又回头看了看站在自己眼前的女中尉。

从给人的整体感觉来看，女中尉似乎要比菲娜大几岁的样子。不过仔细看去，却可以发现她与菲娜有许多共同之处，包括她的身高，还有月光映射下的那副熟悉的容姿……

“……你，难道是，菲娜的姐姐……玲？”

“也许非常对不起菲娜……不过，

“这、这怎么可能！难道说你拥有精灵石？”

“怎么不可能！这是我老爸的遗物！”

“把它交出来！”

“做梦！”

玲松开了抓着锁链的手，跃身跳向了杰斯汀。就在这个悬吊在半空中的光神大人神体之上。

这时神体突然出现了大倾斜。

杰斯汀因为一直紧紧地抓着锁链，所以没受到什么影响。不过玲却失去了平衡，朝杰斯汀倒去。

在那一瞬间，杰斯汀将擦着自己的身边而过、眼看就要掉下去的玲用一只胳膊一下子挡住了。

只有玲的枪落向了雾海之中。

……啊，与菲娜一样。

杰斯汀确确实实地从倒在自己臂膀中的玲身上感到了与菲娜相同的感触，闻到了与菲娜相同的体香。

可就在这时，谁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啪咔！

随着一声尖锐的声响，神体的光芒消失了，接着便分成了好几块，零乱地向地面落去。

“呜哇——！”

杰斯汀失去了立足之处，身体向雾之大海落去。在坠落的时候，他看到了抓着锁链的玲伸向自己的手，“玲抓住锁链了吗。太好了，太好了”——虽然玲仍然还应该算是自己的敌人，但此时此刻，坠落中的杰斯汀却不可思议地、真真切切地为她能够得救反而感到欣慰。

从上方望下去的雾海好像一块大海绵，软软的，似乎能够喧腾腾地接住自己一般，杰斯汀甚至有种认为自己会因此而得救的感觉。

与此同时，故乡的街景、蒸汽汽车和蒸汽船、妈妈莉莉、因长麻疹而睡在床上的丝、故乡的对手冈茨、激动得发表“无妖论”时的菲娜……这一切的一切，完全没有任何次序地一幕接一幕闪现在他的脑中，紧接着又转瞬即逝。

下一个瞬间，杰斯汀的身体与蒸发着的雾之大海冲撞在一起。

视界变成白白的一片，正在想接下来是否会变得更加白亮的杰斯汀，突然“噶！”地一声，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好像撞到了什么，但马上又被弹了起来。接着他后背朝下，啪飒啪飒地穿过树枝和树叶，最后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地面上。

他的周围发出几声咚飒咚飒的重物落地的巨响后，终于静了下来。

不知身体的哪个奇怪部位被撞伤了，杰斯汀完全无法活动自己的身体。

之后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两只胳膊终于可以稍微活动一点了。可是他却感觉身体除了胳膊之外的部分，似乎遗忘在了空中一般。

月亮照射下的大雾吸足了皎洁的月光，将光明与黑暗融合在一起，全部变成了一片牛奶色，而杰斯汀的身体，也好像一片放入牛奶中的饼干一样，慢慢地与其融为了一体。

不要说月光下的树木了，甚至连自己明明应该就在那里的的身体，都完全看不见了。

浸泡在这一片混沌的牛奶之中不知又过了多久，杰斯汀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体似乎已经完全融化殆尽了，于是他不止一次地用手指拾起可及范围内的小草和石子放在自己的鼻子附近加以确认——通过指尖对小草和石子的感触，还有闻到他们被大雾浸湿后的自然清香，来确定自己确实“还在这儿”。

从另一个角度讲，他现在其实只是单纯在打发时间而已。

慢慢的，周围各种各样微弱的声音开始往杰斯汀的耳朵里钻。

凝聚在树梢的雾渐渐化作水滴滴下的声音。

昆虫和小动物们跑动所发出的声音。

小鸟和蝙蝠们扇动翅膀的声音。

一只小虫正在吃草，一只小动物想要捕食这只小虫，不过却因为发现自己已经被一只大动物注意到了而急急忙忙地逃跑了——倾听着大自然微妙的声音，像这样的“电视剧”一部又一部的在杰斯汀的脑袋中上演起来。

看起来这附近比想象中的要热闹得多。

据莱姆所说，雾之树海之中应该还有一些害人的大型怪物或与木头人类似的生物存在，所幸的是，杰斯汀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感觉到那种生物们的气息。

加雷尔军飞行机械的声音、人们的叫喊声还有枪的声音等一点儿也听不到。

是因为离这儿太远所以听不到吗？还是军队已经撤退了呢？完全摸不着头脑。

终于，杰斯汀肚子里的生物钟发出了“已经深夜啦”的警告。虽然这声警告提醒了杰斯汀一件现在难以做到的事，让他觉得很为难。不过通过它，杰斯汀又进一步切实感觉到了自己还“活在这里”。

怎么办？不理这声警告的话肚子也许会抗议，于是他试着咬了一口小草发出的新芽，非常意外还蛮好吃的。

也许是因为浓雾的关系吧，杰斯汀并不觉得喉咙干渴。只是让他不舒服的是，头发和衣服也因为大雾的关系变得湿漉漉的了。

即使现在行动不便的他只能一点一点地吃身旁的小草，但毕竟东西太小，数量太少，不一会儿，他的手可触范围内的小草便全部被他吃光了。

没办法，杰斯汀下意识地舒展了一下身体，当他要再次倾听周围的声音自娱自乐时，却猛地若隐若现听到了呼唤自己的声音。

声音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他清楚地听到那是菲娜、丝、还有莱姆一遍又一遍地在呼唤：“杰斯汀——你在哪儿——？”。

杰斯汀按捺不住了，他深吸一口气，鼓足自己全部的力量，喊道：“喂——我在这里呐——！”

喊过之后，对于自己刚才那句呼唤声的音量，他自己都感到很吃惊。

这时，刚才帮助杰斯汀打发无聊时间的微小声音变成了寻找他的呼唤声和寻找他的人们所带来的声响。这些声音再加上他自己的呼喊声，支配了这四周。

身体周围的浓雾开始渐渐散去，透过变得稀薄的雾，杰斯汀慢慢地看到了挂在天空中的明月和远处若隐若现的火把之光。

他将一只手向天空举起，施放了几次火之魔法，然后再一次用自己最大的力气大声呼喊，“我——在这里——！”

火把越来越近了。终于，菲娜的身影出现在薄雾中。她一眼看到杰斯汀后，便马上扔掉了火把，飞一般地向他跑过去，并一下子跪倒在了他的身边，好像已经许久未见似的盯着他，甚至都忘记了眨眼。

当初杰斯汀将帕姆博物馆的馆长好不容易复原的光翼人雕像打破时，馆长便与刚才的菲娜几乎是同样的反应。

可是，这次他所破坏的却是光神大人的神体以及……自己。

杰斯汀对身体无法活动、就这样晾在菲娜面前的自己突然感到一阵不好意思，于是他红着脸笑了。

“嘿嘿……嘿……这个，身体无法动弹……”

菲娜的表情就好像马上要哭出来似的，“那还不都是因为杰斯汀你太

乱来！”

这时丝从后面也跑了过来，她已经哭得眼睛都红了。

“呜呜……杰斯汀！你从天上掉了下来，还以为你肯定要摔死了呢……呜呜……”

“噗噗！噗噗……”

“呵呵，我的身体超级结实，已经没关系了。看，我这不还活得好好的吗？好了，不要哭了。再哭就不漂亮啦……只不过，光神大人的神体……”

杰斯汀环顾四周，四处散落着一些原来似乎是光神神体的石块。如果刚才坠落的时候，其中的任意一块碰巧砸到杰斯汀身上的话，估计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还能说能笑了。

之后，菲娜背着杰斯汀回到了村子。

虽然杰斯汀觉得自己身为男子汉非常不好意思，但由于菲娜不准他以任何理由拒绝，所以他只好乖乖就范了……话虽如此，可是从与菲娜的后背紧密接触时他那一脸满足的表情来看，身为男子汉的他是无法否定此时自己内心的喜悦的。

……说到底，杰斯汀也还算一个坦诚的家伙。

那天自杰斯汀从空中跌落之后，加雷尔军便似乎悄然撤退了。

虽然最后光神大人的神体变得七零八落，好在整个村子除杰斯汀外没有其他的受伤者。

逃往森林中的人们都已经全部返回了村子，光神大人神体的碎块也已经基本全部回收。

莱姆当时使用驱雾果实打开的外界通往村子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慢慢消失了。

而杰斯汀身体的不适也是暂时性的，估计不久便可以完全恢复。

“光神大人之所以能够平安无事，这全都要归功于你的奋力帮助。没有光神大人，村子就不会成立。在这里，我代表村民一同向你表示感谢。”

鲁克村的长老一边给身体还不能自由活动的杰斯汀做按摩，一边重复着已经不知说了多少遍的感激之言。与他们刚来到村子时不同，现在长老的感激是打心底里发出来的，弄得杰斯汀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不过长老大人，光神大人的神体是因为我的原因才变得七零八落的……”

“其实光神大人的神体最初就是那种形态的。”

“啊？”

“光神大人自坠落到村子的那一刻开始就是那样的形态。后来我们的祖先用混合了动物胶的砥石粉将其涂抹粘贴，就成了之前你所见到的神体的样子。接下来只要再把它们粘在一起就可以恢复原状了。比起这个来杰斯汀，我记得之前你的确说过你们要去翻越那座分割世界的墙壁是吧？”

“哎？啊，是的。”

“如果有我们能够帮得上忙的地方，不管什么都尽管说。当然，我肯定会安排人送你们到墙壁脚下的。”

“如果这样的话……”

这时，站在一旁的菲娜插进话来。

“如果这样的话，请把仓库里那些

冒险家的装备分给我们一些。”

杰斯汀愣了一下，歪着脑袋问：“那里，有那种东西吗？”

“有的。似乎是一些以前迷失于雾之树海而丧命的冒险家们的行李，在当时关押我们的那个仓库里有许多。”

长老慢慢地点点头说：“曾经有一段时期，森林里经常出现无角之人的遗体，虽然我们将其遗体埋葬了，不过他们的遗物我们就收起来了。那些本来就是属于你们的东西，你们愿意拿多少都可以。”

“谢谢你，长老大人。我一定会穿越那座墙壁给你看的！”

“那样的话我希望哪天你们回来的时候将墙壁那边的事情讲给我听，尤其是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拒绝我们的理由。”

“明白了，我跟你作这个约定。我一定会把你的疑问带到阿伦特的！”

在这之后的十天里，杰斯汀他们一直留在村子里。

一行人一边调整身体的状态，一边帮助村子的重建，同时一边调查情报、整理装备，为今后的旅行做着同样的准备。到了第十一天的时候，在莱姆及其父亲的带领下，杰斯汀他们离开了鲁克村，向着世界尽头出发了。

第十三章 世界尽头

莱姆的父亲使用驱雾果实的技术要比莱姆娴熟得多。他只在必要的范围、必要的时候才会使用。可是这样做的不好处便是，由于本来就处于一片视野不佳的大森林之中，因此如果不是像莱姆那样将某个大范围的雾完全驱散的话，就意味按照莱姆之父的做法，即使使用果实将身旁的大雾驱散之后，在数米以外的地方仍然是一片牛奶色的大雾。

就这样走啊走啊，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映入眼帘的还是那片几乎完全没有变化的大雾。

在这样的一片大森林之中，莱姆的父亲竟然能够时刻确定正确的前进方向——在大雾中既看不到目的地世界尽头，也没有任何供人分辨的路标和岔道，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

即使现在将驱雾果实交给杰斯汀等人，然后让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回村子，估计他们也已经办不到了。

为从世界的另一边冒险回来时的回程所做的准备，是出发之前长老交给杰斯汀的一支小笛子。

“你们旅行回来的时候可以使用这支笛子，这支笛子的笛音能够穿过大雾传到非常远的地方。当听到笛子的声音时，我就会派人去接你们。”

然后作为杰斯汀他们的标记，给了他们一首特别的曲子。他们每个人都做了充分的练习，直到全部都能够熟练地吹出来为止。

本来以为这是一支蛮有来历的笛

子，不过据莱姆所说这只是一支村里的孩子们在森林中迷路时使用的“迷子笛”罢了。

在“行军”至第三天的时候，他们突然穿出了大雾。这时伫立在众人眼前的，便已经是在夕阳的照射下散发出暗红色光辉的世界尽头了——一座似乎要将人 在“行军”至第三天的时候，突然之间穿出了大雾。这时伫立在眼前的，便已经是在夕阳的照射下散发出暗红色光辉的世界尽头了——一座似乎要将人压倒一般的巨大绝壁。

回头看去，大概是因为墙壁与气流的关系，浓雾像被用刀猛然切断了一样，浓雾的高度虽然与世界尽头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即使这样也要比帕姆最高的烟囱还要高。放眼望去，宛如一座不管到何处都与世界尽头相平行的白色墙壁。

在两者之间约有数米的空隙，就好似是一条散步道。

这条散步道上长满了在雾之树海中一直都没有看到的新帕姆原色植物，它们枝叶茂盛，开着各种各样、争相斗艳的鲜花，有的还结着丰硕的果实。

按理说，受到墙壁的影响，它们一天之中应该只有一半的时间才能接收到阳光的照射。不过它们竟然生长得这样茂盛，也许是墙壁的保温效果补足了日照的不充分吧。

“我们有时会来这边采摘果实哦。”莱姆说。

今天，在这里将是与莱姆父子的最后一次露营。明天早晨，莱姆及其父亲就会返回村子，而杰斯汀他们则要准备挑战世界尽头了。

其实莱姆一直希望与杰斯汀他们一起共同去冒险，这一点不管谁都看得出来。可是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父亲才会一直都注意着他的行动，一刻也不敢放松。

“一片和平、完全没有不幸和危险的世界是非常无聊的。我接下来也要到杰斯汀他们的世界去看看。”

也许莱姆只是嘴上说说吧，不过当他说出这句话后，当头而来的便是父亲的一记重锤。

杰斯汀看着他们，不禁想起了妈妈的托盘攻击，略感怀念地笑了。

“呵呵呵！莱姆，出外冒险的话可不能让爸爸和妈妈担心呐！”

“怎么可能会有那样的冒险呢！”

听着他们的谈话，丝小声地叹了一口气。

“我的叔叔和婶婶，现在一定非常担心吧。”

“噗噗。”

虽说当时渡轮的船长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帮助丝向她的叔叔和婶婶传话说丝一切安好，现在已经与杰斯汀一起到达了新帕姆，之后两人也会在一起行动……不过，那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了。

“这还用说吗，他们肯定非常担心啦。因为阿姨他们是真的非常喜……”

杰斯汀边说边把一颗红色的果实放进了嘴里，可是他的脸瞬间皱成了一团。

“……好——酸——！”

“哎呀，杰斯汀，那个果实我本来是为了要带到世界那边才采摘来的。”

“我说菲娜，其他甜甜的果实有那么多，没必要特意带个这么酸的果实过去吧？”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个果实的果肉有恢复疲劳的效果哦，而且它的种子还可以用来当作调料呢。”

莱姆将菲娜的话翻译给父亲听后，莱姆之父深深地点了点头。

“的确是那样。不过没想到竟然连种子也可以拿来食用，这倒从来没有听说过。”

“虽说可以食用，不过它可是非常辣的哦。”

莱姆接着翻译了这句话，并补充了“如果将肉弄得很辣之后再吃的话，可是非常美味的哦”这样一句话。

“而且，那样还能够预防食物中毒。”

在仔细询问了种子作为调味料的效用和利用方法之后，莱姆之父非常佩服眼前这个知识丰富的女孩子，但同时他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天在森林中徒步期间，莱姆的父亲几乎都不怎么说话。而且，当儿子莱姆与杰斯汀他们显得过于亲近时，他还会露出一种非常警惕的表情。

而现在，这个水果似乎在这最后一晚带给了双方一个互相了解的机会。

“为什么你们森林之外的无角人类，会对森林最深处的这种水果知道得这么详细？”

“那是因为在我所住的小镇附近，就有许多这种野生的植物。”

之后他们的话题又转向了无角人类的城镇以及它附近的环境，谈完了这个然后又转向了大海。

特别是大海的话题，将莱姆父子深深地吸引住了。

“一望无际的水面，经常会掀起比人还要高的波浪，幸运的话有时还可以捉到比张开双臂还要大的鱼，以及像花儿一样美丽的珍奇鱼类……”

“……简直像长老讲述的传说一样……”

雾之树海之中虽然也有几条小溪、池塘和湖泊，但里面却基本上全是一些小型鱼类，而且也没有什么漂亮的体色。

“我绝对，要去看看那个叫做大海的东西，而且要大吃一顿里面的大鱼！”

莱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父亲好像正在考虑着些什么，所以这次没有对儿子施以重锤。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有完全亮的时候——话虽如此，但其实他们现在立于墙壁的脚下，整个上午都不可能看到太阳的——莱姆父子已经收拾好了行装，在采集了许多果实、向杰斯汀等人作出告别了之后，他们踏上了归程。

墙壁上建造了许多奇妙的石板状台阶。

这些台阶除了供人爬上和爬下世界尽头之用以外，应该没有其他的存在意义。但是，它们却似乎并不能完成其本身的义务——

一级台阶突然从墙壁的某处延伸出来，可是即使登上这级台阶，也找不到它的下一段在哪里。

从天花板上延伸出来的、既无法立足也无法攀爬的台阶。

好不容易攀登了上去，却突然自己

活动起来的机关台阶。

从墙壁上延伸出来的大小不一的连续台阶，但仅仅只有两三级。

……

视野范围内的所有台阶全都无法实现其应发挥的功能。不过即便如此，这些台阶群却是攀登墙壁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据点。

墙面上有许多大小不一的凹凸不平的地方，因此，也许可以从一个台阶通过墙面爬到另一个台阶上。而且有的台阶十分巨大，似乎在上面搭帐篷也不成问题。

仔细看去，有的台阶上生长着植物，好像也有鸟儿居住在上面。这种台阶的不好处是在这里也许会遭遇到敌人，不过却也带来了可以得到食物的可能性。

杰斯汀他们决定先练习墙面的移动技巧。

菲娜担当老师，她开始彻底地向杰斯汀和丝教授绳索的全部使用方法以及攀岩的专业技术。由于这是一次性命攸关的冒险，所以她的授课非常严格。

杰斯汀虽然明白其重要性，但面对好不容易才见到的世界尽头却不能马上挑战，令他着急得宛如一只寄存在别人家里的狗。

练习开始后的第三天，杰斯汀刚想对菲娜提出“已经练习得差不多了，出发吧”这样的请求时，没想到丝却首先与菲娜发生了冲突。

“为什么这双鞋子不行呢？明明那么结实！”

“噗？噗！”

“那双鞋子的确很适合在满是毒蛇的荒野中行走，但它却不适合用来攀登墙壁。”

“根本没有那回事！”

“噗噗！”

菲娜和丝争论起来。其实不如说是丝在对菲娜大吼大叫更合适。

从立场上考虑，杰斯汀决定安慰一下丝。

“我说，丝，现在在做攀登墙壁的练习时，即使脚下打滑了，因为地面就在脚下，我们还可以平安无事。但如果是从上面那么高的地方滑落下来的话，可是会死的，所以要听从菲娜的安排哦。”

丝两眼含着泪水，有些冤枉似的向杰斯汀述说缘由：“可是可是，这双鞋子可是婶婶特意买给我的。从帕姆带出来的东西，现在只剩下这双鞋子和内裤了。等回到帕姆的时候，如果婶婶看到我没有穿她特地买给我的鞋的话，她会不高兴的。”

“噗噗，噗噗。”

噗伊也一个劲儿地帮丝向杰斯汀做出请求。

从新帕姆出发前为了更加顺利地冒险而整顿装备时，一些一直以来使用至今的东西，随身携带的话会成为无用的行李，于是根据整顿装备的具体情况，基本上全都卖掉了。

“不过，又不是要把它扔掉，只不过是在翻越世界尽头这期间，先使用在鲁克村到手的鞋子而已……”

“杰斯汀。”

菲娜静静地阻止了杰斯汀的话，然后摇了摇头。

为了越过世界尽头，他们必须要尽全力缩减多余的行李。就连菲娜采集来

的红色果实，也为了缩减重量而制成了干果。特意从鲁克村拿来的装备，也请莱姆父子将其中一部分带了回去。

因此从莱姆父子回去的那一刻起，多余的行李就只能扔在这儿了。

杰斯汀考虑了一会儿，一下子明白了菲娜的意思。

“丝，等到冒险完毕回家的时候，估计丝的脚会因为长大了而穿不下现在的鞋子了，那时丝即使穿别的鞋子回家，阿姨也不会在意的。”

“可是，可是……”

“噗，噗……”

这个比较合理的劝说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可是丝似乎更委屈了泪水在她的眼眶里不停地打转，眼看就快要流出来似的。她歪了歪脸，为了忍住不让自己哭出来而使劲地咬着下唇。

“菲娜，我们到那边去一下，我跟丝好好谈谈。”杰斯汀靠近菲娜的耳朵小声说道。

“好的，那就拜托你了。杰斯汀，今天的练习就到此为止吧。我去准备晚饭了。”

就菲娜来说，她也并非故意或喜欢对一个年仅八岁、渐渐变得有点思乡的女孩子提一些严格的要求。不过，接下来将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冒险。

而且当菲娜遇到系关到生死的情况时，她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菲娜离开露营地出外打水去了，杰斯汀则以散步为由将丝带到了离营地很远的地方，最后他找了一块比较平整的石头，两人一起坐了下来。

“你应该能明白菲娜为什么会作出那种要求吧？”

“嗯。”

“噗。”

“菲娜也只是想做出最妥善的安排而已。”

“嗯。”

“噗。”

“所以，你就把那双鞋子偷偷地放在背包最下面吧。”

“哎？”

“噗？”

听到杰斯汀的话，丝忘记了擦拭从眼角流下的泪水，只是呆呆地看着他。

“然后我来帮你背与它重量差不多的一部分行李，这样的话，你的背包重量就不会有变化，你看怎么样？”

丝揉了揉眼睛，惴惴不安地向杰斯汀确认道：“这么做真的可以吗？这样的话，杰斯汀的行李就变重了哦。而且还欺骗了菲娜……”

“噗？噗……”

杰斯汀用拳头捶了捶自己的胸膛，自信满满地打保票道：“只不过是一双鞋的重量而已，小菜一碟！放心！交给我好了！”

“嗯！”

“噗！”

丝的脸上恢复以往了笑容。

“还有一件事，菲娜在鲁克村与姐姐相会以来一直没什么精神，所以我们不能再让她操心啦。在她面前也不要再提起这件事来。相对地我们要在接下来的攀岩训练中再加把劲儿哦。”

事实确实是这样，菲娜自从与姐姐玲见面以来，话变得比以前少了，也变得不大怎么笑了。

不过话说回来，一向对这种事反应迟钝的杰斯汀这次竟然能够观察得这么

仔细，可以说非常难得，他离一个真正大人又近了一步。

只不过他所采取的这种以实际行动分担对方忧愁的方法到底是否正确，在这里暂且不做定论。

其实丝比杰斯汀要敏感得多，她好像也早就察觉到了最近的菲娜有些消沉。

“嗯……”

“噗……”

丝刚刚恢复的笑脸又消失了，是因为罪恶感吗？又或是因为想到了严格训练的艰苦？

就这样，杰斯汀结束了对丝的“劝说”，两个人一起回到了露营地。这时菲娜已经准备好了丝特别喜欢吃的“食人鸟肝香草烤”，正等着他们两人。

如果丝微笑着回到这里的话，也许菲娜会感觉出事情有些蹊跷。不过，由于刚才丝回来时依然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所以菲娜也就没有感觉到任何奇怪。

不管是丝还是杰斯汀，从第二天开始都拿出了前所未有的认真来对待训练，而且进步神速，菲娜为此感到大为钦佩。

于是训练一共只用了五天便宣告成功结束，杰斯汀他们终于开始了攀登世界尽头的第一步。

即使事前已经尽量作了周密的调查和推测，但实际行动中仍然避免不了预料以外的事情发生。

杰斯汀他们开始攀登的第一天，就被温度差搞得十分狼狈。

虽然在中午之前因为日光完全射不到的缘故所以气温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可是一到了下午阳光射向墙面后，气温就开始不断地提升。经过一段时间，太阳更会到达从正侧面直射墙面的角度，再加上墙面的反光与反热，这时周围会变得十分酷热。

之后伴随着日落，气温开始逐渐下降，在天明之前则会结露。

而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的，便是降落伞。

加雷尔军去鲁克村夺取光神像时，曾在森林里到处留下了许多降落伞。

降落伞所使用的布料既轻便又结实，而且相对来说所占体积较小，简直就好像特别为冒险家们研发的一样。同时它还可以当作外套或毛毯来用……虽说不一定那么合身，但将它裹住身体来抵御寒风还是非常不错的。白天的时候也可以将它当作太阳伞来用，遮蔽强烈日光的效果也非常出众。

总之，它实在是一件非常有用的好东西。

最初的三天里，他们三人都鼓足了劲不停地向上爬。

只要稍微爬高一点，所看到的景色便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一天下来虽然非常累，但他们却感到很充实。一边眺望着沉入朗克尔山脉对面的夕阳一边吃着晚饭，那种感觉真是前所未有的绝妙。

值得庆幸的是，食物也比他们想像得更容易获取，而天亮之前的露水则解决了饮水问题。

第四天，他们一行人没有继续攀登，而是休息调整了一天。

由于三天以来一直不断地攀登，因此他们决定给身体放一天假。不过话虽如此，真正切实得到休息的大概只有菲娜，因为杰斯汀和丝在那一天也兴奋地到处探索着。

第五天过后，随着攀爬高度的增加，景色变得几乎不再发生明显的变化。

第六天，云彩就在他们的眼前飘浮着。由于又下雨又刮风，杰斯汀他们只好躲进了墙壁的坑洼里。

至于下雨的原因，似乎是因为由新帕姆对面的大海吹来的湿气，部分会在到达朗克尔山脉之前、即在新帕姆地区形成大雨落下。剩余的部分则在山脉的这一边形成浓雾，之后与世界尽头相碰撞，而后被由下至上吹入空中，将湿气转化为雨所致。

由于被上升气流吹上来的缘故，杰斯汀他们感到这场雨就宛如稀疏的喷泉一样。

这时，杰斯汀他们终于显露出了疲态。

因冒险的意志和危险而时刻保持着紧张感的身体，现在则因为单调的景色和大雨而失去了紧张感。而且受到适应性的影响，在紧张状态下感觉不到的劳累现在则一股脑儿地冒了出来。

不过，这里毕竟是生死悬于一线的地方，不管怎样的适应性也好，每天保持紧张感是必须的。

况且，就像这些不知为何而建造的台阶一样，墙面上还有许多不知为何而制造的机关。

有的机关可以将杰斯汀他们运送至上方，有的则会将他们带回下方。有的机关很危险，不小心碰到的话也许会受伤，有的则只像个装饰品一样摆在那里，没有任何功能。

他们曾经因为中了机关而被送回了之前攀登过的某处，以致攀登了几个小时的努力变成了无用功。还曾经因为机关挡住了去路而不得不转一大圈的弯路……

第十天之后，周围开始变得越来越冷。墙壁上的植物也眼看着逐渐减少，寻找新鲜的食物也开始变得困难起来。

第十二天，当菲娜提议先退回到植物相对茂盛的地方寻找食物时，遭到了杰斯汀的反对。如果当时丝没有大哭出来的话，他们大概会狠狠地大吵上一架。

这时的丝还有菲娜都开始对“是否能够真的翻越世界尽头”这点产生了怀疑，这使得杰斯汀感到有些焦躁不安。

“杰斯汀，我并不是说翻越世界尽头是不可能的事。只不过，我们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应该先返回去重整装备，而且还必须再增加队伍的人数。”

“也许明天就可以找到食物了呢。不，也许明天就会直接爬到顶峰了。而且即使我们返回去，除我们之外，也已经没有其他的冒险家存在了吧？就还差一点点了，大家再一起加把劲儿！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

“可是，我们并不能保证以后的路上可以确实获得食物啊，而且，这座世界尽头真的有顶端吗……”

“菲娜！我们在朗克尔山脉的山顶不是一起都清楚地看到了吗！世界尽头的顶峰！难道你要说那时看到的都是幻影吗？”

“唔，那时也许是看错了也说不定……”

丝拽着杰斯汀的袖口问道：“杰斯汀，真的……有顶峰吗？”

“噗？”

菲娜注意到了自己的过失，她握着丝的手，注视着杰斯汀说：“对不起，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太阳是从墙壁的那边升起的。如果这座墙壁没有界限的话，太阳就不会越过它来到这边落山了。”

不过在这之后，丝依然问了杰斯汀好几次是不是真的有顶峰。刚开始杰斯汀还很认真地回答她，不过后来他也只是生硬地回答一声“有！”了事。……看来杰斯汀也慢慢地有些坐立不安了。

第十五天的早晨，墙面上结了一层霜。由于这些霜墙壁的表面变得非常滑，所以在霜没有化掉的这段时间，他们只能呆在原地，别的什么地方都去不了。

就这样等啊等啊，直到过了正午太阳射到墙面上之后，霜才开始渐渐融化。

食物在不断地减少，周围则越来越冷。而且因为大气变得异常稀薄，再加上现在他们三人的体力大概都已经到了极限，只是稍微攀登几米高，他们就会气喘吁吁，尤其是年幼的丝。

他们的手脚浮肿，嘴唇因为干燥而裂了一道一道的口子，而且头脑中也变得混沌一片。

噗伊也瘦得皮包骨头，就好像是一团粘在丝头顶上的大垃圾。

为了抵御严寒，夜晚他们三人挤在一起睡觉，不过即使这样也依然会冻得直打哆嗦。

按照菲娜的提议，从现在开始将一天攀登的高度降为之前的三分之二，并在靴子之中加入香辛料，噗伊的话则直接让它吃下去。最初杰斯汀还认为是用香辛料来做护身符，不过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样做可以使脚底变得温暖一些。

从那天开始，每天墙面都会结霜，而他们也必须每天都等霜化了之后才能行动。这段期间，时间就这样白白流逝。

第十九天的早晨，杰斯汀搓着满是冻伤的手等待霜化掉的时候，他终于也自言自语似的对成功提出了疑问。

“如果，霜整日都不会化掉的话……万一下雪的话……大概……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听到他的话，菲娜大怒，丝则哭了起来。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菲娜经常会发火，丝也总是一副哭丧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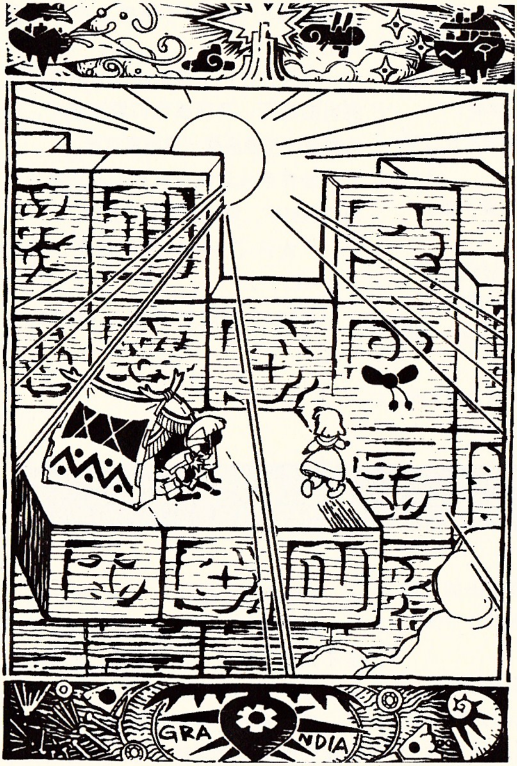
“你在胡说些什么！提出挑战世界尽头的可是杰斯汀你啊！是的，我曾经表现得很懦弱，也曾经埋怨过，可是那个时候你不是一直鼓励我说‘世界尽头是绝对可以翻越的！加油！’之类的话吗！就是因为相信你说的那些话，我们才一路来到了这里！你不要事到如今又说什么‘回去吧’之类泄气的话！”

“就是啊杰斯汀。都已经来到这里了，你就不要说什么‘回去’、‘无法继续下去’了。”

“噗噗。”

这时杰斯汀猛然发现，自己竟然是菲娜的依靠对象。

被丝所依靠，他早已习以为常。可是



现在，作为冒险家，积累的经验要比杰斯汀丰富许多，知识和技术也比他要更高深的菲娜、确正在依靠他。

杰斯汀想了一会儿，然后下定了决心。

“今天再努力一天。如果还不能到达顶峰，我们就返回。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食物吃光之前到达可以获得食物的地方。如果能够爬到顶峰，我们就翻越它从对面向下爬，然后一边下降一边寻找食物。任何时候都要确保自己的退路，不鲁莽前进也是冒险家的基本基本吧？所以有的时候返回的勇气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这是菲娜曾经教给杰斯汀的东西。杰斯汀将其充分理解，变成了属于自己的知识。

菲娜和丝听了他的计划后，重重地点头表示同意。

中午过后，从阳光的照射下霜渐渐融化开始，到太阳落下西山为止，三人继续向上攀登。结果最终仍然没有到达顶峰，于是他们决定明天开始准备原路返回。

这天夜里，三个人都基本没有说话，静静地睡着了。

第二十天。

杰斯汀在丝和噗伊的晃动下被吵醒。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杰斯汀！菲娜！你们快起来！不得了啦！”

“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哎？”

杰斯汀睡眼惺忪地半坐起来。

如果是往常的他的话，估计应该已经一下子跳了起来。不过，今天的他看起来脑子有些不够清醒。

虽然菲娜刚才睡得也很熟，不过她比杰斯汀先一步清醒了过来。

“丝，有敌人？”

菲娜的手下意识中，已经握紧了自己的那条长鞭。

其实自从五天前开始，在食物消失的同时外敌就没有再出现过。

“不是。好亮啊！即使在帐篷里面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外面好亮啊！”

被丝这么一说，帐篷里面确实比以前的每个早上都要亮许多。

杰斯汀转动着睡眼向四下望了望。

“……已经中午了？”

当然这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他肚子里的生物钟正在提醒他“现在还是早晨”。

菲娜好像明白了些什么，她一字一句地说：“到、顶、峰、了。”

杰斯汀一下子睁大了眼睛，随后同菲娜和丝一起飞出了帐篷，抬头望向天空——

昨天在夜色下他们还以为那是一些突出的岩石，而现在他们看清楚了，原来那是一些像房檐一样墙面突起。

世界尽头之巅在东方冉冉升起的朝阳的照射下，放射出耀眼的光辉。

“太好了——！我们终于、成功了——！”

杰斯汀、丝和菲娜互相拥抱在一起。

第十四章 基多

三人只字不提昨天夜里做出的“返回”的决定，他们一边控制着心中兴奋的心情，一边收拾着帐篷。

接下来就要登上世界尽头的顶峰啦！

迄今为止因为墙壁的阻挡而从未见过的、东方那片还残留着些许朝阳红的天空，在杰斯汀等人登上墙壁的顶峰之后，豁然间摘去了它神秘的面纱，将它的真实面貌展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墙壁的顶端与它的墙面一样，描绘着许多复杂的几何图形。

而且出人意料的是，墙壁之巅竟然还有“生物”存在。

那是一些体积有牛那样大小、在具有金属质感的光滑身体上没有长眼、鼻子等五官，只长了几条像虾一样的腿的不知名“生物”，它们飘浮在墙壁之上，不停地搬运着巨石。

就杰斯汀所了解的知识范围，他完全不知道它们是个什么东西，就连它们到底是不是生物也无法分辨。

虽然感觉全身散发着无机质感的它们比较像是一部机械，但比起蒸汽机车或加雷尔军的飞行机械来，它们又仿佛生物般的在活动着。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从它们的身上是完全感觉不到妖怪的氛围的。

如果硬要说它们像什么的话……应该是虫子吧。之所以说它们像虫子并不是因为外观，而是因为它们的行动——它们的工作方式像极了以集团行动搬运小石子筑巢的蚂蚁。

如果它们能够说话的话，吃过克姆努克之果的杰斯汀他们应该可以听懂它们的语言，可是……很难想像没有嘴的

它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话。

杰斯汀他们静静地观察了它们一会儿，断定它们应该没有危险性。不过对于未知的东西还是尽量不要招惹的好，于是三个人点起脚尖蹑手蹑脚地想在尽量不打扰到它们的情况下横穿墙壁顶峰。

果然，它们没有半点反应，依然不停地继续专心干着自己的工作。

终于靠近墙壁的对面了！终于可以亲眼看到对面大地的真面目了！

杰斯汀兴奋得恨不得可以一下子从对面跳下去。

万一对面什么都没有的话，如果对面直到墙壁的最下方都只是空荡荡的空间的话，那么这座墙壁就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尽头了。

当然他们并没有怀疑过丽蒂，如果对面真的存在大地的话，那么阿伦特肯定就在这片大地的某处。

当杰斯汀等人走到对面的墙壁边缘时，那一片未知的空间，瞬间变得不再神秘——

远方是一片大海，水平线与天空柔和地结合在一起，不分你我。大海的这一边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广袤大地。

俯首向墙壁的底部望去，依然是一片绿色，看来世界的这一边并没有类似雾之树海那样的生态环境。

杰斯汀他们惊喜地发现，这边的墙面上也有许多长满绿色的台阶。这即意味着在往下爬的途中可以像来的时候一样在这些地方获得新鲜食物了。

杰斯汀现在满脑子只有新鲜的食物，于是他一直窥视着墙壁的正下方。而菲娜则眺望着远方的海岸线。

丝也向远方眺望了一会儿，然后歪着脑袋说：“为什么呢，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

“噗。”

“是呢。这条海岸线，与我们曾经在漂流船船长室那张古旧地图上见过的海岸线非常相似。”

“啊，对啦！与那张被杰斯汀弄得破破烂烂的地图上所绘的几乎完全一样！”

“噗！”

听到丝的话，杰斯汀也抬起头来望向远方，这的确是一条似曾相识的海岸线。

“原来我们在来到这里之前，已经见过世界尽头的对面了，可是我们却没有提起充分的重视。可恶！在那张地图上，也许连阿伦特的位置都有标注，真是太可惜了！”

看到杰斯汀懊悔不已的样子，许久没有笑过的菲娜终于扬起了嘴角。

“哈哈哈！那张地图已经完全腐烂了，不管是谁都没法带走它的。除非那时带个画师去，让他来一张速写！”

杰斯汀和菲娜相视而笑。

“噗！”

这时耳边突然传来噗伊短暂的一声悲鸣。

杰斯汀和菲娜赶忙向声音的方向转过头去，他们看到噗伊飘在了空中，而站在墙壁边缘的丝正抓着它的一只小短腿，不过可以看出来，此时的丝身体已经失去了平衡。看样子，刚才是丝慌慌张张地要去救被大风吹走的噗伊，结果不小心连自己也要跌下去了。

“丝——！”

杰斯汀大叫着伸出手去，可是却为

时已晚。与此同时，菲娜挥出了鞭子，想要缠住丝的身体并把她拖上来，可是却宛如火中取栗。

当丝的身体碰触到墙面上时，杰斯汀还拼命祈祷希望丝能够就此被卡在这里，可是事与愿违，丝的身体一下子被弹到了空中，然后又径直向墙壁下方坠落而去。

到达顶峰的喜悦，引起了他们一时的疏忽大意，从而导致了这起事件的发生。

从西方吹向墙面的风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它沿着墙面吹上来，然后越过了墙壁顺势向东方吹去。墙壁顶峰一直就刮着由西向东大风。

在这次的“强行军”中变得孱弱了的噗伊，还有丝都被这大风给夺走了。

杰斯汀和菲娜像被冻住了一样看着丝越来越小，而他们现在除了注视着她，别的已经什么都做不到了。

就在这时，从丝的身体中突然冒出了一些白色的东西。

那些白色的东西就好像狼烟一般以丝为源头拖得很长，接着突然像开花一样在空中形成圆形，然后速度骤减，慢慢地沿着墙壁飘去。

“是降落伞！”

其实最初并不是为了这种目的才准备降落伞的，当时仅仅是因为它可以当作斗篷使用才把它带在了身上。

不过现在，它本来的功用却派上了用场，真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菲娜怀着不安自言自语似的说：“丝，是否真的在那个降落伞的下面呢……也许她已经与降落伞分离，现在留在空中的，说不定仅仅只有那个降落伞……”

菲娜之所以会这样担心，因为在降落伞打开的那个瞬间，丝的身影已经看不到了。

“没有那种事！”

杰斯汀马上大声地表示反对。

“不要老是自我安慰！”

“这不是自我安慰！降落伞的下方如果没有适当的重量，它是不会顺利打开的！”

杰斯汀由过去自己玩降落伞玩具的经验得出了这个结论。

而丝的降落伞不但顺利打开了，还正在非常平稳地慢慢降落。

杰斯汀默默下定了决心。

“菲娜，我也要用降落伞跳下去！”

“什么！太乱来了！”

“如果不赶快追上去的话，丝就会越飞越远了！这样做的确很乱来，这点我明白。所以，菲娜还是通过墙壁下去好了。我自己先用降落伞飞下去。”杰斯汀边调整自己的降落伞边说。

“当然我也只是对玩具降落伞比较清楚。不过，如何才能在绳子不会互相打结的情况下让它漂亮地打开，我以前也曾研究过。虽然不知道实物与玩具是否相同，但是现在只有大胆一试了！”

现在的杰斯汀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从屋顶掉落并导致受伤那件往事了。

菲娜注视着杰斯汀什么都没有说，一会儿过后，她也开始学着杰斯汀调整起自己的降落伞来。

“都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了，我也和你一起去。”

“不行！菲娜你还是通过墙壁下去，那样比较安全！这是我自己的冒险，不能拿菲娜的性命来打赌！”杰斯汀说着就要伸手去阻止菲娜继续调整降落伞。

“哈哈哈，我也是一个冒险家啊！而且比你还要更加专业。这是我自己作出的决定，要将我的性命赌在我自己的冒险上。嗯，就是这样。因为这也是我的冒险。”

听完菲娜的话，杰斯汀收回了自己的手，他看了看菲娜，感到自己充分理解了菲娜的想法。

菲娜也是一位冒险家，而冒险家决定的事是任凭谁都无法阻止的。

“我明白了。这样的话，在我跳下去约十秒钟之后，你再跳。向下跳的时候，要用劲蹬墙壁，尽量离得墙壁远一些。要不然，降落伞有可能会被墙壁上的突起什么的给钩住。”

“好，知道了。”

当他们准备完成时，从墙壁上已经连丝的降落伞都看不到了。

杰斯汀有些焦急，他抱着降落伞赶忙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在空中他甩开了手中的降落伞，降落伞在他的上方像一朵快速盛开的花儿一样漂亮地打开了，将飞速下降的杰斯汀唰地一下拉了起来，同时杰斯汀感到自己的身体被绳子勒得发痛，好像被人紧紧地绑起来了一样。

由于看不到降落伞的上方，杰斯汀非常担心菲娜到底是否能够平安无事地跟上来，不过好在没有看到她超过自己坠落下去的样子。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很长一段距离的飘流，终于着地了，可是杰斯汀的降落伞却被树枝钩住，自己则挂在了半空之中。

之后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足足用了半天时间才成功挣脱出来。

杰斯汀所降落的地方被茂盛的密林所覆盖。

这里虽然没有大雾，但光线几乎全被繁茂的枝叶遮挡住了，视野比起雾之树海来也好不到哪儿去。

而且现在已是下午，太阳已经翻越墙壁，跑到西边去了，巨大的墙壁形成的阴影，使得本来就光线很弱的四周暗上加暗。

不过现在先撇下这些不谈，好在杰斯汀总算是活着来到地面上了。而且这回与以前从屋顶跌落时那次、前阵子在鲁克村坠落时那次都不同，竟幸运的完全没有受伤。

照这样看来，丝和菲娜一定也都还活着！

想到这里，杰斯汀紊乱的心情稍稍安定了一些。

环顾四周他不禁感叹——与攀登墙壁时的二十天相比，这是一个多么短暂的冒险啊。接下来，又将会是怎样的壮大冒险呢?

结果杰斯汀在密林中瞎转悠了两天也没有找到丝和菲娜，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

不过好在这个密林之中可以作为食物的果实和小动物非常丰富，而且这两天内他也没有遇到什么大型动物或怪物，所以过得还算舒坦。因攀登墙壁而

疲劳至极的身体，也终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不知是不是因为杰斯汀已经习惯了墙壁上方的寒冷，又或是墙壁这边确实比大雾弥漫的西侧更要温暖一些，他感到周围的气候非常舒适，与新帕姆附近很相似，即使睡在帐篷外也没有问题。

这里似乎很少下雨，也没有新帕姆那样的“斯考尔”。取而代之的是四处丰富的泉水，所以杰斯汀也不用为喝不到水而发愁。

总之，这里算是一个比较容易生存的地方。

现在正在某处的菲娜也应该是与我相同的感觉吧?

杰斯汀在心里这样想着。可是，一想起丝来，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如果早知道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当初就应该让丝先使用那颗玛娜之卵。杰斯汀现在感到非常后悔，可是即使再悔恨也已经于事无补。

冒险所必需的物品也基本上都由杰斯汀和菲娜保管着。

更加糟糕的是，丝仅有的一点必备物品中，还因为杰斯汀的提议被换成了鞋子。

在这样的担心中，杰斯汀迎来了他来到东方世界后的第三天，既担心又焦急的他感到脑子一片混乱，“哇——！”地大叫了一声后，他把脑袋扎进了附近的泉水中，并疯狂地抓着自己的头发。

……已经多长时间没有洗过澡了呢?

刚才的一阵失控让杰斯汀变成了一只落汤鸡，衣服全都湿透了。没办法，他只好顺便将衣服洗了洗，正要往树枝上凉时，父亲的精灵石以及从鲁克村长老那里得来的那支笛子从口袋中掉了出来。

在等待衣服晾干期间，闲来无事的他正打算拿笛子复习一下好长时间没有练习的那支曲子时，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什么呀，只要吹这个不就行了吗？我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啊……”

当然，并不是要用它把鲁克村的人叫来——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不过当时长老说过，它的声音可以传到很远很远。

所以不管是菲娜还是丝，如果她们能够听到杰斯汀吹奏的笛声的话，一定马上就会明白其中的意思吧。

于是杰斯汀压下自己混乱的心，平静地吹起了笛子。

他决定不再像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因为再继续四处走动寻找她们的话，也许反而会使双方离得越来越远。与其如此，还不如就呆在原地发出信号，等着她们来寻找自己。

杰斯汀不停地吹啊吹啊……

终于，那一天的傍晚，菲娜的身影从密林中钻了出来。她一看到杰斯汀便向他飞扑了过去，顺势将他扑倒在地，两人边笑边咕噜咕噜的在地上翻滚，最后跌到了泉水中。在那里，两人又因难得的重逢而再次拥抱在了一起。

重逢带来的喜悦之情，一直持续到他们互相询问有没有看到丝为止。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龙背上的骑兵

DRAGON DRAGOON STORY SIDE 第一回

原著／映岛巡 译／YULA



原是某无名小国的王子。双亲在其18岁生日那天遭黑龙杀害，妹妹芙丽叶也因成为女神而与他永远无法见面。失去一切的他为了复仇，作为一名佣兵加入了联合军，开始了每天都与帝国军浴血奋战的日子。后来和红龙订立了契约，代价是无法从口中再次发出任何声音。

凯姆
Ca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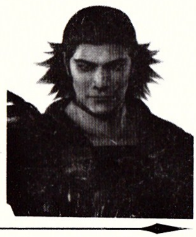
盛气凌人、拥有高傲与自尊的龙。在奄奄一息时和凯姆订立了契约，并担当了凯姆的发言者。同时它也是一行人之中相当于向导的存在。

红龙
Red Dragon



凯姆的妹妹，原本是位可爱的小公主。14岁时被任命为封印女神，从此她的命运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成为女神之前曾与尤巴鲁特订过婚。

芙丽叶
Furies



贵族家庭的儿子，芙丽叶的原未婚夫。会弹奏竖琴并唱出美妙的歌声，对芙丽叶一往情深，而对凯姆则抱有一种说不清的嫉妒心。

尤巴鲁特
Inuart



原本是居住在精灵之村的平凡女性。丈夫和孩子被帝国军残杀后患上了精神病，成为数起小孩被吃事件的凶手。

亚莉奥修
Arioch

人物介绍

躁动的灵魂不久引来了赤红的血
天使们饮下血液，引导点火的器皿
众武将在昏暗的天空中静静干咳
女神的眼泪让毋天使于四座祠庙出现
自红雷塔坠落的龙，没有人能看到它将坠往何方

第一章 躁魂诱血

—1—

任凭翅膀闪耀着光芒，巨大的飞鸟在空中翩翩起舞。

一层稀薄的云彩飘浮在蔚蓝的天空中，抬眼望去，每个方位都是那么宽广、美丽，仿佛与其正下方的光景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此起彼伏的怒号抑或夹带着血雾的飞沫，都无法沾染到它的任何角落；肆意飞扬的沙尘，也难以遮蔽这一独好的视野。

如同在嘲笑地上的人类一般，没过多久，那只鸟便悠然打着旋儿消失了踪影。

"前方出现步兵部队！"

然而此时的陆地上，并没有人注意到鸟儿自上空飞过，朝天仰望的只是那一具具支离破碎的尸骸。

"凯姆大人，请多加小心！"

对于上战场来讲年纪已稍稍显大的士兵大喊着，而回应他的则是一名相对年轻的男子。

"不要怕！冲啊！"

与其年纪不太相称的是，他的样子却好似早已习惯了战斗，挥剑的路数没有一丁点迷惑，毫不留情地将敌人砍倒、虐杀。接着，他一脚踢飞了栽倒在地的尸骸继续冲刺，前方却被周围一涌而上的人群所阻挡，不管他如何拼命地砍杀，敌兵仍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围堵过来。



“敌人的援军从后方侵入！”

他没有闲暇去理会那声嘶喊，只管紧握手中的剑一刻不停地挥斩。

“太强了，这帮家伙简直不是人类！”

类似悲鸣的声音突然响起。啊，没错，不是人类。这帮家伙……是流氓，一群帝国的流氓，那赤红的双目便是最有力的证据。就不知这是他们天生便具有的身体特征，还是因为被迫服用了怪异秘药一类的东西所致。

因此，他们感觉不到任何良心的谴责和罪恶的意识，即便是在对准惊恐着后退的士兵脑门一剑劈下时也一样。

憎恨之人的血肉，为何能给自己带来如此舒适的快感呢？理应让人厌恶的血腥味，肉裂骨碎的惊心感触，此刻只代表着两个字——痛快！不知不觉之间，凯姆似乎也快要忘记自己正率领着一支联队。

但为什么不管怎样砍杀，敌人都始终不见少呢？难不成那一片倒地的尸体又重新站起来了？

“敌军已经攻入城内了！这样下去的话女神芙丽叶就会……”

他感到背后有股惊人的力量把自己撞到了一旁，麻痹的感觉从肩部蔓延至背部。自己岂能先被杀掉！他抢在对方出招之前及时举剑过顶，用尽浑身的力气砸向背后的敌兵，将其一击毙命。

脚下不由地开始颤抖起来。他拼命努力站直身体，因为他心里明白，倒下即意味着死期的来临。一想到这里，握剑的手臂竟莫名地增强了力量，身上的伤也不那么疼痛了，只惟独感到有些喘不上气来。他活动肩膀调整着呼吸，微分开的双腿用力踩在地面上……不能在这里被打倒。

他缓缓抬起头，回到之前持剑而立的傲然姿态，却惊觉挂在城门上的旗帜正被一团火焰包围着。是敌兵放的火。

熊熊燃烧的军旗，不断射入的带火弓箭，乱战，血，以及……双亲的死。

“芙丽叶……”

瞬间苏醒的记忆即刻向四肢注入了新的力量，凯姆不顾一切地奔跑起来，目的地为女神芙丽叶、如今已是他惟一亲人的妹妹所在的方向。

— 2 —

人类是在何时得知自己已不再是小孩子的呢？这种时候，他们会发现，幻想会持续到永远的孩提时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

等自己注意到时就太晚了。凯姆心想。太多的恩宠会把人给惯坏，有时甚至会阻碍成长。比如他自己，虽然这里是个小国，但他毕竟也算王族出身，从小便生活在没有什么自由的环境之下。身为武术高手的父王嘉普为人敦厚，却兼备与之性格截然相反的资质而被奉为明君，人望极高。而且国家富饶，与邻近诸国的关系也十分良好。

如果早知道王位继承者都难以避免会陷入孤独，也许情况就不一样了。不过凯姆有个叫尤巴鲁特的好友，在座众多文武大臣当中，嘉普王特别信赖的便是尤巴鲁特的父亲伊布里斯。不仅赐予他宰相的地位，还把尤巴鲁特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疼爱。

出身名门、在先王严厉的教导下长大的嘉普，据说在成人之前从不曾拥有可亲的挚友，尽管年纪轻轻便已即位，然而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视作心腹的人。因此他才希望儿子凯姆能尽早结交到可以交心的

朋友吧，不愿让孩子经历和自己相同的痛苦，即便他是一国之君，但作为一位父亲对儿子的关怀之心也是不会有所改变的。

或许是理解了这份苦心，凯姆和尤巴鲁特很快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好伙伴。

他们从早到晚都在王宫的庭院里玩耍，有时也会因为一些小孩都会搞的恶作剧而受到女官长的呵斥。不久凯姆的妹妹芙丽叶出生，这个小团体的成员也由两人变为了三人。

芙丽叶到了能四处奔跑的年龄后，三人忽然产生了从王宫偷偷溜出去玩的念头。他们打算混进时常出入的商人货车内，接着只要自己乖乖待在装货台面上屏住呼吸，就不会被负责后门的警卫和巡视王宫周围的士兵发现，然后他们再趁货车放慢速度的时候从车上跳下去。这个计划实施得很顺利，出去的时候他们从其他门走，回来的时候则可以光明正大地让看守的士兵给自己开门，可谓万无一失。

不过随着这样的次数越来越多，就连门卫也开始觉得不对劲了。在这名门卫向女官长作出及时报告后，三人“擅自外出”的行为终于暴露，于是从此以后商人货车的装货台面都须经过严格检查。

后来的一次，他们又想通过在城墙正下方挖洞而跑到外面去，不料却在正要动工时被园艺师发现，结果当然又遭到了好一顿训斥。

尤巴鲁特的父亲伊布里斯每次发现自己儿子干的“好事”，都不免大惊失色地向王谢罪，而嘉普王只是大度地笑笑，这种情景早已如同家常便饭。

“这不很好吗，要是他们连钻门卫空子这种程度的智慧都没有的话，以后岂不更让人担心？在年少时期结交到同甘共苦的朋友，是一生的宝藏，这可比什么都重要。你就不用那么忧虑了。”

说完这番话以后，通常嘉普王也会征求身边王妃的同意。凯姆和芙丽叶的母亲是从邻国嫁到这边来的，当时跟随她而来的便是如今的女官长，据说这两人的关系也情同姐妹。

不久，嘉普王开始亲自教凯姆和尤巴鲁特学习剑术，与此同时，两人也从最初的玩伴变成了互相竞争的对手。

历代君王中，嘉普王用剑的技术可谓其中的佼佼者，继承其血统的凯姆也展现出了令人惊异的才能。而尤巴鲁特尽管本领凌驾于一般人之上，却怎么都比不过凯姆。在凯姆看来，这种情况是由两人年龄上的差距所造成的，但兴许尤巴鲁特还是觉得窝心，暗想着总有一天定要和凯姆一决胜负。

话虽如此，但这点儿事并没有动摇两人的友情。不过每次两人练剑的时候，一直在旁边等待的芙丽叶都会满肚子不高兴。对于从懂事起便已经跟他们疯玩在一块的芙丽叶来说，练剑无异于把她一个人分离出了这个团体，这样一点儿也不好玩。

“好无聊啊，凯姆皇兄和尤巴鲁特整天就知道练剑。”

由于等得太心烦，因此芙丽叶常常会忍不住发牢骚，这时负责安慰她的通常都是尤巴鲁特。不过话说回来，尤巴鲁特的确比凯姆更擅长这种事，他有一项后者并不具备的才能，那就是他会唱歌。尽管已经不知让芙丽叶白等了多少次，但只要尤巴鲁特弹起竖琴唱起歌，芙丽叶的情绪就会好转起来。

“再唱一首。”

听得入迷的芙丽叶全然忘记了自己

之前还在闹别扭，总会缠着尤巴鲁特继续往下唱。一首唱完了再接着下一首，芙丽叶回痴迷到如此地步，只因尤巴鲁特的歌声实在太令人心动了。尤巴鲁特的音乐才能似乎得益于母亲那边，据说他的外祖父就是一位竖琴高手，早逝的伯母也曾被尊称为宫廷的歌姬。

并不局限于歌声的吸引，很快，年轻的尤巴鲁特和芙丽叶之间便萌生出了淡淡的情愫。而嘉普王自然为女儿和忠臣之子的恋情感到无比喜悦，于是爽快地认可了他们的关系。

虽说举行婚礼还为时尚早，但他们的年龄也已经足够可以订婚了。

*是尤巴鲁特的话就没问题。*在得知他们相爱的消息时，凯姆就这么认为。

两人彼此性情相近，而且尤巴鲁特绝对不会让芙丽叶陷入不幸。无论是两人的双亲还是王宫里的其他人都由衷地为他们高兴，并送上祝福的言辞。

对此，凯姆心里的某个角落不免有些隐隐作痛，三人当中的两人将和剩下的一人越离越远，这种感觉也许就是寂寞。他终于开始理解当初一直等着他们练完剑的芙丽叶是什么心情了。

但此时的凯姆并没想到，这纸婚约却在从小就形影不离的三人之间投下了一道难以抹去的阴影。

有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地扭曲，进而开始形成伤害……这样的事情没过多久便发生了。倘若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会觉得那原因真是单纯得有点可笑。尤巴鲁特希望能让两人单独相处，凯姆也接受了他的意见，但芙丽叶无法接受，就这么简单。

凯姆认为，尤巴鲁特极力想独占芙丽叶是很正常的。相比之下芙丽叶却还像个孩子，她希望能继续像以前那样同时受到哥哥和青梅竹马的宠爱，从她的年龄来考虑，这样的愿望恐怕是不可能实现的。

遗憾的是，目前的尤巴鲁特还不具备能够容忍芙丽叶幼稚思想的开阔心胸，因为他正处在既非孩子也非大人的微妙年龄。不能独占芙丽叶的焦急使尤巴鲁特将责任全都归咎于凯姆，而凯姆也对这样的尤巴鲁特产生了反感，但他在教诲妹妹的同时仍然容忍了好友的挑衅，并没脱离自己一贯具有的成熟。

必须变得成熟一些，那段天真无邪嬉笑喧闹的孩提时代已经结束了。

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发现自己和尤巴鲁特之间的裂痕已经深到无法弥补的程度。他们的交谈越来越生硬，练剑时的气氛也变得日趋紧张，不管做什么结果都会事与愿违。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虽然正和尤巴鲁特进行着激烈的比试，但凯姆无论如何都抑制不了心中的焦躁不安。现在的情形已经不能称之为练习了，而是一场如假包换的剑术较量。尤巴鲁特的眼睛里流露着真切的憎恨，而此时的自己……也应该跟他是一样的.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互相憎恨不可？

这样下去他可能会杀了尤巴鲁特也说不定。很明显，论剑术肯定是自己要占上风，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凯姆在黑暗的预感中作着心理斗争，这时剑尖一个动摇，破绽也随之出现。

他听到一个不同于双剑相击之尖锐声响的声音，然后是右肩上的灼热触感，痛楚则稍后才蔓延开来，令他双腿一软跪到了地上。

“凯姆……”

尤巴鲁特手里那把沾血的剑掉在了

地上，站在周围待命的士兵们连忙惊慌失措地跑过来。

“我没事……不用担心。”他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答道。

尤巴鲁特下手并不重。前来诊察的御医称用不了几天伤口就会愈合，这才让所有的人放了心。之后凯姆坚持说那是意外，都怪自己一心在想别的事，没有集中精力练习才会这样，而嘉普王也完全相信了他的说辞，表示决不会对尤巴鲁特加以责罚。

然而有两个人无法原谅尤巴鲁特。一个是伊布里斯，他认为就算是意外也应该让儿子承担责任，并当着众人的面对尤巴鲁特下达了命令。毕竟身为忠臣，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是无法容许的。

另一个则是芙丽叶。据说由于对哥哥的伤势过于担心，芙丽叶情绪激动地大骂了尤巴鲁特一顿。虽然凯姆本人当时并不在场，但在第二天早晨看到妹妹的表情之后，他也隐约地感到似乎发生了什么。

“你对尤巴鲁特说什么了？”

芙丽叶没有直视他的目光，小声嘀咕了一句“什么也没说”。看她这副样子，于是凯姆更加确信了。

“这次的事不怪尤巴鲁特，是意外。”

“可是……”

“去跟他和好吧。”

听他这么说，芙丽叶不由低下了头。

“你也觉得自己说得太过了吧？”

“才没有呢，是尤巴鲁特自己不好。因为……”

“因为？”

“因为今天是凯姆皇兄的生日啊，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在生日的前一天出这种事……”

凯姆忍不住苦笑了一下。不但不承认自己说得太过火，还把毫不相干的事扯了过来……妹妹可真奇怪。

“只要不是生日就没事吗？”

这句类似戏弄的问话顿时让芙丽叶陷入了沉默。但她似乎立刻想到了如何反驳，连忙张口回应道：

“可是，宴会不就因为哥哥的伤而停止举办了么？”

凯姆18岁生日这天是举国欢庆的日子。王宫内原本也要举办庆祝宴会，但挂虑儿子身体状况的嘉普王匆忙取消了这一决定，取而代之的是让家臣及士兵们休假一天。

“那样的话还应该感谢尤巴鲁特呢，我又不喜欢宴会。”

虽说是在反驳妹妹的话，但凯姆惊讶地发现此时心中的芥蒂也随之解开了。

真是不可思议，仿佛附体的邪魔突然离开了身体的感觉。现在他应该已经能够像往常一样和尤巴鲁特谈笑，而尤巴鲁特那边也许还没有想要和解的意思，但他可以耐心等待。

仔细想想，自己似乎也好久没有过这么平和的心情了。自从尤巴鲁特和芙丽叶订婚，他的心里就一直像有毛刺似的扎得难受。而这种感觉如今不留痕迹地消失了，或许这正代表着自己成为大人的时刻的到来。这样想的话，这次的生日倒也算不错。

柔和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到地面上，此刻的王宫内正被一片静谧所包围。凯姆很感谢父王赋予了自己如此身心安乐的一天。

然而这种祥和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谁也不会料到，暗流正悄然涌向这个舞台。在王宫的中庭享受着天伦之乐的凯姆一家，并不知漆黑的死神即将降临到他们身上。

黑龙。凯姆和芙丽叶就不用说了，即便他们的父母想必也是第一次见到。龙这种生物也被称之为神的使者，按理说它们是极少出现在人类面前的。

所以，当目睹这条拍打着黑色双翼从天空飞降的龙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哪怕只是一秒，他们也完全不曾想过神的使者会来袭击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人类。

一瞬间，黑色的疾风呼啸而过，时间在这一刻定格。

当凯姆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只觉得面前弥漫着一片血色。他清楚地看见龙用钩爪撕裂了母亲，接下来又龇着锐利的牙齿向父亲扑了过去……看到这里，他不禁大声尖叫起来。

龙回过头来，红色的眼珠射出摄人的光芒。

凯姆记得的就只有这些。等他回过神来，黑龙已经消失不见了。一旁的芙丽叶哪里见识过这等场面，早就吓得面色铁青，浑身不住地颤抖着。而他自己只觉得右肩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全然不记得自己之前都干过什么。

之前的伤口裂开了，血滴沿着指尖不断滑落。但凯姆顾不得去捂住伤口，忙不迭地奔向伏在地上的父母并将他们抱起来……遗憾的是，两人都已经没有气息了。

凯姆默默地帮他们合上因惊恐而圆睁着的双眼，却发不出任何愤怒或叹息的声音，只是定定地凝视着双亲的遗骸……

嘉普王死后，他的国家便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急剧荒废。虽说这里土地肥沃，但它本身毕竟只是个小国，与邻近诸国的友好关系也是基于王的高尚人品。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嘉普王都是这个国家的核心，即便有宰相伊布里斯代为执政，但他身为王的地位仍难以被他人所取代。

如果在服丧期满的同时由凯姆作为新王即位，或许事态又会有新的变化。嘉普王的忠臣们都还留在王宫内，他的子民也对这位年纪尚轻、但继承了嘉普王血统的王子寄予了殷切的厚望。

但凯姆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做不到。

如果那天按预定计划举办了庆祝宴会，如果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去中庭的话……

那一天的那一时刻，一家人会没有带负责警卫的士兵而来到中庭游玩，全都是因为自己。杀死双亲的虽然是黑龙，但真正追究起来罪魁祸首不正是自己吗？一想到这里，凯姆就无法去心安理得地继承父王之位。

不仅仅是这个原因。自从嘉普王死后，王宫内便谣言四起。有人说黑龙是某个狂热信徒团体派出的刺客，也有人说黑龙是封印女神阿希拉对嘉普王怀有违背道德的爱慕、由爱生恨而爆发出的神怒，还有人说黑龙是企图谋反的宰相伊布里斯用诡异秘术召唤出的怪物……

不管怎么无视，这些谣言仍源源不断地钻进凯姆的耳朵。尤其让他受不了的就是伊布里斯教唆儿子尤巴鲁特故意伤害自己的传闻，连取消宴会、让大臣和士兵们远离王宫也被那些人说成是伊布里斯的诡计。

谣言并没到此为止。更有甚者，称嘉普还是一名王子的时候，与伊布里斯就是强烈的敌对关系。伊布里斯表面上发誓效忠，私底下其实一直在寻找暗杀嘉普王的机会。

大部分肯定都是毫无根据的妄加猜测，但对不了解真相的人而言，每一条传闻听上去都像是真的一样。而且就算

里面含有许多虚假的成分，但传闻这种东西……大家都知道“无风不起浪”，或者也可以说，传闻也许就是人们的愿望。

伊布里斯是奸臣——一时之间凯姆实在难以相信。不过话说回来，伊布里斯确实是知道那天王宫守备薄弱的，而且他应该也知道国王一家会在中庭度过午后那段时间。

那目标明确的袭击……倘若那些传闻是真的……

不堪忍耐与日俱增的疑虑，凯姆终于鼓起勇气去问伊布里斯，与父亲为敌的传闻究竟是真是假。他以为自己话音刚落就会得到否定的答案，谁知伊布里斯竟然回答“是”。

“我曾在王跟前屈膝，发誓永远服从、效忠于他。成为敌人的话，正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羁绊。”

凯姆无法对这句话100%信以为真。他恨伊布里斯，就算是撒谎也好，为什么不予以否定？他也恨那些放出谣言扰乱他心智的大臣们。从那一刻起，他再也无法相信任何人了。

凯姆极力不去跟尤巴鲁特打照面，他怕自己一开口就会说出难以挽回的话。因为如果见了面，他一定会发自内心地憎恨尤巴鲁特，毕竟让自己受伤的人正是尤巴鲁特。

要知道就在惨剧发生的前一刻，他才刚刚解除了对尤巴鲁特的芥蒂，还想耐心等待能回到过去互相嬉笑交谈的日子。回头看看，这一切都不过是痴心妄想。

宫里很快出现了内乱，拥立凯姆成为新国王的一派和希望由宰相伊布里斯执政的一派爆发了武力冲突。当然了，是在完全没通知凯姆本人的情况下。

内乱一天天扩大，战火甚至波及到了王宫内部。终于，伊布里斯不得以向邻国的王请求派遣援军。结果，内乱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国家的衰败也在转瞬之间变得更加明显。

凯姆决定离开王宫。自己的存在和意志被某些人高喊着战争大义而加以利用，他终究还是无法容忍。要是继续在王宫里待下去，一定还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某天早晨，凯姆悄悄踏上了旅途，连大臣们和尤巴鲁特也不知道。那时距离他的双亲之死刚刚过了一年。

这是独自一人的旅行，没有任何目的，也尚未确定终点的一次旅行。他不需要同行者。之所以会把离开王宫的事告诉芙丽叶一个人，也只是因为他觉得今生彼此都不会再相见。

“快回去吧，你这是在妨碍我。”

不管他态度如何冷酷，芙丽叶仍然顽固地摇着头。

“尤巴鲁特会担心的。”

“没事的，我已经跟尤巴鲁特说过了。”

“并不是说一声就完事了吧。”

芙丽叶用手捂住了脸。

“现在这种心情……你让我怎么留在尤巴鲁特身边？”

看来芙丽叶也被那些虚虚实实的传闻折磨着，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凯姆不禁仰天长叹。

“那随你的便吧。”

蔚蓝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冬天就要到了，俯视地面，脚下仍是那一片经历过火烧的原野。凯姆背着仅有的一点行李，向周围埋头行走的人群望去。人人都缄口不言，整个行路的过程安静得可怕，感觉就像一条送葬队伍一般。

这是凯姆第一次目睹自己国土的荒芜。在之前的内乱中虽然伤者不在少数，但也还没到令百姓无家可归的地步。所

以，就算当时他心里明白国家正在不断走向衰亡，但现在亲眼所见的景象给他带来的冲击显然要强烈得多。

"我……都干了些什么啊。"

父王死后，他卸下了本应由自己来背负的重担，其结果就是如今看到的这幅景象。虽说自己是因那突然的变故陷入了混乱当中，但他原本应该可以再做点什么的。

"已经太迟了么……"

凯姆自嘲般地嘀咕着。的确是太迟了，无论他现在多么后悔，眼前这片火烧的原野都不会消失，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也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生活。

"呐，凯姆皇兄。"芙丽叶停下脚步说道，"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别再当自己是王室成员了吧。"

"事到如今还说这些……"

既然已经决定要离开国土了，他无需再让别人来提醒自己。

"只要还是王室的人，就会有被杀和被利用的危险。父王和母后会死，也一定是因为他们是国王和王妃的关系。不过，好在我和皇兄都还活着。所以……"芙丽叶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微笑，"我要作为一个普通人生存下去，不想……再有那种回忆了。"

一个在异国颠沛流离的人，出身之类的已经没有意义，所以这样的宣布也没什么必要。特意把它说出来，也许正意味着芙丽叶对告别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充满了不安。

"呐，这个想法不错吧？"

双亲受到袭击的时候，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也不能守护国家和人民。所以，至少从今天开始，他要保护自己的妹妹芙丽叶。就这样保护着已是惟一亲人的妹妹生存下去吧。

"凯姆皇兄。不对……哥哥。"

芙丽叶不好意思地笑了。看着她纯真的容颜，凯姆在心底向上天暗暗祈祷：请不要让这张笑脸再度蒙上阴霾。

他们已经走到了国境附近，一眼便望见遥拜所上飘扬着的黑色旗帜。微暗的天空下，这幅光景无疑让人感觉到有种不祥的气息。此时此刻，想必全世界叫做神殿和遥拜所的地方，都如这般飘扬着黑色的旗帜。

"阿希拉大人去世了。"

芙丽叶的语气中夹杂着一丝沉重，多半是因为想起女神阿希拉爱慕嘉普王的那个传闻了吧。

"封印女神……这种东西，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嘛。"

据说将为这个世界制定秩序的"庞大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相维系的，正是位于森林、沙漠和大海的三座神殿的封印，以及女神本人的生命。当神殿内的封印被完全解除、女神也已经死亡的时候，"庞大的时间"就会失去自己的所在，世界则包裹在一片混沌之中。而当所有的生物都濒临灭亡的危机时，再生之卵就将在神之御手的作用下得以诞生，从而给世界创造新的秩序。

*反正世界都会因为神死而复生，那一开始别搞什么封印不就好了吗？*凯姆心想。在每个时代都仅有一名的封印女神，其实原本也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一个本来过着平凡生活的女性，突然有一天被认定为女神，于是就被带到神殿深处幽闭起来，断绝了与俗世的一切联系，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家人和恋人。对被当作女神的本人和她身边的人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能称为悲剧了吧。而如果一开始没有封印这回事，也就不会上演这出悲剧了。

“不可以，不可以那样说啦。”

芙丽叶神色慌张地环顾着四周，估计她是觉得在到访遥拜的人们面前不该发表这种不敬的言论。

“神是期望我们人类靠自己的双手来守护世界的。母后……不对，妈妈曾经这样说过。”

“那我可不干，反正都知道会死而复生，何必还这么费心……”

“哥哥！”

“如果你成了下一位女神候补，我会立刻带着你逃走的。只要稍微忍耐一小段时间，再生之卵就会孵化出来了。”

被芙丽叶那么惊愕地瞪着，感到一丝不自在的凯姆不禁耸了耸肩。迄今为止都没听说过女神候补逃跑的事情，是因为她们都是些连这么简单的事都想不到的迟钝家伙，还是因为策划逃亡的事实被封锁得过于隐秘？

“算了，反正跟我们无关。”

天色骤然暗了下来，再过不久恐怕就会有一场雨。在这之前，两人得赶紧找个住宿的地方。

异常的事态是在过了半夜之后发生的。入眠中的凯姆隐约听到芙丽叶的悲鸣声，顿时从黑暗中一骨碌跳起来，伸手四处寻找着烛台。不对，其实已经不需要照明了，房间的一角此刻正泛着微微发白的光芒。

眼前的情景让凯姆呆立在了原地，他看见芙丽叶倒在床上，浑身被一团螺旋状的光芒所包围。

“芙丽叶！”

他连忙冲过去一把将她抱起来，她的身体还保留着一点奇怪的温度。额头和双手都如冰一般的凉，发光的部分却是热的。

“好痛……哥哥……”

芙丽叶的脸痛苦地抽搐着，汗水从冰冷的额头上漱漱流下。这时，凯姆的脑海里再次浮现出白天看到的那幅光景——于遥拜所飘扬的黑旗……据说宣告下一位候补者的刻印，就是形成螺旋状的文字列并出现在新女神身上。而这团螺旋状的光，莫非……

不对，她这是生病了！

凯姆把芙丽叶的身体平放到床上，继而迅速冲出房间，急急地敲打着对面旅店主人的房门。只听屋内传来一声“什么事啊”，然后门开了。

“快帮我找医生！有病人！”

然而最后来到这里的却不是医生，而是遥拜所的神官。为了去找医生而打开百叶门的旅店主人忽然间愣在了那里，接着转过头来看着凯姆，脸上满是怜惜的表情。

飘扬的黑色旗帜，伫立在门口的神官。没有人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我奉神官长之命前来。”

为什么会这么快？为什么他们会知道这个地方？

“女神是在这里吧。”年纪尚轻的神官淡淡地问道。

“没有，只是个病人，请回吧！”

凯姆跑进房间，从里侧插上门闩，双手却分明在颤抖不已。

“芙丽叶……”

没有回应，连呻吟声和痛苦的表情也已经消失了。芙丽叶紧闭着双眼，就这么瘫软无力地躺在床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凯姆再也忍不住地将双手蒙上脸，白天时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犹如锐利的箭刺向他的心脏。

背后响起了敲门的声音，神官在外面要求他打开房门。

“回去！”

凯姆对着门大声怒吼。他不会把芙丽叶交出去的。封印女神并不仅仅是不能和俗世的人们接触，听说还要不断地承受由封印之力带来的痛苦，长此以往根本无法生存下去。所以，即便全世界就要毁灭了，他也决不能让妹妹背负如此残酷的命运。

没错，只要把白天说的加以实施就行了。带上芙丽叶逃走吧。

“这样下去可关乎着令妹的性命哦。”

凯姆猛地抬起了头。什么意思？

“转移的仪式还没有完成，等一会儿要是不让神官长直接施行的话，封印就完成不了。而未完成的封印是会夺走女神生命的。”

凯姆将他颤抖的手抚上芙丽叶的脸颊。好冷。在王宫的中庭抱起母亲尸体的时候，感受到的似乎也是这种冰冷……

“请快一点，神官长一行已经向这座小城出发了。”

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女神候补都不逃跑的原因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办法逃啊，而且即使逃走了，神官们也会很快追上来。就像现在这样，他们会以绝对惊人的速度赶到这个地方。

“就算不能见面……起码她还活着，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神官淡淡的语气里流露出些许同情的味道，想必长久以来，他都用相同的一席话来劝说过很多人吧。就算再也见不到面，只要能继续活下去，就算等待自己的是无止境的痛苦和孤独……

在同一时间失去了双亲，留下来的只有妹妹芙丽叶，而现在又即将失去这最后的一个人……就算是这样，只要能让她活下去……

“芙丽叶……原谅我。”

他没能履行一定要守护她的诺言。不仅如此，他还要亲手把妹妹推向绝望的深渊。因为他不想再看到亲人死在自己面前了，仅此而已。

不知不觉，凯姆松开了紧紧抓着芙丽叶的手，然后站起身来走向房门，缓缓地打开门闩。

一个月以后，远在异国的凯姆听说了某国女王被黑龙残杀的消息，并得知其背后的操纵者是一个率领着“拥有赤红色双目的士兵们”的可怕团体。他们被称作“帝国军”，如今正日复一日壮大着自己的势力。

于是，凯姆成为了一名佣兵。既然已经知道了幕后黑手，就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

即便只有一个人也要杀死那众多的帝国士兵。自己已经失去了双亲和祖国，又万般无奈地失去了妹妹，要平息这种愤怒与怨恨，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用复仇代替一切。

凯姆奔驰在战场上，尽情地斩杀着一个个帝国士兵。关于祖国的传闻以及尤巴鲁特的消息他都一概不闻不问，就这样度过了五年的岁月。



— 3 —

女神将在神殿的深处度过自己短暂的一生，其间决不可与俗世的人类有任何接触，只能永远停留在死寂与孤独当中。前任的女神阿希拉也是像这样把终生献给了这一使命。

但芙丽叶当上女神后却发生了预料之外的事态，那就是帝国军的侵略。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消息，称帝国的目标正是封印女神。这么说来，帝国的行军路线的确是朝着女神所在的神殿而来的。身为信仰和祈祷场所的神殿并没有可以用于战斗的设施，要是能攻进去，之后的事情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鉴于这种情况，神官长安排女神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藏匿女神的是一座被石山和护城河环绕的坚固城堡，联合军在那里投入了尽可能多的兵力，只要严加防范，纵然是势力急速扩张的帝国恐怕也难以对其出手……

但即便如此，帝国仍凭借超乎想象的大军包围了城堡。而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凯姆急忙加入了援军的队伍。谁知在援军到达之前，联合军的防守便被接二连三地击溃，终于，城门就在凯姆的眼前被打破了。

转瞬之间，凯姆不顾一切地冲进敌军当中搅乱了其阵型。当他好不容易到达城门的时候，谁都看得出那副躯体早已是伤痕累累。

犹如是在严寒之地中被冻僵的身体一般发出的挥剑动作，每挥一次便愈显沉重的手臂，仿佛绑着铅块的腿，以及气促憋闷的呼吸。但凯姆仍然奔跑着，仍然奋力挥着手中的剑。

芙丽叶应该就在城堡高楼的最顶层。想逃离城堡被攻的局面，只有那里才是藏身之处。可是，自己的体力还能撑到那个时候么？

有时他会觉得周围的声音忽然变得好遥远，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汗水流进眼睛里而导致视线变得模糊，但即便如此他竟还能不断降伏敌人，在吃惊的同时他也不由地为自己的勇猛感到欣慰不已。长达五年的佣兵生活，看来总算是没有白过。

凯姆正想着，不经意间却发现长廊被切断了，周围顿时一片明亮，原来自己已经到达了中庭。糟糕！中庭和狭窄的长廊不同的是很容易被包围，可自己现在的体力似乎只够用来绕开长廊了，离城堡中央的高楼还远着呢。事态刻不容缓！

不，在这里绕道没准儿是对的，现在正是相信自己的体力往回走的时候……

就这样，凯姆停下了脚步。

“龙……”

大概是身负重伤的缘故，恍惚间凯姆觉得自己产生了幻觉。好像是有什么猛兽被捕获了？但如果是别的猛兽的话，自己应该不会看成龙才对啊。那鳞片，钩爪，扎遍背部的箭，被重重锁链和兵器钉在地上的……没错，那正是一条红龙！

融夜晚的黑暗于一身的鳞片，犹如在燃烧一般的鲜红双目。不知不觉，某幅画面开始在凯姆的脑海里复苏：它的牙齿咬断了父亲的喉咙，它的爪子撕裂了母亲的胸膛……龙，正是这家伙从他和芙丽叶身边夺走了双亲，从百姓那里夺走了祖国和安定的生活。

凯姆抬腿走进了中庭，就算会被敌人发现或遭到围攻也无所谓了，这两条腿现在是如此坚定地想要前往那个方向。他用力踏着并不稳健的脚步逐渐朝它靠近，这引起所有悲剧、夺走自己的一切并大肆破坏的元凶……

要让它作出偿还，就在今日、此处。由自己来执行……痛苦和死亡的裁决。

“想杀就杀吧。”

一个声音传到了凯姆的脑海中。剑还举在空中，他不禁把视线落向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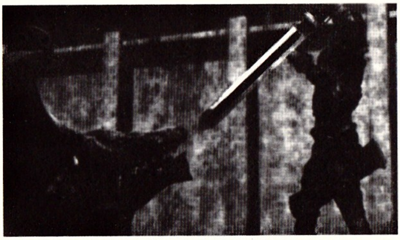
“不过……”

大概是连说话都能感觉到全身的痛苦，龙的声音里有着明显的嘶哑。伴随着它呼出的气体，赤黑色的血滴零星地洒向地面。

“即使你夺去了我的生命，也别想玷污我的灵魂。”

就算已经沦为这副境地，龙也要使尽最后的力气抬起高昂的头，不愿忍受被人类这般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

自从双亲被杀害的惨剧发生后，一直以来凯姆都把龙看成一种等同于兽类的生物，但事实并不是这样。龙拥有超长的寿命和高度的智慧，堪称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生物。据说它们还是被称作“神之使者”的高傲生物。



捕获这条红龙的毫无疑问该是帝国军，因为拥戴封印女神的联合军是不可能对神的使者下手的。帝国那帮人是在捕获它之后想加以操纵，于是把它拽到战场上来的吧。不过看这地面上书写的怪异血字，或者他们是想将它用于某种仪式？

“你还有活下去的意志吗？”

手持长剑的凯姆突然对红龙问道。这家伙一定是认为投降有辱自己的名节，才落得如此下场。就算现在不赐它死，不用多久它也一定会气绝身亡。这跟自己不是一样的么，都到了这种地步却仍想着要保护芙丽叶，明明连能不能到达那座高楼都还是个未知数。

“没有别的办法了。”

命运对它来说已然如此，自己当然也不例外。想继续活下去的话，只有这条路可走了。

红龙讶异地晃动着头部。

“订立契约吧！”

凯姆曾经听说过，通过交换心脏使人类和人类以外的生物共同获得全新的力量，这种行为叫做订立契约。只是实

际的契约究竟是个怎样的东西，以及交换心脏这种事是否真的能够实现，他却并不知道。

“哼！你有那个资格吗？”

红龙轻轻呼出一口气，对凯姆的提议嗤之以鼻。

“哪来什么资不资格！”

凯姆才不管这种事情，用剑直直指向红龙的鼻尖。虽然他知道这不是个会受强大力量所威胁的对手。

“我……”

契约。让我和杀死双亲的龙共生死……要说不合适，还真没有像我这么不合适的人了吧。可是……

“只不过想继续活下去。”

我不想死，还没有找帝国那帮混蛋报仇呢。在亲手将帝国士兵斩草除根之前，我决不能死。

“回答我！”

我要活下去，无论使用任何手段，我都要继续活下去。

“是要结成契约？还是死？”

身后忽然响起铠甲摩擦而发出的声音，红龙闭上了眼睛。凯姆气急败坏地回头一看，只见数名帝国士兵正向他步步逼近。一群烦人的家伙……

“即便如此我也要活下去！”

他的愤怒不顾一切地向四周爆发，体内的冲动一个劲地向上冲。为什么，偏偏要挑自己在谈重要事情的时候……

“通通给我闪开！”

互相撞击的剑在空中迸出一道一道寒光，但凯姆的怒火却无法抑制。全身好热，眼里只见一片血红，也不知是被砍杀的士兵喷出的鲜血遮住了视野，还是看到了自己心头的愤怒在面前所化成的熊熊燃烧的火焰。

都给我上啊，反正我会把你们全部杀光！

这股愤怒是来自何处？是因为订立契约时受到了阻碍？还是处于对帝国的憎恨？不，好像并不止这些，我……

“活下来了吗？”

背后传来红龙的声音。它睁开眼睛，看到的是帝国士兵散落的尸骸。

“贼运亨通的家伙。”

它的语气里居然还带着嘲笑，呼吸却显得比之前更加艰难。这是赌上了性命的发言，已经不容有一丝犹豫。凯姆转过身来看着它，这时，地面忽然猛烈地摇晃起来。他连忙以剑代杖将身体支撑住，这摇晃令全身的剧痛在他的体内急速扩散。

“回答我……”

每呼吸一次，他就感到脊梁骨仿佛被人往上揪了一次，看来自己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

“是要契约？还是死？”

凯姆只觉得眼前一片朦胧，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无比遥远，向红龙接近的步伐也是那么蹒跚。红龙的头仍然伏在地面上，它缓缓睁开了双眼。

“对你那想要活下去的的意志起誓吧。”

“那么……？”

红龙抖动着绑住全身的锁链站起身来。

“好吧……我就和你订立契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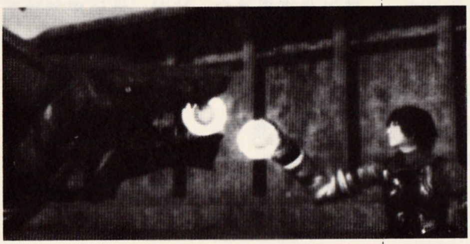
凯姆的右手立刻离开了剑。不是他自己放下的，而是忽然本能地离开，一个与自己的意志没有任何关系的手部动作。右手指尖像是被吸住一样地按在了左胸上，就算不知道契约该用何种方式来进行，也明白这是理所当然的表现。

他全身的骨头和肉体同时发出了悲鸣。身体像是被扭断一般的痛楚在

到达顶点的瞬间，他感到右手抓住了某样东西。

耀眼的光芒一下子让他无法睁开眼睛，光箭对准他的眼球直刺过来。右手握住的那样东西和正咕噜咕噜搏动着的某样东西，一起放射出强烈的光芒。

脚也自己向前动了起来，不知何时伸直的右手前端出现了两个相同的光球，仿佛一对正在喷火的双目。他忍不住闭上眼睛，因为实在无法忍受那刺眼的强光。



就在连眼睑内侧都能感应到一片炫白的时候，光芒突然消失了。空空如也的右手在空中顿时失去了平衡，凯姆连忙抬起两只手仔细比较、互握，然后松开。那种如同在被操纵一般的感触已经荡然无存，仿佛要吞噬全身的剧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呼吸也不再那么苦闷，所有的伤口在转瞬之间都得到了痊愈。

飞龙周身那无数根箭和缠绕成几道的锁链伴随着一声脆响被挣开弹飞了，不见丝毫伤处的双翼宽阔地向两边伸展开，口中的咆哮使得周围的空气都在随之颤动。

“坐上来。”

回过头来的红龙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当凯姆纵身一跃跳到了它的背上。与此同时，飞龙扇动真红的双翼飞向了高空。

对凯姆来说，这第一次飞行的时间实在出乎意料地短。耳边还萦绕着呼呼的风声，正以为它要在画个弧线之后继续上升，没想到却已经开始下降了。红龙口吐火焰烧光了位于城堡高楼周边的帝国士兵，继而悠然着地。

只花了一瞬间的工夫，骑在红龙背上的凯姆便从中庭来到了城堡最深处的高楼。而直到刚才为止，这段距离分明都还长得令他担心是否能够到达。这种差距足以让人类受到红龙的鄙视了吧……凯姆不由在心里苦笑了一下。

在红龙的背上往下跳的时候，他感到身体变得难以置信的轻巧。过去需要双手才能握住的长剑，如今也似乎只需单手便可操控自如了。

原来如此，看来自己是获得了超越人类的强大力量。这样的话……凯姆的嘴角不禁扬起一丝笑意。

通往内部的入口处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士兵焦黑的尸块，这里的前方是一条狭窄的通道，只能容一个人通过。跳下龙背的凯姆想回头对身后的红龙说一声“在这儿等我”，刹那间却猛地愣在了那里。

“……！”

他的嘴张开着，但他没听到自己发出任何声音。

“失去声音了么？”

订立契约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他忘了还有这一条。作为得到强大力量的交换，他会失去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身体机能，而失去的部分则会出现一个表示契约代价的纹章。自己的舌头上，此时一定刻着那个印记吧……

“正所谓‘祸从口出’，作为契约的代价而言这已经是很轻的了。”

红龙有点幸灾乐祸地对凯姆解释道。尽管和自己订立了契约，但对它来说人类始终还是它所鄙视的对象。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代价是声音？

凯姆甚至连自己都并不觉得声音有多么重要。他虽然不是红龙，但也领教过祸从口出的厉害。

既然如此，那将其作为代价而失去究竟是因为……？

“不用担心，我会成为你的声音。”

怎么回事？这种事真的可能实现吗？

他无比惊讶地看着红龙。而这一疑问似乎真的传达了出去，他看见红龙朝自己点了点头。

“成为契约者的人类是可以和我们交流‘声音’的。”

声音？我的声音不是已经作为契约的代价消失了么？

“不是那个声音。嗯，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述的话，算是……思想吧？”

这么说，这家伙是能看穿人类的内心了？就像现在，它是不是正用这种能力读取着我的想法？

“我不会做出那种窥视别人内心深处的卑贱行为。”红龙令他倍感意外的摇了摇头，“去吧，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万一我死在里面了，你打算怎么办？会一直这么等下去吗？

“哼……你死了的话我很快就会知道。因为我的生命也会在那时走到尽头……”

我明白了。

凯姆举起一只手向它示意。

那你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刚刚才疯狂了一阵子。虽然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帝国士兵，但我会一个不留地将他们全部杀光。

“支撑你活下去的只有仇恨而已么……”

凯姆尽量不去理会红龙那略带讽刺的话语。

我会活着回来见你。

他的心中只回荡着这句话。反正他一直都是在仇恨的支撑下活过来的，这已经足够了。清高的神的使者，本来就不可能理解人类的仇恨所诞生出的力量，而且它们也不愿去理解。

微暗的道路上，不时能发现躺在四处的己方士兵的尸体。他们全是让帝国军干掉的，每一具尸体都被残忍地砍成了碎块。

我会为你们报仇的，不让对方的一兵一卒逃出我的手掌心！

这时，尸堆中的某一具忽然动了一下，想是这名士兵还剩最后一丝气息。

“女神在……最顶……层……”

凯姆想回应一句“我知道了”，却发不出声音。尽管不能确定对方是否看得见，但他还是使劲点了点头。

“尤……巴……鲁……”

尤巴鲁特？他来了吗？凯姆赶紧弯腰下去想听听后面的话，遗憾的是这名士兵已经无法满足他的愿望了。听到女神芙丽叶潜伏的地方遭到袭击的消息后，尤巴鲁特想必定是坐立难安，然后便火速赶来女神的身边了吧。

突然响起的脚步声让凯姆弹跳般地站了起来，对面的道路上依稀出现了人影。是帝国士兵！凯姆不由分说便拔出剑冲上前去，霎时只见两部漆黑的铠甲在空中同时翻转，进而应声倒地。

可惜没什么手感啊，完全感觉不到是两个人的重量，真令人失望。

后面的敌人一窝蜂似的朝他涌过来并展开包围，但这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敌兵们的动作太迟钝了，破绽随处可见。凯姆饶有兴致地用剑尖不断切开他们的

铠甲，他现在几乎没有那种在砍人的实感，面前的敌人就像一堆木桩一样非常容易对付。想想就在不久之前还因这群家伙而陷入苦战的自己，简直不可原谅。

这就是契约赐予的力量么?

即使纵横八方不停地挥舞长剑，身体也丝毫没有疲惫的迹象。不仅如此，每次挥剑的力度似乎也增强了不少。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正裂着嘴大笑，一边领受着迎面喷来的血液一边大笑着，沉浸在弥漫的血腥味当中独自陶醉。

等他回过神来，敌人已经一个不剩了。名为敌人的生物全都化作了尸骸，七零八落着躺在周围的地面上。必须达到歼灭的时间短暂得近乎不够用，凯姆顿时从高亢的情绪中清醒过来，急忙朝着阶梯的上方狂奔。

迄今为止都没遇到过契约者，也从未与如此强大的力量发生过联系，只听说契约者是为数极少的存在。那为什么……?

一旦恢复了冷静，这样的疑虑便立刻涌上凯姆的心头。

我是在为作为代价失去了什么而感到害怕吗?不，不应该是这个原因。人类还没有懦弱到这个地步，也不是那么无欲无求。

——若非内心栖居着无际黑暗的人，是没办法成为契约者的。若非拥有无论如何也要活下来的意志，若不是因此而牺牲其他人也在所不惜的利己主义者……负面的心境会引来精灵和怪物们。

凯姆不禁停下脚步向周围环视着，刚才他确实听到了红龙的声音。

——就算远离两地，我们交流“声音”也没有任何障碍。

既然如此，难道就不能因为远离而让你无法窥视我心里的想法吗?

——这不是窥视，你要我说几遍?那么嘈杂的声音我想不听也不可能，即使塞住耳朵也没有用。

这样的话那人类……?

红龙的回答让凯姆惊讶万分。

——这种能力，就连最低级的怪物也能正常使用。

凯姆对红龙的嘲笑给予了无视态度，再次向阶梯上方冲去。

——你赶紧冲上去吧，我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给我闭嘴!

当他从阶梯行至道路上，前方突然跳出了一名帝国士兵，大概是想打他个措手不及。又是一场毫无难度的交手。凯姆一剑劈开了他的头顶，士兵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一命呜呼。

听到那声悲鸣正是凯姆快要爬完所有阶梯的时候，在打开着的门对面能看见帝国士兵……不对，是帝国骑士团员的身影。和聚集在城堡周围的那堆杂鱼不同，帝国骑士团并不会于鲁莽的出现在最前线。身为佣兵一直战斗在最前线的凯姆也不曾跟他们有过较量，但他见过他们的尸骸。那包裹全身富有特色的铠甲，即便在远处也能一眼认出。

芙丽叶……

凯姆用尽全力奔跑着，路途却远得好像总是差那么一点而始终无法到达她身边。转眼之间，屋内忽然跳出五名骑士团员阻挡了他的去路。

烦死人了，闪开!

只用一刀便结果了那几个人，他飞奔着冲进房间。

“凯姆!”

眼前赫然出现的是尤巴鲁特震惊的脸孔。

“别、别过来!”

仅剩的一名骑士团员死命抓着被倒剪双臂的白衣女子，嘴里发出大叫。耷拉着脑袋的女子抬起了脸，并慢慢睁开眼睛。

芙丽叶？是……芙丽叶吗？还以为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你了……

“再靠近的话女神就会……”

凯姆可不打算听这些人说教，瞬间便一跃而起，朝着那对血色双眸奋力刺出长剑。包裹在铠甲内的躯体全无闪躲之力便被顶到墙壁上，这一次，凯姆的剑贯穿了敌人的喉咙。

无法原谅。怎么可能原谅？这空白的五年间，我和芙丽叶非得在这种地方经历这样的重逢，到底是谁的错？看看芙丽叶那张如人偶一般毫无生气的脸，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这帮混蛋……

他一遍又一遍地在早已血肉模糊的尸体上乱砍乱戳，坚硬的铠甲也被他击成了碎片，粘稠的血液还在不断向外溅出。

“够了，凯姆！快住手，他已经死了。”

尤巴鲁特的喊声传入凯姆的耳朵。恢复神智的他从尸体内拔出剑，自己这副样子一定把芙丽叶吓坏了吧。转身看去，那身白色衣服已然沾上了溅出来的血迹。

然而芙丽叶并没有露出胆怯的样子，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如果是因为惊吓过度导致情绪一时麻痹了还好，但她的脸上分明是一副忘却了恐惧的面容。

五年前那张快乐少女的脸庞不见了，从五官来看她的确是芙丽叶没错，身体却像是被抽去了灵魂一样空虚。

“你还是那么冲动啊。”

尤巴鲁特。五年不见，这家伙也是一点没变，大家彼此彼此。

“不过倒是得救了……又被你救了一次。”

别再那样说了吧。

凯姆想这么告诉他，但忽然想起了自己失声的事实。

“嗯？你怎么了？”

要怎么跟他说明呢？先指一下自己的喉咙吧。

可尤巴鲁特似乎并不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凯姆模仿说话的样子再指了指喉咙，并反复演示了好几遍。

“你的声音……？”

看样子尤巴鲁特终于明白了，不过他还不知道这是契约的代价吧？凯姆张开嘴，将舌头伸出来给他看。

“难道是……契约者？”

凯姆点点头，尤巴鲁特和芙丽叶不禁面面相觑。

“是吗……”

尤巴鲁特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困惑，看来他过于老实的性格一样没变。再看芙丽叶，她仍然是面无表情。

仔细想想，芙丽叶作为封印女神被迫舍弃了一切，而凯姆作为契约的代价，失去的只是声音。或许这种程度的事情并不值得她感到惊讶吧。

又是一阵可怕的沉默。芙丽叶几乎不发一言，凯姆想说话但说不出，而尤巴鲁特一旦陷入沉默，往往就会一直沉默下去。

“呐，凯姆。”尤巴鲁特终于开口了，“我想把芙丽叶带到精灵之村去。”

精灵之村向来以永世中立著称，虽然只是个被森林所包围的小村子，但据说用来实施保护并不逊色于任何一座城堡。

“那里的话，就算是帝国军也不能那么轻易出手的吧。”

真的是这样吗？只因是永世中立的

村子就可以断定它是安全的吗？

"虽然带着女神四处奔波得顾及很多事情……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吧？"

的确，这座城堡陷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们必须尽早带芙丽叶逃出这里，然后找到落脚的地方。

"芙丽叶本来就是我的未婚妻，我不想让她死！"

未婚妻。这个词语再度唤醒了他心里的那一丝刺痛感。

"在成为女神之前，芙丽叶对你来说不也是重要的妹妹吗？"

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想必尤巴鲁特是不会改变自己心意的了。两人的交情从他们懂事前就开始了，这一点凯姆还是很了解他的。但关键人物芙丽叶又是怎么想的呢？凯姆把视线移向芙丽叶。

"我是必须一直活下去的对吧？"

毫无抑扬顿挫的声音，也没有流露出因尤巴鲁特的话而有所打动的样子。

"作为维持世界封印的女神。"

芙丽叶的语气如同在谈论别人的事一般淡然。这五年来她都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由此可见一斑。

"好不好？"

凯姆点头答应下来，紧接着却耸了耸肩。

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进去的吧。

"是么。"

尤巴鲁特开心地笑了，将旁边倒在地上的椅子扶了起来。

"那么，请允许我献上祝杯……"

尤巴鲁特开玩笑似的说着，然后拿出了竖琴。

现在是享受这种闲情雅致的时候吗？

凯姆不禁皱起了眉头。

"稍微休息一下吧，之前不一直都在一个劲儿地跑么？"

尤巴鲁特的手指随意地拨动着琴弦，这是凯姆已经遗忘了好久的音色……对芙丽叶而言恐怕也是一样。既然如此，这样似乎也不错。

美妙的歌声很快传遍了整个房间。这样子，三人感觉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当然了，楼下此刻还正持续着残酷的杀戮，他们三个人都已不再是无忧无虑的孩子。但即便如此……凯姆转过头看着芙丽叶的侧脸，那张依然如人偶一般的脸上，总算隐隐地露出了些许恬静的表情。

第二章 | 天使噬血

— 1 —

这不是一起偶发事件，这一天总会到来的。村子里的每个人都预料到了这一点，从他们听说有着可怕红色双目的士兵们开始侵犯诸国、一个自称"天使教会"的神秘团体在附近的溪谷落户的传闻开始。

这边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精灵

族原本就是不喜争斗的温厚种族，绝对不会主动攻击他国，不过在受到他国侵略时便另当别论了。无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国家，他们都决不容许对方予以侵犯，所有的村民乃至女人和小孩都会团结一致投入战斗。既然对周边诸国贯彻的原则是永世中立，因此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相较于读书，出身精灵之村的人会更早接受使用武器的教育。

所以，当丈夫握着弓箭留下一句简短的“去森林”便走掉了的时候，亚莉奥修并没因此而感到惊慌失措。她知道他的意思是“逃进森林深处，两座桥将由我们来把守，孩子就交给你了”，于是连忙操起那把惯用的剑别在腰上，并让尚且年幼的女儿手里拿好弓箭。

但亚莉奥修还是忍不住在想：这事起码过了半年以后再发生也好。女儿才刚刚开始练习弓箭术，别说打倒敌人了，就连能不能保护好自己都还是个问题。而她本人目前也正怀有身孕，去战斗总会有一些不便之处。要是起码再过半年，女儿达到了初次上阵的士兵水平，也许就能和敌人对抗了，自己也应该已经诞下肚里的孩子，不用再拖着这样一副身子。

想也没用。亚莉奥修努力将缠绕在心中的不安驱散出去，继而牵起女儿的手。

“妈妈。”女儿只叫了她一声便不再开口说话。只要手里拿起了武器就无需多言，这也是精灵之村的孩子们自懂事起便受到的教导。

“没事的。”

亚莉奥修朝女儿微微一笑，便马不停蹄地开始采取行动。她没有选择走石板路，而是用手拨开层层树枝小心前行。这是只有村民才知道的一条“路”。

森林深处有一个类似巨大迷宫的洞穴群，这条路就是通往那个地方的。

这里和桥应该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但也许是风向的缘故，空中弥散着一股煳焦味儿。虽然能听到女儿的急促呼吸声，但亚莉奥修仍毫不犹豫地加快了脚步。通向村子的两座桥以外的地带都遍布着重重结界，村里的男人们不可能那么简单就弃桥投降。她很清楚这一点，但心里的不安仍然挥之不去。

不经意间，她听到一声折断枝条的脆响，慌忙停下了脚步。深灰色的铠甲，血色的双眸……不会吧！为什么前方会突然出现敌人？而且一上来就有四个！

“快跑！快啊！”

狼狈只容一时之间。亚莉奥修把女儿推到身后，拔出腰间的剑便朝面前的人一阵乱砍，然后是猛烈的刺扎、敲击……

铠甲兵中的一人沉入了永远的睡眠。还有三个，这可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对付得了的数目！不一会儿，又一部铠甲身子一歪，她趁机利用古树的树干保护着自己的背部，同时将剑狠狠挥下……还有两个。

就在这个时候，亚莉奥修忽然感到下腹部开始隐隐作痛。她不由停止了动作，然而这短短的一瞬间却给她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先是双臂受到一记近乎麻痹的冲撞，紧接着剑也被弹飞了出去。她猛地一闪身，但却躲闪不及，左臂顿时传来一阵烧灼般的疼痛。

敌人揪住了亚莉奥修的头发，她挣扎着想从对方紧紧箍住自己的臂力中逃脱，这时树林里响起一个什么东西折断了的声音。不是树枝被折断时的脆响，而是一种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应该是自己的手臂被折断了吧——她心想。但没关系，她还可以扭动着身子把头尽

力向后仰。

但下一秒钟，亚莉奥修的全身便如凝固一般地停止了一切挣扎。通过上下颠倒的视野，她看到本应已逃走的女儿正悬吊在一条深灰色的手臂当中。被折断的并不是自己的手臂。

那朝着不自然的方向歪曲的头，无力下垂着的手和脚……

刹那间，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划破了整个森林。

……已经过了多长时间，自己是从哪儿怎么逃出来的，亚莉奥修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我的……孩子在哪里？"

呢喃的话语伴随着凌乱的呼吸。她害怕沉默。

"得去找她……"

每挪动一步，下腹部便是一股阵痛，血沿着脚不停地往下流。但亚莉奥修还是继续走着，右手不知何时握上了一把她从未见过的剑。这东西，自己究竟是什么时候拿到手里的？

"哪里……？她在哪里？"

她一定正在某处孤独地哭泣吧。作为一个女孩子，她已经算是非常坚强的了，但毕竟还没到可以离开母亲独立的年龄啊。

"我现在就去找你，别哭哦。"

阵痛已不知不觉化为了痉挛般的痛楚。不可以在这里停下来！亚莉奥修用左手捂住下腹部，右手则持剑支撑着身体继续缓缓前进。

"这……是哪儿？"

森林里也不再是自己熟悉惯了的村子。那这是什么地方？前方是一片被践踏得乱七八糟的田地，怎么看自己都像已经进入了人类居住的村子。得快一点，在从来没有出过精灵之村、也没见过商人的女儿眼里，人类无疑等同于土钻一样的东西。

"我得……尽快……"

路的对面出现了人影，就跟那个人打听一下吧。精灵之村的孩子在人类的村子里还是很少见的，他一定知道些什么。

亚莉奥修的身子晃悠着，但她还是尽量向那个人影靠近。

是个女人，人类女性，怀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孩子？

"孩子……"

对了，我正在找我的孩子呢。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女人向后退了几步，眼里流露出一丝胆怯。

我明白了，原来是这女人偷走了我的孩子……

"还给我！"

亚莉奥修举剑向女人的肩膀砍去。但即便如此，女人仍然不愿放开怀里的孩子。

"我的孩子！"

她用力从女人的臂弯里夺走了那个小小的身体，并一剑插进了对方没有任何防御的胸口。女人张着嘴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便直接向后倒了下去。就在这时，孩子突然大声啼哭。

"不要哭了啊，已经没事了。"

但孩子仍哭个不停。

"真可怜，这样好可怕。"

把孩子紧紧地抱住吧，紧紧地。再紧一点，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

一个令人不快的声音响起，是什么东西折了的声音。

在哪儿……好像在哪儿听到过这种声音，就是女儿被杀的时候。不对！她才没有被杀！只是不小心迷路了而已。

看，她现在不就在我怀里么？

“不会让任何人杀了你的……我会保护你。”

可是，要怎么做？这里是森林的外界，附近都是敌人。要怎么做才能保护她？

“我会保护你。”

孩子已经不知何时陷入了沉寂。

“真是个好孩子。没错，只要有妈妈在就什么都不用担心。”

是啊，就这么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吧。待在那里，没有人能够抢走你。

“让我们融为一体吧，我的宝贝。”

我再也不要把你生出来了，你就一直待在我的肚子里吧，外面的世界有着太多太多的危险。

她的牙咬住了那洁白的喉咙。

这是流入我口中的生命之血。由我来守护，决不让给任何人。融为一体吧。



柔软的肉，好甜……怎么会那么甜？融化吧。啊，我在吃什么？

不一会儿，亚莉奥修站了起来。她用手指擦了擦沾满血迹的嘴角，口中念念有词。

“孩子……孩子在哪里？”

亚莉奥修放声笑着，继续向前走去。

— 2 —

郁郁葱葱的森林一望无际。叶子比起绿色更接近于黑色的茂盛树木不仅遮住了阳光，似乎还让所有的声音都无法穿透进来。不管怎么走，四周都被一片静寂所支配。别说野兽的气息，这里就连鸟儿的啼鸣声都听不到。

居住在周边地区的人们，据说都因为有点受不了这片森林的过于静谧，所以很少踏足进入。

不过，穿越这片森林是前往精灵之村最安全的一条路线。和开阔的平坦道路不同，树木生长茂盛的林中小道既有助于藏身，而且在遭遇大军的时候，无论反击还是逃走都要容易得多。在如今担任护卫的士兵数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森林中的昏暗和它带给人的略微不适感根本不值得一提。

其实在出城以后的日子里，他们都没遇到过帝国军的袭击。剩下的行程还有五天之久，以目前来看，应该说尤巴鲁特的选择是正确的。

这些天，看得出尤巴鲁特都在对凯姆示好，像是又回到了他们的孩提时代。

在敌人的包围中得以重逢无疑是让人庆幸的一件事，如果是在与战乱无缘的地方重逢，估计两人多半还是会难掩尴尬之情。

而凯姆失去声音也对维持和谐的气氛起到了作用。只要将说话方和听众方固定下来，在谈话的过程中就不会发生口角，必要的事宜则由红龙来代为转达。渐渐地，凯姆开始深切地感觉到这笔代价是多么的轻。

而在逃出城堡时几乎没开过口的芙丽叶，如今也多多少少和大家聊了起来，

大概是尤巴鲁特每晚弹奏的竖琴治愈了她的心灵吧。但话虽如此，她还是

照样面无表情。一想到她和自己一起离开祖国时露出的害羞笑脸，凯姆就无法抑制心中的感慨。

当然了，其实他也是一样的。自己最后一次大笑是在什么时候？那片刻不忘的愤怒吞噬了他所有的感情，即使三人回到了以前的关系，这股愤怒都决不会消失。

他们兄妹俩都变了。忘记了欢笑，失去了可以交谈的话题。比起重逢的喜悦，如今他们展现出来的那些失去的东西，反而更令人心悸。

“呐，凯姆。女神一死，世界就会终结了吧？但是我……看到芙丽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感觉就像世界已经终结了一样。”

对我来说则是在很早以前就终结了。

但凯姆还是沉默地点了点头，祥和的谈心如今也只会带来伤痛。好想回到战场上去，因为他发现自己毫无理由地迷恋上了那种成天杀戮的日子。等到把芙丽叶送到安全的地方，他一定还要用这双腿奔向某个战场。也不会再和尤巴鲁特见面，毕竟他们生活的世界已经相差得太远了。

伴随着尤巴鲁特幽幽的话语，凯姆已沉浸在了自己对战斗的憧憬当中，浑然不知他都说了些什么。

就在众人于宽阔的沼泽地旁边驻地扎营时，之前一直在上空盘旋的红龙忽然拍打着双翼降落下来。士兵们齐齐抬起脸，出于对凯姆的敬畏谁都没有开口说话，但在近处面对红龙，果然还是让他们心中一阵恐惧。

“怎么了？”

尤巴鲁特奇怪地问道。因为是凯姆的契约对象，所以尤巴鲁特对红龙的态度极为友好。最后，和红龙直接交涉的任务就落在了尤巴鲁特的身上。

“精灵之村遭到袭击了。”

听到它的话，尤巴鲁特不禁瞪大了双眼。而凯姆却不觉得有多惊讶，这又不是难以预料的事情。他已经亲身领教了帝国军的强大，并得知这不是能用普通的道理及常识来进行判断的对手。管它是不是什么永世中立的村子，在攻打这一点上他们是不会有丝毫犹豫的。

“恐怕已经被全灭了。”

“怎么会……？”

“因为我们感觉到了声音。”

“不可能！要是连永世中立的村子都遭到袭击的话，这世界的秩序还不变得一团糟？……对吧？”

尤巴鲁特环视着众人想寻求赞同的意见，却只看到凯姆静静地摇了摇头。虽然凯姆自己没有听见，但既然红龙听见了就应该错不了。精灵之村遭到了帝国军的袭击，而且全灭了。

“怎么办？”红龙俯视着凯姆的脸。精灵之乡已经全灭了，便意味着大家没有再前往那里的必要。而正因为如此，接下来他们该去哪里用来代替才好……？

“我不信！”尤巴鲁特大叫道，“你也不是真正去了那里以后看到的吧？虽然不知道契约者的力量是什么东西，但在亲眼看到之前我都不会相信的！”

看着尤巴鲁特愤愤的样子，凯姆不禁再次觉得他的确是一点没变：自己越处于不利的地位还越是要去较真。

——打算怎么做？

红龙对着凯姆一人提出了疑问。

就由着尤巴鲁特的意思吧，反正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那就随你们的便了。

红龙应声展开了双翼。要让尤巴鲁

特听到它这种略带轻视的说话方式，想必他又会震怒了吧。

“出什么事了吗？”

身后传来芙丽叶静静的问询，她应该是听到了刚才尤巴鲁特怒气冲冲的叫喊声。

“不，没什么。”

尤巴鲁特连忙跑到芙丽叶身边，脸上的不满已经完全消失了。

“你别担心了。不说这个，我看你还是躺一下比较好吧？”

“不用，我没事。”

与平静的对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她的脸色看上去白得就跟纸一样。封印给她带来的痛苦无论走到哪里都如影随形，只要缠绕在女神身体上的文字列还存在着，就不会有所改变。

“不要硬撑了，快去休息一下吧。”

尤巴鲁特从侧面一把抱起芙丽叶往帐篷里走去，但很快又回过头来喃喃地说道：

“真想快点安下心来，然后带她去一个能好好休息的地方。”

与其说这是讲给凯姆听的一句话，倒不如说是那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不再这么硬撑的话，芙丽叶她……”

对他的意思心神领会的凯姆点了点头。他们确实不能这样一直带着芙丽叶四处奔波，都知道日子拖得越久，芙丽叶的体力消耗就会越严重。虽然没有让她步行，但她终究是个如同重病患者的角色，骑马也不可能对她的身体没有伤害。

要是空中能稍微安全一些的话……凯姆忍不住想。骑着红龙飞行跟在陆地上行走，速度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但其危险度也是相当高的，因为帝国的空中兵器部队会频繁出没到令人厌烦的地步。



凯姆一个人倒无所谓，但要带上芙丽叶的话就完全不可能了。

不久，帐篷内又开始流淌起尤巴鲁特弹奏竖琴的乐声……

精灵之村的准确地点居然没人知道。这是因为一向谨慎小心的精灵们在村子周围布满了结界，此外还设置了若干让人头晕眼花的机关。村子四周被森林所包围，最外围则夹在两条湍急的河流当中。连接村子的桥只有两座，而且警戒措施更是异常严格。商人及没有敌意的旅人是可以过桥并被带进村子里，但据说没有人能够记得那条路线。

“这里布下了强力的结界，声音已经分辨不清了。”

红龙一边俯瞰着下面的森林一边呢喃着。将帝国的空中兵器部队一扫而空之后，它还顺便担当了从上空确认精灵村大致所在地的任务。就算一眼看过去难以辨认，也可以靠声音进行探查。谁知一到了精灵之村附近，它却称连声音的方位也搞不清楚了。

骑在它背上的凯姆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片区域，看能不能找到类似焚烧的痕迹。帝国军的袭击怕是既漂亮又稚拙，他们崇尚用数字说话而依次杀死了各个居民，并放火把这里烧成断垣残壁。但光是这样并没有体现出他们的任何智慧，被袭击的小镇和村落，每一处都同时沦为了被烧尽的野地。

“要是能看清那里就不用这么辛苦了。但既然布有结界，不管怎么聚精会神地看，都只能看到一片森林而已。”

“如果村子正处于燃烧的当头还好……”红龙嘀咕道。据说精灵族存在着众多能力强大的魔法使，那些结界就是由他们布下的。

“不对，地面附近的结界有一点破绽。”

估计是帝国军在袭击精灵之村的时候打破的吧。虽然要利用帝国士兵打开的洞不免让人有些窝火，但就这样一直在上空徘徊，问题也得不到妥善的解决。而结界的破绽在哪一带凯姆是完全没有发现，于是红龙开始垂直下降。

在高空中看着只是一条细线的东西渐渐增加了宽度，是河流。然后他们看到了桥。当然，如今已经见不着看守的身影了。

“看来我的翅膀是进不去了。”

在桥的正上方试了好几次以后，红龙选择了放弃。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这里还有其他人的气息，多半就是帝国士兵吧。”

凯姆无意中看向桥的上方，忽然却感到了一丝异样的地方。尽管这里四处都插着箭，也还残留着尚且新鲜的血迹，但却寻不着精灵的遗骸，沿着河倒下的也全是帝国士兵的尸体。负责看守的精灵们按理说绝对应该死在了帝国军的手上才对……还是说他们早就放弃职守先行逃跑了？

不经意间，视野的一角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横穿过来。是帝国士兵。红龙不慌不忙地转了个弯，然后从口中吐出火焰。由于是极其靠近的距离，不久地上便增加了几具焦黑的尸体。但事情却并未就此结束，红龙隐约感到火焰中还有一个人影在动，于是定睛一看，但这一瞬间却让它大吃一惊！

“是精灵之血！”

一道绿色的光向它袭来，红龙急忙转身闪避，扑打着双翼向天空上升。

那是什么？

“精灵之血拥有把我的火焰反弹回来的能力。将其涂在铠甲上，一切魔力和咒语都无法生效。”

这么说，桥上没有精灵的尸骸也是因为……？

“这帮家伙当场剁碎了精灵的尸骸，再把他们的血涂在铠甲上了吧。”

然后将残骸投入河流中……那样的话，这座桥的对面肯定是不可能有生还者的了。

“要回去吗？”

不，我要进村。

“无用功……”

嘴里虽然嘲笑着，但红龙明白凯姆的意思，于是重新开始急速降落。

之前不管说什么尤巴鲁特都听不进去，现在就要让他亲眼目睹一下村子里的惨状。这样的话，有必要先排除掉一切危险，他不能贸然把芙丽叶带到还有帝国士兵徘徊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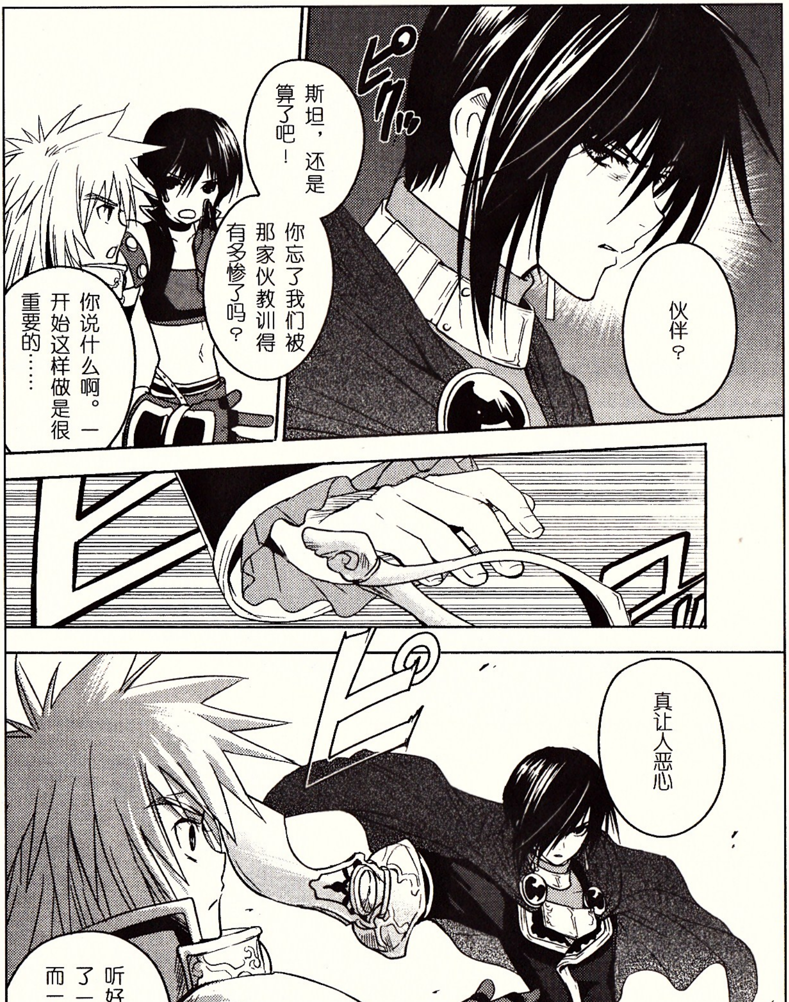
凯姆看到了前方的赤黑色铠甲。如果对方把火焰和魔法反弹回来的话，只要连同那铠甲将他一剑劈烂就行了。很简单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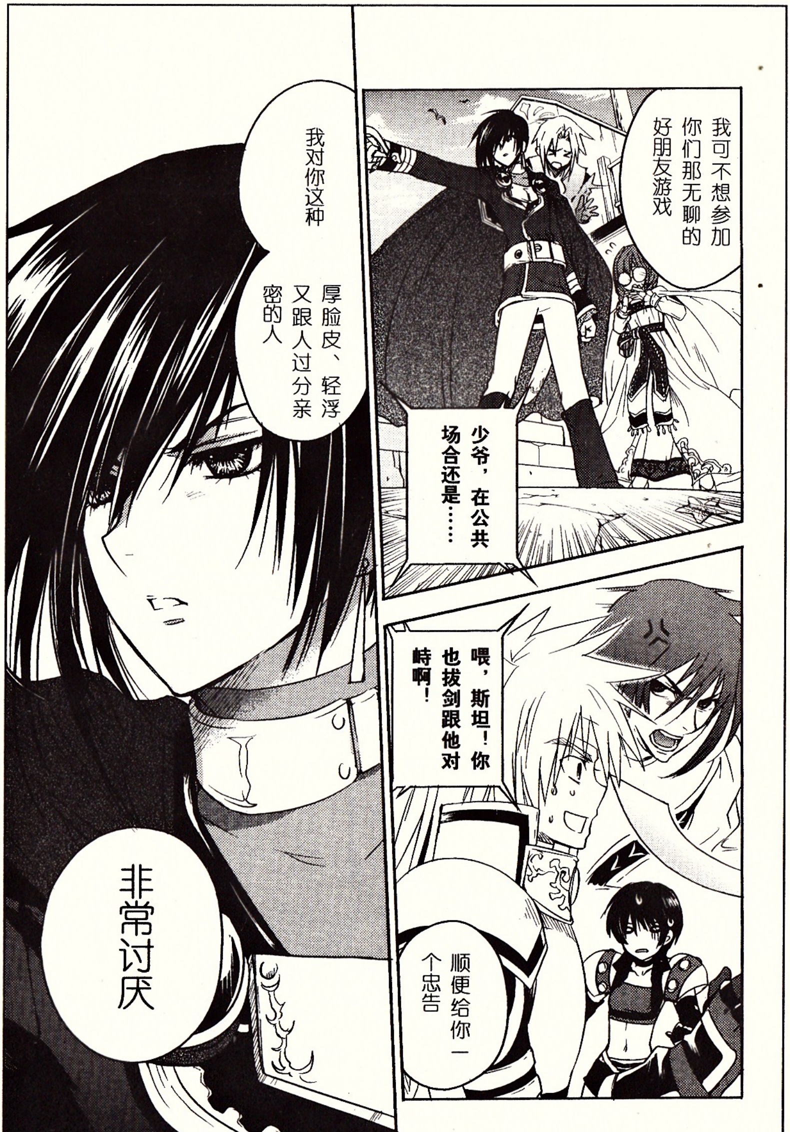
陆地上的战斗已经有好多天没经历过了。凯姆一边感受着自己的双手对血和肉的渴望，一边朝着敌人身体的正中央挥砍过去。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达利尔杰伊特港
转瞬即逝
你干什么？
握手！
因为我们现在是将要一起去旅行的伙伴了


伙伴？
斯坦，还是算了吧！
你忘了我们被那家伙教训得有多惨了吗？
你说什么啊。一开始这样做是很重要的……
真让人恶心
听好了。我们是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而一起行动的


我可不想参加你们那无聊的好朋友游戏
少爷，在公共场合还是……
喂，斯坦！你也拔剑跟他对峙啊！
顺便给你一个忠告
我对你这种
厚脸皮、轻浮又跟人过分亲密的人
非常讨厌


穿过海湾后，船一直往东
根据在港口得到的情报，有一艘可疑的大型货船正朝卡尔巴雷伊斯开去，那里也就成了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
而我却感觉自己早就触礁了
Tales of Destiny
テイルズ オブ デスティニー
ディレクターズカット
转瞬即逝
春日部晶
译：清雨
成为客座剑士以来第一次被委以重任
但却跟这帮人在一起行动，前途堪忧啊



首先是斯坦·艾露隆
大司祭古雷巴姆为一己私利竟然牺牲了那么多人
不可原谅！一定要抓住他好好教训一顿！
守护者·狄穆罗斯的主人。从他说的话就能听出来，是个单纯的老实人
别说得那么简单啊……
虽然多少有些本事，但终究只是个能以一当十的乡巴佬剑士
ガーン
请善待生命
哎？怎么？我说错什么了吗？
说起他的长处……大概是那总也用不完的傻力气吧
你要想乱来的话，我也没打算阻止你
……
然后是守护者·亚托怀特的主人露蒂·凯特雷特
那样的话我就能轻轻松松地在后面休息了


因为我一想到事成之后的报酬就高兴得不得了
让斯坦把活干完就能得两百五十万块，真是一本万利啊
虽然她还不知道，但她的确是与我血脉相连的亲姐姐
也多亏她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让我不用面对什么姐弟感情
露蒂……
哈哈哈，这下斯坦有的忙了
高个子女人玛丽・艾吉恩特是一名丧失记忆的女战士
我也很期待玛丽的表现哦
嗯！交给我吧！
说什么呢……
看不出她的想法，是个有自己主张的女人。但好在她基本上谁的话都听
而这次旅行最让人担心的……
大家都是因为很强才这么轻松的吧
真是羡慕得不得了
是非战斗人员——普通人菲莉娅・菲莉斯


带上这位祭司是为了核对案件主谋克雷巴姆的相貌
如果我也有力量……一点点抵抗克雷巴姆的力量的话
就不会因为没能阻止他的罪孽而后悔不已了
但同僚的犯罪行为让她十分痛苦，或许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但我至今也无法相信那是他干的
克雷巴姆十分了解古代文明，也是一位有管理才能的智者
到底是神之眼的什么东西让他甘愿冒险的呢……
喂，里昂。你也到这儿来和大家一起想吧
别一个人在那儿摆酷
不会是思春期到了吧？


无聊的问答游戏到此结束
就算你们在这儿把那些连愚蠢都算不上的想法罗列出来又怎么样？
还不如好好想想如何正确执行我的指示！
还有菲莉娅
是……
我不认为只在教会中生活过的你能起什么作用
你只需要负责把那个人认出来就行了。不要把多余的个人感情和先入为主的观念掺杂进来
里昂，那么说不太好吧？
菲莉娅也是出于好意才把这些告诉我们的


而且多了解敌人一些
说不定就能找到更明确的理由，任务也会变得更顺利吧
愚蠢
靠个人感情来决定本应完成的任务实在太荒唐了
这只不过是弱者的借口罢了
我可没想当什么弱者
むっ
哦？你还真像强者啊……单就语气而言的话
啊！我知道了！你等着！我很快就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少爷，你还是注意一下措辞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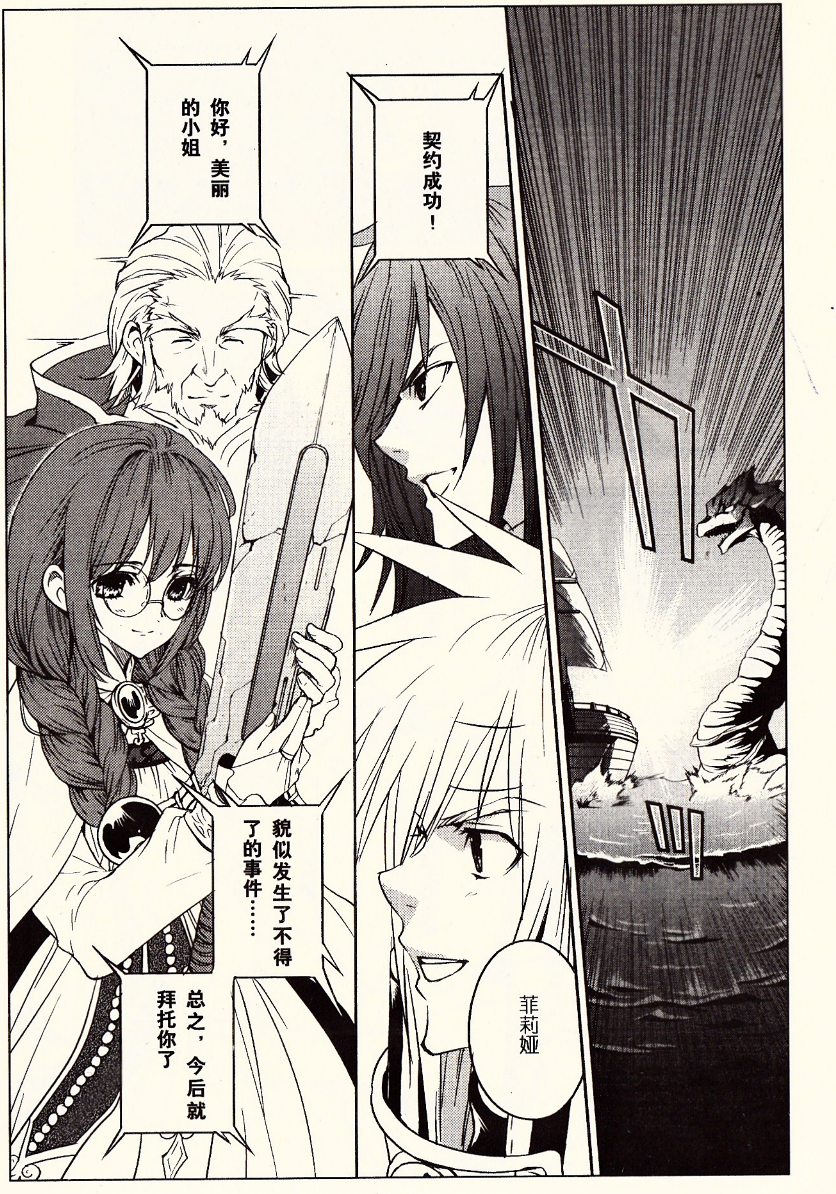

你教训得太狠了，让她显得可怜兮兮的……菲莉娅终归只是个普通人啊
呵呵，敢说我坏话？
ギャー
ギャー
狄穆罗斯，我不是那个意思……
给我闭嘴！斯坦，快把我拔出来！
没有谁会跟只知道教训人的上司合得来……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看来你在这一千年里长了不少本事啊，夏露狄耶少校
哎呀，请两位冷静一下，别吵了
那个……你们就是在城里说话的那两个人吧
虽然不仅仅是声音，连模样也能看见，心里很高兴
但老感觉你们是在跟幽灵说话，好可怕啊……
什么……


菲莉娅真了不起！你能听见守护者的声音？
你确定自己的脑袋没有被谁打过吗？
露蒂！别把主人的资质和脑袋受伤混为一谈好不好
啊？你们在说什么啊？
等等，说不定……
还有菲莉娅
狄穆罗斯，难道你……
里昂，你有没有权力改变这条船的航向？
什么事？
虽然有些唐突……
但我想让你去见一个人


抛锚！观察海流的变化！
啊！那是什么？
里昂大人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塞伊喀鲁特北侧海域
了不起……这是狄穆罗斯他们叫来的？
不会把船弄坏吧？
放心吧，海龙只是「运输工具」
看它的嘴边


那是……剑？不对，是守护者！
老练的智将克雷门提，他一定会在夺回神之眼的行动中帮上大忙
你打算把那个给菲莉娅？
哼
回答我，菲莉娅！
我不认为你能成为战力之一
就算你得到守护者又能做些什么？


哦……
你决定把手伸向我了吗，小姐？
守护者·克雷门提
我菲莉娅·菲莉斯需要你的力量
哼
看来多少有些觉悟


契约成功！
你好，美丽的小姐
菲莉娅
貌似发生了不得了的事件……
总之，今后就拜托你了


里昂先生最担心的就是我
虽然我的确没有实战经验，但是……
同样身为祭司，我也有责任阻止克雷巴姆
我要让他赎罪……这就是我和他的区别
不错嘛


随你怎么想
以后别跟我发牢骚
是!
这震动是怎么回事!
刚才那只海龙撞的?
在附近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
里昂快看!在那儿!


啊，好恶心！
那是什么啊！
章鱼怪？塞伊喀鲁特近海从没发现过有这个啊！
你挺博学的嘛，年轻的主人
那么现在朝你们逼来的又是什么呢？
嗯？章鱼怪？还真是少见
在神之眼面前，自然界的常理就像风中的烛火一般
原来如此


是克雷巴姆留下的绊脚石吧
有意思。我正好想试试这些人的实力
让克雷巴姆好好看看！
把这个怪物给我消灭掉！


哦！
嗯！
喂，斯坦！没我的指令不要行动！
如果不努力就得不到你的承认吧？
得让你知道我还是有点儿用处的！
就知道干傻事……
玛丽去掩护他，先把敌人的脚给切下来！
交给我吧！


少爷，上面！
呃！
不仅是手臂的数量，长度也相当惊人
露蒂！你也来掩护……
找到了！
你在干什么


当然是找闪闪发光的东西了
船员们全都跑了，现在正是好机会
你这个强盗！
你应该也能到前线去战斗吧！
不要。那个怪物太恶心了
而且我的亚托怀特是主管水之晶力的守护者
对付水生动物没什么作用
不管是近身还是晶术都一样
哦？
看来你对形势判断得很准嘛
那就先给斯坦恢复体力吧
啊！那家伙怎么……


真是的，老让人操心
混蛋！浪费时间！
卧龙闪！
我切下前肢了！剩下只需猛攻身体就行了！
里昂！
有这么多材料，看来能做不少章鱼烧啊
那些话留到把它干掉后再说吧！
玛丽？你那边怎么了？
菲莉娅在干什么！
快看看克雷门提的力量！



不是这样的哦，咏唱时还要更艳丽一点
啊，就像是在呼吸一般
我、我……
你还是把那块破铁片扔到海里去吧！
开个玩笑。开玩笑也不行么……
腰还要再弯低一些……
好了菲莉娅，照我教你的做
是
少爷，暂时离敌人远一点儿
为什么？
克雷门提的拿手好戏是晶术 一定很花哨
~~


电闪雷鸣！
哦！
跟她的样子一点儿也不相称
动作变慢了
看招！


ドッ


净破灭烧暗！


成功了，里昂
太好了，没有弄脏我的手就完事儿了
你没事吧，少爷？
喂，里昂，我刚才表现怎么样？很努力吧
这下能稍稍改变一点你对我的看法……


你们这些人迟钝得就像没有脑子一样！
今后我要从零开始好好训练你们，作好心理准备吧！
我回船舱，谁也不许跟来
还不都是因为你
怎么会是我！
从表现来看肯定是露蒂你的错！
迟钝……
他是指我们缺钙吗……


少、少爷！
不行了，好难受……
身体果然已经到极限了，因为晕船的关系……
还是躺在床上休息一下吧
亲爱的玛丽安
混蛋……
真是糟糕的旅行
不知道会有多久无法见到你


我很想念你给我泡的红茶
哦！
看到大陆了！
里昂应该没有生气了吧
我去叫他
还是算了吧……
未完待续



永远的旅人

——失落的奥德赛 千年之梦

文／重松清　译／夜蓝

第七十五年的蝉鸣

在这片茂密的森林里，栖息着一群不可思议的生物，它们是无比珍贵的"宝贝"。恐怕走遍这块大陆也不会在其他地方找到如此珍贵的生物，这片森林就是它们惟一的栖息之地。

"虽说如此，这些'宝贝'的珍贵之处并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这个世代守护着森林的村子中的长老手里拿着树木果实酿出的酒，慢慢地说道。

此时正是夏季，修建在森林入口处的据点周围，蝉鸣如同雨声一般响起。

"那么你们都知道吗？"

长老环视着聚集在据点中的十几个强壮的男人。

男人们全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疑惑的神情，只有一个人例外。于是村民们的视线一下子都聚集在那个男人的身上。

"你是叫……凯姆吧，你知道吗？"一个村民问道。

凯姆默默地点了点头，用手指了指天空。

"蝉。"

他的这句话在村民中引起了骚动，长老高兴地笑着说："原来你知道啊！"

相反，那些全副武装的男人们却面面相觑——他们都是雇佣兵。

为了守护森林中的"宝贝"，村民们雇佣了他们。

"喂，你们等一下。"一名雇佣兵好像是喝醉了，扯着嗓子喊道，"你说我们要保护的'宝贝'就是那些蝉吗？这些东西究竟哪里珍贵了，不是到处都有吗？"

长老点了点头说道："没错，所以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这并不是那种一眼就能看出其价值的简单的'宝贝'。"

"听上去都一样啊。"

另一个雇佣兵也不耐烦地说道："这种蝉鸣有什么特别啊？在我的故乡，蝉也是这么叫的啊！"

其他雇佣兵也笑着附和道："没什么不同啊，一模一样！"

但是以长老为首的村民们却根本没有笑，转头对凯姆说："你愿意保护我们的'宝贝'吗？"

"我正是为此而来。"

"凯姆，我能再问你一次吗？你真的知道这片森林中'宝贝'的含义吗？"

"嗯……"

"那么我问你，今年夏天的战斗，什么时候才会得到结果呢？"

凯姆喝了一口酒，接着长长地叹了口气。

"七十五年后。我们为了七十五年后的夏天战斗。是这样吧？"

村民们再次骚动起来。

长老好像很满意地点了点头，将凯姆手中的杯子斟满酒。

他接着对那些仍然困惑的士兵们说：“我们世世代代都在守护着这些蝉。之所以我们能够听到今年夏天的蝉鸣，都是七十五年前的那些村民们的功劳，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而去年夏天的蝉鸣，则是七十六年前的人们守护的成果。同样，到了明年夏天，七十四年前被保护的蝉就会开始鸣叫了。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守护这片森林里的蝉，你们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吗？”

总之，这只是个单纯的算术问题。

栖息在这片森林中的蝉将卵产在地下之后就会死去，而这些卵要在地下度过长达七十五年的幼虫时期。在第七十五年的那个夏天，它们才会发育成熟并爬出地面，然后在一到两周的有限生命中拼命地在树上鸣叫。临死前才会从树上落回地面，交配、产卵、死去……那些卵也要在土里度过漫长的七十五年……

“今年夏天能听到蝉鸣，就意味着七十五年前的森林是和平的。反过来说，只有森林在今年夏天也保持和平，在七十五年后才能听到蝉鸣。我们现在拿出仅剩的一点儿钱，请各位来就是为了能让蝉鸣响彻在七十五年后的这片森林里。”

除了凯姆之外的雇佣兵们，脸上都露出了明显的失望。

“喂，大叔，你等一下。”一个雇佣兵蓦地站了起来，“难道说我们要为了保护这些蝉而豁出自己的性命吗？”

“是的。”

“即便是我们在这里拼死保护它们，其成果也要等到七十五年之后才能看到？”

“的确如此。”

“大叔，别开玩笑了。金银财宝姑且不提，只是为了一些虫子就让我们赌上性命，这也太……”

“你们不是雇佣兵吗！”

“嗯，大叔……我再问你一次，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知道你们村子很穷，这些钱大概是大家伙紧衣缩食才凑齐的。这些我都明白，但是只是为了些虫子……何况等到七十五年后，大叔你已经不在人世了。为了这些东西花钱请我们来拼命……我说你是认真的吗？”

“我想让七十五年后的孩子们也能听到蝉鸣，这哪里奇怪了，我们反而是搞不懂你们啊！”

“别开玩笑了，我是不会接受这样的工作委托的。”

伴随着怒吼声，那个男人愤然地离开了。接着，几个雇佣兵也一边说着“等一下”“我也走”“竟然为了保护虫子而拼上性命，太可笑了”一边跟在他的身后走了。

这些雇佣兵一个接一个地走了，不知是谁在临走前还说了一句“那些订金还是要照付的”。

结果据点里只剩下凯姆一个人。

蝉还在不停地鸣叫着。

整片森林仿佛一个巨大的生物在发出鸣叫声。

“凯姆先生，你要留下来帮我们么？”代替那些逃走的雇佣兵来守卫据点的年轻人问道。

“嗯……我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

“后来我听说那群逃走的家伙，好像都是些臭名昭著的恶人。”

“是的。完成雇主所要求的工作之后，那群家伙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在从敌人手中成功地守护住村子之前，一切都还好。不过之后，那些家伙就会漫天要价。总是以“多亏了我们，这个村子才免受侵害，所以我们多要点儿钱也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为借口，抢走所有值钱的东西。那些人也正是看出这个村子里没什么好东西，所以才会放弃这份工作。

“凯姆先生为什么要留下来？在其他地方还会有报酬更丰厚的工作吧？”

“……我只是觉得，偶尔为了七十五年后的未来拼上性命也不错啊。”

年轻人点了点头，开始述说村里的往事。

“那是在我出生之前很久的事情了，当长老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好像有一年夏天没有蝉鸣。也就是说在七十五年之前，有一场战争将森林破坏了。没有蝉鸣的夏日森林，寂静得甚至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虽然森林里的树木还在生长，但是那种感觉却让人觉得森林好像已经死了。就在那样的森林中，坐着一个人，那种寂寞的感觉让他有想哭泣的冲动……为什么七十五年前的祖先们没有好好地守护这片森林……每当长老喝醉时，总是这么说。”

凯姆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

他并没有将这句话说出口，取而代之地露出了微笑。

“后来……”年轻人接着说，“长老在森林中哭泣，好像正好有位旅客经过这里，很年轻，也很魁梧……对了，就是类似凯姆先生这样的人。那个人对长老说‘不要忘记你现在的寂寞和悔恨，等你长大之后，绝对不要让七十五年后的孩子们也尝到这样的痛苦。’长老说他已经忘记了那个人的模样，不过却依然记得那个人所说的话。所以长老总是不停地和我们说这些。”

凯姆再次沉默地点了一下头。

“长老一直遵守和那名旅客的约定，无论商人怎么劝诱，他都不肯让对方开发这片森林。为了保护森林不受敌人侵扰，他不惜一切代价和邻村维持友好关系，有时甚至要同意和他们进行一些亏本的交易。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错过了很多赚钱的机会，所以大家直到现在还是很穷。”

年轻人自嘲般的呵呵地笑了，继续说：“但是，我们大家并不怨恨长老。我从小时候开始，一到夏天就肯定会听到蝉鸣，并认为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是长老以及之前的那些祖先们让我们每年都能听到蝉鸣，我们从心里感谢他们。”

凯姆什么都没有说，只不过他的心里涌起了另一种情绪。

他想起了在很久之前——大概八十年之前所遇到的那个少年的模样。“喂，为什么蝉不鸣叫呢，为什么今年一只蝉都没有，为什么祖先们把这片森林都烧光了……”

哭泣的少年眼睛里的光芒，至今仍闪耀在长老布满鱼尾纹的双眼中，这份光芒必将传承下去，传给与凯姆一同守护这片森林的年轻人。

所以，凯姆才会来到这里。

这个村子一直很和平，不过不断扩张势力的邻国即将要攻打到这里。

获胜的希望很渺茫。

但是长老说：“只要能平安度过这个夏天就足够了，只要能确保军队不会在那些蝉产卵之前践踏这片森林就可以了。”

恐怕邻国对这个贫穷的小村子根本没有兴趣吧，这里只不过是他们为了征服森林另一边的城市所必经的道路罢了。在夏天过去之前拖住他们，并在秋天来临之际投降，那些军队就可以穿过森林，直奔城市而去。

“如果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带点儿土特产，那么就把我这个老糊涂的脑袋交出去吧。”老人说着还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他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长老已经活了很多年。他现在之所以还活着，就是为了让七十五年后的孩子们能够听到蝉鸣。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凯姆将剑拿在手中，对年轻人问道。

“什么事？”

“如果你长大了，也会像长老一样为了七十五年后的未来赌上自己的性命吗？”

年轻人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会！”

他一边说还一边用力地点了点头：“我们看不到七十五年后孩子们的笑脸，但是，无论是现在、明年，还是七十五年后，甚至更远的未来，我们一定要让这片森林在夏天时响彻蝉鸣。这是成年人的责任，这不仅仅是我，还是我们村里所有人的看法。”

“……长老真是培育出了一批很棒的年轻人啊。”

“哎？你说什么？”

“不，没什么。”

凯姆做好准备，双眼凝视着前方。

远处的地平线渐渐扬起了沙尘，一部分敌人好像正在朝这里袭来。

蝉还在叫着。

不停地叫着。

敌人逐渐迫近。

“好，我们冲！”

凯姆将剑紧握手中，准备应战。

蝉鸣仿佛演奏出生命的挽歌，不停地在森林中回荡着。

回家的母亲

少年失去了笑容。

“才没有呢！”他本人随即反驳道，“凯姆，你看，我这不是正在笑吗？”

男孩露出雪白的牙齿，与褐色的皮肤极为相衬。

“如果这都不算笑容，那到底什么样才算啊，你觉得呢？”

凯姆沉默地点了下头，拍了拍少年的肩膀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你看，我是在笑吧？”

“嗯……是在笑。”

“那么，凯姆，先别说我了，你快跟我来。”

少年的性格十分开朗。

因此，他和被城里的居民认为是“来路不明的游客”而受到疏远的凯姆之间的关系也很好。

不过少年并不是为了找一个玩伴才选择了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凯姆。

他带着凯姆来到一家还没有开门的酒馆前，说道：“不好意思，拜托你了。”

可能是听到了他的声音，这时从酒馆里传出了一个男人含糊不清的怒吼。

看来今天醉得特别厉害。

凯姆叹了口气，走进酒馆。

坐在吧台前的那个男人，正是少年的父亲。今天又是大白天就喝得烂醉如泥，来接他的独生子用悲哀的眼神盯着他。

“好了，该回去了。”

凯姆抱住他的肩膀，轻轻地将酒瓶放到一边。

但是少年的父亲却冷冷地将他的手推开，俯身趴在吧台上说：“我最讨厌你这样的家伙！”

“……我知道，但是今天你该回去了。”

“总之我就是讨厌，凯姆，像你这样的流浪汉……我讨厌、讨厌、特别讨厌……不能原谅……”

每当他喝醉时总是这么说。

他经常没完没了地诅咒那些路过的旅行者，或者对那些旅客打扮的男人胡搅蛮缠，最后总是倒在路边昏睡过去。以少年单薄的身体，根本无法将身材高大的父亲带回家。

所以……

今天也要拜托凯姆，将瘫软在吧台上的父亲抬回家。

用混有悲伤、懊悔和可怜的眼神看着父亲的少年，冲着凯姆耸了下肩后说道：“总是要麻烦你……”

凯姆已经习惯了，与往日一样看着这个烂醉如泥的父亲。父子俩相依为命，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吧。

“没办法。”少年仿佛自言自语似的，苦笑着说道，“因为我这个爸爸也算是受害者啊，当然，我也一样。”

扶着男孩父亲的凯姆笑着说：“不过，至少你没有喝得烂醉。”

少年挺起胸膛回答道：“在这种时候，孩子往往很坚强。”

“是啊。”凯姆笑了笑。

“没错吧。”少年也还以微笑。

带有无比苦涩的笑容——过去的一年里，在这名年仅十岁的少年的脸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笑容。

少年的母亲，也就是他爸爸的妻子，在一年前离家出走。她与一个四处旅行的商人陷入了婚外恋，最后抛夫弃子，与那个人远走他乡。

“妈妈她很寂寞。”少年冷静地回忆起母亲的不贞，“厌倦了每天一成不变的生活，就在这时，她遇到了那个人……”

十岁的少年早已明白，有些事只能用平静的口吻来述说。

父亲就出生在这个小城里，后来在官署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绝对算不上优秀，但这也并不是一份要求员工无比优秀的工作。比起伶牙俐齿、八面玲珑，这里更喜欢那种手脚勤快，懂得默默服从命令的人，所以父亲在这里倒也做得顺风顺水。

“爸爸说这种生活很‘平淡’，妈妈却不一样，她认为这样的日子只不过是‘平凡’而已，一点儿生活的乐趣都没有。”

所以……

她很轻易地就被圆滑的商人所说的那种充满刺激的生活所吸引了。

“爸爸对妈妈说过，对方只是在骗你，他的目的就是骗走你积攒下来的钱。但是妈妈根本听不进去，我想那时她的心里完全就没有顾虑我们。”

少年仿佛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冷静地回忆着发生在自己家庭中的悲剧。

“所谓‘恋爱是盲目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吧。”说完，他像个成年人一样耸了耸肩，哼笑了一声。

凯姆什么都没有说。孩子就应该有个孩子的模样——这种话在失去了被母亲疼爱的权利的少年面前，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而且就算凯姆这样说，少年也一定会带着苦笑地回答道：“在这种时候，孩子往往很坚强。”

父亲很讨厌儿子这种成人般的说话方式。

“那个孩子变得一点儿都不可爱，而且瞧不起我。他在心里嘲笑着我这个妻子跟别人跑了的男人。”

每当他喝醉时总是显得特别气愤。

作为一个父亲，比起对儿子的关爱，其苛责的情绪更加强烈，有时甚至会用力抽打少年的脸颊。不过少年总是会轻松地躲过醉酒的父亲所挥出的手掌，结果只是后者踉踉跄跄地摔倒在地。

虽然父亲总是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不够偶尔也会很正经地询问凯姆：“喂，凯姆……你一直都在旅行吗？”

“是啊……”

“所谓旅行，真的那么有趣吗？去到陌生的城市，见到陌生的人，那些事情……真的会让人抛弃眼前的生活也在所不惜吗？”

他已经问过很多次了。

而凯姆的回答也永远都是一样的。

“有开心的时候，也有不开心的时候。”

除了这个答案之外，还能怎么说呢。

“喂，凯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我的父亲也一样，还有我的祖父、曾祖父、曾曾祖父……他们都是在这个城市出生，在这个城市死亡。我老婆的家人也是，从她的祖先开始就一直在这里生活。可是……唉，为什么那个家伙要走呢？她到底有什么不满，竟然抛弃了我和孩子！”

凯姆只是沉默地微笑着，这种事情根本无法用语言来解释。无论怎么费尽口舌，关于人为什么会被未知的旅行所吸引的理由，不明白的人怎么也弄不明白。而这个父亲就属于那种绝对不会了解这个问题的人。

所以他才会一再放纵自己沉溺于酒精之中。

“我很害怕……害怕有一天儿子也会离开这座城市，离开我……每当听到那个家伙说出那些成熟的话语，我就会感到特别害怕……”

妈妈回来了。

之前所积攒下的钱被那个商人全都骗走了，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就惨遭抛弃。身心倍受摧残，最后能回去的地方只有那个一度曾被她抛弃的家。

妈妈从临近的城市寄来了一封信，父亲用朦胧的醉眼看了几遍，嘲笑似的说：“真狼狈啊，可悲的女人。”

当着凯姆的面，少年的父亲将信撕得粉碎——他不想让儿子看到这封信。

“怎么办？”凯姆将一切告诉给少年，“如果你有什么打算，我可以帮助你。”

“所谓的打算，指的是什么？”少年的脸上浮现出一贯的笑容反问道。

“如果你想离开这里……我这里还有点儿钱，你先拿去用吧。”凯姆认真地说道。

少年的父亲，并不打算原谅妻子。他大概只会对其嗤之以鼻，甚至会露出昂然自得而又恶毒的嘲笑吧。

但是无家可归的母亲如果再次离开这里，父亲也将再次恢复整日沉湎于酒精的生活。责备妻子的不贞，哀叹自己悲惨的命运，对周围的人胡乱发脾气，继续在儿子的面前暴露出自己最难看的一面。

凯姆明白，这一切都是漫长的旅行生活教会他的。不停地旅行，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少年的父亲只不过是凯姆所见过的人中特别懦弱的一个男人罢了。

“如果你想和你的母亲搬到别的城市生活，也可以。或者是你想一个人去到什么地方，我可以帮你找份工作。”

至少要比现在这样和父亲两个人生活好一些吧——凯姆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少年却盯着他，露出了白色的牙齿，好像很不可思议地说道：“凯姆先生一直都在旅行吧？”

“是啊。”

“一直都是一个人？”

“有时是一个人，有时不是。”

“哦……”

少年微微点了下头，脸上浮现出成年人才有的寂寞微笑说道：“但是，凯姆却还什么都不明白啊。”

“哎？”

“你虽然走过了漫长的旅程，却对重要的东西一无所知。”

那种寂寞的微笑中，再次融入了苦涩。

凯姆在三天之后才弄明白少年那句话的含义。

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拖着疲惫的脚步从大街走进市场，人们都纷纷后退，远远地望着她。

少年的母亲回来了。

母亲的身边空出了一块地方。男孩穿过人群，挤了进来，母亲看到儿子的身影，脸上的倦容一下子消失了。少年就这样一步步地向前靠近。

少年最初还有些迟疑，不过刚迈出第三步就跑了起来，然后紧紧地抱住了她。

少年哭了，继而又是大笑，凯姆还是第一次看到少年开朗的笑容。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母亲也一边哭着一边道歉。

她紧紧地将儿子搂在怀里，又哭又笑地说：“你长大了。”

“不要再走了，妈妈……一直留在这里吧。”

这时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那是酒馆的方向。

父亲出现了，他喝得大醉，脚步踉踉跄跄，身体左右摇摆着朝母子二人走来。

他盯着妻子，还有将自己母亲护住的儿子。

“爸爸，不要！”少年喊道，“妈妈回来了，这不是很好吗？爸爸，你原谅妈妈吧！”

少年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父亲什么都没说，只是表情严肃地盯着眼前的这两个人，然后突然跪在地上，并张开了双手，一把将母子俩抱在怀里。

分裂的家庭终于再次团聚在一起。

“爸爸，你抱得太紧了，轻一点儿……”

少年破涕为笑地说道。

母亲只是在不停地哭着，而接着父亲也落下了眼泪。

站在人群后面的凯姆看到此情此景，默默地离开了。

“真的要走吗？”

少年一直将凯姆送到城外，在路上他不停地问着这个问题。

“是啊……我想在冬天来临之前，能够横跨过这片大海。”

“爸爸很寂寞，他说好不容易才和凯姆先生一起把酒言欢。”

“等你长大之后，就可以陪他喝酒了。”

“……长大之后吗？”

少年好像有些害羞地歪着脑袋，小声地嘀咕道：“到那个时候，我是否还会留在这里呢？”

这个问题谁也不知道，几年之后，也许父亲就会一边思念着离开家乡的儿子，一边喝酒度日了。

但是……

凯姆忽然想起有些话还没有对那个软弱的父亲说。

“旅行，正因为有可以回去的地方才能称之为‘旅行’。无论走多少弯路，无论失败了多少次，只要还有能够回去的地方，人就永远都可以重新来过。”

“……你说的东西太深奥了，我听不懂。”

“是啊。”凯姆将手搭在少年的肩膀上说道，“笑一下给我看。”

“……像这样？”

他的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很好看的笑容。

他终于找回孩子纯真的笑容了。

“凯姆也笑一下吧。”

“……嗯。”

他试着笑了笑。

不过少年却像是评分一样盯着凯姆的笑容说："这个笑容稍微有些落寞啊。"

虽然是玩笑，却好像说中了凯姆的内心。

也许是想为凯姆做个示范，少年又一次露出了笑容。

他挥了挥手说："再见。今天我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购物哦！"

凯姆也还以微笑，继而转身离去。

"喂，凯姆！"

身后传来少年的声音。

"就算是分别之际，我也没有哭哦！因为在这种时候，孩子往往都很坚强！"

凯姆并没有回头，只是轻轻地挥了挥手。如果与身后的少年四目相对，对方的表情大概会发生变化，就让他一直逞强到最后一刻吧。

凯姆继续前行。

没有归属的"旅行"中，短暂的休息时间结束了，现在再次启程。

没有归属的"旅行"——诗人们称之为"流浪"。

杀戮将军的悲剧

所谓杀戮将军——这是那个将军的通称。

他非常好战，擅长用兵之道，对灵活运用天时、地利颇有心得，而且作为一名武者的本领也十分出类拔萃。

但是，战场上的胜利往往都是和"杀戮"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常胜将军、不败将军、无敌将军……被冠以这样头衔的将军有很多，但是被冠以"杀戮"之名的就只有这位将军而已。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凯姆？"

将军一边洋洋自得地盯着周围堆积如山般的尸体，一边问道。

凯姆保持着沉默，他作为一名雇佣兵加入战场，并在战斗中得到了远超正规士兵的功勋。将军将其请来并亲自问话，这待遇即便是对将校一级的人来说也是莫大的荣誉。

"在战争中如果仅仅想要取得胜利，这很简单。说得极端一些，那就是杀了敌军的将军，只要将他的头颅斩下，战争就结束了。是这样吧？"

凯姆点了点头。其实这场战争也应该是以这样的结局而告终，历经三天的战斗，早在开战的第一天，敌军的将军就提出了投降。他希望能够用自己的项上人头来换取士兵和村民的性命，可是杀戮将军却拒绝了他的这一请求。反而对毫无斗志的敌人发起了疯狂的连续进攻，直至将对方全部歼灭……在战斗的最后一

天，毫无抵抗能力的村民们逃进了密林中，而将军却下令放火烧林。

“但是，真正的战争并不仅仅是要在战场之上奏响凯歌。即便只有一个幸存者，他也会想着复仇，这就相当于埋下了憎恨的种子，日后必将后患无穷。所以我这么做只不过是斩断将来的祸根而已。”

所以，将军所率领的正规军在全歼敌人的部队之后，继续残杀那些村里的年轻人，手无寸铁的老人，以及那些四散奔逃的妇女和她们怀中的孩子。

“你觉得我很残忍吗，凯姆？”

“是的……”

凯姆刚一点头，围在四周的将校们全都紧张起来，不过杀戮将军只是大方地哈哈大笑了一声，接着说道：“怎么你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啊。”

“……因为我的工作是在战场上杀死敌军的士兵，除此之外的事情，并没有包含在雇用合同之内。”

“你这完全是迂腐的想法。你所杀死的士兵有兄弟，也有孩子。他们将背负着憎恨，你想要在终日害怕对方的报复中活下去吗？真是愚蠢。只有杀了这些人的余党，才能高枕无忧地活下去。”

将军发出了十分豪爽的笑声，而周围的将校们的脸上也都露出了谄媚的笑容。

但凯姆却面不改色地转身离开。

“你要去哪儿，凯姆？”

“你已经说完了吧？我们的合同也结束了。”

“你稍等一下。”

话音刚落，几名士兵挡在凯姆的面前。

“凯姆……关于你在战场上的表现，我已经收到了前线传过来的报告。怎么样，要不要留在我的手下大展拳脚啊？”

“我拒绝。”

“……什么？”

“我不想对手无寸铁的对手拔剑。”

杀戮将军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你还不明白吗？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能明白了。憎恨会引发连锁反应，无论实力多么雄厚的国家和政权，最后必定会被憎恨所倾覆。所以我要斩草除根，希望能够做到万无一失。”

“将军……战争和杀戮是不同的。”

“什么？”

“勇猛和残暴，也是不同的。”

“你身为一名雇佣兵，竟然要来教训我吗？”

“将军，所谓憎恨，并不会随着人的丧命而消失。比如这片大地、空中的白云、迎面吹拂的微风，这些东西之中都带有憎恨。我之前这么认为，以后也会继续

抱着这种想法活下去。”

“迂腐……”

“我觉得，杀戮只不过是胆小鬼的作为。”

“你、你放肆！”

将军勃然大怒，周围的士兵们纷纷拔剑出鞘。

正在这时，从焚烧过后的密林深处传来了士兵们的声音。

“还活着！还有五个人！”“不，是六个！”“那边！他们往那边跑了！”

将军听闻此言，随即狼狈地向手下命令道：“快点把他们抓住！别让他们跑了，一个都不能放过！快点儿！快！”

拦在凯姆面前的那些士兵们纷纷朝密林深处跑去，没有人能顾得上缓慢离去的凯姆。

“听好了！一定要抓住他们！如果放走了一个……我就将你们全部斩首！”

将军的声音，听上去的确像是胆小鬼才会发出的。

杀戮将军此后又参加了多场战役，烧毁了数不清的村落，并将所有的村民全都杀光。

直到某一天夜里。

将军忽然觉得手指奇痒难耐，好像也不是被虫子咬伤或者起斑疹之类的，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身体的深处蠕动所引发的瘙痒。

“真奇怪……”

无论怎么用力地挠，这种感觉都不会消失，而且也没有发疹子时会出现的红肿。

“难道是被毒蛾咬了？”

在那个白天，将军曾烧毁了一个村落。这个村子在和平时期被称为“花园之村”，景色十分秀美。正如村子的名字那样，村民们家家户户都精心培育了各种颜色的花卉，这个时候正是百花齐放的季节，只见夕阳般的花朵将整个村子映照得如同染上了彩霞。

将军下令烧毁这个村子，熊熊的火焰比夕阳还要红。接着他又下令将那些逃走的和乞求饶命的人逐个杀掉，比夕阳和火焰更红的鲜血染遍了这块土地。

“……这些事和我平时所做的都一样，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将军晃动着瘙痒难耐的手，喝了一口酒。

就在这时——

将军手上的皮肤突然裂开，而且冒出了几个小小的粒状物。

没有流血，也没有疼痛的感觉。

就好像是从土地中生长出的植物——不，眼看着那些渐渐覆盖在手上的“东西”真的是植物生出的芽。

将军顿时大惊失色，连忙用剃刀对准自己的手，试图将那些“东西”割掉。

然而当那些“东西”碰到刀刃时，竟然发出了如同人类哀嚎一般的声音。

这和那些被千刀万剐的人临死时所发出的痛苦喊叫声一样，还像是那些被活生生烧死的人所发出的苦闷哀嚎。

“啊，好烦，好吵！什么东西……”

将军满头大汗地将那些“东西”割掉之后，大发雷霆地叫来了警卫兵。

“你们在干什么！”

“啊？”

“听到从我的大帐中传出异常的声音，就应该随即赶到，这不是你们的职责吗！”

但是警卫兵们全都面面相觑，一脸茫然地回答道：“请将军恕罪……我们一直都站在您的大帐之外，可是您说的那些奇怪的动静……”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听到。

将军一脸怒气地盯着这些警卫兵，拼命地克制内心的情绪波动，说道：“好了，你们退下吧。”

他没有时间和属下们说话，因为他的手再次感到了瘙痒。

不，这次不仅仅是手。

还有膝盖、侧腹、肩膀、屁股……全身各个部位都很痒。

部下全都离开，只剩下将军一个人，他脱掉睡衣，全身都暴露在月光之下。他身上到处都长满了那个“东西”，其中甚至还有些已经从嫩芽中抽出了叶子。

将军发出了惨叫声，随即拿起手边的剃刀，将那些“东西”逐一剃掉。

于是不断地传来痛苦的声音……

床上的床单眼看着被染成了绿色，落在上面的无数嫩芽，不一会就变成了被埋葬在地下的人们的尸体，接着又好像融入了夜色，慢慢消失不见。

将军已经连续好几晚没有睡觉了。

无论他剃掉多少，一到夜晚那个“东西”都会大量涌现出来。涂药也毫无效果，虽然吃了各种解毒的药丸，但还是不行。

将军并没有对属下提起这件事。

“杀戮将军的身上好像长出了不明的生物。”——这种传言一旦流传开来，无异于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说不定还会有人趁自己不备之际，耍一些阴谋手段来夺权篡位。

杀戮将军正因为胆小才被称为杀戮将军，也正因为这样，他才会是一名孤独的将军。

这个秘密不能对任何人讲。

将军每到夜晚就要开始孤独的战斗。

不，准确地说，这不能称为“战斗”。因为生长在将军身体上的“东西”仅仅是生长而已，不会做任何抵抗，一旦遇到剃刀的刀刃它们只会发出一声惨叫，

然后就被割掉。将军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一场孤独的“杀戮”。

又过了几晚。

那种“东西”的生长态势丝毫不减，它们只是生长在剃刀能够割到的地方，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正因为刀刃能够触及，将军才必须将它们割掉。正因为可以一个人进行“杀戮”，将军才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孤独的“杀戮”在继续着。

不眠的夜晚也在继续着。

这种折磨让将军变得异常消瘦。

这是为什么呢……

将军自问道。

我为什么会碰上这样的事呢？

现在是乱世，这里是战场，为了活下去就必须将敌人杀光。为了免却后顾之忧，无论是手持武器的人还是手无寸铁的人，一定要全都杀掉。

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将军懊恼道。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件自己该做的事……

今晚，那些“东西”还是会从他身体的各个部位涌现。

今晚，将军仍然要用剃刀将它们一一割掉。

今晚，还会响起无数痛苦的呻吟。

今晚，还会出现无数的尸体。

鸟儿啼叫，宣告黎明的到来。

今晚，将军依然彻夜未眠。

原本在战场上得到磨练的身体，却眼看着迅速衰弱。不，比起这些，他的心情也开始变得极为不稳定。

将军现在即便是在白天也躺在卧榻上。

无论是闭上眼睛，还是睁开眼睛，过去的杀戮场面都不停地在他眼前闪现。

同时，他还回想起那个本领高强却态度傲慢的雇佣兵所说的话。

所谓憎恨，并不会随着人的丧命而消失……

比如这片大地、空中的白云、迎面吹拂的微风，这些东西之中都带有憎恨……

他想要再见一次那个男人。

想要问问他：“我的所作所为真的错了吗？”

也许那个沉默的男人什么都不会说吧，即便如此，还是想见到那个叫凯姆的人，那个雇佣兵。

日落西山，夜幕降临，和平常一样，将军的身上又开始长出了那个“东西”。

将军用像枯树枝一样的手指抓起剃刀，却连挥动剃刀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的后背也开始发痒。

那些“东西”终于开始在剃刀触及不到的地方发芽。

将军躺在床榻上，手中的剃刀一下子掉在地上。

够了。

怎样都好……

那个“东西”慢慢地生长。

眼看着覆盖住将军的身体。

然后……

他的后背突然裂开。

一株特别大的嫩芽从体内生长出来。

在黎明到来之前，那棵嫩芽已经长得足够高大；在鸟儿啼叫之前，竟然绽放出花朵。

颜色如同夕阳一般的花朵。

从那以后又经过了极其漫长的岁月。

再次到访古战场的凯姆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花园，与周围的花有着明显不同的颜色和形状的花，在里面肆意地绽放着。

在花园的旁边还立有一块碑，只见上面写着：

“曾经有一名将军逝于此地，绰号杀戮将军。某夜，将军急逝。其尸体旁草木丛生，鲜花绽放。正是将军焚烧村落之特产——黄昏花。此花自古传承，可寄宿在遭怨恨者之体内，吸收其肉体精华以繁育花朵。”

如同夕阳般绚烂的花朵正在随风轻摆。

凯姆看了看这些带有憎恨的花朵，随即沉默着走开了。

在花园之中，还有一具早已生锈的甲胄。

可是却并没有被人发现……

挽歌之岛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在那个早已覆灭的小小岛国，有个奇妙的风俗习惯。

他们会用歌声来吊唁死者。

也就是——挽歌。

从死者临终时的葬礼开始，一直到在墓地下葬，其间歌声从不会间断。

有时是为了安抚遗孀的悲伤，有时是为了追思故人的遗德，或者是为了安息死者的灵魂，颂扬他终其天年，偶尔还为了述说对死者撒手人寰的愤怒——所以

才会唱起挽歌。

实际上所谓的挽歌并没有固定的旋律，也没有明确的歌词，很多情况下人们好像都是省略歌词，轻声吟唱。

“因为在文献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只有那些民间口头传承的东西。”考古学家从甲板上一边眺望海岛一边叹息着说道。

生活在那个国家的人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可以将自己生存的痕迹和证据保留下来的方法。

“哪怕是通过询问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展开调查也好……可惜，他们都被杀光了。”

参加调查团的这名考古学家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性，她的国家毁灭了那个岛国。这是发生在她七代前的祖先还是个年轻人时的事情。

“虽然我并不想说自己祖国的坏话……”她以此作为自己的开场白，“不过我觉得此前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到这种程度。”

她的这番话并没有夸张。

对于她那拥有压倒性军事力量的祖国来说，压制这个小小的岛国简直易如反掌。但是作为选择用武力来征服周边诸国的国家，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那个岛国，而是周围的邻国，换句话说，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是杀一儆百。

这个小岛上的每一寸土地都化为了焦土。

从孩子到老人，全都被残忍屠杀。

“但是，很不可思议哦。在我的国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有关当时的记载。”她笑了笑，接着说道，“一定是不想将如此残忍的事情传承给自己的子孙们吧……”

这时，同在甲板上的年长一些的学者们故意干咳了一声，女考古学家连忙捂住了嘴巴。

“对不起，因为你和我年纪相仿，所以不知不觉地就把这些陈年的往事说出来了，让你为难了。”

“……没有。”

“都是些学术上的东西，像你这样的船员听起来是不是会觉得十分无聊啊？”

凯姆沉默着，轻轻摇了摇头。

船速很快，甲板上稍微有些不稳。随着靠近岛屿，船已经驶进了地形比较复杂的海域，这是最考验水手技术的时候。

甲板长在招呼凯姆。

“啊，对不起，光顾着聊天了，打扰了你的工作……”

女考古学者虽然忙不迭地跟凯姆道歉，不过也许是喜欢说话的性格使然，她又小声地问道：“最后一个问题，可以吗？”

“问吧……无论什么事。”

见凯姆停下了脚步，女考古学家朝四周看了看，确信没有人在偷听之后，压低了声音说道："你是第一次给调查团做向导吗？"

"是的……"

"也是第一次前往那座小岛？"

"……没错。"

"那么，也许你不知道，不过我听说有个很可怕的传言。说一旦上岛，就会有人被恶灵附身。之前有学者在调查中突然生病，回国后不久就发了疯……听说还有人选择了自杀。"

"这是很久之前的传闻了。"

"是啊，因为这个调查也中断了五十年。此前每当有调查团上岛，肯定会有一两个人中招……因此这项调查被暂停了。所以我有些害怕……"

说着她打了个冷颤，"如果有能够保佑人平安归来的办法，能不能告诉我啊？"

凯姆重新看了看她。

仿佛他的目光并不是在看女考古学家的外表，而是在探寻她的灵魂似的。

"不会有事的。"

"是吗？"

"嗯……大概，你不会有事的。"接着又对满脸惊讶表情的对方补充了一句，"如果你听到歌声，请和他们一起吟唱。"

"哎？"虽然女考古学家的表情变得更加惊讶，不过凯姆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快点儿！"在甲板长的怒吼声中，凯姆朝着工作岗位走去。

可是，在刚才的对话中他说了个谎。

他并非第一次上岛，而是去过无数次。

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

这个岛上的挽歌正如考古学家所言，并没有固定的旋律和歌词。所有的一切都是即兴演唱，而且同一首挽歌不会被反复咏唱两次。

如果死了一百个人，那么就会有一百首挽歌。

前来凭吊的人并不会在互相示意下唱起同一首挽歌。最开始每个人都会向死者寄托自己的哀思，零零散散地唱起，然后不一会儿——虽然并没有人指挥，可这些不同的挽歌还是会逐渐汇集成同一个曲调。

在这种没有文字的海岛文化中，当然也没有乐谱，没有伴奏的乐器。人们悼念故人的去世，将对死者能够平安地前往黄泉的祈祷变成声音，也就成为了挽歌。

当这个海岛处于和平年代时——那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凯姆作为一名旅客曾经到访过那里。

那时是刚好碰上某个村子的长老去世，整整三天，岛上彻夜回荡着挽歌。歌声是那么纯净清澈，如流水般在夜空中流淌，对于背负着绝对不会有任何人为自己献上挽歌命运的凯姆来说，这歌声犹如洗涤心灵的清泉，让他深深地沉醉于其中。

就是那样的一个岛，后来被人夷为平地。

人们四散奔逃，接连被杀。

那是极端残忍的虐杀。

那种在女考古学家这一代甚至都没有听说的，应该被称为虐杀的杀戮，凯姆却知道得清清楚楚。

虽然拥有一晚就可以压制整个海岛的军事力量，可是她的国家却像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似的，慢慢地将岛上的民众逼得走投无路。

这个海岛终日被挽歌所笼罩。

最开始时，生者的数量要比死者多，所以挽歌的歌声十分洪亮，甚至要撼动整个海岛。

但是，过了几天之后，死者的数量逐渐增多，生者强忍着眼泪所唱出的歌声也日渐变得微弱。

接着——

战争迎来了最终的局面。

被追至海岛北侧的岛民，钻进了巨大的洞窟。

他们对于死已经有了觉悟。

之后，这些人只是祈祷能够死得稍微安详一些。

可是，他们这一卑微的愿望到最后也没能实现。

女考古学家的军队使出了极其残虐的手段，他们全副武装冲进洞内，然后每天从洞里拉出一个岛上的居民，将其残忍杀害。

今天一个老人被杀。

明天一个年轻人被杀。

后天一个抱着嗷嗷待哺的孩子的母亲死于乱棍之下，第二天那个被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的孩子被杀。

岛上回荡着挽歌，不停地回荡着。

从洞窟深处传出的挽歌，逐渐铭刻在那些不停杀戮的士兵们的耳朵里。那些心存善良的士兵们一个个地倒下，或者变得精神分裂，最后只能离开战场。

歌声，就是那些不懂战斗的岛民们最后的武器。

虽然他们都生活在饥饿、干渴，以及恐怖的折磨中，可是歌声却未曾停止过。

部队的指挥官命令手下将洞窟的出口封闭住，他认为如果将这些人都活埋了，歌声也就会停下来。

可是，微弱的歌声还在继续。

持续了好多天、好多天……

无论是雨天、晴天，还是白日，黑夜，歌声永远都飘荡在空气中。

那歌声已经超越了献给某一个死者的挽歌，而是成为融入了生长在这个岛上的所有生命发自内心的悲伤之歌。

当整个雨季结束之后，最后一丝歌声也消失了。

军队撤出了这个岛。

作战记录上显示，这个岛上什么都没有了。

此后，没有任何人搬到这个海岛来居住。

时隔五十年的调查仍然遇到了麻烦。学者们逐个地倒下。

每天都有病人被送到停在海上的船里。

每个被送回来的学者都发出了痛苦的哀嚎，双手紧紧地捂住耳朵。

这种状况与之前那次一模一样。

凯姆明白。

海岛上吹着的海风，听起来像歌声。

森林中树枝摇晃的声音，听起来像歌声。

小鸟的啼鸣，听起来像歌声。

小河的潺潺水声，听起来像歌声。

走过堆积在地上的枯叶所发出的脚步声，听起来像歌声。

海潮拍岸的水声，听起来像歌声。

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拼尽生命唱出的对这个海岛的挽歌，至今仍在岛上的这些地方传唱着。

“不要……不要继续了……”

学者们捂着耳朵，发出了痛苦的哀嚎。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不知道，那都是我们的祖先做的……”

这些学者恐怕在不间断的挽歌中，听到了愤怒和哀伤吧。

的确，他们并不是坏人。

但是他们对于曾经在这个岛上所发生的事情却一无所知。

无知——有时会变成深重的罪孽。

只要注意聆听就可以了。

凯姆就是这么做的。

岛上的挽歌，并不仅仅带有憎恨，也并非只是想要折磨无辜的年轻一代。

只要注意聆听就可以了。

那样的话，就一定能够感受得到。

让你了解……

让你了解这个岛在遥远的过去所发生的真实的事情……

岛就是这样说的。

调查比预期提前结束。

调查团中的大部分团员都由于感到不舒服返回到船上，病情严重的人甚至先行回国，继续进行调查已经不太可能。

她——那个在来时路上与凯姆说话的年轻女学者，是坚持调查到最后的几个人中的一员。

“多亏了你。”

走在舢板上的她刚一看到站在甲板上的凯姆，便朝这边跑过来。

她变得有些消瘦，比起身体，其心理应该更加疲惫。

可是她的目光中却闪耀着坚强的意志。

“你听到歌声了吗？”凯姆问道。

女学者点了点头，随后回头遥望着远处的海岛说道：“真是一首哀伤的歌啊，十分哀伤……”

她果然是一个能够感受到哀伤的人。

“你也一起唱了吗？”

“是的，虽然你之前提醒过，不过很自然地我就跟着一起哼唱起来。”

凯姆微笑着点了点头。

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拥有如此内心的人。

“我想在回国之后，继续对那场战争展开深入的调查。因为我的心告诉我必须要调查清楚。”

“……我认为这很好。”

“也许，到最后我会解开对祖国不利的事实……可是，我认为绝对有必要让大家知道这一切的真相。”

船行驶在外海上。

一只白色的海鸟从岛上起飞，就像是为这艘船送行一样。

在蓝天中画出一道美丽弧线的海鸟发出了尖厉的鸣叫。

那不是挽歌，而是宣告着新时代的到来，包含着宽恕和喜悦的歌。

说谎的少女

少女是被市场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

在市场里开店的成年人们，都十分明显地表露出对未满十岁，脸上还留有稚气的少女的厌恶。

理由很简单——少女经常说谎。

“大叔、大叔，你们家被小偷给偷了。”“大婶，不好了！你店里的东西都

从货架上掉下来了！”“喂，各位，你们听到那个旅客说的话了吗？山贼要来打劫这个市场啦……”

虽然都是些靠不住的谎言，可是被她不厌其烦地重复，最终大家都开始感到厌烦，也越来越生气。

“你也要小心点儿。”蔬菜店的老板娘对凯姆说道，“因为现在市场里的人都不再相信她了，所以她开始将目标转移到新面孔上。像你这样的人，没准就会成为冤大头。”

也许的确如老板娘所说的那样。

凯姆是几天前刚刚来到这个小城的陌生人，从今天开始在市场里工作。

“那个孩子的父母在干什么？”凯姆一边将蔬菜从车上卸下，一边问道。

蔬菜店的老板娘皱了皱眉，叹了口气后摇着头说：“那个……都已经不在了。”

“去世了吗？”

“她妈妈在四、五年前就去世了，之前还是个连感冒都很少患上的健康人，有一天突然就病倒了，然后就去世了。”

“……那孩子的父亲呢？”

老板娘又深深地叹了口气，“出门打工赚钱去了。”

少女的父母原本在市场里经营着一家杂货店，贩售一些杂七杂八的日常用品，几乎都是母亲一个人在打理。

母亲去世之后，店里的生意就在一直下滑，最后只能转让给别人。父亲为了还清债务，只能背井离乡，前往首都那种大城市去谋求赚钱的工作。

虽然他临走时说半年左右就回来，可是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却连个人影都没见到。最开始的时候，他还时常给朋友——裁缝店的老板写封信什么的，但是现在已经半年多没有音信了。

“那个小孩就独自等着父亲回来，其实也真是够可怜的……”

少女现在住在市场里的人们共同使用的仓库里。

“市场里的人们都说要照顾这个孩子，在她的父亲回来之前，大家会像父母一样呵护她。”

“原来如此。”凯姆点了点头。

不仅仅是眼前这个充满人情味的稍微有些胖的老板娘，生活在这个市场里的人们虽然不富裕，却都很善良。如果不是这样，又怎么会轻易雇佣凯姆这个外来的陌生人呢。

“但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大家就全都厌烦了。在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她明明是一个正直而乖巧的女孩，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乖戾，一点儿都不可爱了。因为大家都觉得她可怜，所以轮流拿东西给她吃，也会把一些穿旧的衣服分给她。但是她总是对我们说谎，大家就都受不了了。我们都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也许是因为寂寞吧……”凯姆说道。

听了他的话，老板娘耸了耸肩，“好了，干活干活，可别偷懒啊。”

说完，又回到店里面去了。

凯姆正在店外将从车上卸下蔬菜逐一分类时，从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大哥哥，你是新来的吗？”

正是那个爱说谎的少女。

“是啊……”

“你不是本地人吧？”

“嗯，没错。”

“你是这家店的住宿佣工吗？”

“只不过暂时住在这里而已。”

“那么，我告诉你一件事吧。”

老板娘的话真是马上就应验了。凯姆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回应道：“什么事？”

“其实，这个市场里有幽灵出没。因为市场里的人怕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都选择了沉默，但真的有幽灵哦，我经常能看到。”

“是吗？”凯姆故意装出很惊讶的样子。

他并不打算戳穿对方的谎言，反而想要和这个小姑娘聊聊。在他无止境的生命旅程中，曾见过数无数失去父母的或者被父母抛弃的孩子。那种被独自抛弃在广阔世界中的孩子们内心所感受到的悲伤与寂寞，对在永恒时间的长河中不停彷徨的凯姆来说是极为熟悉的。

“所谓的幽灵……是什么样子的？”

“是个女的，那个……我知道她的真面目。”

是个失去孩子的母亲。

由于无法忘记她那因患上流行性疾病而去世的女儿，所以这个母亲也想要追随女儿的脚步而去，于是选择了自杀。就这样，她的灵魂每天晚上都会出现在市场，四处寻找女儿的身影。

“好像很可怜哦。为了见到自己的女儿，所以选择了自杀，可是即使在另一个世界她们也没能相见。因此才会四处寻找，而且还会一边找一边不停地呼唤‘你在哪儿？快点儿和妈妈一起前往另一个世界吧’……”

少女用十分认真的口吻说道。

“很可怜吧？”说到这，她的眼角甚至还浮现出泪光。

也正是因为这样，凯姆才断定这些都是谎言。

就算蔬菜店的老板娘没有事先提醒他，只要知道少女的身世，就能判断出她这是在撒谎。

“为什么她见不到自己的女儿呢？”

凯姆一边将熟透的葡萄小心地放进木箱里，一边问道。

“哎？”

少女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既不在另一个世界，又没在这个世界彷徨……那么那个死去的女儿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凯姆并不想追问少女。

只是将这个悲伤的故事当成一个谎言，会比较有趣而已。母亲去世，接着又被父亲抛弃的少女内心的孤独，并不是一个无聊的谎言，她只不过必须用谎言来发泄罢了。

但是，少女却十分冷静地笑了笑，接着说道：“你这么一说，还的确是这样。对啊，那个孩子去哪儿了呢？”

在这里吧——一瞬间，凯姆想要指着眼前的这个女孩。

不过少女带着笑容接着说：“但是，还是第一次有人问出这个问题，大哥哥，你和其他人稍微有些不同哦。”

“……是吗？”

“嗯，的确不一样。”

用力点头的少女笑得更加灿烂，“我们也许会成为好朋友啊。”

凯姆也沉默着还以微笑。

这是，少女看到老板娘正要从店里走出来，于是急忙离开了。

当即将转过前面的街角时，她还回过头来对凯姆挥了挥手。在这个言行极其成熟的少女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与其年龄相仿的幼稚表情。

从那天之后，少女每天都会趁蔬菜店老板娘不注意时，偷偷地来见凯姆。

当然，每次都是说谎。

“昨晚啊，我和妈妈两个人做了些饼干。虽然我想送给大哥哥一些，不过由于太好吃了，所以全都被我吃光了。”“在我很小的时候，曾经被山贼们抓走，但是爸爸赶去救我，还把山贼们打得落荒而逃，于是我才平安无事。”“我的家？山脚下那幢白色的大房子就是我家。大哥哥，你可能是外人还不知道吧，我家的房子是整个城里面最大的哦。”“大哥哥没有家人吗？只有你一个人？真可怜啊，如果能将我的幸福分给你一点儿就好了……”

都是些悲伤的谎言。

都是决不能对市场里那些了解自己的身世以及现在生活状态的人们所说的，悲伤而又寂寞的谎言……

每次讲完，少女都会把手指放在嘴巴前面小声地说：“这些事情，绝对要向蔬菜店的老板娘保密哦。”

当然，凯姆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

每当老板娘和其他人说起少女的坏话时，凯姆总是会默默地离开。

谎言和坏话，都是不可思议的东西，都不会因为有人说就会成立。而是因为有人倾听、帮腔、甚至是附和，谎言才能成为谎言，坏话也才能成为坏话。

其真正的含义就是，孤独的人是不会说任何人的坏话的。

谎言也是一样。

少女正因为有了可以撒谎的对象，才没有陷入真正的孤独深渊当中。为了守护住这份小小的——而又悲哀的幸福，凯姆才会沉默地成为少女的倾述对象。

某一天。

像往常一样来到蔬菜店门前的少女，不光防备着蔬菜店的老板娘，还时刻注意着周围商店的动静，小心地和凯姆说道："喂，大哥哥……你打算一直留在这里吗？"

凯姆一边将蔬菜和水果从车上卸下，一边回答说："不，我并没有这种打算。"

"如果你攒够了钱，就会离开这里吗？"

"大概吧……"

"还没存够钱吗？"

凯姆转过头看着少女，苦笑着说："只有一点儿而已。"

他也撒了个小谎，其实他用来旅行的费用还有不少，并不是因为缺钱才来这里打工的。

只是因为还没有确定下一个目的地，才会留在这里。没有目的地的旅行，同时也是没有终点的旅行。

人生必须要有梦想和目的——这是贤者们说的。能够完成的梦想和能够达成的目标，人类有限的生命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才会闪耀出光芒。那样的话，对于拥有无限生命的人来说，又该抱着什么样的梦想和目标活下去呢？

这并不是一场匆匆忙忙的旅程，不，应该说是无法匆匆忙忙就能完成的旅程。也许，这些没有目的地的漂泊生活，甚至都不能被称为"旅程"。

"如果是我，只要存够两、三天的旅费就会离开这个市场。"

听她这么一说，凯姆只能沉默着苦笑。

如果对她说"我是为你才留下的"，不知道少女的脸上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正是为了成为听你撒谎的听众，我现在才发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当这句无法说出口的话浮现在内心深处时，少女看了看周围，小声地说道："喂，大哥哥，如果你想快点离开这里，我倒是有个好办法。"

"……什么好办法？"

"偷偷溜进裁缝店，偷一些钱。在店里面的架子上有一个小壶，那里面放有很多钱。"

"……你是让我去偷东西？"

"没错。"

她随即一脸认真的表情盯着凯姆，说道："如果裁缝店被小偷光临了，也是很正常的事。"

少女说放进壶里的钱都是有些不义之财。

"在我的朋友里，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她的妈妈去世了，父亲也到首都去打工赚钱，所以只有女孩子一个人留在这里。父亲原本在半年前就应该回来接那个孩子，可是现在却失去了音信。"

这又是一个悲伤的谎言。

凯姆冷静地问道："这件事和裁缝店的老板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着很深的联系，那个，实际上那个女孩的父亲一直都有寄钱回来，说是为了让留在镇上的女儿能过得幸福一些。还曾经写过几封信，说是在首都找到了工作，希望女儿能快点儿去和他团聚。因为工作太忙而不能亲自来接她，所以让她自己去那边，甚至还寄来了差旅费。但是那些信和钱，全都没有送到那个女孩的手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在凯姆回答之前，少女先说道："她爸爸不应该将信件和那些钱寄给裁缝店的老板。那个人将钱全都私吞了。"

凯姆悄悄地移开了目光。

少女为了圆一个悲伤的谎言，又撒了一个更大的——而且十分伤人的谎。

这比任何事都要悲哀。

不过，少女又补充道："裁缝店后门的锁头已经坏掉了。"

说完，还没等凯姆回答，就快步跑开了。

"大婶！不好了！"

少女在第二天早上，跑进蔬菜店。

不是对凯姆，而是直接对老板娘说道："昨天晚上，裁缝店被盗了！"

她说在深夜的市场里，看到几个小偷悄悄地溜进了蔬菜店旁边的裁缝店。

"是啊，是啊，真是糟糕啊！"老板娘苦笑着回应道。

"是真的！大婶，我真的看到了！"

"我说……孩子，虽然之前一直都在忍受着你的谎言，但是我现在已经受够了。我觉得像你这样说谎的孩子，即便是长大了也会成为小偷或者骗子，总之是不堪设想。我现在要开门做生意，所以你赶紧去别的地方玩吧！"

正在这时。

从外面的街上传来了"快来人啊！"的叫喊声，裁缝店的老板大惊失色地在街上喊着。

"有、有小偷！钱、钱、钱……我的钱被偷了！"

少女一溜烟地消失了。

这件事在市场里引起了骚动。

少女这次并没有撒谎，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

可是，已经习惯了少女撒谎的人们的视线却发现了另一种谎言的可能性。

“喂，我说，所谓的小偷不会就是那个孩子吧？”

不知道是谁提出的这个假设，一下子就在人们之中流传开来。

“我也这么觉得。”“这一定是她自导自演的。”“如果是她的话，还真是有可能啊。”

“喂，我们去把她找来。虽然稍微有些粗鲁，不过只有问问她了。”

众人都没有提出异议。

几个人朝着仓库跑去，其他几个人就负责在市场里搜索。

“到处都没有啊！”“仓库里也没有！”“她一定是拿着钱跑了！”

回来的人们众说纷纭。

这时，凯姆终于明白了。

一直都在说谎的小女孩，最后终于说了一次真话。

“应该还没有跑远！”“对，现在追上去还来得及！”“那个死小孩，这次一定要让她好看！”

群情激奋的男人和女人们，纷纷说道：“对，让她好看！竟然辜负我们的一片好意，不可饶恕！”

凯姆挡在那几个想要追赶少女的男人面前。

“走开！别挡路！”

虽然是十几个杀气腾腾的男人，不过如果凯姆真想动手，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他们全都打倒。

但是凯姆只是轻轻地将一个装有金子的口袋仍在众人面前。

“被盗的那些钱，都在这里。”

“啊？”

“不好意思，钱……是我偷的。”

众人困惑的声音随即变成了怒吼。

凯姆高高地举起双手，示意自己不会做任何抵抗，说道：“随你们处置，我已经有所觉悟了。”

蔬菜店的老板娘穿过人群，大声喊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需要钱，仅此而已。”

“你是想袒护那个小姑娘吧……”

女人的直觉果然很敏锐。

凯姆苦笑着，面向裁缝店的老板说道：“钱都放在架子上的小壶里吧？”

老板用力地点头说道：“果然是这个家伙！我的确是把钱放在了壶里！所以这个家伙的确是犯人！”

“……放在里面的，不光是钱吧？”

“嗯？”

“还应该有信，那个女孩子的父亲所寄来的信！”

“你说……说谎！别开玩笑了！”

“但是，的确有啊。”

“不可能！根本就不可能！信已经全都被我给扔……”

老板连忙用手捂住嘴巴。

可是，已经晚了。

蔬菜店的老板娘盯着裁缝店的老板问道：“等一下，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啊，没有，没什么……”

“你给我好好地解释清楚！”

众人之前还聚集在凯姆身上的目光，一下子都转移到裁缝店老板的脸上。

过了几天，从少女那里寄来了一封信。

收信人一栏上写着“蔬菜店的老板娘和二楼的大哥哥”。

信里面写着她平安到达首都，并且已经和父亲团聚。

不知道这到底是真是假。

在比这个城镇大好几倍的首都，甚至连父亲的住址和工作单位都不知道，根本不会那么简单就找得到吧。

不过……

信上写着一句话——“我现在，很幸福。”

凯姆决定相信这句话。

人类是惟一会撒谎的生物。

为了陷害别人而说谎，为了给自己谋取利益而撒谎，还有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悲伤和寂寞吞噬而撒谎……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谎言，那么很多纷争和误解都会消失吧。

但是，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混杂着谎言和真相，人们才能学会“信任”这件事吧。

凯姆读完这封信，转过头看着老板娘。

一直在读着少女给自己的那封信的老板娘，刚一意识到凯姆的视线，便好像很不好意思地抬起头来。

“这孩子可真是的，还写着‘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蔬菜店老板娘和市场里的各位对我的恩情’……真是的，到最后还是要撒谎。唉，这孩子……”

老板娘苦笑着地说道。

柯特大婶的面包

这个村子已经无法避免地将要成为战场。

已经翻过北面山坡的敌国军队，此时早已在村子的周边安营扎寨。

这个国家的军队也为了迎击敌人，不断地朝这个村子调遣。

大战一触即发……

周围被群山环绕的这个小村庄，在战略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历来都属于兵家必争之地。

这个国家的目的就是绝对不能让敌军占领这里，而敌军则将这里看作是为了获取整场战争的胜利而不可或缺的地区。经历了漫长鏖战的战争，就将在这一战中决定最终的胜败。

也就是说——双方只能一战。

这个过于单纯明快，而且无从替换的结论，即将把这个宁静的小山村变成战场。

军队已经对村民们发出了撤退的命令，在战斗中，除了士兵之外的人们只会成为碍手碍脚的累赘。

“那些家伙们应该会在深秋之前打起来吧。”

“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月……不，顺利的话甚至不用半个月就能发动进攻。”

“已经把行李都收拾好了吗？被牵连到就惨了，我们会毫无悬念地被变成炮灰。”

“算了，那些家当什么的就不要带了。尽量减轻负重，跑得越远越好。”

“历代祖先所守护的这片土地和家园，一旦开战就会化为焦土。”

“没办法啊，我们只是运气不好而已。”

“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们都要忍耐。等到战争结束，我们再回来就行了。”

“总之，现在快逃命吧。”

“是啊，只有跑了。”

“只有生命是必须守护住的。除此之外的东西，还是不要过多奢望。”

“可恶，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种事情。”

村里的居民们在找到自己容身之处后，都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

当森林中的树木都染成红色的时候，村子里几乎已经看不到人影了。

剩下的只有那些没有家人，也没有容身之所的孤独老人们。

后来，军队在与村子相隔几座山的地方修建了一个简陋的避难所，于是这些贫困的老人们全都翻山越岭地朝着那边进发了。

最后留在村子里的，只有柯特大婶一个人了。

凯姆第一次见到柯特大婶，是他作为一名雇佣兵和驻守村子的部队汇合不久之后的事情。

当部队在村子周围巡视时，发现一名妇女正在田里干农活，那个就是柯特大婶。

“喂！大婶，适可而止吧！”士兵们怒吼道，“快点儿逃走吧，待在这里可性命难保啊！再过两、三天，战争就要开始了！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快点儿去避难所！”

无论这些人怎么喊，大婶却仍然弯腰忙着手里的农活。

好像她并不是在收获什么。

如果说是好不容易种下的作物，想要在现在忙着收获，倒还可以理解。可是柯特大婶现在正在耕田，就好像早已忘记了战争迫在眉睫这件事。

“到底是聋了，还是精神不正常啊，那位大婶……”

队长厌烦地咂咂嘴，对凯姆说道：“喂，新来的。去做点儿什么，就算是把她捆上绳子扔到避难所也好，不然放任着不管，早晚得成为咱们的累赘。”

极其傲慢无礼的态度。率领军队的指挥官在面对战争即将打响之时，如果这个人是一个胆小鬼，那么态度就会变得十分蛮横与傲慢，因为他想掩盖住自己的焦躁和胆怯。

凯姆沉默着朝农田走去，虽然那些士兵们在后面喊道：“我们先回去了。”但凯姆并没有回头。

这场围绕着这个小村子所展开的攻防战，应该不会花太长的时间，但是战况一定会极其惨烈。

因此，这个时候还在干农活什么的，完全是徒劳。无论如何精耕细作，无论投入多少汗水，农田最后一定会被士兵们脚上的靴子所践踏。来年的收成自不必说，就连这里想要完全恢复成之前那个宁静的村庄，都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年的时间……

凯姆刚一走进农田，柯特大婶头也不抬地说道：“别来妨碍我干活。”

她的语气和表情十分凝重，也许在和平时期，大婶顽固倔强的个性就是远近闻名的吧。

“你不打算逃走吗？”凯姆问道。

柯特大婶不情愿地回答道：“逃走之后又能怎样？”

“有一个避难所……”

柯特大婶冷冷地哼笑了一声，“你是新来的吧？”

“是的。”

“那么你也许不知道避难所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那可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地方啊，当兵的。”

“这话是什么意思？”

柯特大婶默默地伸出手，指向位于村子西侧，如同一座屏风般的险峻山峦。

“避难所是在那里吧？”

“不对，要越过那座山之后，再翻过一座山。上了年纪的人根本走不到那

里。说是在那里修建了一个避难所，可是能够到达那里的人根本没有几个。所以，像我这样的老太婆还是不要妄想了。”

说完，柯特大婶不再理会一边的凯姆，而是低头继续自己手边的工作，并小声地嘀咕道：“这个国家的所作所为几乎都是如此……”

明显能听出她话中的愤怒。

但是，比起愤怒，还有更加深刻的悲伤。

“你不是正在巡逻中吗，快点儿回去吧。”

“不，可是……”

“如果你想让我前往避难所，那你就是在浪费力气。我不会去的，哪儿也不去。因为这里就是生我养我的村子。”

“我明白你的心情……可是这里马上就要变成战场了。”

“我知道。”

“那么……”

“但是，那又怎样？”

面对对方的反问，凯姆再次无言以对。

柯特大婶看着他，好像觉得很有趣似的笑了，说：“你可真是个老实人，在当兵的人里算是稀有品种了。”

接着，她的表情变得稍有些和蔼，一开始的强硬态度也消失了，意外地露出了温柔的笑容。

“一旦变成战场，就会有人牺牲，很多人都会牺牲。这些我都知道。但是，当兵的……对我来说也有必须要做的工作啊。如果就这样把工作弃之不顾，只顾着逃命，这和死了也没什么区别。那么，终归都要死，你就让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吧。可以吗？”

凯姆陷入了沉默。这次的沉默并不是因为理屈词穷，而是因为柯特大婶所说的那句话——“终归都要死”，这是一句凯姆绝对无法说出口的话，所以他只好选择沉默。

“那么，现在没事了吧。你快点儿走吧，我这还要接着忙活呢。”

“……你现在在干什么？”

“看了就知道了。”

“不好意思，我不了解农活……”

柯特大婶笑着说：“看来当兵的都是一个样，只知道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对于这些养家糊口的事情一无所知。”

这句话中依然带着悲哀。

不过即便如此，但她对凯姆似乎多少有些亲近感，大婶接着说道：“我这是在播种啊。”

小麦的种子——

在秋天播下种子，跨过整个冬季所长出来的麦穗就会在春日阳光的照射下茁

壮成长，并会在夏天将整块农田染成金黄色。

“每年当北侧的山峰顶端变成白色时，我都会这么做，所以今年也不能例外。”

在被军队践踏过的农田中，这些种子会生长出来吗，凯姆也不知道，不过大概是不可能的吧。

但是，柯特大婶却对那种不安的可能只字未提，还在不停地将田里的土地翻开，播下种子。

因为之前一直都这样做，所以今年也是如此——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大婶就是这么告诉凯姆的，她播种的动作也没有丝毫的急躁与不耐烦。

可能是受到她的影响，凯姆也用平静的口吻问道：“万一，小麦没有生长出来怎么办？”

大婶回过头，毫不犹豫地笑着说道：“那么，就明年继续努力啊。如果明年不行，那就等到后年，还不行的话就再等一年……只要不停地播种就可以了。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如果不播种，就不会有任何收获，对吗？”

“是的。”

“无论是否爆发战争，我都会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接着，大婶的语气变得无比坚定，“如果不这样，就连吃饭都会觉得没有味道。”

说完这句话，大婶脸上的皱纹都好像绽开了一样。

“那个……大婶，你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

凯姆说道，这是他一直在寻找答案的问题。

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呢？

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做的事情，又到底是什么呢？

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正因为不知道答案，凯姆才会一直彷徨在无尽的生命旅途中。

柯特大婶好像有些害羞似的说道：“你的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不知道。但是……”

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将收获的麦子碾碎，在秋天烤制出面包。用当年收获的小麦所制作出的第一个面包，可是极其美味的。我家的孙子每年都盼望着那个面包。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我今年也不能偷懒啊。”

“……我明白了。”

“你这个当兵的到底明白什么？”大婶用严厉的口吻说道。

她的表情再次变得僵硬起来，而且再也没有露出笑容。

“那个大婶最讨厌军队了。”刚一回到营帐，已经在这个村子驻扎了半年的士兵告诉凯姆说。

“难道是因为我们扰乱了村子的生活吗？”

“有一部分原因……不过那个大婶的憎恨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柯特大婶的家人都是在历次战争中去世的，她的丈夫死于四十年前的一场战争，在二十年前的某场战争中又相继失去了儿子和儿媳，而现在——听说儿子所遗留下的孙子也被送往了前线。

“参加了哪里的部队？”凯姆问道。

那名士兵耸了耸肩膀，说出了一个战况最激烈的地方。

“还真是不幸啊……竟然被丢在那么可怕的前线，换作我的话，就算是会被处以极刑也要临阵脱逃啊。能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大概只有百分之五十吧……不，恐怕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如果孙子也战死，柯特大婶就变成孑然一身了，连品尝她亲手做的面包的人都没有。

“在她那个年纪，身边又没有人陪伴的话，真的很痛苦啊。我一看到那个大婶，就会想起远在故乡的母亲。我不想死在这个地方，也不想让家乡的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凯姆，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凯姆没有回答，因为他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点头的资格。

三日后——

战斗终于打响了，敌军的攻击比预想中的还要激烈，这边也只能用全部战斗力死守这个村庄。

凯姆孤身一人，脱离了部队。

他朝着柯特大婶的家走去。

大婶应该会像往常一样去田里干活吧。

她好像根本不惧怕战争。有着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不会被外界的事物所吸引的人，可以说这种人的内心十分强大。

凯姆承认这一点。

甚至比永生还要强大，凯姆深深地体会到了所谓只有一次的短暂生命的强大。

也正因为如此——

凯姆刚站在柯特大婶的面前，便紧紧抱起她矮小的身体，强行将其带回家中。

“你、你干什么？放开我，你快放手！我还有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我知道！”

“那么就快点儿放我下来！”

“我不想让你死。”

凯姆看着怀中的柯特大婶，接着说道：“我想要让你在明年秋天，也能用刚刚收获的小麦烤制出美味的面包。”

说完，凯姆不再理会不停挣扎的大婶，将目光重新投向远方。

“只要还有能品尝你亲手做的面包的人，我就希望你能每年都能烤制面包。”

大婶叹了口气，小声说道："的确……你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

说完，大婶笑了。

这场战斗持续了好几天。

傲慢而胆小的队长战死了。

给凯姆讲述柯特大婶故事的士兵也死了。

无数的战友都死了，无数的敌方士兵也死了。

村子被战火烧毁，柯特大婶的小麦田也被践踏成一片荒芜。

顶住了敌军首轮攻击的凯姆等人，追赶着撤退的敌军朝北部前进。

之后，只留下了这座荒无人烟的村庄。

当季节从春天向夏天变换时，战争终于结束了。

虽然这个国家的军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过最终还是成功抵制了敌国的侵略。

村庄也在逐渐复兴。

正如柯特大婶说的那样，前往山那边的避难所的老人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来。

秋天到了——

凯姆再度到访这座村庄。

刚一看到在小麦田中播种的大婶，他的心里就涌现出一股暖流。

柯特大婶今年也在播种小麦。

明年、后年也都是一样，只要她还活着就不会停下来。

柯特大婶刚一看到凯姆，就从农田里走了出来，这是相隔一年的重逢。又年老一岁的柯特大婶的身体，好像比去年更衰弱了一些。

"好久不见了，你还没有战死啊！"

"……你好像也很精神嘛，大婶。"

"我后来听说了你在我家门前战斗的事情，为了不让敌人进到我家里，你一直是孤军奋战吧。"

凯姆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笑容，问道："今年小麦的收成怎么样？"

"不行啊，农田一旦遭到践踏，就怎么弄都不行了。今年的小麦是历年来最差的一批了，麦穗一点儿都不饱满啊，一株只够烤制一个面包……"

大婶的语气出人意料的爽快，她看着凯姆问道："要不要尝尝啊？"

"哎？"

"我是说面包，我现在就要烤面包了，你要不要尝尝？"

"不，但是……"

凯姆有些困惑，柯特大婶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困惑。

所以她带着平静的微笑说道："死了，我家的孙子。通知是在夏天时送来的。我一直盼着他能回来，然后再给他烤一个香喷喷的面包……"

接着，大婶好像想要鼓励陷入沉默的凯姆，"所以，你就代替他品尝一下我亲手烤的面包吧。虽然今年的小麦并不好，可能会比往年的面包硬一些……不过，如果我的救命恩人能品尝我做的面包，我想孙子也会感到高兴吧。"

柯特大婶的家人，全都被战争夺去了生命。

这也就意味着，再也没有人会每年都盼望着品尝到大婶烤制的面包了。

可即便如此，柯特大婶还是说："那么，你稍等一下。我这里马上就结束了。"

说完，就接着为在明年夏天能够收获小麦而播种。

因为她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凯姆将嘴边的那句"我来帮你吧"咽了下去，而是静静地盯着大婶弯下的背影。

在秋天夕阳照耀下的大婶的背影，矮小得令人感到悲伤，也美得让人感到悲伤。

凯姆品尝到了刚刚出炉的面包。

用没有充分发育的小麦所烤制的面包，的确有些硬，而且干巴巴的。

但是，那是凯姆至今为止——以及此后无比漫长的人生中所吃到的东西中，最为好吃的面包了。



阡陌花开

——战国BASARA2同人

文/MASASHI　编/夜蓝

Side A

混合着浓墨重彩的天空，时光沉落下去终究不过是颠沛流离午夜梦回的大丽花。

他靠在门边，望着庭院深处生意盎然的樱花树，偶尔有粉红的花瓣被风吹起，飘向远方。他固执地认为春天是衰败的季节，就像樱花绚烂地盛开，随后惨烈地凋零。很奇怪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美丽的东西，如果自己5岁那年罹患疱疮死掉就好了，至少现在不会被大家所讨厌。他细心地用前发盖住那只失明的右眼，好像这样就没有人知道发丝后的眼睛究竟丑陋得有多么触目惊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些曾经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亲人渐渐疏远，他痛恨这只无比丑陋的眼睛，它不能带来什么，除了黑暗。

庭院里突然聚集了许多飞鸟，他用仅有的一只眼睛盯住鸟群，就像是盯着一件华丽得让人移不开视线的珍宝。他微微站直了身子，小心翼翼地跨出一步。庭院里的石板路一如既往地有些潮湿，踩上去能够感到早春午后的些许凉意。飞鸟因为他的靠近仓皇而逃。眼前却忽然明亮了起来，一个陌生人逆光向他走近，木屐扣在青石板上发出一声声脆响。

“政宗大人，你想和它们玩吗？一起来吧，它们总是成群结队的呢。”

他没有回答，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人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了。那个人把浅棕色的头发往后梳起，露出宽阔的额头，左边脸颊上有一道淡淡的伤疤。

“政宗大人，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侍从了，我叫片仓小十郎。”

他还是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他一眼就转身走开，他知道这个人最后也

会像其他人一样远离自己，没有人会一直留在自己身边的。伊达政宗慢慢地走着，视线能及的范围是一片苍白，阳光透过樱花树遮天蔽日的枝叶倾泻下来，木屐踏过的地方，粉红花瓣一层又一层地铺散。

他总是一个人坐在看不见白天黑夜交替的房间里，有时候他会轻轻挽起厚重的帘卷，对着洒满庭院的阳光发怔。片仓小十郎常常在樱花树下铺上纯白的桌布，掏出一把谷粒，就有飞鸟落到他手上，然后向伊达政宗露出一个模糊的微笑。伊达政宗把视线收回，深埋在头发下的右眼开始隐隐作痛。他猛然起身，把帘卷拉得严严实实，尽量克制自己不去看，他害怕小鸟看到自己的眼睛后会惊恐地逃走。

"政宗大人，不出来赏花的话，樱花可是会凋谢的。"

"政宗大人，一起来和小鸟玩吧。"

"政宗大人，一起去种樱花树好不好，庭院里只有那一棵，它太寂寞了。"

尽管每天都会跪在门口对他说话，但是伊达政宗从来没有回答他，也没有转过身去看他一眼。如果转过去的话，那丑陋的右眼就会被他发现，然后那个人也会像母亲一样厌恶自己吧。可是对方的声音却仿佛能够穿越一切隔阂，传到他心里。他开始揣测这个拥有低沉声线的男人，想像着那微笑背后真实的内心。听他说自己是如何在迷茫的街头找到回家的路，如何在清澈的溪边钓到第一条鱼，还有如何跑到邻居家去偷吃祭祀用的饭团。



"那时候很开心呢。什么事都不用去管，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片仓小十郎每次说起这些事的时候总是微笑着，即使没有回头去看，也能想像出他低头微笑的样子。

他听着那个低沉却优美的声音，慢慢地闭上眼睛。在梦里，有小鸟，有樱花，有阳光，母亲抱着他，每个人都在笑，没有人讨厌他。

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幸福了呢。

挂在门口的风铃开始叮当作响，窗外的阳光没能透过帘卷照进来，因为它太厚了。

Side B

描绘着翠竹的纸门被拉开，伊达政宗静默着坐在那里没有回头。穿过迂回的过道缓缓朝他走过来的人，浅棕色的发丝随着他的动作在脸上划出细细的水纹。

"政宗大人，要一起去赏花吗？"片仓小十郎拉开厚厚的帘卷，阳光一下子涌进昏暗的室内，漫过伊达政宗眼里最深的伤痕。他倔强地伸出手去遮挡，指缝里却透出一丝久违的光亮。庭院深处的樱花树开出一片粉红，铺天盖地纷纷扬扬地飘满了石板路。他放下手，那一头凌乱而稍长的发丝下不过是一张稚气的脸。

片仓小十郎蹲下来，伸手拂开他刻意遮住右眼的头发，失明的眼球凸在外面似乎随时要飞出来一般，十分可怕。伊达政宗近乎仓皇地转过头去。

"不要看！"他低低地出声。

"政宗大人，外面的阳光很温暖呢，不想出去吗？"

"不出去的话，小鸟可是会哭泣的

哦……大家……都爱着你啊。”

伊达政宗骤然蹙紧了眉头，看不见的右眼里没来由的一阵刺痛，他猛地推开小十郎。

“那些都是假的！你骗不了我，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我，自从我的眼睛失明之后每个人都讨厌我。大家都说绝对不能把伊达家的将来托付给这个人。我的母亲甚至想杀了我，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如果你现在要嘲笑我那就笑吧，反正你和他们一样也是以貌取人的家伙，不要自以为是地靠近我！”他几乎是情绪失控地站了起来。

片仓小十郎蹲在那里没有动，长时间的沉默让伊达政宗有些不自在，他胡乱拨着额前的刘海，阳光染红了他的头发，华丽到落寞。他低下头，盯着自己从不离身的六把刀，刀柄上系着当初父亲送给他的铃铛。

“原来政宗大人是这样想的啊。”他低着头，语气里听不出丝毫波澜。

伊达政宗把头偏向窗外，分明是早春的天气，他却感觉迎面吹来的风都带着刻骨的寒意。他眯起一只眼睛望向远方连绵起伏没有尽头的群山，就像是飘缈不定无法触及的未来。其实被所有人厌恶的自己，也根本没有什么未来可言了吧。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政宗大人。”

伊达政宗愣了愣。片仓小十郎有着和他年龄不符的清澈眼眸，微笑时仿佛能够照亮所有阴暗深邃的角落。但是伊达政宗仍然倔强地扭着头，把自己封闭在黑色的世界里，抵御内心深处彻骨的寒冷。他知道的，其实总有一天对方一定会消失在自己的生命之外，即使不是背叛。

所以绝对不能回头。

“你不是一个人。请相信我。”

伊达政宗浑身震了一下，阳光从睫毛间的罅隙缓缓地流淌进来。他终于垂下头，在满室扑鼻的花香中，在刺眼的光线里，抬起手掩住就要冲口而出，声如洪钟的呜咽。



他以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错了。

那些好不容易伪装出来的漠不关心，那些竭力掩饰的脆弱，那些不堪一击的坚强，其实根本无关紧要。他真正需要的是有个人来关心他，每天陪他说说话，让他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因为在这样过于安静的房间里，他仿佛连自己都会忘记。

side C

伊达政宗再次回过神来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是深夜。傍晚时分好像下过一场雨，浅浅的泥土香气还氤氲在周围的空气里。石板路仍然是湿的，庭院里六角的石灯隐隐约约闪着微光。他慢慢地向那棵樱花树走去，经过转角的屋檐时，木风铃清亮的声响散落在夜空之中。伸手去触摸的时候袖口擦过刀柄上系着的铃铛，耳边似乎响起了父亲的声音。

"今年的樱花开得特别好呢。"

庭院里潺潺的流水声，被清水漫过的竹筒敲打石盆时有节奏的轻响，混合着母亲拨弄三味线时优美而婉转的旋律，站在樱花树下的父亲露出淡淡的笑容。

"来，这是送给你的。"

他有点受宠若惊地接过父亲递过来的铃铛，低下头小心地把它们系到自己的刀柄上，轻轻地说着谢谢，声音清脆而稚嫩。那个时候的情景好像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里，父亲的笑容依然清晰，隔了这么多年却还是忍不住地怀念，恍惚间仿佛时光永远停留在那一刻，凝固着没有流转。

他觉得那是一个不断缠绕着他的梦魇，当某一天阳光终于刺穿到他梦境中时一切都将结束，回归原点。

掠过肩膀的樱花的剪影飘向如同倾洒而出的墨迹一样的水面，他站在樱花树下，听见有熟悉的脚步声传来。他没有动，仍然沉浸在回忆过往的冗长思绪中，直到背后的人缓缓地叫出他的名字。

"这个是……对政宗大人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吧，无论去哪里都会带着它。"

"…………"

"是亲人吧？"

"……是父亲。"

"政宗大人，你会怕死吗？"片仓小十郎微笑着，似乎知道他的回答一样，"但是我怕，非常怕。"

"我有个哥哥，学识渊博剑术也高超，他是我们片仓家的骄傲。相比之下我就不一样了。我很调皮，经常给大家添很多麻烦。家人们都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因为所有人都会拿我和哥哥比较。但我是我，哥哥是哥哥，我的完全不一样，不是吗？所以我很讨厌他，总是在他专心练剑术时用草绳绊倒他，还会故意把墨汁泼到他正看得津津有味的书卷上，可是他从来没有生气过，反而常常摸着我的头朝我温柔地微笑。这使我更加生气。哥哥十八岁那年迎来了他的初阵，所有人都说他一定会立下大功，因为他是片仓家最优秀的儿子。可是过了2天，哥哥被人从战场上抬了回来。我第一次靠那么近地看着他，也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憔悴的脸。那是我所不认识的哥哥，他背后中了4枪，浑身都是血。大家说他是为了保护大人下而奋不顾身挡下了子弹，即使是这样，直到最后他还是温柔地对我微笑。'活下去。'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那时我觉得之前对他的所有愤怒和厌恶都静静地消融了。回想以前，我从来没有好好地和他说过话，但是当他真的离开我的时候，我还是会悲伤，本来应该讨厌他的我还是伤心地哭了起来，也许因为我是他弟弟吧。可是就算意识到了这一切，失去了重要的亲人，就算那样，我还是要生存下去的啊，生活也要继续，是不是很残酷呢。所以最后我决定要当一个武士，为了保护城里的人们和最重要的人而战。我能为他做的大概也只有这些了。"

片仓小十郎蹲下去，眼睛里似乎许有一丝哀伤。寂静的夜里，他深色和服的下摆在风里轻轻地飘着。

"政宗大人……不要再说你一直是一个人了。"

他的声音不大。穿过相互纵横交错的树枝和漫天翩迁的樱花花瓣的空间，他抬头看着伊达政宗执拗却孤寂的身影，逐渐被包裹上早春深夜凝重的色彩，刀柄上清脆的铃声是惟一的背景音乐，一直延伸到沉沉的天幕。

"总有一天会上战场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的背后就由我来守护。"

伊达政宗的手仿佛动了动，清冷月光下失明的右眼被额发垂下的阴影遮住。远处依稀可辨的几枝梅花有些许游丝般的香气悄无声息地传递过来，旁边描绘着淡雅翠竹的纸门在六角石灯凄迷

的光晕中若隐若现，他的表情越发地模糊。那些一直围绕着他挥散不去的记忆，却如早春水塘里的片片薄冰于瞬间消融。

他终于伸出手，轻轻地搭到了片仓小十郎肩上。

Side D

那天之后，片仓小十郎就没有再来了。伊达政宗对着满室冰冷的空气开始叹气。他小心地掀开帘卷，从缝隙中窥探庭院。但是什么也没有，没有桌布，没有小鸟，也没有人。他突然觉得心里空空的，好像硬生生被人挖走了一大块。

——政宗大人，我会一直陪你的。

不是说会一直陪着他的？果然还是不行吗？

他叫来其他家臣，问他们片仓小十郎去了哪里。

"您是说片仓君吗？他生病了。"

他近乎神经质地狂奔出不管白天黑夜都始终昏暗的和室。曾经以为没有关系的，谁离开都不要紧，所以总是一个人待在和室里，拉上所有的帘卷。他讨厌阳光，因为暴露在阳光下丑陋的眼睛吓走了同龄的孩子。没有人愿意走近他，人人都厌恶他。没有关系的，他经常对自己说，他不需要别人了解他，但是片仓小十郎，只有他是不同的。

在那个始终被黑暗笼罩，看不见白天黑夜反复轮回，空气中不断流淌出让人无法靠近的冰冷和不安的和室里，冬天像是永远不会离去一样，窗外的樱花开得再灿烂，也无法把早春的气息传递进来。沿着庭院里曲折的石板路走到尽头，他蹲下去，小心翼翼地采下一把色彩斑斓的野花，无比虔诚地撒到小十郎的病床上。然后他慢慢地说，快点好起来。他已经不记得有多久没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干涩而沙哑。

"我在等你哦，我猜你会来的。那么，一起去赏花吧。"片仓小十郎睁开眼睛。他的微笑就像初春原野上透明而柔和的阳光，一瞬间让伊达政宗有种似曾相识的错觉。他扔掉腰上的六把刀，铃铛接触地面的时候发出尖锐的撞击声。

——已经不想再躲在黑暗的地方了。

他跟着小十郎穿行在花香流动的庭院里。他宽大的深色和服的下摆飘起来，轻轻扫过柔软的草地。他跟在他身后，看着他们中间缓缓飘落的粉色花瓣旋转着升腾，最终趋向落幕安静无声。左眼企及的地方是一片柔和的色泽，然后他抬起头，风吹乱他刻意掩饰的额发，阳光照在令人害怕的眼睛上，他没有躲开。他觉得生命中所有黑色的过往都被照亮了，在那个早春的微凉午后。

野花的香气，漫天飞舞的花瓣，飞鸟振翅的声音，内心深处渐渐融化的坚冰，梦想以及那些细碎的温暖，他知道总有一些，他无法忘记。

"今年的樱花开得特别好呢。"

他似乎能听到，那令人怀念的声音。

"请让我成为您的右眼。"

绚丽盛开的樱花树下，纯白桌布上的梅干和饭团冒着热气。年轻武士单膝跪着，独眼的少年终于低下头露出久违的笑容，拂过脸庞的春风就像轻柔的丝絮。

——THE END



龙背上的骑兵

机种：PS2	发售时间：2003年9月11日
制作公司：SQUARE ENIX	类型：ARPG

“对不起，芙丽叶。光靠我果然是……保护不了你的。” 尤巴鲁特背过身去，把头深深埋下。

“你的歌声就能治愈我的伤痛。”

“歌算什么！我……想要力量……”

文／清雨

出于对“无双系列”的喜爱和对SQUARE-ENIX的信任，让我义无反顾地在2003年年底全身心投入到了这款类似无双的“跟风游戏”之中。虽然面对SQUARE-ENIX的第一部此类游戏，很多人一开始都有些怀疑，不知道一贯擅长RPG的史氏究竟会把一个“无双”游戏做成什么样。众所周知，这类游戏的精髓就在于战斗部分，“《真·三国无双》系列”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它借助PS2的强大机能向玩家展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战场，第一次让人体会到了一骑当千的快感。不过剧情在这一系列游戏中的存在感十分薄弱，几乎到了被人忽略不计的地步。面对一遇到过场动画就条件反射一般按下START跳过的玩家，那些辛辛苦苦把这些过场制作出来的工作人员不知会作何感想。而正当很多人都开始以为这种对剧情的漠视就是“无双类”游戏的常态时，《龙背上的骑兵》（以下简称《龙背》）出现了。它不仅仅将这类游戏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RPG故事风貌。这种改变或许太过突然，太过激烈，以致于让很多人一时间无法接受。但作为一名对RPG类游戏有着特殊情感的玩家，笔者非常乐意看到这种改变。

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帝国军和联合军之间的战争让主人公凯姆失去了父母，失去了自己的国家，由一个小国的王子沦落为一心只想着复仇的魔鬼。他为了夺回拥有女神印记，被帝国掳走的妹妹芙丽叶，在濒死之际与同样陷入困境的强大红龙订立了契约。从此，他便将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生



物分享力量、分享生命、分享一切……突然之间，伤痕累累的凯姆和遍体鳞伤的红龙全都如脱胎换骨一般得到了新生。骄傲的龙载着契约者，展开鲜红的双翼重新飞上天空。而凯姆也借助“她”的力量击败所有恶徒，救出美丽的妹妹，之后世界和平，大家一起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打住！如果游戏的故事真照上面那样发展，它便没有资格在笔者心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除了开头那一段以外，实际上游戏的整体剧情和世界观显得十分晦涩、黑暗，夹杂了很多负面的意向和暗示，包括人性、伦理、宗教、性等各个方面，其中很多是在一向健康向上的史氏RPG中绝少出现的。比如契约者雷奥纳鲁的恋童癖倾向，另一位契约者亚莉奥修的疯狂（想必没有任何人会忘记她生吃死尸和最后被天使婴儿吃掉的残酷场景），还有塞雷那病态的自责心理，这样一比较，似乎为了复仇和保护妹妹芙丽叶而疯狂的凯姆才是最正常的人。而主人公的好友、芙丽叶的未婚夫尤巴鲁特的转变也为游戏剧情增添了不少戏剧性。看到未婚妻仰慕的哥哥不断保护自己、保护他的妹妹，而自己却除了弹琴、唱歌什么也做不到的时候，那隐藏在心底的病态怀疑终于爆发了。他一直认为未婚妻对她的亲哥哥凯姆抱有一种超出兄妹亲情的感情，这种怀疑随着凯姆的愈加强大和可靠而渐渐变成了他心中一块抹不去的阴影。“如果我有力量……”对所谓“力量”的渴求最终让他丧失了心智，丧失了真正能够保护芙丽叶，为她带来温暖的能力。看到他抛弃歌声与黑龙签订契约时，电视机前的玩家或许都会忍不住暗骂他是个笨蛋。但如果面临同样的状况，又有谁能够真正地保持理智呢？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最强大的敌人或许永远不会出现在自己内心之外的任何地方。

此外，整体剧情的转折之强烈，CG表现力之强让笔者在完成这个游戏很久之后仍叹服不已，颇有“余音绕梁”的感觉。坦白地说，制作者虽然很明显在打击感和武器系统上花了不少心思，但效果并没有达到很多人预期的高度，而致命的平衡性问题则几乎让杂兵战失去了所有乐趣，单纯的武器升级显然无法成为吸引玩家不停拼杀的最大动力。幸运的是，游戏还有异常出色的剧情CG。当剧情进行到游戏后期，那无比阴暗、压抑的气氛差一点儿让笔者放弃继续探索的动力，可为了那些CG，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拿起手柄，继续征程。

《龙背》直到现在也是一部充满争议的作品，它在剧情和流程上的奇异创新注定无法让所有人都接受它、喜爱它，而我恰恰认为这种创新才是游戏向前发展的源动力。新技术的运用、新主机的出现可以从硬件上给玩家带来不同的体验，而游戏的灵魂则存在于软件之内。这款游戏曾让笔者真诚地思考过、感动过，我无时无刻不在期待另一部能带给我同样感受的作品出现。





文/BlueCube

《最终幻想X》

机种：PS2	发售时间：2001年7月19日
制作公司：SQUARE ENIX	类型：RPG

“谢谢你……”

故事发生在名为斯彼拉（Spira）的大陆上。数百年前，借机械装备统治斯彼拉大陆的艾本（Yevon）教和崇尚精神力量的扎那尔港多（Zanarkand）发生了一场大战，结局是艾本教获胜。

绝望的召唤士们将自己变成祈之子（Fayth），并召唤出泰达生活的那个虚幻的扎那尔港多——祈之子梦中的不夜城。

最初的辛是召唤士艾本·罪（Yu Yevon）汇集死者灵魂而形成的保护壳，只有究极召唤才能将其打破。而在打破这个外壳之后，艾本·罪就会附身到打败它的究极召唤体内，究极召唤便成为新的辛。为了重新控制自己新的外壳，艾本·罪需要进行调整和恢复，在他完全掌控之前会有一段时间的蛰伏，也就是斯彼拉大陆的‘那基节’。

在斯彼拉飞舞的幻光虫是召唤士与“祈之子”沟通的媒介，召唤士用心灵进入祈之子的梦中与之交流，唤醒部分祈之子在现实的世界中实体化，使其成为可见的召唤兽。

最强大的究极召唤兽是将最信赖的护卫变成“祈之子”当作“材料”，并通过召唤士释放内心无限的悲伤、愤怒和仇恨而召唤出来的。

斯彼拉的召唤士们代代相传，在值得信赖的护卫的保护下经过漫长试炼，最终实现究极召唤。一开始，尤娜蕾丝卡将自己的丈夫变成“祈之子”从而打倒了最初的“辛”。最近一次是在十年前，泰达的父亲杰克（Jecht）作为尤娜的父亲布拉斯卡大召唤士的护卫被召唤为辛。而尤娜和泰达一行人最初也是走在漫长的试炼之路上。

“死之螺旋”是指重复着“究极召唤打败辛——究极召唤成为新的辛——艾本·罪蛰伏——强大的辛再次出现”的循环，悲惨的命运永不终结，像螺旋一样没有尽头。

尤娜，从出生起便担负着拯救世界重任的少女召唤士，有一群围绕在左右保护她、珍惜她最后却要送走她的朋友，邂逅了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少年。

泰达，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少年，因宿命来到辛统治的世界，遇到命中注定的少女。

厚重的世界观在游戏开篇便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各方传来的威胁和混乱信息夹

杂在绚丽的世界中，玩家同泰达一样，对于这样突然的变故无所适从。当泰达得知尤娜是众人期待的可以打败辛的召唤士时，他一心只想保护尤娜完成试炼，打败辛，把平安的生活带给这个世界的人。泰达给尤娜描述自己生活的扎那尔港多城的美丽夜景，描述灯光闪烁的巨大闪电球场，描述自己打球的生活，教她吹口哨，准备让她在闪电球大赛上加油助威。他的乐观带给尤娜一丝快乐。后来泰达得知辛是自己的父亲，追逐着为了“看望”自己而屡屡出现的巨大怪物，他想知道这个男人抛弃自己和母亲的原因，他也知道辛是连接他现在踩着的这片土地和自己生活了十几年的世界的惟一桥梁。他没有告诉尤娜辛是他的父亲，他不知如何开口，也不敢想像事情点破后可能发生的一切。

当尤娜被想要“保护”召唤士，阻止他们走向究极召唤这个“拯救方法”的组织绑走，在坍塌中的阿尔贝多族人的基地里，琉库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告诉泰达，召唤士将在究极召唤之后死去。听闻此言、被蒙在鼓里的泰达顿时完全崩溃，一直以来，他如此努力地战斗、陪伴在尤娜身旁，他要“保护”尤娜完成试炼。当知道父亲是辛的时候，他们站在山顶，尤娜努力地吹响口哨，为了让泰达开心，他们一起大声叫喊，然而他不知道在试炼终点等待着他们的是尤娜的死亡。泰达瘫坐在地上，不管怎么用力敲打地面，这块大地还是在死之螺旋中循环，他质问将尤娜当作妹妹的露露和瓦卡，质问所有一直陪伴在尤娜身旁“关爱”着这个女子的“护卫”们。但当尤娜下定决心要肩负起斯彼拉大陆人民的希望时，他们就已无法阻拦。



他们来到现实世界中荒芜的扎那尔港多，他们要击破辛，毁掉所有的祈之子，彻底消灭艾本·罪，结束这笼罩在斯彼拉大陆之上的死之螺旋。泰达知道，祈之子消失，存在于梦中的他们也会消失。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大战结束，在飞空艇上，尤娜奔向慢慢消失的泰达，却一个扑空后跌倒在甲板上。泰达只能默默地看着她自己站起来，用已经半透明的身体从身后抱住尤娜，然后穿过她的身体，奔向上升的幻光虫流成的河。

尤娜轻声说：“谢谢你……”

幻光虫飞舞过尤娜的身旁。

《最终幻想X》代表着一个时代，用电影的手法地将爱情在游戏中作出完美的诠释，在其中，我们感受到了太多不离不弃的精神。终究要分离的结局才能让更多人的眼眶湿润，玩家一遍遍体会着这个故事的美丽，一次次沉浸在这个天真活泼的少年和外表柔弱但内心却无比坚定的女子之间的爱情中，即使心爱的人转瞬即逝，但当时拥抱的温度和亲吻的甜蜜也让我们如尤娜最后所说的那样，将他永远记在了心底吧。



名场面

梦与现实之间 ICO

客座主持/卡伦　◎出处：ICO　◎地点：古堡大殿



“放弃吧，已经太迟了。我的身体已老旧腐朽，而她将要继承我的意志成为城堡的主人。”

在高高的王座上，城堡的主人——魔女女王看着对自己怒目而视的ICO，嘴角扬起了一丝冷笑。

“没错，Yorda的宿命就是成为我灵魂的容器。她马上就会醒来，并将再也不会记得关于你的一切。带着这把剑离开这里吧，那孩子一定也希望如此。”

沉默了半晌后，ICO缓慢而坚决地摇了摇头。他双手紧紧握住剑柄，右腿踏后微屈，摆出了将攻上前的态势。

“Yorda……”

他低声自语着，眼前又浮现出大厅中已被石化的白衣少女的身影。

“Yorda……不是你的容器！”

他突然大吼一声，拼命冲向魔女，高举封印之剑便向其头顶砍去。

“愚不可及！”面露怒色的魔女低斥一声，一股笼罩在其身旁的无形冲击波瞬时将冲上前的ICO击飞至大殿的另一侧。

ICO挣扎着站起身来，而突然从头顶传来的一阵剧痛则令他不由自主地伸手摸去。

鲜血从右侧头顶不断流下，将他的大半手掌染成了红色。

而在侧前方不远处的地面上，他看到了自己那只被打断的右角。

魔女居高临下，倨傲不屑地看着面前这个弱小的少年。在她心目中，这次攻击已足以令ICO看清双方实力的差距，从而乖乖离开这里。但令她吃惊的是，在蹒跚着走了两步后，少年竟然又一次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

ICO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愤怒过。

在来到这个城堡之前，他本来已经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心甘情愿以祭品的身分迎接将要降临的结局。

但是，Yorda却令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燃起了希望。

对于他而言，那位一袭白衣的女孩就仿佛是一束光芒。自从见到她的那一刻起，自从牵起她的小手时起，一直笼罩在他心底的阴霾就被这束光芒完全照亮。

他不知道女孩的身分，无法与女孩进行语言沟通，但他憧憬着和这个女孩在一起，憧憬着能与女孩一同逃离这个牢笼。没有任何奢望，没有任何渴求，只要能看到女孩的笑容，只要能与女孩携手同行，那对于他而言，已经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了……

剑光四溢，气流激射，在这古堡大殿中，ICO手持封印之剑拼命攻向魔女，浑然不顾对方的攻击可能给自己造成致命的伤害。

终于，在魔女震惊的视线中，他将封印之剑刺入了对方的胸膛。

魔女难以置信地凝视着没入胸前的剑锋，而后抬头凝视着ICO，以最后的力气挣扎着说道："无论如何，那个孩子都无法离开城堡……即使你杀了我，一切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伴随着魔女气息与形态的消亡，陡然爆发的强大冲击波刹那间将ICO震飞数十米远，仅有的另一只角也在强烈的撞击下砰然断裂。

此时，城堡的崩塌开始了。

在剧烈的震动中，ICO失去了知觉。

※ ※ ※ ※ ※ ※ ※ ※ ※ ※

几乎在同一时刻，Yorda醒了。

她迷茫地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因为她清楚地记得，母亲已经将自己石化了，而当自己再度醒来时，应该已经成为了母亲灵魂的载体，再也不会有任何之前的记忆，可是为什么……

难道是……

她心念一动，急忙向另一侧的大殿门口跑去。剧烈摇晃的地面让她几度险些跌倒，但她没有丝毫犹豫，只是不停地向前跑着。

是他……一定是他……

她在心中拼命默念着这句话，在不断落下的沙尘瓦砾中跑进了大殿。

然后，ICO倒在地上的身影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中。

但就在这时，Yorda突然停住了脚步。

她怔怔地低头望着自己的双手，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起来。

黑色。

黑色的气流从她脚下不断涌出，逐渐蔓延笼罩住了她的整个身体。

不，不是笼罩，应该说是渗透与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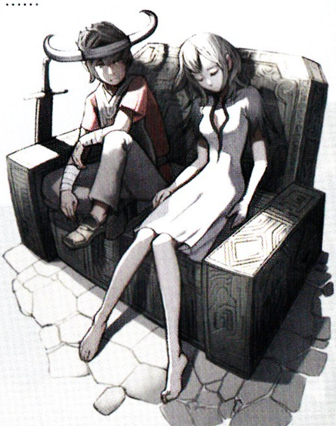
此时的Yorda已经完全化为了一团黑色的氤氲，就如同那些不断袭击她的黑色死灵一般毫无二致。

女孩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她弯下腰去抱起ICO，向着城堡的最下方走去。两侧是不断掉落的石砖瓦砾，身后是断裂崩坏的地面墙壁。

一直以来都是你在保护我，现在，轮到我了……



走到城堡最底部的河流前，Yorda将ICO轻轻放在小舟上，而后解开缆绳，凝视着小舟沿着水流缓缓远去。

“再见……”

她低声自语道，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但是，泪水却无法抑制地自脸颊悄然滑落。

这是她第一次流泪。

不再是白皙的皮肤

不再是雪白的衣裙

只有黑色

笼罩全身的黑色

将自己与世界隔绝的黑色

泪水轻轻滴落地面，溅起点点碎珠。

黑色的眼泪……

※ ※ ※ ※ ※ ※ ※ ※ ※ ※

不知过了多久，ICO终于睁开了眼睛。

这是……哪里？

头顶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了，而伤痛也奇迹般地消失无踪。他从漂到海滩边的小舟走下，迷茫地环顾着四周的景象。

很明显，他已经来到了城堡的外面。可是……城堡呢？原本它在这空旷的环境中应该非常醒目，可为什么四处张望都看不到那座宏伟壮观的建筑。



四周雾蒙蒙的，好像整个世界都被罩上了一层虚光，就仿佛如今ICO已不存在于现世，而是身处梦境中一般。

他摇了摇头，慢慢沿着海边向前方走去。

该去哪里？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只是不停地走啊，走啊，耳畔是海浪哗哗拍动沙滩，眼前是浮光微微扭曲的空间。

忽然，他停下了脚步。

在前方不远处，一个浅白色的身影正躺在沙滩上一动不动。

是……她吗？

短暂的惊愕后，ICO再度挪动了脚步。

一开始，他的脚步很轻，好像生怕惊醒了对方一样。但渐渐地，他的步伐变得越来越快，心跳也随之不断提速。

终于，他来到了那个身影身边。

一身纯白的连衣裙，白皙到近乎没有血色的皮肤，清秀脱俗的面庞，浑身上下散发出的令人不敢逼视的圣洁气息……

那是Yorda。

她仿佛正沉浸在美梦中，嘴角微微上扬，胸口随着呼吸微微起伏着。

ICO没有说话，只是缓缓低下身去，静静凝视着女孩的脸庞。

这一切太过于虚幻了，他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生怕一旦碰触到对方，这个梦就会如水泡般烟消云散。

我还能牵起你的手吗？

我还能见到你的笑容吗？

我想和你在一起……

真的……想和你在一起……

Yorda……

在渐渐模糊的视线中，ICO看到了。

看到了少女手指轻轻颤抖

看到了少女睫毛微微跳动

看到了她……慢慢睁开了眼睛……

当Steven Geraghty那曲《You were there》响起时，PS2上最为清新脱俗的一个童话结束了。

在这数小时的旅程中，无数玩家体会到了游戏生涯中罕有的感动。我们与ICO一同抬头仰望湛蓝的天空，一同闭目感受泥土与草地的芬芳，而无论何时何地，那个美丽的白衣少女都会一直陪伴在你身旁。

他是一个被村人遗弃的少年，她是一个被母亲囚禁的少女。

无须知道身分与姓名，无须语言的交流沟通，当少年和少女在城堡中携手同行时，一切都变得那样美好。

为了她，他手持木棒不顾一切地击退来犯的黑影死灵。

为了她，他甘愿在可以独自逃生时毅然选择只身返回。

“我不能放开这个人的手，因为如果放开了，就好象放弃了自己的灵魂。”

这就是ICO的信念，正因如此，他才会以羸弱的身躯独自面对强大的魔女女王，并在最后成功将长剑插进了她的胸膛。

然后……

略带咸味的海风轻柔拂面，明亮柔和的阳光温暖浴身。

海边沙滩上，当少年于朦胧中睁开双眼时，一袭白衣的少女终于再度出现在他的视线中。

一个完美的结局，不是吗？

可惜的是，我们都错了。

“我认为，那是ICO的梦，一切都结束了。当身处小舟中时，昏迷的ICO期望再见Yorda一面，所以他在梦中见到了她。这就是结局想要表达的意思。”

当接受媒体采访时，游戏制作人说出的这句话让所有人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是的，那只是一个梦。

既是ICO的梦，也是所有玩家的梦。

Yorda注定无法离开城堡，Yorda成为了死灵，而ICO只能在一叶孤舟中悲伤地做着美丽的梦——这，才是现实。

正因为现实是如此的残酷，所以人们总是憧憬并沉浸在美妙的梦境中，永远不希望有醒来的那一天。

你希望告诉ICO，他将永远无法见到Yorda，他所见到的白衣少女仅仅只是个幻影吗？

你愿意让自己相信，那个曾令你感动万分的故事，迎来的却是这样一个悲伤的结局吗？

正因如此，才有了这个梦。

正因为幸福总是如此短暂，所以才令人永远都难以忘记。

我们只知道，这个故事铭刻在我们记忆中的，不会是悲伤与忧郁。

而是漂浮着朵朵白云的天空，是宏大壮观的古堡，是虚幻而美丽的光影。

以及，手牵着手奔跑在阳光下的有角少年和白衣少女……





最近每次看到《如龙 见参》的游戏影像，都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这真的很有镜头感！”的想法，游戏CG已经越来越具有电影感了，电影也拍得越来越像游戏了，有时候真的觉得，为什么要看游戏改编的电影呢？本来就是游戏也没什么不好嘛，至少像《如龙 见参》这样的游戏，我已经打算将它当成电影或者大河剧来看了。



杀手47 好莱坞的标准答卷

杀手47是顶尖杀手集团的头号杀手，他智慧过人，性格冷静，优雅利落，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分，只有一个条码刺青在他的后脑，仿佛另有寓意。他在教会中长大，从小受到组织特殊的基因催化与非人训练，最终成为冷血杀手，但是，他执行任务的目的却是为了摆脱邪恶的世界。

他是罪恶的化身，又是善意的使徒，在他的性格中充满了矛盾，以致于他从不对任何人表现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与内心。知道一名神秘的俄罗斯女人出现，让他不得不面临道德与良知的抉择，而他的抉择却引发了杀手集团的围剿……

暴力≠爽快

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好莱坞的编剧都持有一本编剧宝典作为默认守则，否则他们又为什么要让所有的动作片都看起来差不多呢。

《杀手47》就是又一部经过了好莱坞加工之后，全盘好莱坞化的游戏电影，在这部电影中，不乏杀手械斗与黑帮阴谋的骨架，也不缺少美女与英雄的主流剧情，虽然它确实是按照游戏中俄罗斯事件的一系列内容改编过来：深入俄罗斯、察觉问题、认识美丽的性服务业者、杀入莫斯科内部、发现阴谋、身陷重围、杀出血路……但是剧本中却加入了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警方角色，再由一些爆炸的特效一烘托，我们基本就找不到原来那个冷酷的光头杀手身在何处了。

很多时候，暴力确实可以让人肾上腺素分泌旺盛，但是暴力并不等于爽快，至少在《杀手47》中是这样。

回想起游戏中的杀手47，那是个行动隐蔽而干净利落的人，他信奉偷偷潜入的方式，几乎不愿惊动任何人，他的杀人方式多种多样，只要是自己能找到的道具，花瓶、注射器、纤维线……统统可以取走人的性命，并在杀人之后将尸体藏匿起来，大摇大摆地离开现场，那是一种杀手所特有的美学，当没有任何人发现而离开案发地点时，爽快感就如潮水般蜂拥而来。

但是，电影中的杀手47却是个并不热爱杀手美学的人，他也穿黑色的衣服，面对美女的诱惑而不动心，也沉默寡言，总是能精确地战胜任何敌人，但是他却并不低调，当他手持枪械与一群人相互对扫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杀手，而变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终结者，再也看不到丝毫原作中的影子。

《杀手47》是一部足够火爆的电影，年轻的男性观众们会喜欢那一幕幕充满了速度感的动作场面，但是，这一份好莱坞交出的标准答卷可能也仅限于此了。



▲在《越狱》中以T-Bag一角受到关注的Robert Knepper在本片中也有登场，不过表现机会不多。



▲《迷失》中饰演Desmond的演员，只是在电影中露了一个小面。

◎闲言碎语◎

谨以此片献给：所有热爱观赏爆炸、鲜血喷贱，还有长腿配迷你裙的俄罗斯姑娘的人们。

——某影评人对本片的概述

编导似乎懒得整理情节，一场接一场的暴力戏，完全让人麻木。请给我一个坐在电影院里看别人玩电子游戏的理由！

——媒体妙论

由本片可见，传统的打斗片和枪战片也不是那么好拍的，事实证明，越是所谓的基本越考验功力，那些留名的动作枪战片都不是潦草地做出来的，而是包裹着设计、精巧的逻辑和导演的智慧与创意。

——观众感概于本片的打斗戏设计老套

◎相关链接◎

如果你喜欢《杀手47》，那么也有可能喜欢以下电影：

《这个杀手不太冷》（Leon）

导演：吕克·贝松(Luc Besson)

杀手题材电影中不可不看的感人之作，本片也是娜塔丽·波特曼一举成名之作。

《香水谋杀案》（Perfume：The Story of a Murderer）

导演：汤姆·泰克维尔（Tom Tykwer）

德国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电影，片中的杀手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杀手，但是他独有的杀手美学却让人不能不为之惊叹。

◎幕后花絮◎

★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在这部电影的配角阵容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当红美剧中演员的身影，像是《越狱》中饰演T-Bag的演员，还有《迷失》中的Desmond，对了，《绝望主妇》里饰演伊恩的蒂莫西·奥利芬特也在本片中成为了一个大反角，相信这会给美剧爱好者们在电影的观看过程中找到一些乐子。

★投资方20世纪福克斯不仅为这款全球畅销的游戏大胆投入七千万美元的预算，还请来了有着《第五元素》、《亚瑟的米你墨王国》等雄厚成功经验的法国编导兼制片人的吕克·贝松出马担任本片的制作人，可见福克斯花尽了心思力争再造游戏改编电影的奇迹。可惜的是虽然票房成绩尚可，影片的素质却被诸多媒体贬了个够。

★在游戏改编电影中，《杀手47》的首周票房排名第12位，仅次于《毁灭战士》，北美票房则居第14位，有望挤进前10强，并向排名第9的《生化危机》4011万美元的北美票房看齐，不过媒体好评率仅为12%。

游书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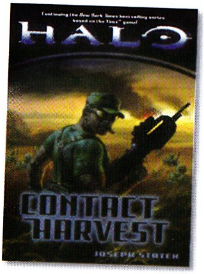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光环 丰饶星战役》 作者：约瑟夫·史达顿 （美）

故事发生在2524年，此时的丰饶星是一个和平的地方，也是人类控制区域边缘一个农业极其发达的殖民地。但人类的足迹已经踏进了另一片神圣的土地，它属于一个好战的联盟帝国——星盟。一场发生在星盟私掠船和人类货运飞船之间的冲突将每一个人带入了生死攸关的大战之中。而当时的人类仍被内战的阴云笼罩着，后世称之为“叛乱”。因此丰饶星的幸存者们只得由一小队厌战的海军陆战队员以及那些几乎没有经验的自卫队来保护。在这群毫无英雄气质的士兵之中，有一个人开始崭露头角——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军士长艾弗里·约翰逊。



本作者约瑟夫·史达顿原本就是“《光环》系列”游戏的开发者之一，在游戏中担任过场导演，也是游戏剧本的主要创作者。因此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游戏的联系十分紧密，作者用了很多篇幅来为游戏中的一些疑点和稍显不合理的地方作出了补充、解释，而熟练、细致的大量描写的确对读者想像那个充满幻想色彩的世界起到了很大帮助。不过作为“《光环》系列”标志性人物的士官长并没有在书中出现过一次，许多爱好者似乎对此颇有微词。

《生化危机·安布雷拉历代记》 作者：牧野修 （日）

克里斯、吉尔、里昂、艾达、比利、瑞贝卡……以及威斯克，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与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场景交织在一起，勾起了我们无数回忆。安布雷拉的残忍，生物兵器的凶残，还有一只只由无辜市民变成的恐怖丧尸，仿佛都在无意识中昭示了安布雷拉那必然到来的毁灭命运。主人公们带领我们穿越森林里的别墅、研究所和地狱般的小城，最终来到能够让安布雷拉彻底毁灭的地方。而另一方面，威斯克这位神秘人物的影子贯穿始终，留下了一个个新的悬念。



小说情节几乎完全按照游戏的流程来发展，在各个剧本之间的衔接处就用威斯克的行动来表现，不过书中对威斯克的描写简直可以用“超人”来形容，感觉有些背离游戏的设定。此外，作者在人物名字方面的错误也不少，对身为“《生化危机》系列”爱好者的清雨来说实在有些无法接受。更别说作者那种呆板的写作方式，就像是在逐条罗列一段段说明似的。尽管“安布雷拉的毁灭过程”是大家十分感兴趣的故事，但作者这种处理方式难免令人有些失望。

《真·三国无双 风焰乱舞+群星翔舞》 作者：堀场亘（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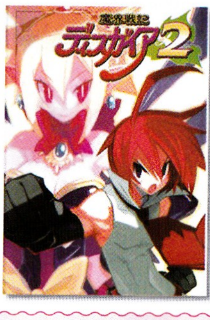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魏、蜀、吴三国之间纷争不断的乱世之中，秉持义气、武力的将领们让自己的信念迸发出耀眼的火花。他们在炽热的战场上驰骋，留下一段段流传千年的故事。在长坂、在赤壁、在合肥，数不清的士兵不断涌向高高在上的敌军将领，借着烈火与剑光释放生命，尽显武勇。赵云、周瑜等猛将、帅才在刀光剑影、血色沙场之中奋力搏杀的一幅幅生死画卷跃然之上，让那穿越时空的情感再次苏醒。



这部小说以广播剧《真 · 三国无双 风焰乱舞》及《真 · 三国无双 群星翔舞》的故事为基础进行改编，主人公为赵云和周瑜，时间和地点的跨度较大，不过小说的总体风格很容易让人回想起游戏中的各个场景，在阅读时的代入感很强。从人物台词、动作到场景的细节描写都体现出一种华丽而又简洁的风格，在阅读时的感受正如游戏时的爽快一般，无愧于"无双"这个名号。如果有读者听过之前同一主题的广播剧，相信更能体会到别样的感觉。

《魔界战记 2》 作者：安曾了（日）

在风景优美的边境世界威尔戴姆，几乎所有人类全都因为魔王赛诺的诅咒而变成了恶魔。而住在柯鲁尔特村的少年艾德鲁是这里惟一一名完全保持着人类形态和记忆的人，他为了解除诅咒，立志打倒一切悲剧的始作俑者——魔王赛诺，但一开却始怎么查也搞不清楚它的行踪。在错将赛诺的独生女罗萨琳特召唤出来之后，艾德鲁决定让她为自己带路，踏上讨伐魔王的旅途。可事情真会像他想像的那么顺利吗？



小说以在日本广受好评的游戏《魔界战记2》为基础，融入了原作很多吸引人的要素，特别是层出不穷的笑料几乎可以让人在阅读时始终保持在开心的状态下，还会时不时仰起头爆笑一场。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极好地继承了游戏的主要看点。不过缺点也不是没有，主要表现在内容稍显单薄，没有游戏中那种充实感。在情节上也作了不少删改，看完之后给人留下一种十分强烈的意犹未尽感受。情节跳跃、欠缺的部分也很明显，或许是作者为了将篇幅控制在一本书之内而不得不做出了妥协吧。

编／YULA

《无瑕传说》设定图收藏馆①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无瑕传说》设定图集。游戏中前世角色和街边景物的设定图都将一举公开，并附有开发人员写下的各种指示。本期为上半部分，主要向大家展示各主要角色前世的情况。

厂商：NBGI	机种：NDS	类型：RPG

配角

◎阿斯拉（卢卡的前世）1



◎阿斯拉（卢卡的前世）2



◎魔王1

手臂和尾巴就照阿斯拉的原样来，不作变更。



◎魔王2



◎魔王3



◎伊楠娜（伊莉娅的前世）



◎幽兰黛尔（斯巴达的前世）



◎奥利弗（安吉的前世）



◎修普诺斯（里卡多的前世）



◎蔻达



◎维莉多拉（艾尔玛娜的前世）



◎玛提乌斯



肩甲的左右两边为了让胳膊易于伸展而采用开口式设计

这把利器不是刀剑而是手杖。

后面的围裙和装饰也和前面是同样的花纹。细一点的那种花纹可以重复。

<关于玛提乌斯的设计>
- 镶嵌着类似魔王装备的物品。
- 颜色分为两种并各占一半，分别代表阿斯拉的颜色和伊楠娜的颜色。
- 眼睛的数量要和巨人的身分相符。
- 没有睁开眼睛的设定。就只是长在脸上，画上去就行了。
- 通过下巴上的洞可看到外面。

◎希昂和克尔、贝罗



克尔和贝罗尾巴的颜色

这个图案是自己用手蘸油漆画在身上的，所以感觉不太好看。

希昂、克尔、贝罗共同在脖子上戴的项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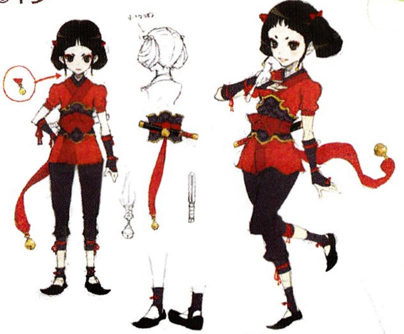
在脚踝上系的皮带

注※上面有图案的皮带颜色是为了便于看清才弄得明亮的一些。

◎刻耳柏洛斯（希昂一行的前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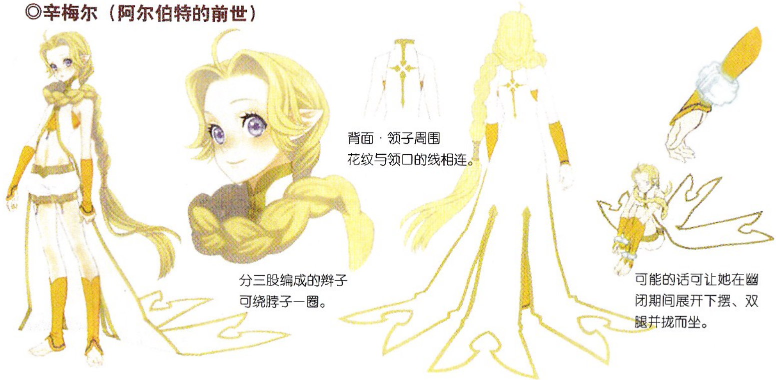
◎千岁



◎阿尔伯特



◎辛梅尔（阿尔伯特的前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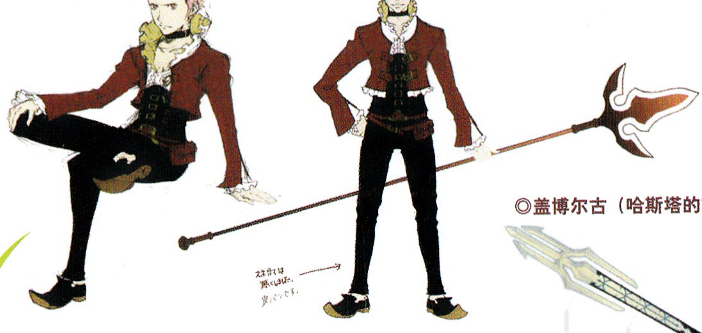


◎朔夜（千岁的前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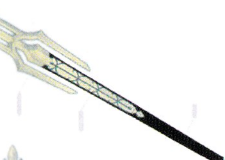


背面·领口

◎哈斯塔



◎盖博尔古（哈斯塔的前世）



◎塔纳托斯

修普诺斯和阿斯拉的身高差不多，塔纳托斯则相当于普通人的身高。



◎嘉德尔





和幽兰黛尔一样，也是一把将黑色金属刀身包裹在发光水晶两面的利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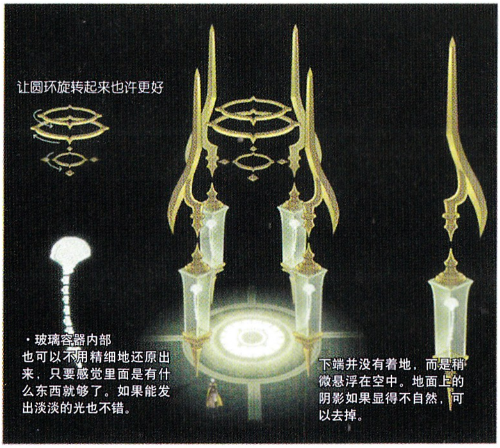


和阿斯拉对比

◎奥斯瓦尔德



◎元老院



◎枢密院



◎锻造之神巴尔甘



◎足球制服



抛弃人类身分的阴谋家
威斯克



登场作品：
《生化危机0》
《生化危机》
《生化危机4》
《生化危机 代号维罗尼卡》

很小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人类生活在这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帮助他人？为了照顾家庭？为了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

只有白痴才会相信那些鬼话。

为了自己而活，这才是永恒的真理。

但如果想要随心所欲地生存在这世上，就必须得到一种东西——权力。

也许你可以一拳击碎四五块砖头，但那只不过是蛮力而已。即使你的身体再强壮，也比不上别人手中的一把枪。

也许你拥有可以买到任何东西的大笔钱财，可如果你所处的国家政权突然被推翻的话，那些钞票与废纸又有何异？

只有权力、金钱和力量三方面的完美统一，才是我所向往的完美人生。

当知道安布雷拉的实力及真正的“事业”后，我便下定决心要在那里出人头地，而资本便是令我引以为傲的化学知识。

可这世界上，有着一种名为“天才”的存在。

当二十年前和威廉·柏肯在安布雷拉的干部培训所共处了几天后，我便知道自己在研究员这个领域永远不可能超越他了。那时他只有16岁，比我还要小两岁，但却拥有我所无法企及的才能。

也就是在那时起，我的思想开始起了变化。

如果以研究员的身分继续工作下去，我在安布雷拉将没有任何机会成功。既然如此，选择投身于他们的敌对企业，大概是最好的选择吧……

在阿克雷研究所工作了13年之后，柏肯开始了对G病毒的研究，而我调往情报部

门的申请也在那时得到了批准。被总部安插到浣熊市警局的S.T.A.R.S.后，我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将许多机密资料传给了安布雷拉，不过，他们不可能知道我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在想出那个计划之后，我一直在耐心等待着时机的到来，这一等就是三年。

5月11日，阿克雷研究所的T病毒意外泄漏，别墅外发生多起B.O.W.（生物兵器）杀人事件。两个月后，安布雷拉在第一个指令"禁止S.T.A.R.S.介入"失败时，将新的指令传给了我……

"将S.T.A.R.S.引入别墅，全部除掉。同时将当时的情况详细汇报，作为B.O.W.的实战实验数据参考。"

对这起病毒扩散事故我一直很怀疑，斯宾塞这个老家伙好象是有意让其发生的似的，但我没有时间去仔细考虑，因为……

时机……到了！

阿尔伯特·威斯克睁开了眼睛。

他低下头看了一眼手中的针管。

那里面是威廉送给他的病毒，按照他的说法，这种病毒的强大效果能够使被注射者一度陷入假死状态，而更重要的是，注射者不久之后便会带着超人的能力重返人间。

为了能够顺利地脱离安布雷拉而投身那个公司，还是让他们认为我已经死了比较好。

人类的身分？人类的尊严？

真是愚蠢的字眼。

他将针头刺入了手臂的静脉，缓缓将药剂注射到自己体内。一丝冷笑同时自嘴角扬起。

我所追求的，可远远超越了那些禁锢世人的理念……



当玩家在《生化危机》初代中看到那个墨镜男子被暴君利爪穿心而死时，大概没有人会想到之后还会有与其再度相遇的一天。"酷"，这是每个人在看到威斯克的形象后都会脱口而出的一个字眼，可如果按照一代的设定来看的话，这位终日戴着墨镜的冷酷男子也只不过是众多同类作品中的类似形象之一而已。而其形象的逐渐丰满乃至成为"《生化》系列"中最受欢迎的角色，则是由于CAPCOM及剧本创作团体"FLAGSHIP"对其的不断再加工塑造所致。

强大的力量与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就是威斯克梦寐以求的东西，正因如此，当明白在安布雷拉已无光明的前景后，他背叛安布雷拉而转投H·C·F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藏于黑色镜片下的血红色瞳孔，轻易一击便能将人打出数米之远的强大力量。



时隔5个月后，在洛克福德岛现身的威斯克再度震惊了世人，那时的他已经通过威廉的药物变为了“超人”。也许CAPCOM最初的用意只是想让他来令剧情进一步拓展，但《维罗尼卡》推出后，威斯克的受欢迎程度却让CAPCOM大感意外，明眼人都会看出，那个所谓的“完全版”新增的剧情都是为了更加“正面化”威斯克的形象，在与完美生命体——阿莱西亚的较量中，威斯克竟然丝毫不落下风。最后与克里斯的那一战更是将他的强与酷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日本各大《生化》专题网站组织的最受欢迎角色评选中，威斯克都是当仁不让地位于三甲之列，之后的两份《威斯克报告》更是令其人气飚升。

1999年，在美国政府“无限期停止一切商业活动”的重压下，安布雷拉的股票很快跌至崩盘，没过多久，这个名闻遐迩的大型集团便被迫宣布破产。

对于威斯克来说，安布雷拉代表着权力。当初在实施自己计划的时候，他就曾利用这种权力作掩护。

不过，现在安布雷拉已经完蛋了。

对于这一点，过去将安布雷拉作为庇护伞的有些人会感到失望和沮丧。但另一部分人却知道，属于他们的机会来了。

威斯克属于后者。

而他的目的，则是重建安布雷拉。

t病毒、G病毒、t－维罗尼卡病毒……再加上寄生虫的样本，此时即使称呼他为‘掌握了这世界上最强大力量的男子’也不为过。

他不属于H·C·F，也对安布雷拉的真正“重建”没有什么兴趣，那些都只是他所选择的跳板而已。

迄今为止，威斯克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他计划的冰山一角。

在黑色的镜片下，没有人知道那双眼睛中闪烁的是怎样的光芒……

“我是被你哥哥他们杀死，为了复仇而从地狱归来的亡灵。”

魅力时刻：

1.“看吧，这就是我抛弃人类身分所得到的力量！”

即将爆炸的南极研究所前，他一拳将克里斯击飞后摊开双手仰天长啸，狂笑声回荡在空旷的冰原上。

2.“我说了，你必须跟我走。”

面对变为女王蜂的阿莱西亚挥臂放出的火焰，威斯克的超人力量此时再度爆发，他巧妙地利用墙壁的反弹在半空向阿莱西亚的方向滑翔，并以一记重拳击中了对方的面门。他站起身来，嘴角依然挂着那种自信的冷笑。

栏目主持：YULA

读编往来

READERS & EDITORS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月度记事

1.《游小说》的一岁生日刚刚过去，这段时间看到了大量读者热情洋溢的恭贺之辞，还有很多同学在来信中表达了对子云离开的惋惜和祝福，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2.春回大地喜洋洋，家家户户种田忙……呃，不对，是“读编往来”也要用新颜换旧貌！这次新加了个小版块，取名为“FANS自留地”，顾名思义，能登上来的都可以算是真·FANS哦！内容主要是为特别有爱的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无论照片画稿还是文字，也不问原创同人或PS，只要自认“有才”就大胆地放马过来吧！希望大家多多光临这个新开张的小铺哦！今后也还会有更多变化，敬请期待！

3.刚一开春编辑部就遭遇了可怕的流感之灾，以致人人埋头苦干的办公室内经常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吸鼻声……拜托您啊老天爷，在这种忙得鸡飞狗跳的日子里还用病痛来折磨我们，这不是不让人活么……泪。所以这里友情提醒一下大家：在这个敏感的季节里一定要多多注意卫生和健康问题，还是那句老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游小说》第11期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29%
满意：70%
一般：0%
不满意：1%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奥丁领域
第二名：恶魔城月下的夜想曲
第三名：格兰蒂亚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质量效应启示
第二名：流星与离别的焰火——《扫雷》同人
第三名：战国BASARA2

编辑榜评

正宗美式风格的《质量效应》自连载以来就一直处于受冷落的状态，这期又再度“光荣”地垫了底。其实这部小说本身素质是很高的，在国外读者中也倍受好评，但很明显它并不符合我国读者的口味……鉴于这种情况，看来以后我们在选材上还需更加谨慎才行；这次的同人虽然仍未摆脱不受欢迎的行列，但从反馈来看，它所带来的震撼和欣喜也是前所未有的，很多读者都因此对《俄罗斯方块》产生了强烈的期待（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期待一下《连连看》？^^）；此外未上榜的《异度传说》官方外传这次也恶评不少，大家的反映主要是没有前因后果和关键词解说，剧情跳跃过大，也没人物介绍，使得那些未接触过游戏的读者只能从小说的几处描写来了解世界观。这一点我们今后也会注意的，杜绝使读者看不懂的情况再次出现。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12辑、总第13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汕头·肖寅珩）《永远的旅人》，感觉像永远的女人，剧情软软的，而且好慢。

短篇作品，竟然被你认为好“慢”……好吧，从这期开始，每个“梦”只做一半，想看结局，咱们下期见！（被众人暴打后拖走……）

（兰州·杨迪）弱弱地说一句：其实那个《扫雷》同人偶没看懂。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这个《扫雷》是指啥游戏？难道是那个～～？？！！

嗯，您猜得没错，就是它，就是伟大的WINDOWS系统自带的那款小游戏。

（哈尔滨·刘童歌）既然贵刊每期都在月底发行，大部分读者都是在下月初买到杂志，所以可否在书签上印刷下月的日历？（如1月28日出版印刷2月份的日历）一方面不但可作为书签使用，另一方面还可当作日历，可说是一举两得。偶尔登些漫画看感觉也不错，只是总觉得不够，而且太占篇幅，所以请再加10页吧！

在书签上送日历的建议很好，值得考虑。而加页嘛……就算要加也肯定是16的倍数，所以10页是不可能滴～至于下次加页计划何时实施……请允许我和广大读者一起拭目以待（天之声：你真的期待么……）

（漳州·李峥）《宿命传说》应该已经不算是小说了吧，不过里昂大人的出场已经灭了我们班里的女生，并用汤勺威胁我选它为最喜欢的文章。不过我宁死不屈，没有打钩（因为那不是小说嘛，虽然我也喜欢）。以此为代价，我必须把女生们的话在这里告诉小编们——“干脆专门出一本单行本吧（漫画）”。我可以保证一定会卖很好的，如果下次还连载的话，请把书的防御力提上去，不然就像现在一样，变成碎片了-_-|||

不知这位同学后来有没有受到“汤勺”的酷刑？要是受了我得为你鸣声冤：调查表上根本就没有《宿命》漫画的选项啊……

互动空间 <读者交流篇>

（杭州·沈云从）对新小编形象有点不满：不是不好看，而是一缩放了人脸就看不清，比如“小编寄语”里的夜蓝是在笑吗？YULA是没嘴吗？

PIKAPIKA～特写献上！





（上海·童雨捷）“杂志销量情况还只能说是差强人意而已”。不用担心，这样我中奖的几率就高了，它们是成反比的。

我姑且假设一下，假设哈……如果今后《游小说》的销量越来越高的话，那么……（光速逃）

（大连·李春霖）子云来了又去了，子曰还会远吗？

（佚名）哎，子云就这么走了呢，不过翔月同学貌似还不错来着……但咱其实蛮期待子云&YULA百合呐～没希望了。又想起了UCG的邪魔，哎～呀，远去的老人总是让咱怀念……看YULA的小编形象都挂着耳机呢，

互动空间 <读者交流篇>

应该喜欢听歌吧。那都听什么类型什么风格的呀？有好听的也推荐给咱吧。

翔月，忽然之间，我觉得你的小编名起得很失败……听歌的类型和风格么，目前J-POP听得最多，只要不是撕心裂肺的摇滚一般我都能接受，但真正为之触动的则是能听着听着便在脑海里自动编写画面情节的那种，这也是我在音乐上感受到的最大乐趣。

"其实蛮期待子云&YULA百合呐～没希望了。又想起了UCG的邪魔……"您这个"又"字真是吓得俺不轻。＝＝

（北京·白幽）祝子云一帆风顺，看到小编之最里对子云的评价，想必生性开朗的你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也能很快适应并且大放光彩。YULA，作为《游小说》目前惟一的一名女编，更是要特别为你加油打气，女孩子熬夜加班更辛苦呢。新来的小编翔月，也祝你工作顺利，相信你在游小说这样一个欢乐不断的地方工作会随时充满斗志，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更多的优秀文章了，呵呵。暗星的人设图，总让我想起WAR3里的一个6级大招是招凤凰的某某，不知道是不是有所参考。不知道清雨的身体好了没有，本命年应该是运气最好的一年，接下来的几个月一定会好运连连的。我很喜欢夜蓝的新人设，看起来好像年轻了不少……（被本来就很年轻的夜蓝PIA飞）

请放心，夜蓝他再年轻也肯定比你老……（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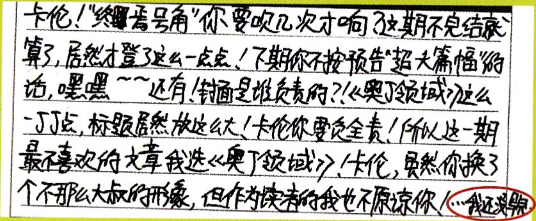
【本期最令人费解来信】——（北京·卫星）

甲、乙、丙三人，甲从A城出发，乙、丙从B城同时出发。甲14km/h，乙11km/h，丙9km/h。甲、乙相遇2小时后甲、丙相遇。问：AB两城相距多少km？注：不能用方程。此题为小学的题，此小学生还没学方程。另注：当你觉得不用方程做不出来时，请想想这话："条条大路通罗马""任何一道题的解都不只是一种方法"等等。

呃……您是想让我们通过这道题悟出什么关于杂志制作的道理么？冥思苦想and理解不能中……

我姑且假设一下，假设哈……在遇到解不出的题而又不好意思去问身边的人时，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虽然这的确是一个途径吧，不过呢……

【本期最可爱来信】——（北海·黄悦幸子）


卡伦！"终■号角"你要吹几次才响？这期不见结局算了，居然才登了这么一点点！下期你不按预告"超大篇幅"的话，嘿嘿~~还有！封面是谁负责的？《奥丁领域》这么一丁丁点，标题居然放这么大！卡伦你要负全责！所以这一期最不喜欢的文章我选《奥丁领域》！卡伦，虽然你换了个不那么大叔的形象，但作为读者的我也不原谅你！……我还没骂。



卡伦，切腹吧……

《游小说》2009年3月刊封面

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游小说》两周年的封面，猛然惊醒，梦中的那个封面，在脑海中，现在还是那么清晰……大家请看图……

但愿一切都不是真的……如果我的这个恶梦成真的话，我相信没有什么文章在连载期数上可以超过《奥丁》了。

——百度《游小说》贴吧：linlinfish

很好很强大，如果到那时还能看见《奥丁》……



庆完结

嗯～庆祝《战国BASARA2》小说连载完结，挂掉的角色就让他们挂掉吧，关键是活着的英雄一定要继续无尽的CP之旅！（喂！）

——大连：孙钟颖

呃，这个庆次……这粉嫩可爱的此方嘴……= =



《游小说》寄语之“《江城子》版”

风寒月冷未成眠，暗星灿，夜蓝蓝。YULA纤影，悄然锁心间。丝丝清雨潜入梦，更飘落，子云端。

书海徜徉心茫然，游小说，入眼帘。夙愿了却，终日展笑颜。惟将欢欣托鸿雁：寄彩笺，千万遍。

——青岛·臧有梁

苏轼的哀思愁绪在这位读者的笔下摇身一变而成了唯美深情，赞！在这里衷心祝愿你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_^

读者要求之“《大腕》版”

一定要选最好的纸来印，用国产的，用就用看得最爽的paper！页码至少也得两千页，什么全彩啊，插图啊，原画集啊，能用的全给它用上。书也得重新定价，按现在打个五折，书里再夹上一打海报，四开的，特精美那种，那书一出，甭管买没买的，都跟着嚷嚷“游小说，天天见”，地（儿）道的广告词，倍（儿）火爆！再来点PS主机，2和3的都要，一台机子光游戏盘就有40多张；再来等离子彩电，换花样地玩，就一个字儿——爽。《游小说》不是送PSP就是送NDS，你要说玩小霸王，你都不好意思出门！你说这么送，那得多少读者啊！（我觉得怎么着也得两百万吧！）两百万？那是农村！两千万起！你别嫌多，这还不算国外呢！你得理解人们心中的游戏情结，愿意玩NDS的根本不在乎多个PSP，什么叫《游小说》你知道么？《游小说》就是不管什么赠品都是最贵的，不要便宜的。所以我们读《游小说》的口号（儿）就是——不求加价，但求加量！

——佳木斯市·高明

真的出现了！高明同学确实很高明哦，就是你的这篇改写让我乐呵呵地过了一整个下午呢～

《游小说》Tot.11中奖名单



★PSP

上海　王晨

★ACG精美周边

容县	苏华福	上海	葛梦琳	云南	董　乔
北海	黄悦幸子	合肥	吴帮伟	大连	孙钟颖
揭阳	沈绵珊	蚌埠	张　宇	青岛	臧有梁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PSP大奖）

《游小说》Tot.13光盘介绍

01 Cuckoo clock（Lumines 2）
02 T.S.L.（Lumines 2）
03 Hometown（Lumines 2）
04 Evil Appetite（寂静岭 起源）
05 O.R.T.（寂静岭 起源）
06 The Healer（寂静岭 起源）
07 Cry for me,cry for you（英雄传说6 空之轨迹the 3rd）
08 始まりの地（英雄传说6 空之轨迹the 3rd）
09 レクルスの方石（英雄传说6 空之轨迹the 3rd）
10 想いの眠るゆりかご（英雄传说6 空之轨迹the 3rd）
11 空を见上げて（英雄传说6 空之轨迹the 3rd）
12 Constructor's Blues（GT5序章版）
13 EDGE OF THE WORLD（GT5序章版）
14 Moon Over The Castle（GT5序章版）
15 Open The World（First Half）（卡片召唤师II）
16 Open The World（Second Half）（卡片召唤师II）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第14辑 4月下旬全国上市！

小编寄语



★火箭队终于还是没能闯过凯尔特人这一关，不过22连胜已经足以令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了。不过，这段时间“姚黑”倒真是蠢蠢欲动得厉害。我说各位好好看看连胜终结后的几场比赛吧，看看没有姚明的内线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大表哥刚刚结婚，二表哥下半年结婚，表弟明年结婚……我说你们结就结吧，不要到处宣扬好不好，现在弄得老爸老妈成天打电话对我旁敲侧击—_—

◆在这里工作了五年，终于开始有家的感觉了。嗯，感觉不错，相当不错~



近期心情标签：所谓倒霉就是喝水都会被呛到

※上上期刚庆幸完就又遭报应了，在对电脑的一再抽风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狠下心换了新的。虽然没搞回传说中的1T硬盘，但也觉得这下终于圆满了。然而……然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被迫重新装了一次驱动，有两次刚一打开电源就自动开机……电脑大爷，您就别再折腾我了行不？

※编辑部感冒众当中我应该是最严重的一个了吧？眼睛上还莫名其妙长了一个黄豆大的包……好想睡觉。— —

※冷静，冷静……



◆谢谢你一直让我为你做一些事。

◆香港对我这种憎恶拥挤的人来说，是一个去了一次就再也不想去第二次的地方。

◆买了之前明明喜欢得不得了的东西，带回家后却遍寻不着当初的兴奋劲。不知是不是因为买东西太过轻易，所以让自己变得不懂珍惜，还是如今的我对能用金钱买到的东西已经不屑一顾了？



Ⅰ最近工作上的公事和个人的私事简直忙得翔月都忘了姓啥了……这样说来，我到底姓什么来着……？啊？！

Ⅱ因为老妈想来深圳住一段时间，于是自己在外面找了房子，可是随之而来的代价是每月需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工资来付房租……天啊！

Ⅲ更有效率地工作吧！



▲什么是幸福？我觉得完全不关心中国足球的人就是幸福的。最好能做到不看比赛直播，不上网查看比赛进展，不打听比赛分数……所以在得知中国与泰国某场比赛的结果之后，我发现自己还不够幸福。

▲前些日子买到一套纪录片《再说长江》，最近总会抽空看一会儿，长江流域的壮丽美景伴随着优美的歌声“你从雪山走来……”缓缓展现在眼前，真是让人感到心潮澎湃啊。

▲公司开辟了午餐区，于是夜蓝就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带饭的队伍，终于不用为“今天中午吃什么”这个问题而烦恼了。不过每天拎着饭盒坐公车也的确够辛苦，果然没有什么事情是十全十美的—_—#。



《游小说》第14辑

4月下旬 全国上市



寂静岭3
噩梦与现实的交叉延续
通往天国的路径究竟在何方



零 红蝶
双子的悲哀命运
恐怖的荒村噩梦



龙背上的骑兵
杀戮、血腥、暴力、黑暗
末世的残酷悲歌震撼上演



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
如诗如歌，如梦似幻
千年之梦在此徐徐再现



格兰蒂亚
新同伴隆重登场
雨月之塔经典再现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14辑

ISBN 7-88618-109-3
9 787886 181092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8618-109-3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元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扫描

